

武俠世界

妖女魔紅（遊俠中原故事集）滄海客·文

驀見紅霞一閃，烈焰陡生，令人目爲之炫，烈焰歛處，已見人頭落地！

其實，霞非霞，焰非焰，不過是妖女魔紅！

妖女紅牡丹，美豔如仙姬，武林中聞名胆落，見而魄散魂飛，不料却被一雙初出道的兒女小英雄戲耍於股掌之上……

$4.00

第24年
25
革新號

編者話

睽別一時的老牌名作家滄海客今期特別替本刋撰寫一部巨著——「妖女魔紅」。他素以擅寫俠義恩仇、倫理親情故事享譽武壇，尤其對兒女私情，纏綿哀艷之細膩描寫更是刻劃入微，賺人熱淚。「妖女魔紅」這個故事，不但題材脫俗新穎，情節連環緊扣，對江湖上正邪人物之分野，有如涇渭顯著，描述一個武林中人聞名胆落，見而魄散魂飛的魔女乖行事蹟，掀起了連番湖海風波，人神共憤！可是，到頭來却被一雙初出道的小英雄……過程精彩非常，請參閱內文第三頁。

＊＊　　＊＊　　＊＊

「千劍照紅顏」今期恢復刋出，過去脫稿數期，情非得已，敬希讀者諸君原宥，深表歉意。

石中火今期有精彩短篇刋出，「重出江湖」是一篇刻劃人性的代表作，故事中主角爲了名與利，帶來的挫折與煩惱，打擊重大，難以補償。誠屬一部警世惕人不可多睹的佳作，希望各位滿意。

＊＊　　＊＊　　＊＊

下期除了刋出「雙鷹」故事「血洗英雄心」外，短篇還有「小人物與大將軍」，屆時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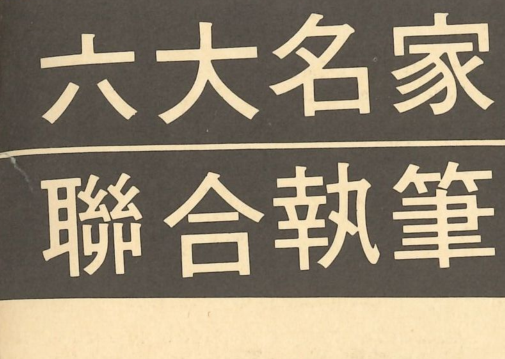
71.11.17.

武侠世界

第24年
第25期
（總號120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臥龍生　司馬翎
黃　鷹　司馬紫烟
獨孤紅　諸葛青雲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
地鐵站有售
超級市場

經已出版
全套兩集H.K.$12.00

中原故事集／遊俠

紅魔女妖

滄海客・文
可　飛・圖

落魄誰憐倦旅

陽光從竹篾的小孔洒落下來，洒在桌面上，成了無數個重疊的光環，因爲那竹棚雖然搭蓋在樹下，却擋不住偏西的炎陽斜照。

好悶熱的天氣，聲聲蟬鳴，更催人入睡，那個滿面風霜，皺紋堆疊的老人，就在那茶棚後面的屋簷下打盹兒，茶棚裏連一個茶客也沒有，也更在他滿臉的皺紋裏，增添了更多的愁苦。

蟬鳴聲聲中，傳來近似呻吟的一聲嘆息。

是老人嘆息嗎？是他在悲嘆愁苦嗎？

不是的，那嘆息聲雖然在蟬聲掩蓋下，仍令他睜開了倦眼，那是一雙充滿了更多生命的倦意的眼睛，灰黯而又呆滯。

倦眼轉向屋側，土牆和一株大槐樹，在那裏形成了濃蔭。老人也發出一聲嘆息，近似無聲的嘆息，表達出來的悽苦，却更勝有聲。

「爹！」那姑娘輕聲喚道：「我們歇一會兒，喝碗茶再走，好不好，可憐的林老爹。」

那是打從大道邊的山脚下轉出來的兩父女，鄉村人家樸素的妝扮，也難掩那姑娘的秀麗，老人家花白了的鬍鬚，在曠野的熱風中，飄洒出一抹慈祥，雖然是從似火的炎陽中走來，但父女兩人的臉上，只不過微見汗星！

汗星兒在姑娘的鼻尖上閃爍，令她的秀麗顯得更嬌俏了，她正是花樣年華，也煥發着逼人的青春，但她的一雙眼睛，她仰起臉兒，望着她爹的一雙眼睛，却流露出無限悲憫。

老人又深長地，作了個無聲的嘆息，顯然沒發現走近前來的兩父女，也沒聽到姑娘的低語。

「我們就快到家了。」老爹說。把手撫在女兒的肩頭：「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若同情他，爲何不送他一點錢。」

「但是，爹，你清楚林老爹的爲人。」女兒說：「他不會接受施捨的，可憐的林老伯，你瞧，一個茶客也沒有。」

那老父說：「這裏原不是陽關大道，再加上這麼熱的天，誰在這道上走，除非是趕路的人，早晚清涼些，才多幾個行路人。」

「早晚清涼走路，也不會喝他的茶了，眞不知他怎麼過活。」

被女兒的好心感動的老爹望望天，說：「好吧，我們坐一會兒。」

「林老爹，你好。」姑娘叫道：「好熱的天氣，不知你有凉茶沒有。」

姑娘抽出手絹，抹去鼻頭兒上的汗珠，也用那手絹來拂她被炎陽晒得更紅了的臉兒。

林老爹站起身來，竟不龍鍾，貧苦令人衰老，但勤勞却令筋骨健壯，老人喜孜孜地站起身來，說：「姑娘來啦，甘大爺，你父女又去西莊了。快請坐。」

老人滿斟了兩碗凉茶，鬍髭梢兒裏都滿藏喜悅，道：「姑娘，小老兒這一壺茶，是一早煮的，迄今未開市，你說有沒有？凉是不凉。」隨轉面對姑娘的爹道：「甘大爺，今年雨水少，你家西莊田裏不缺水吧？我望着大路那邊枯萎了的禾苗，就不禁發愁，昨兒我還在對張老爹說，若是甘大爺你的田裏也缺水，那是老天爺沒長眼睛。」

姑娘噗哧一聲，笑道：「林老伯，老天爺最是公平不過，要麼就甘露普降，沒理由別人家田裏乾旱，咱們家的莊稼就不缺水。」

姑娘的爹也笑道：「多謝你關心，今年雨水雖然少些，溪流裏的水倒足够灌漑的，你看，天邊已見了雨意，只怕早晚就有雨落了。」

姑娘隨遙望她爹的手指處，怔道：「爹，怎麼我看不見？」

林老爹呵呵笑道：「姑娘，我倒願你永遠不會看。」

姑娘怔怔地望着林老伯，睜大了眼睛，令她更天眞，更美了，便連姑娘的爹也奇怪，但不用問，老人已先解答了，說：「姑娘，你爹說的是經驗之談，要不是歷經久旱盼甘雨的辛酸歲月，如何換得這經驗來，姑娘，但願你永不知有辛酸的歲月，甚至留駐時光，永遠春常在花常開。」

姑娘的爹笑了，道：「她豈不成了永遠長不大的淘氣丫頭？」

姑娘也咧咀笑了，但林老伯却不笑，說道：「甘大爺，你眞好福氣，有這麼一位仙女一般的小姐，我可不是奉承你，誰不說姑娘是仙女下凡呢。美貌也罷了，她的好心腸誰不背地裏替她唸佛，她惜老憐貧，賑濟窮苦，誰不說她是仙女轉世的女菩薩。」

姑娘的爹笑道：「老爹，你這話怕不太重了，小孩兒家，如何經受得起，也不怕寵壞了她麽？」

林老爹嘆了口氣，道：「我的話一點也不重，別的不用說了，我雖老，可還不老得懵懂，今日說是路過，口喝了，往日她經常繞個彎兒也跑到我這裏來喝上兩碗粗茶，可不是口渴啊，你家的茶怕不強過我這山裏自摘，粗手自烤出來的苦茶十倍，我若連她的菩薩好心腸也體會不出，我這把年紀那是白活了。」

姑娘道：「林老爹，你猜錯了，怎知我不是喜歡飲你這自製的苦茶，老爹，我還要……」

姑娘把賸下半碗喝乾了，遞過碗去，但那碗沒放下，姑娘就怔住了。因爲屋角的大槐樹下，傳來一聲呻吟，而且拖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林老爹把碗接過去，也嘆了口氣。說：「可憐的孩子。」

姑娘的爹說：「那是誰啊？老爹，是你的親眷麼？」

姑娘說：「爹，敢情剛才聽錯，不是老爹，林老爹，那人可是病了麼？」

「天可見憐，正是病了，」老爹說：「我無親無故，那有甚麼親眷，這是昨日路過的一個小哥兒，病倒在我這裏，只道他受了點小風寒，不料給他服了一劑草藥，病沒減輕，反倒重了些，看來這小哥兒有些造化，要不，甘大爺你父女怎會恰在這時候來我這裏。」

姑娘的爹對女兒微笑一笑，姑娘也抿了咀，父女兩人也才明白，爲何林老爹今日一見他們前來，登時喜形於色了，繼而猛讚姑娘菩薩心腸，敢情是有用意的，雖然如此，也可見林老爹古道熱腸。

姑娘的爹站了起來，說道：「老爹，誰沒個三災五難，出門人就怕的是病魔纏身，你帶我去看看他。」

姑娘也跟了過去，只見屋角的樹蔭下，躺着一個少年。姑娘輕輕地啊了一聲。

老爹說：「你們看，他又昏迷了，昨日問他，說只不過是瘧疾，已好些時候了，這小子也潑辣得很，身子有病也往外跑。」

姑娘的爹搖了搖頭，說：「我看他病久不治，病已轉了，老爹，沒問他是甚麼地方人麼？」

林老爹說：「也曾問來，其實一聽口音也知道，他不是近州府縣的人，甘大爺，都說你懂醫理，鎮上好幾位鄉親，病重得連先生也束手無策，被你一看，却都被你治好了，甘大爺，有勞你救他一救。」

姑娘說：「爹，看來他這病眞不輕，怪可憐的，你看他……」

她爹也在端詳少年，父女像是心意相通，明白她要說甚麼，她未說出，他已在點頭。

少年的衣衫是舊了，却不是粗衣布裳，枯黃的病容，也掩不了那俊秀之氣，看來有些來歷。

姑娘的爹道：「既然遇上了，我怎能不管，只是他這病非一時調理得好的，這裏藥物也不便，老爹，你說他昨日走來，既能走來，可見病勢初轉，快一些，只怕還能治得好。」

姑娘道：「不如把他抬到我家去。」

林老爹說：「阿彌陀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說姑娘是仙女菩薩，是眞不假，把不相識的病重人往家裏抬的，世間能有幾人，就由我來揹他去吧，小哥兒病弱的身子不重，三兩里地也不遠，我這副老骨頭看來還揹得動他。」

可憐那少年昏迷不醒，一路之上，還得父女兩人在一傍相扶，才能揹去那小鎮上，姑娘的家就在鎮口，也有十數間房屋，已算是這小鎮上的大戶人家了。

其實，這父女兩人也不是本鄉本土，搬到這裏來定居，也不過五六年，那時姑娘還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

沒人知道，也沒人問過父女兩人的來歷，又何必問，因爲是黃強黃二哥陪同來的，這黃強可是本鄉本土，雖然少小離家，但家有父母兄長，都是忠厚人，在鎮上做雜貨的小買賣，黃強自幼孔武有力，好勇却不門狠，少年時候練過幾年莊稼把式，小鎮上生活清淡貧苦，躭不住，二十來歲就跑到外面去討生活，聽說曾在鏢行裏做過夥計，初時一去五年，都無音訊，後來有一天，突然囘來，據說帶了成百兩銀子來孝敬父母，從此以後，三兩年必然囘來一趟，小住十天半月，黃家兩老的生活也富裕了，小鎮上誰不羨慕兩老有一個孝順的好兒子，那黃強對鄉親更是和氣有禮，是以都敬他，叫他黃二哥。

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次突然帶數千兩銀子囘來，放聲氣要買幾百畝田地，登時轟動了小鎮，却是那黃二哥呵呵笑道：「我那來這麼多銀子，不過是代東家買幾畝田，東家告老歸田，想過幾年清靜的鄉居生活。」

於是，買下了離小鎮十里外的西莊，近着小鎮，又買了百十畝沃田。大家仍在半信半疑的時候，黃強却帶着這父女兩人，和四五個家人來了，後來又來了三個，都有了一把年紀，後來的三人也都有家眷，雖然也都還精壯，却也都很正派，對人也和氣！

大家也才知道，原來黃強買下的鎮口曾家大屋，眞不是自己住的，眞是替東家買下。那三家眷口，分住三個地方，兩處莊園要打理，住在鎮口那大屋裏的，就只得父女兩人和一對中年家人夫婦了，是以黃強也住進去了，就在那年，黃強的父母給他成了親，也以那大屋作新房。

若說有令大家疑惑的，就只是黃強這東家和他帶來的人，關係太不像主人和家人，倒更像手足兄弟，甘家小姐對那般人全以叔叔相稱，稱黃強也叫黃叔叔。但沒多久，大家便不再疑惑了，黃強這東家的和靄可親，便博得小鎮上人人尊敬，見面都親切熟絡的叫他甘大爺。

甘大爺眞是大好人，也是大善人，黃強兩年前替他買下的田地，兩年來的收成，上千担稻米，就在那一年，都用來拯濟四鄉災黎了，因爲那年乾旱欠收，北邊的黃河倒在東明劉莊一帶決堤成災，決口雖不大，災區也廣達數百里，南下的災民反倒湧入近州府縣，這小鎮也來了不少，若不得甘大爺放糧救拯，怕不都成餓殍了，更難得的是：甘大爺不但散盡千担稻米，更用銀子去遠地運糧來救災。

像甘大爺這樣的好人，誰還去查究他的來歷，眞是敬重都來不及，尤其是後來大家知道，當然那是從黃強的家人傳出的，其實甘大爺並不富有，爲了救災，把身邊僅有的銀子全用光了，而且不由大家不信的，因爲甘大爺父女從此粗衣淡飯，過着非常簡樸的生活。之所以，林老爹說甘大爺的田裏若也缺水，那是老天爺不長眼睛了，這四鄉的鄉親，誰不背地裏替這父女兩人唸佛。

有其父，必有其女，姑娘無母，却在大夥愛惜之下成長起來，出落得花朶一般，她的爽朗的笑臉，和她的熱心腸，令她所到之處，寒冬臘月天，也令人像沐浴在春天的陽光裏。

她名甘露，小名鳳兒。她眞是觀音菩薩寶瓶中的甘露，小鎮上的鳳凰。

家門到了，甘大爺說：「鳳兒，我去配藥，你帶林老爹進去，把那少年安頓在

西廂裏，那房子空着，還有，叫呂大媽把藥罐子洗乾淨。」

甘鳳兒應了一聲，她一見爹的臉色，就知這少年病重得很，急忙把林老爹帶去西廂。

都知道姑娘小名鳳兒，知她名叫甘露的人，却少了，她本是小鎮上的鳳凰嘛，是以，人人都叫她鳳姑娘，說來也無人信，鎮上人就不知甘大爺的名諱。顯然大家尊敬，敬稱大爺而不名，已是理所當然，又何用問名。

呂大媽是呂良的妻子，呂良是甘大爺帶來的家人中，最年長的一位，甚至比甘大爺還長兩歲，甘鳳兒從小沒了娘，就是由呂大媽帶大的，是以三家眷口，唯有呂良夫婦留下來和甘大爺父女同住大屋，家務由呂大媽和黃強的渾家共同打理，那呂良也就成爲管家了。

眞是羨慕煞人，三姓，三男，三女，共住大屋，却親勝一家人。

「大媽，嬸嬸，快來啊！」鳳兒進門就叫。她知道黃叔叔去了東明縣城，日落前不會回來，呂伯伯去了東莊，家裏只得兩個女人了。

不，還有一個姑娘，都叫她珠兒，就是那年天災，跟隨父母逃難來的，可憐珠兒的父母病死了，珠兒才不過十歲年紀，是鳳兒的爹嘆口氣，說道：「可憐，呂良，你夫婦膝下無兒女，何不收養了她。」

那呂良道：「我正有這個意思，她年紀和鳳姑娘相仿，倒可作個伴兒，將來鳳姑娘也要個身邊使喚的人。這孩子雖然瘦弱些，倒還長得乾淨。」

就這樣，珠兒就和鳳兒一塊長大起來，呂大媽眞把她當女兒來撫養，鳳兒父女可從沒當她是丫頭。正如呂良說的，這珠兒長大起來，也出落得花朶兒一般，就是少了鳳兒那股逼人的英氣和秀氣，珠兒雖比鳳兒小一歲，倒高出鳳兒半個頭來。

聞聲跳出來的，就是珠兒，忙不迭帮同把少年抬進西廂。

進了大門，就是一個大院子，院角有兩株高出牆頭的樹，蔭蔽着一排三間房舍，就是西廂了，東西兩莊上的人偶爾留下來過夜，就在西廂住宿，一月中難得有三五日，大半的時候空在那裏，是以床褥齊備。

珠兒說：「噯唷，病得這麼重，他是誰啊？」

鳳兒說：「我也不知道，老爹，你說，他不要緊吧，可憐。」

林老爹直抹汗，那口氣還沒喘過來哩，却已來了呂大媽和黃強的渾家，那呂大媽一瞧就說：「不要緊，這是受了暑熱，我見得多了，這是出門在外，這個天時常患的，不過這小哥兒必還有別樣病痛。」

林老爹說：「可不是麼，這小哥兒本已患上瘧疾，還強自在路上行走，敢情呂大媽你倒是個神醫，這小哥兒可眞有些造化，遇上了貴人。」

鳳兒道：「爹替他配藥去了，我倒忘啦，大媽，爹要你把藥罐子找出來。」

呂大媽說：「何用配藥，這兩種病，我都能醫，當年在……啊，珠兒，去把我那藥箱子拿來，妹子，有勞你去打盆凉水來。」

呂大媽叫黃強的渾家作妹子，兩人趕忙去了，林老爹心中一動：甘大爺是非常人，那是誰都明白的，只因是大好人，大善人，是以無人去探究他的來歷，甚至心疑亦會覺得大不敬，却不料這呂大媽也不是平常婦人，言談間，流露出一股平常男子漢缺少的豪氣。

林老爹一把銅壺煮三江，日常見到的，都是南來北往客，偌大一把年紀了，怎會不見多識廣，呂大媽話當年，怎麼話出口，立即打住？

林老爹在一傍默默地看呂大媽給少年灌藥，替少年退燒，也默默在想。他不禁想到呂大爺帶來鎮上的人，沒一個不是高一頭，低一臂的，驀然心中一動，他記起來了，黃強可是土生土長的人，早年離鄉去討生活，聽說在一個鏢行幹活……

林老爹驀可裏在大腿上只拍了一巴掌，是了，甘大爺和他帶來的這夥人，都是江湖中人，當然都是江湖大大的好人，是了，是保鏢的達官，這呂大媽必也出身江湖，身在江湖，故爾對這種江湖病，也見得多了。

鳳兒囘頭說：「老爹，你做甚麼？」

林老爹站起來說：「沒甚麼，不過是剛想起來，先前走得怱忙，連門也沒關，這時候，也怕有些買賣了。」

鳳兒啊呀一聲，道：「老爹，你等一等。」

說着，已跑了出去，囘來時却在大門口截住了林老爹，說：「老爹，這裏面有我爹不穿了的兩件衣衫，不嫌骯髒，你拿了去。還有，老爹，你拿去添些本錢，我一直在想，老爹，你若賣酒，賣些糕餅甚麼的，只怕生意好些，不喝茶的鄉親們也會去你們那裏聚一聚，而且天寒地凍時，也有買賣做了。」

鳳兒把一個包袱塞在發呆的林老爹手中，低聲說：「老爹，裏面有幾兩銀子，你若不收下，就是不疼我了，你疼我的，是不是？」

林老爹嘆了口氣，噙了淚，說：「怕不想哩，只是積了多年，也積不起這本錢來，姑娘，只怕你眞是仙女下凡吧，不但知道我的心意，而且……」

鳳兒推他轉過身去，推他出門，說：「去啦，老爹，我不送了。」

鳳兒一溜烟跑了，躲在院角那樹後，瞧見林老爹走了，才鬆了一口氣，林老爹眞是好人，只是太耿介了。她心下好生喜歡，等了多時，終於等到這個機會，只許他帮助人，不許人帮助他，那可不行，還好，這絕招兒也還沒使出來，咦！難道老爹又回了頭……

不是，是他爹回了頭，難得見她爹走得如此怱忙，但奇怪，說去配藥，怎麼空着雙手？

甘大爺一閃身，閃在門裏邊，向街道那面瞄了瞄，然後才快步進了屋，但不是走向西廂。

她爹難道躲避甚麼人？怎會呢？鳳兒轉去堂屋，只見她爹低着頭，負着手，在堂屋裏踱步。連她溜進堂屋了，她爹也沒發覺。她却第一遭兒見到爹緊鎖眉頭，焦急……簡直是惶急，形於顏色。

「爹，你怎麼啦！」

「啊！」她爹吃了一驚，分明吸了一口氣，一見是她，才道：「沒甚麽？」

她爹向大門外望了望，又左右望，說：「你呂伯伯和黃叔叔回來了麽？」

鳳兒說：「爹，你知道沒這麽早的。爹，你配的藥呢？」

像是才記起來了，說：「那少年，啊，當眞……他可是眞病了？」

鳳兒一怔，說：「怎麽不是眞病，呂大媽說：病雖重，她却能治。」

她爹道：「快，帶我去看一看。」

少年像是睡熟了，呂大媽在一傍收拾她的藥箱，鳳兒見她爹站在少年的床前，在端詳那少年，忽然回過頭來，對她說：「鳳兒，你走一趟，即刻去東莊，請求呂伯伯即刻回來，說我有要事找他。」

鳳兒應了一聲，她聽得出，爹的語氣裏也難掩焦急，知有事故，不敢怠慢，但她却沒去，去叫珠兒走一趟。

鳳兒溜了回來，躲在窗下。只聽呂大媽說：「怎麽不是眞病，而且病得不輕，爺，你怎生……這麽問？」

她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鳳兒在窗外竟也能聽得出來，說道：「沒甚麽……」

呂大媽說：「爺，你瞞不過我，一定有事，別是你在街上撞見甚麽人吧？你點頭啊！是誰？難道他們眞找上門來？」

鳳兒大吃一驚，別人不知，她豈不知她爹和叔叔們原先是做什麽營生，說甚麽遷居到這裏來時，她已是個十二歲的姑娘了，何況她爹一直督促她，在後院裏苦練功夫，而且在這幾年中，從叔叔們的閒談中，洩漏出來的一言半語，初時無心，後來她却注了意，纍積起來，漸漸明白遷居到這小鎮上來的緣故了，原來是躲避一夥仇家。

吃鏢行飯的人豈會少了仇家。武功越高，名氣越大的鏢頭，那仇家自然也越厲害，鳳兒雖然所知不多，却也知道當年在關中華陰縣，遇上了一夥劫鏢的賊子。那時潼關以西，鏢行視爲畏途，因爲盜亦有道，黑道中人也得遵守江湖規矩，唯有秦中一個女賊紅牡丹，仗恃武功高強，身後又有華山老怪撐腰，全不理會甚麽江湖規矩，却是那聲名不響的小鏢行，偶爾走一趟關中，她倒不屑一顧，名氣大的，她反而不放過了，尤其令鏢行中人頭痛的是：說她是賊，又沒賊巢，有時獨來獨往，有時又結夥而出，行踪飄忽無定，防不勝防，想按江湖規矩和她打交道，也不可能。

鳳兒的爹當年接到關中那趟鏢，上門的買賣若往外推，不接鏢，傳揚開去，鏢行那碗飯今後就不用再吃了，沒法兒，接下鏢來，不但她爹親自押送，而且出齊了鏢行的所有鏢師，一入秦中，眞是步步爲營，只道大張旗鼓，紅牡丹會知難而退。何況鳳兒的爹亦非浪得虛名，十二連環刀，變化窮奇，尤其是五子飛星出神入化。

嘿！說起那五子飛星，可眞算得是武林絕技，平常的五顆鐵彈丸，分先後徐疾打出，或在敵人之側，或在後方，竟會造成撞擊炸裂，化成一蓬星雨，故爾名曰五子飛星，傷人不重，亦不致命，但對方休想能逃得出那蓬星雨之下，因此也最厲害不過，厲害却不歹毒，鳳兒的爹走鏢十數年，只在北道太行山下用過那麽一次，便連對方是怎麽傷的，也不知曉，這就難怪江湖中知道的人，也少之又少了。鳳兒的爹之所以敢接下那鏢來，所恃的亦是這出神入化的五子飛星，鏢行中人人提心吊胆，唯有呂良知道總鏢頭有此絕技，有恃無恐，當然，事後都知道了，鳳兒也知道，因爲她在爹的督促下，亦把這絕技練得出神入化了，也許對女孩兒來說，這厲害而不霸道的五子飛星更適合，隨身携帶方便，練到造極登峯，簡直能傷人於無形，那又是何等奇妙又有趣。鳳兒在十二連環刀上功夫平常，那是難怪的，年幼缺欠內力，而且連環刀快，快刀不長眼睛，一個收招不住，對方不死也會重傷，鳳兒心地善良，雖是江湖中人的女兒，却絲毫未染上江湖氣習，自是不喜了。

當年華陰道上遇賊，就是不出所料，紅牡丹突然現身，那紅牡丹果然了得，一出手鏢行中人就是兩死四傷，鳳兒的爹回馬，十二連環刀竟也退她不得，待得紅牡丹傷在五子飛星下，才斷臂而逃，逃走時竟仍被她打出的暗器，再傷了三個鏢師，鏢是保下來了，但鏢行中人已是兩死七傷。由於紅牡丹的暗器太歹毒，餵有劇毒，那三人成了終身殘廢。

這就是六年前的那場惡鬥的結局，鳳兒的爹餘悸猶在，把鏢送到交待了，立即回去，把鏢局結束了，厚恤了死傷，賸下幾千兩銀子，帶同幾個無處投奔的夥計，在這裏隱居下來，小鎮偏僻，不當大道，更把帶來的人分散三處居住。

鏢行中人話當年，提起紅牡丹，誰不胆寒，皆因經過那一役，對紅牡丹知道得更多了，原來紅牡丹與華山那老怪物名是師徒，其實是夫妾，休說紅牡丹斷臂不死了，便死了，華山老怪物亦不甘休，因爲老怪物最寵愛紅牡丹。那恨毒也可想而知了。

而一個紅牡丹已是如此厲害，老怪物也可想而知，鳳兒的爹便是不怕，可不能不爲鏢行中設想。

鳳兒從叔叔們的談話中，一言半語地拼湊起來，雖無人對她詳述當年的一場惡鬥，也知道爹爹有這麽一個仇家，也才知道遷居這小鎮之故，因此，也才明白爹爹督促她苦練十二連環刀和五子飛星之故。

鳳兒聽下去，只聽她爹嘆了一口氣，說道：「但願我是多疑，適才我去配藥，遇到一位姑娘，驀然一見，活脫就是那紅牡丹，你知道，鎮上只有家小客棧，藥舖就在客棧傍邊，驀見那姑娘坐在那店中，眞嚇了一大跳，初時竟忘了紅牡丹已被我斷了左臂，而且事隔六年，豈會反而更年輕了。」

呂大媽說：「爺，你這是怎麽啦，既然不是紅牡丹，你怎會變顏變色？」

鳳兒聽得她爹在房中走來走去，步聲停了，才開口道：「那姑娘不是本鎮的人，從衣着上一看也就知道了，你想想，世上豈有這麽相像的兩個人，紅牡丹有女沒有？女兒多有幾分像娘，像極了的，我也見過。」

呂大媽好一會沒開口，開口笑了一聲，說：「爺，我說你是疑心生暗鬼，你不過在天色昏黑中，又在對敵過招時見過那紅牡丹罷了，如何便認得那麽眞切，何況

事隔六年多了，再說，你說這姑娘比當年的紅牡丹更年輕，難道你見過年青時的紅牡丹了？爺，我說句不好聽一點的話，你可休怪，美貌的姑娘，在你們男人眼中看來，活脫就是一個模子，我沒見過紅牡丹，但聽說她很美，想必這姑娘也美得很，也許美得妖艷，是不是？」

呂大媽的笑聲中，鳳兒聽得她爹說：「豈有此理，不成話，你把我當作……」

鳳兒在想：「大媽這話怕不有些道理，珠兒分明不像我，但不少人偏說我們相像呢？但珠兒也眞美，那倒是眞的。」

她感到有些臉熱，她笑了，這不是承認她自己也美麽？

只聽她爹在繼續說下去，不過轉了話題，道：「對了，我還忘了，你對這種熱病最拿手，也有現成的藥物，看來他的熱退了些。」

呂大媽道：「我明白了，你剛才問他是否眞病，原來疑心這少年是僞裝患病，混進我們家來了，爺，你敢是猜疑這少年和那個像紅牡丹的姑娘，是一道兒來的了？不，爺，看來你眞是疑心生暗鬼，這少年不但是眞病，不論他和你說的那姑娘有沒有關連，但病却是假不來的，也假不了的，可憐，你瞧，他瘦弱得不成樣兒了，不過他臉的模樣兒，瞧他這輪廓，若不是枯黃瘦削，該是個多英俊的小子。」

甘鳳兒聽到她爹長長地嘆一口氣，才道：「大媽，有道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小心駛得萬年船，你總該還記得那紅牡丹，那日你扮作鏢主兒，坐在鏢車上，當然也看得明白。」

「我怎麽不記得，」呂大媽說：「我眞不明白，你爲何要我扮作鏢銀的主兒，也不許我帶兵刃，更不許我動手，我到現在仍不明白。」

「你不明白嗎？好，那我告訴你，一者傍觀者清，坐在車上，把對方的路數看個明白，不幸失了踪，也就有踪跡可尋，難道呂良沒告訴你？」

「他甚麽也沒說，」呂大媽道：「因爲他不信有人能逃出你那十二連環刀，即使眞有那麽大本領的賊子，也絕不能逃過你那五子飛星，啊！我記起來了，他也有交待的，說爺吩咐下來，若眞有不開眼的賊子前來起鏢，不論勝負，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許我出手，而且還得假裝害怕，裝得像個胆小的婦人，絕不准我露出是會武功的人。」

嘿！原來呂大媽會武功，當年華陰道上那場惡鬥，她也在場。

鳳兒想：好哇！大媽眞會裝假，這些年來，一直把我瞞得緊繃繃的。

鳳兒沒往下想，因爲她爹又在嘆口氣，却是大媽又在說了，道：「爺，你放心，他服了我的藥，有一陣失去知覺哩，你知道我用以毒攻毒治瘧疾的方兒，雖然用藥重些，但好得也快，說話再大聲些，他也聽不到，有話只管說。」

「你知道我爲何那樣吩咐嗎？」鳳兒聽得她爹又在說，「其實也不能怪他交待不清楚，那日我偶然想到，我知道那紅牡丹不來劫鏢則已，來必在近着華山的華陰道，那時我們正在那道上，本是馬上忽忙交待，一會功夫，那紅牡丹就現身了。」

「那倒是眞的，」呂大媽說：「他不由分說，奪過我手中兵刃，一面推我上車，一面說，幾乎還未說得幾句，紅牡丹那女賊就來了，爺，不怕你笑話，不用裝假，那時我眞駭傻了，連她從那個方向來，長相還未有看清，咱們的人已兩死四傷了，現在回想起來，仍不由我不打寒戰，但我那漢子也沒說錯，任她再了得，仍然逃不過爺的五子飛星。」

鳳兒的眉梢揚了起來，自豪，好生得意，她不知呂大媽原來也習武功，是以從不和她談論武功，若呂大媽知道她甘鳳兒的一手五子飛星，論威力勁道還不及她爹的，也許是她天生身手矯捷，因年輕活潑，手法也更刁鑽俐落吧，因是比她爹更出神入化了，那麽，呂大媽讚她，她怎不感到自豪，怎不感得意。

她爹又在說了，道：「呂良錯了，你那漢子一生耿直，對我忠誠，以爲我的一把手中刀，五顆鐵蓮子，就無敵天下了，却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可知道那紅牡丹的底細，那日我雖然把她打走了，其實，勝來僥倖，也是她橫行江湖有年，從未遇到敵手，那日一現身，就殺傷了六人，我那十二連環刀亦不能取勝，還連番遇險，幾乎也傷在他那柳葉刀下了，因此驕狂而一時大意，我這麽一說，你就該明白，爲何你一回到鏢局，立即就把鏢行結束，把夥計遣散了，大媽……」

她爹沒往下說，一會，呂大媽倒開了口，說：「爺，這麽說，是眞的了。」

鳳兒雖然看不見，却像見到呂大媽倒抽了一口涼氣一般。她爹又開了口，道：

「那日我命呂良叫你坐到車上去，也是這緣故，紅牡丹來者不善，我作了最壞的打算，萬一我們不敵，至少還有你能留下命來，因爲越是像紅牡丹那樣狂傲歹毒的人，殺人不眨眼，却不會殺不會武功的婦孺，你留下命來，至少還有人知道我們是怎麽死的，死在誰的手中，鳳兒本就和你投緣，這個沒娘的孩子，也有你來照顧了，我這心意，你那漢子是知道的，只不過怱忙間，來不及說罷了，後來紅牡丹斷臂而逃，事過情遷，呂良是個不愛多話的人，當然也不用說了。」

呂大媽道：「正是，說甚麽那紅牡丹也斷了臂，無論如何，爺即使把她看得那麽高，難道還厲害得過當年麽，爺的功夫何況沒擱下，我不說，只因爺要我繼續扮作個不會武功的婦人，爺，我明白你的用意，若人家知道連我這個呂良的渾家也會武功，當然也就知道你們這些男人是江湖中人，再沒人相信是莊稼漢了。」

鳳兒又聽到她爹更長更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大媽，我豈會再担心那紅牡丹，怎生你忘了，紅牡丹身後還有一個華山老怪，你不知老怪有多厲害。」

呂大媽道：「爺，你不說，我們怎會曉得？」

「其實，我不說，你們也該知他的厲害了，」鳳兒的爹說：「紅牡丹的功夫是他傳授的，亦是老怪的寵妾，武功更厲害不用說了，毒狠亦更在紅牡丹之上……」

鳳兒聽得倒抽了一口涼氣，與華山老怪的厲害無關，而是他爹像是向她走過來，還好，她爹踱步到那掩着的窗前，就轉

過身去，站住了。

不，不是鳳兒抽一口氣，而是他爹在吸一口長氣，待那口氣吐出來，說道：「紅牡丹的厲害，你是親眼見到的了。」

呂大媽道：「快刀如閃電，身快如飄風。」

「紅牡丹還只有兩口柳葉刀，那老怪却是兩長五短七口刀，紅牡丹不過只以身快刀快橫行江湖，那華山老怪的七口刀，却打造特異，彎曲如月牙，不但能飛出傷人，十丈之內傷了人，且能收同去，是以能連續發出，刀不傷人見血不止，端的厲害不過。

「那紅牡丹還不過是毒狠狂傲，華山老怪更陰險狡詐絕倫，以化身在江湖中來去，相貌能一日數變，甚至抹一把臉頃刻之間，又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呂大媽啊了一聲，說：「不怪人言言殊，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了，其實，我也只聽到那漢子說起，他也只不過知有這麽一個老怪，爺，却又怪了，既有這麽個厲害的魔頭，江湖上近年來竟沒人提了？」

鳳兒的爹道：「便我也沒見過，還是聽老一輩的人說的，那是兩個僅能從老怪的刀下逃出性命來的人說的，其中一個就是我的師傅他老人家，用五顆鐵蓮子打歪了五把刀的準頭，幸是和師叔在一起，師叔打歪了那兩把長有尺半的柳葉刀，雖未打落塵埃，那刀却因此同不到老怪手中，趁老怪掠身收刀，兩位老人家才能逃入山林中，也幸是巧不過，烏雲在那瞬間，遮去了月光。大媽，那是你萬萬想不到的事，這該是丟臉的事了，但後來傳揚開去，江湖中人却津津樂道，讚我師傅師叔了得，因爲他們是絕無僅有，能從老怪的七口柳葉刀下逃得性命的人，我那師叔對我話當年，說到那驚險，竟還眉飛色舞，大是得意。」

鳳兒伸出的舌頭，久久縮不同來，心想：老怪豈不是沒百歲，也是七八十了。

顯然呂大媽伸出的舌頭也好一會才能縮同去，因爲隔了一會，才道：「我明白了，爺的師傅師叔都已作了古，老怪便是還活着，必已老得動不了，當然已無當年勇了。」

鳳兒聽得她爹極其嚴厲的聲音，說道：「你錯了，從他飛刀十丈傷人，也就知他的內家功力造極登峯，長生不老那是神話，但延年却病，非不可能，老怪不在江湖中露面了，因爲江湖中再沒有他的敵手，大媽，說一句不好聽的話，休怪，常言道：老尚風流是壽徵，老怪在江湖中再沒有他要爭鬥的了，久已躭於酒色，據說華山他那魔宮之中，姬妾滿庭院。」

「這個……我……相信。」大媽說，「要不，紅牡丹怎會成了他的寵妾，爺，那日我沒看得清楚，一者相隔遠了，天色也昏黑，二來她身若風飄，沒瞬間的停步，當眞那紅牡丹眞美得羞花閉月，妖艷絕倫？」

「大媽，你，休笑話……」

這不是她爹，不像她爹平日說的語氣，但鳳兒聽得出，又確確實實是她爹的聲音。

她懂得了，那語帶羞澀的聲音，只聽她爹又在說了，道：「她怎麽美，我……說不上來，總之，令人一見，眞是畢生難忘。」

大媽忽然笑了，道：「爺，你眞是個正經老實人，這話有甚麽害臊的。」

「大媽，之所以我一見那姑娘，若她不是兩條胳膊好好的，若不是顯然年輕些，我眞當她是紅牡丹了，你要知道那紅牡丹有多美，你去那店中一瞧就知道了，只怕她還在那裏。」

「好啊，」大婦興冲冲地說：「你說得我也心動了，眞想去瞧瞧。」

「聽住了，大媽，」鳳兒聽得她爹的聲音，又同復了嚴肅，道：「這幾年來，我從不對你們說起老怪，這些話，我對你們都沒說過，是怕徒亂了你們的心，心生恐懼而又於事無補，反而害得大家不安，但今天我可不得不說了，我不信世間上有這麽相像的人，那姑娘若眞是紅牡丹的女兒，找上門來了，那就是我們的踪跡敗露了，得趕快打算，既然這少年沒事了，大媽，我也要你走一趟，就這個打扮，暗中查看她的動靜，你比呂良倒更機警些，她也不會對你這個鄉村女人起疑，也許能查探得出他的來歷意向，我在這裏等你那漢子同來，也專等你的同報。」

大媽站起身來了，鳳兒聽得椅子响動，正要縮身，忽聽她爹又喚住了大媽，說：「我可得叮囑你，鳳兒跟前，半句也不可洩露，小孩兒家，年輕好勝，休被她壞了大事。」

大媽道：「爺，你放心，我們姑娘的性子，我倒不清楚麽，這些年來，我不知囑咐他們多少次，不時提醒他們，姑娘跟前，休提當年事，剛才爺你吩咐她去東莊，我已知你有話說，不願被她聽到了。」

鳳兒暗叫聲僥倖，若不是她機靈，她那能知道這許多，知道大媽和她爹就快出來了，那敢怠慢，一溜烟進了屋子，抓了把鐵蓮子放入袋裏，將兩把長才一尺二寸的快刀，藏在衣底，哼！她就是不信，十二連環刀變化無窮，不信勝不得紅牡丹的柳葉刀。

她比呂大媽更好勝，更好奇，爹把紅牡丹讚得羞花閉月，既然來的這姑娘極像紅牡丹，當然也是美極了，她也偏不信。

她也要去瞧瞧，且慢，前門走不得，若撞到爹或呂大媽，她就休想脫得了身。

溜去後院，一躍過牆，穿過一條橫巷，就到了小鎭上那條唯一的大街了，藥材舖傍邊的謝家店，她沒進去過，一個姑娘無端端跑去客棧做什麽，但那日不打那門前走過，平靜冷清的小鎭，不時有幾個過路的客商，已是較新鮮的事兒了，雖不奇裝，但比起樸素的鄉下人來說，已是異服了，尤其是偶爾來個小媳婦打扮得花枝招展，更是爭相傳聞，像在靜水裏扔下一塊石頭，瞬即傳遍開去。

沒穿出大街，甘鳳兒已在想：若爹所說不假，那姑娘眞那麽美，也仍在那店中，必有少見多怪的鎭上人圍在店門中瞧。

可不是街上的人比往常多，那是太陽已擱在西山頭上的時候，石板鋪的路面，仍然熱得炙人，往常少人行走的，這時却多起來，而且眼見是走向謝家店，她就知爹所說的不假了。

不，她可不願也被人說她是少見多怪，就在她站在小巷口，脚下那麽一停的功夫，側面忽然來了個村姑，那是謝寡婦的女兒，年紀比她大兩歲，却還沒嫁出去，謝寡婦和謝家店的東家是一家子，有時店裏忙，也去帮忙招呼人家。甘鳳兒心中一動：可不是巧啦。

「唷！甘姑娘，你敢是也去瞧鳳凰。」那謝姑笑嘻嘻說。

「甚麽鳳凰啊？」甘鳳兒有些明白，但仍故作驚訝。

「那家店裏飛來了一隻鳳凰，難道你沒聽說，你瞧，這些人都去瞧熱鬧了。嘖嘖，眞還沒見過那麽整齊的人兒，甘姑娘，小心，你會被她比下去了。眞是個美人兒。」

謝寡婦的聲名可不好，蜚語流言多得很，她這女兒也不很正經，日常也穿紅着綠，呂大媽平日不許她和這母女來往的，嘿！就瞧她這股酸勁兒，有一個外來的姑娘，把甘鳳兒比下去了，她當然是高興不過，因爲鎭上誰不說甘鳳兒美，除了那些討好她的輕浮少年，誰也沒讚過她，雖然連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人家甘鳳兒是眞美，却總不免心中妬嫉。

甘鳳兒笑道：「我不信那姑娘會比得上你，你這一打扮，眞好看。你去店裏麽，帶我去瞧瞧熱鬧，好不好？」

甘鳳兒心裏暗笑，顯然她同去換上最好的衣衫，又趕同店裏去，去和人家爭妍鬥艷。

正是人靠衣妝，甘鳳兒粗衣布裳，頭髮也不過像平常一樣梳成兩個髻兒。謝姑却打扮得花枝招展，雖沒濃妝，却也淡掃娥眉，臉蛋兒上還掃了點胭脂，有道十七八無醜女，這麽一來，和甘鳳兒併肩站在一起，確實扯平了些，謝姑巴不一聲，正要教人瞧瞧，她不輸給甘鳳兒。

「好啊，快去，那姑娘沒說住下來，晚去，怕她走了。」

甘鳳兒忙道：「謝姐姐，原來你見過她了，不，你當然見過，她沒說住下來麽？可知她爲什麽在鎭上躭下來？」

謝姑道：「她打聽一個人……」

甘鳳兒心中一緊，忙道：「打聽甚麽樣人？姓甚麽的？」

謝姑格的一聲，嬌笑道：「八成兒是她的情郎，甘姑娘，你說有多可笑，今兒急忙忙跑來，逢人便問，說有個少年郎早一日向這方向來了，問有人見到沒有。」

甘鳳兒鬆了一口氣，說：「是麽，也許是小兩口嘔氣吧。」

「不是，」謝姑說：「那姑娘年才及笄，滿頭秀髮還披在肩頭哩，說是情郎倒差不多，喂！快走啊。」

甘鳳兒聽說與她家無關，便洩了氣，很想同頭，但又敵不過好奇心，爹說那姑娘美若天仙，倒要瞧瞧她眞不眞，有多美，還有，當年她太年幼了，沒趕上華陰道上那塲惡鬥，不曾見得紅牡丹，既然這姑娘像那女魔，爲何不瞧瞧？

甘鳳兒脚下又快了些，謝姑一邊快步走一邊喘喘說：「眞還沒見過這麽兇霸霸的姑娘，還帶着兩把雪花刀哩！寒森森的，眞怕人，甘姑娘，你說，她多不講理，她問：見過這麽樣一個少年郎沒有？同說沒有，她就瞪眼，你說，姑娘家大街上找情郎，醜不醜，少不少見？又拿着雪亮的刀子嚇唬人，你說她有多霸道，多兇。」

「兩把雪亮的刀？」甘鳳兒心下又動了動：「可是彎彎細細，短短的？」

「好哇！」謝姑說：「敢情你已見過了，眞的呢，那刀子彎彎細細，好像月梢頭的月亮，只得尺來長短。」

「柳葉刀！」甘鳳兒心頭又一緊，想想看，江湖上，武林中，使用這種柳葉彎刀的人還有麽？一面却隨口答道：「沒甚麽，不過我猜，一個十幾歲的美貌姑娘，倒用大刀不成。」

謝姑說：「那姑娘也眞美，你沒見她那衫兒啊，別說穿了，我長了這麽大，連見也沒見過，紅得眞像牡丹花瓣兒。綢緞也沒那麽輕盈，遠看就像綻瓣的牡丹花，再遠些簡直就是一片雲霞，眞愛煞人。」

「是以你跑同家去換過衣衫，梳粧巧扮，這一來，你可就不被她比下去了。」甘鳳兒不笑，說：「只是，你不怕她走了麽？」

「不會，她一時不會走的。」謝姑得意洋洋，說：「那姑娘敢情吃軟不吃硬，我說：噯唷，這麽大熱天，怎好在毒日頭兒下行走，不怕太陽晒黑了你的細皮嫩肉麽，快進來歇一歇，喝杯凉茶。看來她眞渴了，她一喝就是兩大碗，她把刀子放在桌上，在陰暗的店堂裏，那刀子也閃閃發光，你說奇不奇，怕人不怕人？」

「你又怎知她一時不走呢？」甘鳳兒急於弄明白。

「因爲我對她說：要她歇着，不如我去替她問問，因爲鎭上的人我都熟識，我又說啦，只怕你找的人走在你後頭，或是在路上錯過了也不一定，只怕你不找他，他也正在找你哩，若是我，坐下來等他半日，那才是上策。」

「她聽你的話了？」

「她被我一言提醒，直點頭，撈一陣，又點頭，說我說的怕不有理，反正她也餓啦，要店裏替她做幾樣精緻的小菜，說我若替她打聽到了她要找的人，她重重有賞，你瞧，她不是在吃飯麽？」

甘鳳兒見到謝家店門口，擠了一羣小孩兒，也有幾個媳婦和少年，顯然都把在店中那姑娘當作稀罕物兒了，還沒走近，也聽到擠在門外的幾個小媳婦在嘖嘖連聲，七嘴八舌，竊竊私語，不用聽清，也料是在對那姑娘品頭論足，又好奇又羨慕。

那謝姑那還理她，扭扭揑揑，走進店裏去了，走去那姑娘桌前，說：「我說怎麽着，姑娘你說的那麽個少年，都沒見過，必是走在姑娘你後頭了，動不如靜，住下來等他，只怕倒會早早會到你那個少年郎。」

甘鳳兒在一個小媳婦肩後，眼睛瞪圓了，眞是一隻火鳳凰，謝姑說得不錯，她爹說的也不誇張，眞不信世間有這樣美人兒，年紀和她差不多，若她眞像紅牡丹，就不奇怪紅牡丹成了華山老怪的寵妾了。

甘鳳兒一雙眼睛落在桌上的短刀上，刀鞘嵌了閃閃生輝的珠玉，裝飾得好不華貴，倒也配得上她的一身粉紅衣衫，因爲她坐着，而店裏也暗，可看不出像彩霞，像……

甘鳳兒驀然間，連呼吸也停頓了，謝

姑怎說？像牡丹綻瓣！謝姑說者無心，當時她也不在意，現下甘鳳兒見了眞人了，可記起上來，因爲那姑娘臉蛋兒被太陽晒得紅紅，人已像花，粉紅的衫兒也艷，可不眞是人像花，花也像人？不，該說是人想花，由花也想到人。

就在那瞬間，鳳兒明白了，江湖上殺人不眨眼的女魔，怎麼會叫紅牡丹了，因爲她太美了，美如花，而牡丹可是花中之王。

就在那瞬間，鳳兒忙不迭一縮頭，因爲那瞬間，店外走進一個婦人來，拍一下掌，說：「謝姑說得不錯，這位姑娘，你聽說過參商二星的故事兒麼？」

那姑娘怔怔地瞪大了眼兒，說：「你說甚麼？」

敢情是呂大媽？不料來得這麼快，呂大媽嘖嘖兩聲在那姑娘的身側身後轉圈兒打量，說：「姑娘，你別是仙女下凡吧，先還不信，現在可知咱們這小鎭成了寶地，眞飛來了鳳凰。」

她是紅牡丹的……女兒嗎？

甘鳳兒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姑娘，既然呂大媽也全神貫注在那姑娘身上，她也不用躲藏了，本能地，那麼自然地，她扣了五個鐵蓮子在手中。

顯然她是個永不皺眉頭的姑娘，她的眉梢兒只會揚起來，現在揚起來又彎下去了，她是厭惡的，門外和跟前的人都把她當作稀罕物兒，多討厭，但她再霸道，也是個女人，女人永不會討厭奉承和讚美。

那姑娘的眉兒彎下來了，不是因爲她更好看，而是鳳兒放下心來，扣着鐵蓮子的手也鬆下來。剛才她眞替呂大媽担心，因爲這個像極了紅牡丹的姑娘，適才眼中閃過一抹凌芒，眞令人不寒而慄，眞兇惡，眞霸道，甘鳳兒也眞不明白，怎麼這麼美的姑娘，又這麼年輕，竟會又兇惡，又霸道。

「喂！」那姑娘放下箸，轉向呂大媽：「你還沒回答我，甚麼參與商。」

「姑娘，那是兩顆天上的星宿，」呂大媽討好的說：「我們鄉下的女孩兒家，從小就都知道的，一顆從東邊昇起來，一顆就由西邊落下去，永不相見，我知道姑娘在追趕尋找一個少年郎，若是他也在追尋你，你追他找，豈不是像那參商二星，永不能見面。」

「那麼，怎辦？」姑娘說，到底她年輕，再霸道，也還有幾分純眞，敢情她也有流露出純眞的時候。

「就是像謝姑剛才說的，其中一個改變方向，最好的法兒就是停下來等他，謝姑，你說是不是？」

「如何不是，」謝姑道：「旣沒過去，他自在是你後面了，姑娘，你不該追趕，應該停下來等候。」

顯然那姑娘也正沒了主意，簷口的陽光也爬上了屋脊，就快日落黃昏了，要走也不成。

呂大媽嘿了一聲，說：「謝姑，你們這是怎麼啦，還不侍候姑娘，把碗筷撤下去，快取茶來，吩咐他們，趕快打掃房間，換過乾淨的被褥，沒法兒，姑娘，」呂大媽一屁股在姑娘身邊隨勢坐下來，那麼自自然然，奉承說：「只有委屈姑娘了，鄉野小鎭小店房，可沒高房大屋，小心，別濺濕了姑娘的衣衫。」

呂大媽一欠身，接過謝姑捧來的茶，順手把姑娘在桌上的刀挪開一點兒，鳳兒見她掂了掂，任她飛快，也逃不過全神貫注的鳳兒的眼睛。嘿！呂大媽眞不愧是老江湖，鳳兒更放心了，在呂大媽面前，那姑娘太嫩了些兒，她還担心甚麼呢？

「姑娘請用茶，」呂大媽說：「鄉下人家不會侍候，姑娘可別見怪。嘿！我也該打咀，竟沒請敎貴姓，若我猜得不錯，姑娘是打關中來的吧，聽姑娘的口音，眞像一夥日前路過的關中客人。」

好一個呂大媽，不容人家猜疑，她先已自圓其說了，要不然，鄉下人家不出遠門，那會聽得出甚麼關中口音，她簡直不容人家開口，早又啊唷一聲，說：「了不得，姑娘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千里迢迢，獨個兒走路，竟不害怕？」

那姑娘的眉梢兒又皺起來了，眼兒却睖得細細的，說：「我害怕？怕誰？哈！嘿嘿！別說關中來，千里路，便走遍天下，嘿嘿！」她把刀來替代了語言，她拿起桌上的刀來。

一抹狡獪的笑意從呂大媽唇邊一閃而逝，絲毫不着痕跡，已套出她打關中來。

呂大媽嗳唷一聲，說：「我忘了姑娘帶着刀，多好看的刀，只是，我可不信你這麼個嬌滴滴的小美人兒，會用刀……」

話聲未落，嗆嗆兩聲响，陡然飛出兩條白練，這麼大熱天，刹那間，竟寒氣砭膚。霎時間，驚呼尖叫聲，桌移櫈倒聲，奔跑聲，亂作一團，呂大媽更大叫一聲：

「媽呀！我的……脖子！」

原來先前圍在店門口瞧那姑娘的少年小媳婦，和一羣孩童，見呂大媽和姑娘話說得滔滔不絕，不自覺一個個，訕訕地，覥覥覥地，你推我擠，都已移進了店來，不料陡然間，姑娘拔刀一揚手，就飛出了兩道砭膚的寒光，嚇得那最前面的幾個驚呼尖叫，後退奔跑，撞了桌子，倒了櫈子，怎不一陣大亂。

鳳兒也大吃一驚，她可看得明白，那飛出手的兩把雪花彎刀，又飛回姑娘手中，這姑娘來自關中，像極了紅牡丹，刀法又同一路數，還用疑惑麼，便不是紅牡丹的女兒，也是有關連的人，可知她爹不是疑心生暗鬼。

鳳兒更大吃一驚的是：紅牡丹還只是刀快身快，不能出手，刀出手又能收回的，只有華山老怪，可見這姑娘巳得華山老怪的眞傳，當然比當年的紅牡丹更了得，是了，她若是紅牡丹所生，當然也就是華山老怪的女兒，得傳華山老怪的獨門刀法，那有何奇！

不由鳳兒不退，她本就站在人羣後面，不想後退也被擠退了。

她退過一邊，避開人羣，瞪大了眼，又把鐵蓮子扣在手中。

「我的……脖子！」呂大媽摸着脖子，是因探出了那姑娘的來歷？還是飛刀抹過了她的脖子，因驚恐臉也白了。

好一個呂大媽，不愧是老江湖，三分懼，可也裝成十分害怕，說：「我的頭……啊呀，姑娘你替我瞧瞧，我的頭還在脖子上麼？」

那姑娘格格大笑，說：「你說，我怕不怕，我怕誰，你的頭好好兒的在脖子上，我爲甚麼要殺你，哈！瞧不出，你這人倒有趣得很！」

「我的媽呀！敢情姑娘你是劍仙，姑娘，我……」呂大媽裝出十分害怕，臉上變顏變色是眞，假裝失魂落魄，那就易了，說：「我是無心，姑娘饒命……」

甘鳳兒可明白，呂大媽急着回去報信是眞，忙上前扶住大媽，說：「看你以後還敢饒舌不，來，我扶你回去。」

呂大媽眞像嚇得脚軟，鳳兒使勁才拖她離了店房。離了謝家店，呂大媽立即站直了身子，沉了臉說：「我的姑娘，你怎麼也跑來了，還不快回去，爺要知道你跑了來，怕不急死了！」

鳳兒說道：「我這不是扶你回去麼？大媽，你的魂魄歸了竅沒有？腿還軟不軟啊？」

呂大媽睜大了眼睛，瞪着她說：「鳳兒，你見到了些甚麼？你……你知道些甚麼？」

「我甚麼也不知道，」鳳兒狡黠地一笑，說：「我只看到，那姑娘的飛刀不過是花招兒，嚇唬人也許有用……」

呂大媽又沉了臉，道：「胡說……你才練得幾年功夫，就眼高於頂，目中無人，你可知道那姑娘是甚麼來歷。」

甘鳳兒噘了咀，大媽是從小把她帶大的，疼她疼得千依百順，何曾對她瞪過眼兒，這般沉着臉責斥，更是從未有過的事，眼睛一酸，珠淚兒登時在眼眶裏滾動起來，說：「大媽，我說的是眞話嘛，不知你們怎生像大禍臨了頭？……」

呂大媽瞪着她的眼睛，越睜越大，說：「你你！鳳兒，你到底知道多少……你怎會知道？」

鳳兒的咀噘得更高了，說：「大媽，你別管我練過多少年功夫，總之，我只用一顆鐵蓮子，就能把她的飛刀打落塵埃，也許那飛刀眞是奇絕厲害，可惜她功力還差得遠哩，用來嚇唬人，是江湖賣藝也許還能討碗飯吃。」

呂大媽見她淚珠瑩瑩，可憐兒的，本來心巳軟了，聽她這麼一說，可眞嚇得失魂落魄，拖着她就跑，一口氣跑回大屋，把甘鳳兒一推，回身關了大門，倚在那門上，張大了咀，直喘氣。

那甘大爺顯然巳等在堂屋裏了，呂良亦巳回轉，珠兒巳知有大事故，聰明的珠兒一瞧老爺改了常態，巳預感到有大禍臨頭，却又找鳳兒不見，娘也不見人，正縮在那廊下偷看屋中的究竟，是以都見到呂大媽氣急敗壞的奔回來，也立即奔出，迎了上去。

甘大爺說：「這麼就……被我料中了，可是身後……有人！」

呂大媽點頭，又搖頭，那口氣沒喘過來，不能言語，只拿手來指着鳳兒，半晌才迸出幾個字來，說：「你這……丫頭！好大胆！」

甘大爺轉身對着鳳兒喝道：「你怎麼氣惱了大媽，還不給大媽跪下！」

「爹，我……沒有啊！」

呂良一伸手，把嚇得哭了的鳳兒拖了起來，呂大媽那口氣終於喘過來了，說：「爺，你攪錯了，我是說鳳兒胆大妄爲，幾乎被她壞了大事，適才可眞差點被她嚇得掉了魂，都進屋去，我有話說。」

大夥兒擁着呂大媽，進了屋子，把適才從那姑娘咀裏套出來的話，說了一遍，此外那姑娘飛刀戲弄人，仍有餘悸，而且不自覺地摸着脖子，說道：「爺，你看，鳳兒有多胆大，不把那姑娘放在眼裏不說，且說她只用一顆鐵蓮子，就打落飛刀，爺，你想鳳兒的鐵蓮子眞出了手，這還了得！」

鳳兒委委屈屈，道：「我說的是眞話呀，眞不知道你們爲何怕了她！」

甘大爺來不及責備女兒，皺眉道：「這麼說，她就是紅牡丹所生，華山老怪的女兒了。」

呂大媽搶着道：「不過，却不像是爲咱們而來，而且看來她不會說謊，就是追趕一個少年郎來到這裏，除了向途人打聽一個少年的行踪外，任啥也沒問，也再沒打聽另外的人，還有，她是獨個兒千里迢迢，打關中來的，除了她說的那少年，不像有同伴。」

甘大爺鬆了一口氣，說道：「這麼說，人是對頭人，只不過尚不是爲我們而來的了，看來我們隱居在此，尚未被對頭發現。」

「故爾這丫頭驀然出現，說用一顆鐵蓮子就能打落她的飛刀，眞嚇得我掉了三魂，少了七魄。鳳兒，你明白了麼，我不是怕了她，是怕暴露了行藏，從此就多事了，你不把她放在眼裏，她年輕，功力淺，但她身後，可有兩個恨我們入骨，厲害之極的魔頭！」

鳳兒道：「我不過說說吧了，又沒眞打，再說，一顆鐵蓮子，又怎會暴露了行藏！」

呂大媽眼瞧着負手在屋中低頭踱步的甘大爺，說：「姑娘，我問你，你家的鐵蓮子，有何奇異的地方？是不是在撞擊之下，就會炸裂開來，江湖上，武林中，使用這種鐵蓮子的，有第二家沒有？就像那姑娘的飛刀一樣，一出手，就知她的來歷了！」

鳳兒怔住了，她豈僅從未在江湖上行走，而且練功夫，小鎭上也沒人知曉，她還得假裝是個不會武功的村姑，何況從小就練功夫，練了功夫，女孩兒家也再不是不出閨門的弱女子，豪氣自生，何況連爹也讚她在五子飛星上簡直天生異稟，小小年紀，巳勝過她爹多年苦練之功，好啦，當年那紅牡丹也傷在她爹這五子飛星之下了，有何懼怕的，尤其是她爹越是憂急，不免傷害她的自尊心，她也越不服氣。

不過麼，她倒也明白，爹怕的不是紅牡丹，當然也不是紅牡丹這女兒，而是更厲害，有無數化身，能一手發出七口飛刀的華山老怪，從紅牡丹的功夫去忖度那華山老怪，倒也不由人不心寒。

鳳兒那敢言語，呂大媽道：「你這丫頭看來老實，敢情也是個鬼靈精，幾時被你探查出咱們這隱秘來，你說丫頭，你是幾時知道的。」

甘大爺停下步來，說：「不用問了，原來她支使珠兒去東莊，回來躲着把我們的話聽了去，罷了，既然巳被她知道了，

那也好，反正早晚也瞞不過她。」

鳳兒見爹沒生氣，眉頭也就開揚了，說：「哼！其實，早兩年前我我就隱隱約約知道了一些，也知道咱們爲什麽搬到這裏來，只是還不知道有個華山老怪，爹，我倒想起一件事兒來，病倒在西廂那少年，可是外來的，恰是昨兒病倒在林老爹那路邊的茶棚裏，會不會……就是……」

「就是那姑娘要找尋的！」呂大媽驀地拍了一掌，道：「偏被你這鬼靈精丫頭想到了，偏我就想不到。」

「我不是丫頭，」鳳兒嘰咀說：「我也不是鬼靈精，大媽。」

甘大爺也被提醒了，道：「快去看看，他也該醒了，大媽，你隨我來，呂良，你去一趟西莊，吩咐他們，這幾日休要露面，都得多加小心，若有風吹草動，立即前來知會。」

甘大爺帶着呂大媽，匆匆地去了，呂良也立即出門，鳳兒向珠兒一招手，向着西廂指了指，珠兒點頭會意，也悄悄跟了過去。

鳳兒悄聲說：「爹和叔叔們不敢露面，可沒人認得我倆，珠兒，今後時刻把五子飛星帶在身邊，鐵沙和膠泥還有多少，今晚咱們再做幾十顆。」

五子飛星不是普通的鐵蓮子，原來是鐵沙和膠泥所團成的，否則也不能炸裂開來了。

原來珠兒也練成了這門功夫，已練到能把樹上的雀兒打下來，珠兒日常與鳳兒作伴，五子飛星豈僅威力大，又是多奇妙，多有趣。

雪恨妖女東來

到了掌燈時候，少年才醒了來。

「爺，你瞧我的醫術如何？」呂大媽得意洋洋。

甘大爺說：「着手成春，了不得，倒失敬了，敢情你是個女華陀。」

不是兩人進屋少年就醒來，呂大媽那會想到，甘大爺這位老鏢頭的內家功夫，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只不過虛懷若谷，涵養功夫也到了家，從不炫耀功夫，知道的不多罷了，其實，五子飛星全靠內功眞力，才能發揮出威力來，一分內力，一分威力，否則豈能打落強勁的飛刀，飛刀可不是飛鳥，而且那與鐵蓮子表面無異的彈丸炸裂開來，便成了鐵雨，勁道也由大化小而減弱！

呂大媽只道他在替少年把脈，却不知他以內功眞力爲少年舒筋活血，自也加速了藥物的效力，也令少年加速醒來。

「這兒在那裏啊！媽媽，你是誰？」醒來的少年只一會功夫，就完全清醒了，那虐疾在未發作時，本就和好人一般，令少年昏迷的，只是受了暑熱，何況虐疾纏身日久，身子自也虛弱些，故此病發得快，看來也沉重，却也病去得快，有道單方能醫寃孽病，藥對了症，再加甘大爺以眞氣相助，如何好得不快，加速醒來。

少年醒後立即坐了起來，那病竟爽然若失，他沒忘記是病倒在茶棚裏，他記得是那好心的老人家在他發高燒的時候，扶他去蔭涼大槐樹下，以後就不再記憶了。

咦！這是什麼地方啊！

沒兒沒女的呂大媽，從沒人這麼親熱地喚她媽媽，何況是柔弱的呼喚，登時甜入了心裏，說：「我的兒啊！我是說，怪可憐兒，快躺下了！」

老江湖的呂大媽不用甘大爺示意，已知該怎麼對待這少年了，何況那一聲媽媽甜入了她心裏，半摟半扶把他放倒枕上。

老鏢頭怔了怔，好一個清秀的哥兒，經過不到三個時辰的熟睡，初見時的瘦削面頰，竟已豐滿了許多，而且面上已見了血色，何況初見時他在病重昏迷中，且慢，令這老鏢頭一怔的是，少年雖清秀却瞞不過他的一雙老眼，少年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雖然有病，竟不減神秘，老鏢頭修練的是內家功夫，是以一看便知，少年已有深厚的根底，可知大有來歷。

老鏢頭道：「小哥兒，這位是呂媽媽，你吉人天相，遇到了她，她替你把病治好了，只要修養幾日，你就沒事了！」

「多謝媽媽。」少年感動得噙了淚，不僅是因爲治好了他的病，那份慈愛關切，更令她感激得流出淚來。

呂大媽說：「你該謝我們這老爺子，是他和我們的鳳兒，把你救回來的。」

「大媽，你說錯了，是林老爹把他揹回來的！」

甘鳳兒和珠兒一直躲在門外，跳了進來，呂大媽說：「我還忘了咱們這位鎮上人人心中的女菩薩，哥兒，說眞的，若不是我們這鳳兒惜老憐貧，不去關心林老爹，也遇不上你，遭上了你，若不是她見你可憐兒的，病倒異鄉，也不會強要她爹把你接回來了……」

鳳兒跺着脚，道：「大媽，我是說林老爹……你怎麼扯到我身上來啦。」

「我也說林老爹啊，」大媽說：「我知道老爹收留了他，雖然草藥無效，總也替他治過病，但若沒你這個好心腸的小仙女，不借故喝杯茶兒，不進那茶棚，又怎會發現這落魄病倒異鄉的哥兒，再若不堅持主張，這陌生病重的哥兒又怎會抬進咱們家門……」

鳳兒急得直跺脚，叫道：「爹，大媽這老婆子敢是瘋啦，平日不是這個樣兒的，怎生饒起舌來。要這麼說，黃家嬸子也替他打水鋪床，珠兒妹子替他取藥端水，也對人家有恩了，救困扶危，不是應當的麽，對人家一丁點兒好處，也拿來掛在咀上，大媽，眞醜死人，我眞替你害臊。」

那少年早又爬起來，跪在床上，連叩了幾個頭，因感激而顫聲說：「我林玉郎絕處逢生，老天慈悲，得遇貴人，各位救命大恩，沒齒不敢忘，請受我一拜。」

「玉郎！你叫林玉……郎！」鳳兒拿眼來瞧呂大媽，她可聯想到謝家店那姑娘，口口聲聲尋找一個「郎」。

大媽道：「哥兒，原來你姓林，名玉郎，快別多禮，適才我是和咱們這丫頭說笑兒，可別當眞。」

甘大爺一直不出聲，瞧那少年，他可明白呂大媽今兒怎生饒舌起來。顯然她瞧出少年的異處來，示之以恩，大有深意，用意是以恩情去換取少年的坦誠。老鏢頭心中在想：「慚愧，以往竟把她視作平常婦人了。好一個機智的呂大媽，好極了，

還怕這哥兒不對她坦誠相告，說出他的出身來歷麽。」

那玉郎被大媽再又扶來睡倒，已是熱淚盈眶，咽哽道：「媽媽，怎生你們對我這麽好啊，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世間也有這麽多好人。」

大媽說：「怎麽哭啦，快別哭，男子漢是不流淚的，哥兒，好人到處有，只不過你少遇到就是了。你沒聽我們這鳳兒說麽，救困扶危，是應該的，出門人，難免有些三災五難……」

「媽媽！」鳳兒眞氣惱了：「怎麽總是扯到我頭上來，倒像生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名兒！也不管……」

「也不管是否陌生人。」大媽說：「是麽，但這個玉郎哥兒可不是陌生人了，你連人家的命也救了下來，還怕人家知道你的名兒麽？」

「爹！」鳳兒一頭鑽到爹的懷裏，說：「大媽瘋瘋癲癲，八成兒也病重了。」

大媽說：「爺，咱們這鳳兒平日也不是這樣的，今兒怎麽啦，竟害臊起來，八成兒小野丫頭長大了，成了大姑娘啦。」

甘大爺笑道：「你們只顧打趣，也不給這哥兒弄點吃食的來。」

呂大媽道：「可不是忘啦，珠兒，去把你黃嬸子替這哥兒燒好的粥拿來。他病體虛弱，可是吃不得大魚大肉的，這粥怕不已煮了一個時辰。」

珠兒出房去了，大媽一使眼色，道：「爺，你也忙了這一陣子，這哥兒……對啦，玉郎，病已沒事了，爺也該去歇一會，鳳兒，去找找看，替玉郎找出幾件合身的衣服來，你爹的太長大了，你黃叔叔的只怕倒合穿。」

甘大爺會意，知道呂大媽有話查問這玉郎，這也正是他們急於要知道的，要知道這玉郎是否即是謝家店那姑娘尋找的少年郎，若是，可也就能查出那姑娘的來歷和來意了。

甘大爺把鳳兒拖出屋。鳳兒一溜烟，又到了窗下。她爹也不阻止，原來是黃強打城裏回來，正跨進大門，她爹急忙迎了過去。

只聽屋裏大媽已開了口，說：「玉郎，你從那兒來，打那兒去，聽你口音，不是這近處的人，怎生跑到這偏僻的小鄉鎭來了。啊！玉郎，我不過隨便問問，不過想知道咱們還有甚麽可帮助你的，有道是救人需救徹，送佛要送到西。若是不便說，那就不用說了。」

只聽林玉郎嘆了口氣，話聲仍有些咽哽，說道：「媽媽，我是王屋山的人，本是要到長安去的……」

大媽說：「且慢，玉郎，你不是病得糊塗了吧？我知道王屋山，去長安，該出潼關往西，怎生走到這東邊來了，一東一西，相去千里地？」

那玉郎長長嘆口氣，說：「媽媽，可不是該出潼關麽，那知剛到潼關，就遇到一個小妖女……」

「小妖女？啊！怎麽個小妖女？」

「一個兇霸霸，不講理的小妖女，我只不過好奇地多瞧了她一眼，她就不由分說，說她一人走路悶得慌，要我替她作伴兒。」

呂大媽說道：「那小妖女妖妖嬈嬈，好看得很，是不是，因此你就多瞧了她一眼……」

「不，媽媽，雖然那小妖女眞好看，但我不是爲了她好看，才多瞧她一眼。」

「別害臊啊，」呂大媽笑道：「那個少年郎，不愛妖嬈多嬌，那也是人之常情嘛。」

「不，媽媽，眞不是爲了她好看。」他一定急得臉紅了，一聽聲音就知道：「我因爲好奇，奇怪世間有這相像的人。」

「兩個非常相像的人！你說甚麽？」

鳳兒把那掩着的窗子推開了些，她霍地站起來，恰見呂大媽也正從椅上站起來，因爲都吃了一驚。

玉郎對呂大媽的驚慌顯然也奇怪，幸是他望着呂大媽，才沒發現露出面來的窗外的鳳兒。

「她眞是個小妖女，」玉郎說：「她竟知道我爲何多看她一眼，說：你打東邊來？我說：是。她說：你見到一個像極了我的女人，是不是？我說：是啊！只不過那女人斷了左臂，一隻袖管虛飄飄的。媽媽，你怎麽啦？你……」

呂大媽忽然退了半步，鳳兒也大吃一驚。

「說下去！」大媽說。到底她沉得住氣。

玉郎道：「我不過多看她一眼，眞是個小妖女，就知我爲何瞧她，這妖女多不講理啊，就說：你知那斷臂的女人是誰嗎？就是我娘，好，帶我去找她。我說：隔了一天啦，我怎知她已去了何處，去了多遠啦，而且，她往東走，我要西去長安，你自去尋你娘吧，請了。我也要趕路。」

「多早晚的事？這麽說，你與她原本不相識了。」呂大媽說：「說下去。」

「壓根兒就不識她，我長了這麽大，還是第一遭兒出遠門，以前，我從未離開王屋山十里地面。眞晦氣，第一遭兒出遠門，就碰到了這小妖女。讓我想一想，算算看，莫約半月前了。」

呂大媽說：「怎生你又不西去，却往這東邊走來，難不成她強逼你。」

「她不講理，不由分說，寒光一閃，一把刀就架在我脖子上了，說：你敢說不，我宰了你。」

「於是，你就跟她走來了。」

「那料到她蠻不講理，又那麽兇，我一些兒不防備，也不知她怎生那麽快，一抬臂，就像變戲法兒一樣，手裏就多了一把刀。」玉郎可憐兮兮地說。

鳳兒在想：「快人快刀，正是華山老怪的刀法，和爹說的一些兒也不差。」

「你跟她走了，」呂大媽說：「但她不能鎭日也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啊？」

玉郎却顯然迷惑起來，怔怔地說：「我眞不明白，大街之上，人來人往，她拿刀來架在我的脖子上，那麽多人竟視若無覩，簡直沒人瞧我們一眼，所經之處，道上人都遠遠地避開了。媽媽，不知道她是不是使甚麽障眼法，隱身法兒。」

「所以你口口聲聲叫她小妖女。」呂媽媽說：「你可曾提到，她是被驕縱壞了的小妞，任性又兇殘，小小年紀，已惡名遠播。其實她不是甚麽隱身法兒，不過人

人都怕了她，當她是妖魔。玉郎，你還荅覆我，她不能成日拿刀來架在你脖子上的，難道你沒想過逃跑？」

「怎麽不想。」玉郎苦着臉說：「一出潼關，她的刀一放下，我就沒命地逃跑，那知任我逃向何方，逃不出十步，眼前就見寒光一閃，一口飛刀迎面砍落下來，嚇得我比逃跑還要快的退了回來。」

大媽說：「可憐的玉郎，她不會鎮日不閉眼睛的，你不會趁着她睡覺時候偷跑麽？」

「媽媽，你不知道，睡覺時候，她就用一根用刀也砍不斷的繩兒，把我栓在她的床脚上。」玉郎說。臉拉得更長了，像要哭。

「不像話，」呂大婦說：「她睡在床上，却把你栓在床前，女孩兒，怎生全沒些兒廉恥。」

燈光下，玉郎的臉色紅得顯然而可見，羞澀澀的說：「第一晚，她把我綁了一夜，後來才把那繩兒放長了些，又後來，她要我睡在她脚頭，不過，我沒有，媽媽，我眞沒有，我只是坐在泥地上，靠着那床脚打盹兒。」

「嘿！眞是個小妖女，」呂大媽說：「瞧你急得這個樣兒，媽媽信你，但你終於逃出來了。」

玉郎說：「那是兩天前，巳過了開封府，其實，後來她見我不敢逃走了，除了晚上照樣用那繩兒栓住我外，監視倒也鬆了些。我是有機會逃跑的。只是，她把我的盤纏取去了，把我的包袱扔到黃河裏，我連一個銀星兒也沒有，不跟着她，也會饑死。」

「但你仍然逃了。」

玉郎的臉不僅紅，而且紅得成了深紫，扭過頭去，不敢看呂大媽，說：「我……我實在忍受不了，她無緣無故，只爲了我偶爾沒順她的意，或是她要我做甚麽，慢了些兒，就是一巴掌，有時一脚把我踢出老遠去，跌得我好半晌爬不起來，我這臂上，腿上，一塊青，一塊紅，就是她擰的……」

「可憐的玉郎。」呂大媽說：「她怎麽這般折磨你，這小妖女……」

呂大媽恨得牙癢癢，鳳兒惱得把眉梢兒高高挑起，不料那玉郎說：「媽媽，但我都能忍受，也忍受下來了，只是……只是……」

「甚麽！」呂大媽怒道：「難道她還用更歹毒的法兒來折磨你！」

玉郎說：「是……也……不是，媽媽，我……說不出口。」

「有什麽說不出口的，是就是了，怎麽又不是，你倒說來聽聽。」

「她，每晚睡前，要我替她洗脚，我若是再遲疑些，我這臂上的一大塊肉，就會被她撕下來了，她說……」

「呸！不成話。」

「她說：她習慣洗了脚才能睡覺，侍女不在身邊，故爾命我替她洗。不……媽媽，還有更大的折磨，這個天時在道上走，那會不滿身大汗，不論河裏溪裏，見到了水，她就要跳下去洗澡……」

「好啊！」呂大媽說：「好機會，你不是趁她跳入水裏，你就溜跑了。」

「不，媽媽，不逃還好，我是趁機逃跑，那知更糟了。」

「難道她赤身裸體，就跳上岸來追趕你不成？」

「爲甚麽不敢，但她不用跳上岸來，因爲她脇下掛着一個永不離身的魚皮刀囊，裏面藏着五口小飛刀，媽媽，你看，我這額上的刀疤，就是這次逃跑的結果，總算她要人侍候，手下留了情。」

「除了手上兩把柳葉刀以外，還有五口小飛刀，是了，大爺料得果然一些兒不差，說下去，後來怎麽啦。」

鳳兒巳不知啐了多少口，她眞不想聽下去，黑暗中，她的臉兒一定紅透了，偏是那雙脚不想移動，這時心想：「這麽說，這小妖女巳得到華山老怪的眞傳了，當然，老怪雖然寵愛紅牡丹，這小妖女可是老怪的女兒。」

「後來……後來……」玉郎又再說了：「後來，她跳入水裏洗澡，也強迫我也脫了衣衫，跟她下水，媽媽，眞羞死人，也眞醜死了，我閉起眼睛，躱開她些……離遠些，也不行，她見我害臊，倒更得意，更樂了，也更加折磨我……」

「呸呸！」呂大媽道：「不用說了，這小妖女眞不要臉，不怪她口口聲聲尋找你這個郎，有其母，必有其女，小小年紀，就這麽淫賤無恥。」

「不，媽媽，」令呂大媽和鳳兒都大出意外，不料玉郎竟替小妖女分辯起來。說：「媽媽，你誤會了，甚至起初我也誤會了，後來我才知道，不過在她眼中，並無男女之別的，她是霸道，任性又兇惡，但仍保存着天眞無邪。」

「胡說。」呂大媽道：「男女分明有別，怎說是無別，別是你和她做了見不得人的事，不敢說出來？」

那玉郎急得額上見了青筋，急忙說道：「不，媽媽，是眞的，明知你們不信的，說出來，誰也不信，但是眞的，媽媽，你們對我這麽好，救了我的命，媽媽，我巳多年不知我媽的下落了，我却眞像到了媽媽的身邊，我若有半句隱瞞，那還是人麽？」

他說得懇切，惶急也形於顏色，呂大媽怔道：「這怎麽可能，她年紀雖不大，也有十五六歲，那有男女不分的，她也不蠢，就憑她那把飛刀絕技也練成了，可知她很是聰明。」

「我也奇怪，」玉郎道：「我可不是一般兒疑惑麽，後來，我有些兒明白了，她必是從小就生長在與外間世界隔絕的地方，也許在她身邊，都是些女人，那地方，沒有禮儀，根本就不知道甚麽是禮義廉恥，就像山間的猿猴一樣，猿猴可知道禮義廉恥，也有男女之別了。」

「怎麽可能？」呂大媽說：「那有那樣的地方，人總是人，可不是猿猴？」

「我說可能，這哥兒猜想得有些道理，」甘老鏢頭忽然跨進屋來，原來他早巳回到門外，把兩人的談話全聽了去。

「爺，你說這有可能？」呂大媽說。

「世間有多少哥兒所說的那樣地方，華山裏面就有。」甘老鏢頭說，「大媽，你聽說過華山老怪居住的地方，是怎麽個樣子？沒有，江湖中人就沒一人知道的，甚至在華山甚麽山，何處峯也沒人知道，即使山中樵獵，也沒半句傳聞，那不是與世隔絕麽？那老怪風流成性，魔宮中盡是女子，那也是想得到的，嘿嘿！大媽，你想想，那魔宮中的女子，知道甚麽禮義廉恥，一個從小在那樣地方長大的女孩兒，從何去分男女，而且別忘了，她才多大一點年紀，情竇也還未開。」

呂大媽說：「爺，當眞，江湖上對華山老怪的魔宮，所知不多，但只是晚一輩的，爺的師傅師叔，可是和他交過手，知道得多些，爺也必有所聞。」

「啊！呀！是啦！不錯。」玉郎道：「那小妖女果是從小在華山生長，在潼關道上露面，不過一月功夫，這位老人家說得是，小妖女鎮日問東問西，平常事物，她也好奇極了，我明白了，不怪她不放我，因爲她要找一個宮外人陪伴。」

老鏢頭道：「只怕她還是偷跑出來的，哥兒，她不是說出來找一個和她極像的女人嗎？你見過那樣的一個女人，你打東邊去，東邊的道路也熟，故爾就不放過你了。這小妖女嬌生慣養，平日必是侍婢成羣，既是偷跑出來，自不能帶着侍婢，於是……」

玉郎苦着臉，道：「她可不是當我作侍婢啦。」

呂大媽拍了一下掌，說：「爺，你不但一眼就認出她是紅牡丹所生，華山老怪的女兒，這小妖女在你跟前，簡直無所遁形了。」

老鏢頭瞅着玉郎道：「大媽，你說錯了，那小妖女不在跟前，却是跟前這一位，我倒是走眼了，哥兒，這麽說，你不會武功了，奇怪，這倒是少有的事，我竟會走了眼。」

玉郎低下頭，不像羞愧，倒像避開老鏢頭的目光，其實老鏢頭巳轉過頭去了，道：「珠兒還不把粥端過去，也眞怪，他病得重，去得也快，面上也紅潤了些，必也想飲食了，咦……」

老鏢頭四下望，呂大媽嗳呀一聲，說：「當眞，鳳兒呢？」

鳳兒竟會不見人？這樣的場合，這樣的事故，竟會沒鳳兒的份，老鏢頭也怔住了。

呂大婦接過粥去，說：「珠兒，快去看來，鳳兒的刀和五子飛星在不在？」

珠兒道：「不用看了，雙刀和鐵蓮子，鳳姐姐早帶在身上了。」

老鏢頭一蹤脚，道：「謝家店，準又去了謝家店，這個丫頭眞不知地厚天高，必是去找那小妖女了，這來怎好？咱們躱藏還來不及，她倒去招惹那小妖女，這來怎好，這來怎好。」

「啊呀！」玉郎跳了起來，「那小妖女巳來到鎮上，我我……」

呂大媽一把推他坐下，差點把手中的粥也潑了，順手遞給玉郎，道：「嘿，說了這半天，你還不知她巳來到鎮上了，不出去，那小妖女做夢也想不到你在這裏，要想不被她找到，乖乖地躭在這裏。」

說着，站起身來，道：「爺，我這就去把她找回來，你放心，我一定把她找回來，再不會錯了，她巳去過一次，這必是又去了。」

老鏢頭憂急煩惱，或是用心思，就會踱步，習慣成自然，又踱起步來了，忽然回身停步，攔住呂大媽，說：「且慢，讓我想一想，鳳兒若是心性急燥的，此刻巳找上小妖女，巳動了手，你去也晚了。」

呂大媽道：「誰說咱們的鳳兒心性急燥了，鎮上誰不說她惜老憐貧，仙女化身，心性最是仁厚不過。」

「這就對了，」老鏢頭說：「她巳偷聽了我們的談話，知道來了對頭的人，而且巳會過了那小妖女，你想想，她見到了小妖女，是何神態？」

呂大媽說：「她沒動聲色，非但沒出手，甚至小妖女放出飛刀來，雖然事後她說，她只用一顆鐵蓮子，就能把小妖女的飛刀打落塵埃，但她也沒出手，反倒把我拖了回來。」

老鏢頭的眉頭登時舒展了，道：「大媽，鳳兒年紀雖然幼小，但她聰穎仁慈，不是好勇鬥狠的，雖然勤練苦練功夫，鎮上就沒人知她在武功上巳有相當深的造詣，而且，她惜老憐貧，施捨也用心良苦，令人不覺那是施捨，可知她是個善用心思的人。」

「可不是麽？」呂大媽得意洋洋道：「故爾都說咱們鳳兒是小仙女，菩薩轉世呢。」

老鏢頭道：「那麽，我們就不該担心了，想想我就明白了，她知道了咱們爲何隱居到這鎮來，知道對頭是當今最厲害的人物，她又怎會輕易出手，暴露我們的行藏，大媽，不用去了，我雖不明白她的用心，但用心至善，是一定的，大媽，而且我放心的是：她說得不錯，鳳兒在五子飛星上的功夫，雖然小小年紀，巳不在我之下了，當年我能打傷紅牡丹，鳳兒豈會勝不得小妖女，刀上功夫鳳兒雖然平常，亦不會輸於小妖女的柳葉刀的。」

呂大媽可仍不放心，道：「爺，雖說知女莫若父，至少也該暗中查看一下。」

老鏢頭道：「大媽，你忘了，這哥兒說，一個像極了小妖女的斷臂女人巳打前頭下來了，除了紅牡丹還會是別人麽？小妖女偷跑出來找她娘，亦證實紅牡丹找咱們報仇雪恨來了，我們躱藏還來不及，不知也罷了，既巳知道，怎麽倒去露面。」

呂大媽道：「但小妖女可不是爲我們而來，也認不得我們。」

老鏢頭道：「大媽，我問你，華山的魔宮中走了小妖女，那老怪着不着急，不但會派人追趕，必也要知道紅牡丹，大媽，你也闖蕩江湖有年了，當然知道，江湖中人傳遞信息，相隔千里，並非難事，紅牡丹怕巳知她的女兒巳離了華山，若回頭查尋，跟踪而來，大媽……」

老鏢頭的眉頭皺緊了，憂形於色，呂大媽的臉色也漸漸變了，她最佩服的就是老鏢頭料事如神，事實一再證明老鏢頭莫不料事如神，而且所說的盡皆入情入理，她怎不駭然。

「大媽，」老鏢頭又道：「鳳兒心細，我適才說的，只怕她也想到了，若我猜得不錯，她不是去查訪紅牡丹的踪跡，必是去設法把小妖女引開去，遠離這小鎮，也許她這一去，有一陣不會回到我們身邊來……我當然担心，但盼她憑聰明機智，

逢凶化吉。」

呂大媽憂心如焚，老鏢頭的眉也鎖緊了，窗外夜沉沉。好一陣，都不出聲，屋中，只有燈光在夜風中搖曳。

殺賊妖女遁劍

甘大爺這個老鏢頭在院子裏轉了大半夜，眞像熱鍋上的螞蟻，那呂大媽又何曾合眼，一個從小在她懷裏撒嬌長大起來的鳳兒，簡直就是她的命根子，老鏢頭在院子裏來了大半夜，當然是焦急，等候鳳兒回轉，一面也防止呂大媽跑去謝家店。

呂大媽幾番要去謝家店尋找鳳兒，都被老鏢頭勸阻住了，看看午夜已過，老鏢頭說好說歹，才勸得呂大媽回房，天亮時候，老鏢頭才坐在椅上，瞌了一下眼。

但天才亮，呂大媽就被珠兒喚醒了。

「可是鳳兒回來了，啊！不是鳳兒有事吧？」呂大媽一下子跳了起來，床前只有珠兒，不見鳳兒。

「鳳姊姊是回來過了，但又走了。」

呂大媽怒道：「你爲何不攔住她，爲什麽不早叫醒我？」她完全醒過來了。

「我……我也是醒來才知道的，我見到她原先藏在衣底的刀，掛回在床上，櫃子打開了來，不見了一包散碎銀子，還有鳳姊姊那袋鍍銀的銀蓮子，金錠兒也少了三顆。」

「快去告訴大爺。」

「還有，娘！」打從珠兒進門那天起，就叫呂大媽作娘了，說：「那個姓林的……少年……」

「可是大好了？」

「不，」珠兒說：「不見人了，那門是關着的，但我從窗縫兒向裏面瞄，房中已不見人，黃嬸子可是一直望着那大門的，大爺和娘睡後，黃嬸子就一直坐在簷下，守候着那大門，她那裏也能見到西廂的動靜，剛才她說，要我去西廂張一張，因爲一點動靜也沒有，她倒是好心，以爲那姓林的病情有了變化，那知我一瞧，屋裏不見人，那門却從裏面關上了。」

呂大媽一怔道：「快！快跟我來。」

那知才出房，幾乎撞在老鏢頭身上，原來已早醒了，正負着手，低着頭，在迴廊裏踱步。

老鏢頭說：「不用說了，珠兒說的，我都已聽到了。」

「爺，」呂大媽說：「你倒像沒事人兒一樣，一點也不着急。」

甘大爺道：「急也沒用，這時候，鳳兒怕不已出去三二十里地了，她只帶銀蓮子防身，掛回雙刀，這就是說，她不想被人家從雙刀上發現我們的行藏，可見她不但下了決心，而且深思熟慮，而且，若不是有遠行，說不定還是三五月，僅豈會除了散碎銀子之外，更取去三個金錠兒。」

「這丫頭，」呂大媽跺脚道：「也不說一聲，也不管我們有多担心。」

老鏢頭道：「適才我正在想：我們是不能露面的了，當日在華陰道上，你是坐在車中，即使被人見到，也沒人會留心你，珠兒更是誰也不識的，你母女就這麽個裝扮，多帶銀兩，即刻起身。」

「去追趕鳳兒，把她追回來？」

「不是追回來，只是暗中保護，打個接應，你的功夫早已擱下，但珠兒一直以來，都陪鳳兒練功，只怕她現今比你那漢子還強些，記住了，見面也要裝作不相識，當然，我是說在人前。」

珠兒只喜歡得那心兒像要跳出口腔，跳起來說：「娘，我去預備些衣服。」

呂大媽却不動身，道：「爺，那姓林的少年……這是怎說？莫非你先前猜的……有些兒……」

老鏢頭說：「且不理他，眞病假不了，而且他忠厚誠懇，說的都不是假話，雖然失踪得蹊蹺，但只要不是小妖女一路的人，暫且不用去管他。你和珠兒快些上路吧，再晚些，就更難追趕上，往東走，早晚會追上。」

呂大媽也不再言語了，只見珠兒已提了個包袱跑來，說：「娘，要帶的，都帶上了，盤纏和我的刀，都在包袱裏。」

「我的那刀呢？」

珠兒說：「娘，只怕那刀長了些，難掩人耳目，否則我們就不像莊稼人了，若有急用，我可分給娘一口，再說，像娘用的那樣白鐵刀，何處買不到。」

「好好！」老鏢頭說：「我更放心了，珠兒善用心思，且機智敏捷不下鳳兒。你們這就去吧。」

呂大媽道：「爺，你保重，我們走了，但有信息，我會託人來向你報告，你瞧，這野丫頭。」

老鏢頭放心了些，面上也就見了笑容，道：「珠兒不野，不過是放出籠的鳥兒，既已練了一身功夫，還希望她作個三步不出門的閨女麽？」

原來喜極的珠兒，眞像出了籠的飛鳥，早跑去開了大門，跳到門外了。

老鏢頭在大媽身後說：「不用去謝家店了，若我猜得不錯，那小妖女已和鳳兒天不亮就上路了。」

呂大媽可不信，那知去到謝家一問，可不是走了，那小妖女何時走的，竟連店裏人也不知，只見房門大門，房裏已沒人，再問，亦無人見到鳳兒。

呂大媽仍然半信半疑，往東，是小妖女的來路，待要不信，却又想到這一天來，老鏢頭莫不所料皆中，眞個是料事如神，就像他說小妖女已起身了一樣，分明一夜未出過大門，眞不知他怎麽曉得的。

珠兒見已出了鎭口，道上無人，道：「娘，若是脚下快些，只怕晚間就可追上了。」

呂大媽哼了一聲，道：「爺剛才讚你一句，你就得意起來了，丫頭，我在江湖上闖蕩了二十多年，水裏火裏，多大的兇險也經歷過，多大的陣仗也見過，一朝走在江湖道上，就是提着人頭走路，瞧你那個高興，還以爲好玩兒呢。」

珠兒噘着咀道：「娘，人家担心鳳姐姐嘛，難道你不心急，她若和小妖女一道兒，多怕人，又有多急人。娘，爺說鳳姊姊找小妖女去了，到底沒人見過，你說眞不眞？」

呂大媽說：「爺料事如神，那樣事兒沒料中，既然心急，就別囉嗦，快走吧。趁此時晨早道上涼，走快些。」

甚麽晨早道上涼，關心鳳兒才是眞，

珠兒抿咀一笑，說道：「娘，你瞞得咱們好苦，這麽多年，就不知道娘有一身功夫，敢情還是一位女英雄。」

呂大媽粗粗短短的眉兒掀了掀，說：「當年山東道上，南下淮陽一帶，江湖道上誰不知有我這個呂八刀呂英，說出來嚇壞你，丫頭，能接得下我這八刀來的，還沒多幾個。」

珠兒心想：「是麽，怎麽鳳姊姊沒提起，當年爺收山時，鳳姊姊已十歲出了頭，沒見過也該聽說過？」

呂大媽說的一些兒不假，只不過遇上的都是一些毛賊，男不與女鬥嘛，鏢行中又都處處讓着她，嫁了呂良，就是大嫂子，練刀過招，不用說也都讓她一招兩式，當然讚她一句半句，誰教她是女人呢，女人嫁了人，或多或少就有家務要做，何況有個鳳兒要她照管，是以武功早擱下了。

大媽說：「當眞，丫頭，爺讚你功夫已過得去了，我總是有些不信，到底行不行。」

珠兒道：「娘，不瞞你說，鳳姐姐不論日晚，都逼着我陪她練功，早幾年我是不是身上常靑一塊，紅一塊，這兩年你還見到我身上有沒有，鳳姐姐練功夫認眞得很，那雙刀可不長眼睛，我若手脚慢些兒，不知身上被她劃了多少道口子了。娘，說出來只怕你也不信，那五子飛星用的鐵蓮子變成銀蓮子，還是我出的主意哩，有一天在日頭兒下陪鳳姊姊練刀，刀光耀眼生輝，令人目眩，我就說：鳳姐姐，若是把碎鐵沙團成鐵蓮子之前，先鍍上銀，日頭兒下，或是在燈光下，是不是那炸裂開來的一蓬銀雨，也會令人目眩，豈不助添了威力？」

「於是，你們就先把鐵沙鍍銀了。」

呂大媽說。其實，她待珠兒有如親生，她無生養，珠兒乖巧孝順，如何不當珠兒如己出，是以如何不得意。

珠兒道：「不是我們，是我們去對爺一說，爺就說：好主意，立即就把鐵沙鍍了銀，從此鐵蓮子就變成銀蓮子了。娘，咱們身上帶的兩袋銀蓮子，都是我團成的哩，在五子飛星上，勁道我是及不上鳳姐姐，但若論用勁之巧，可不輸給她了。」

呂大媽喜道：「好極了，爺吩咐我們休露行藏，非萬不得已，不可動兵刄，若你能把五子飛星發於無形，那就再妙不過了。」

珠兒道：「而且，紅牡丹只知五子飛星是鐵蓮子，她當年是傷在鐵雨之下，可不是銀雨，是以也不怕她會認出來。」

「好主意，」呂大媽說：「珠兒，遠處那城廓，若我猜得不錯，該是曹縣了，嘿！丫頭，媽媽我寶刀未老吧，這半日間，已走出百十里路來了。」

「娘，你擱下的只是兵刄上的功夫，脚下的功夫非但沒擱下，想想你鎭日忙家務，鎭日轉來轉去，我說，眞強過苦練脚下功夫，娘，曹縣是東來的第一個城市，又何必問，却是咱們走了半日，也打聽過不少人了，怎麽都沒人見到過穿粉紅衫的姑娘，鳳姑娘一身樸素，引不起人注意，但小妖女可不同了，不但一身粉紅，而且在鄉下人看來，直是奇裝異服，若眞打這條道上來，只怕不用問，也會聽到人家談論了。」

呂大媽一怔，心想：可不是麽？道：「爺既這麽說了，就絕不會錯，也許他們動身太早，脚下也太快了，故爾沒人見到。若到曹縣仍然打聽不出來，那時再作打算。」

却不料兩人才向坡下走去，消逝在大路的彎裏，那路邊的林子裏轉出兩人來，那穿粉紅衫兒的姑娘，手中握着一根去了椏葉的樹枝，說：「她說誰！粉紅衫？小妖女？」

低頭看了看她身上的粉紅衣衫，又拿眼來瞧跟在她身側的鄉姑。說：「粉紅衫，她是說我麽？」

鄉姑慌忙道：「姑娘們不穿紅，就着綠，穿粉紅衫兒的姑娘多的是。那個說話的姑娘又不識你，那會是你。」

紅衫姑娘眉梢挑煞，「揚手，咔嚓一聲響，傍邊一根橫伸的樹枝，有酒杯口大小，竟被她用手中那根細細的樹枝劈斷，嘩的一聲響，跌落下來，鄉姑駭然，瞪大了眼睛瞧她手中那根細枝。

紅衫女道：「當眞不識她，我就饒她啦，但甚麽是……是小妖女啊？」

好險，那呂大媽若不是走在前面，這兩個姑娘從林中穿出來時只能見到她的背影，紅衣女必已認出她來了，鄉姑心想：「那玉郎說得不錯，她雖霸道又兇狠，却眞是幼稚無知得可憐，竟連小妖女是甚麽也不知道。但仔細一想，却也毫不奇怪，她是在侍女奉承討好中長大，便有恨她的，誰敢說她是小妖女。」

原來鄉姑就是甘鳳兒，紅衣女就是紅牡丹的女兒小妖女。

鳳兒眼珠兒一抹，心裏狠狠地啐了一口，咀裏却道：「嗳呀！連這個你也不明白，小妖女就是……小美女，先前那姑娘的意思是說：粉紅衫兒最美，穿起粉紅衫來，也就成小美女了。只怕那姑娘在那兒見過你，眞是讚你美也不一定。」

「哼！」那小妖女說：「誰不說我美，爹說，我娘雖然斷了一臂，仍是個美人兒，說我比娘年輕時更美，我那宮裏上上下下，都說我是最美最美的美人兒。」

小妖女得意洋洋，敢情再兇再惡的女人被讚美，也會得意，也流露出愛美的天性，那眉梢兒也彎了下來，眼中也沒了惡煞兇光。

鳳兒心裏也得意，因爲她有降服這小妖女的好主意。

小妖女一揚手，啊呀，那樹枝只差毫釐，就會把鳳兒的鼻頭削落了，把鳳兒嚇得了跳了起來，好生惱怒，說：「你這是做甚麽？無緣無故打人。」

小妖女說：「我要是眞打你，你的鼻頭兒早沒了。聽着了，今兒後，你不用叫我小姐了，我不喜歡。」

「那……怎麽叫你？」

「小妖女。」她說。

「是，小妖女。」

鳳兒忙不迭低下頭去，又氣惱，也好笑。說眞的，小妖女眞美，既然像她娘，那紅牡丹若非美艷絕倫，怎會得到華山老怪的寵愛，那麽，更年輕的像娘的小妖女，那美貌就可想而知，眞不信這麽美的小妖女，竟會這麽蠢，這麽無知。

她眞怕忍笑不住，幸是忍住了。

小妖女又說：「你說是要帶我來找郎的……」

「玉郎，」鳳兒說：「他名叫林玉郎，你瞧，我不騙你，要不然我怎知他名姓，我知他向這方向來了，要不要我再說一遍？」

呂大媽和珠兒去遠了沒有？去得遠了，但兩人的身影還隱約可見，因爲大道穿過那黃土荒野，道路筆直，可望出半里之遙。

鳳兒加上兩句，說道：「走了這半日，小妖女也會倦的，是不是啊，你坐下來，我再說一遍。」

必須多拖延些時刻，要不然大媽和珠兒坐下來歇歇脚，怕不就會撞上了，那還了得。

「首先，今兒後別郎呀郎的喚他，醜死了。」

小妖女一瞪眼，說：「怎麽醜啦，叫他郎又順口，又乾脆。」

鳳兒道：「女人叫情郎才這麽稱呼，你明白麽？難道你長了這麽大，眞是足未出華山，對世間事一些兒也不懂，要是被人聽到，人家以爲他是你的情郎，一個姑娘家，人前人後一個勁兒喚郎，如何不醜死人？」

鳳兒的臉巳先紅了，小妖女雖然不紅，也啐了一口，總算她還懂得甚麽是「情郎」。

「甚至叫他玉郎也不要，雖然是他的名兒，但被人聽到也易生誤會。」鳳兒說，瞄了遠處一眼，大道的盡頭，已不見了大媽和珠兒。

小妖女嘿了一聲，瞪眼說道：「怎麽你們山處的人這麽囉嗦，誰敢笑我，我一鞭兒劈下他半邊臉來，就像先前一樣。」

小妖女提起先前，鳳兒不禁打了個寒顫，想不到她年紀這麽小，連殺那麽多人，竟連眼也不眨一下。

鳳兒在心裏自問：是否我做錯了，那些惡賊雖然死有餘辜，難道那十數人中，就沒有一個罪不至死的。何況還有婦孺，婦孺何罪，也被她殺了。

原來鳳兒昨晚溜進謝家店，對小妖女說她知道林玉郎在何處，她說出了衣着相貌，小妖女如何不信。立即跳了起來，逼着鳳兒帶她前去，這蠻橫不講理，壓根兒就不知甚麽是理的小妖女惱極了，兩日來沒人受她打罵，侍候無人，要茶要飯也要她開口，走一步也要向人打聽道路，最恨的兩夜洗脚也無人侍候，小妖女如何不惱，她長了這麽大，從沒人拂逆過她，這玉郎好大的胆子。

那鳳兒就說：「啊唷，我可沒那個胆子，因爲把林玉郎擄去的，是無法無天的強盜，殺人像砍瓜切菜，小姐，你明白了麽，其實你是冤枉了玉郎，該死的是那夥強盜。」

鳳兒全家以前是作何營生？是走南闖北保鏢的，甚麽賊在何處安窰立寨，自是瞭如指掌。她全家爲何隱居到那小鎭上來？既爲避禍，近處有賊窰，就難免其中有認識他們，知道他們底細的人，那麽，要不要提防，總算這僻壤窮鄉，又不當大道，賊寇不放在眼裏，是以數年來安然無事，但賊寇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時刻留心，是以鳳兒時聽黃強叔叔說起那些賊寇令人髮指的惡跡，她聽得多了，也恨得她咬牙，若不是怕暴露了行藏，她眞想去痛懲那般賊寇。

妙極了，就在她積怒塡膺的時候，來了仇家的小妖女，豈僅不知世故，簡直不懂世事的小妖女，小妖女在追尋病倒在她家的林玉郎，眞是巧極，也妙極了，若把小妖女引去賊巢，豈不是借刀除了害，又把小妖女遠遠引開去了，自也消除了她全家的憂慮。

她知道爹爹的性情，說出來，必不許她這麽作，因爲舊仇未解，倒又添新仇。練就了一身功夫的鳳兒，不免也剛毅任性些，想到立即就去了，小妖女逼她即刻上路，倒正合了她的心意。

那夥賊寇在商丘定陶之間出没，遠及微山湖，却把賊窰設在東明縣南一個小鄉村，和鳳兒家居的小鄉鎭，相距不過四十餘里。

鳳兒哄着小妖女，左繞右轉，一個絕頂聰明，機智慧黠，一個渾璞無知，初入人間世，小妖女被鳳兒哄得來言聽計從，延宕到午時已過，才到賊窰。

其實鳳兒也非故意，賊窰隱密，她没去過，這麽多年來，她除了去西莊，從未走出離鎭數里地外，她得問路走，既然賊窰隱密，那知道的人，自是也少了。就這般一路延宕，過午才找到地頭。

原來那賊窰像是一個平常人家的農莊，只不過澆瘠的土地與富有的莊園很不相稱。

到了莊門前，鳳兒說：「你知強盜麽？強盜就是擄人殺人的惡賊，小姐，你可得把刀放在順手邊，你等着，我去喚他們出來。」

鳳兒走前叫道：「呔！賊強盜，滾出來！」

她人小，嗓門可大，叫聲尖銳又嘹亮，登時驚動了裏面的賊子，兩個當先，後面又跑來三個。

五個賊子出得門來，一瞧，可樂開了花，啊！敢情是兩個俏嬌娃！美人兒送上門來，怎不樂得打哈哈。

鳳兒不等他們圍上來，喝道：「站住了，趁早把我家小姐的玉郎送出來，饒你們不死！」

鳳兒空着雙手，後面小妖女的柳葉刀雖在手，刀却没出鞘，尺許長短的小刀兒，直似小孩兒的玩意，賊子們早巳色迷迷，笑呵呵，簡直眼角兒也没瞄一下，啊！哈！

一個說：「妙哇！敢情俏嬌娘來找玉郎。」

一個更上前一步，說：「不用找，我就是你的玉郎。」

兩個賊可奔向小妖女，說：「何必找莊裏的玉郎，找我啦。」

没說話的一個嘻皮笑臉，伸手就向小妖女臉蛋兒上摸去，好大胆，呔！

鳳兒說：「小姐，你聽到啦……」

早聽兩聲脆生生响，奔向小妖女的兩個賊啊啊連聲，臉上早開了花，話不成聲，因爲滿咀鮮血和打落的牙齒。

鳳兒也早旋身，飛身一掠，到了小妖女身後，說：「小姐，打他們，不怕髒了你的手，放飛刀啦，呔！賊子們聽着，你們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打聽打聽，我家小姐是誰，你們站穩了！」

賊子們就是站不穩，嬌俏紅衫女，簡直連脚跟也没移動一下，就巳打傷了兩個，這鄉姑打扮的俏嬌娘竟會飛身，招子不亮的也作不了賊，何況兩個姑娘出手巳見功夫，難道還會不驚得睜開眼來，驚得連連退身。

鳳兒繼續叫道：「好教你們得知，你們這些瞎了眼的賊子聽眞了，我家小姐就是紅牡丹的小姐，紅牡丹，你們聽說過麽？跺跺脚，天下也亂顫的紅牡丹，你們有多少個腦袋！」

江湖中人，誰不知有紅牡丹，誰不聞名巳喪胆，當年華陰道紅牡丹斷臂的那場惡鬥，不上一月，巳傳遍江湖，那紅牡丹自此雖未在江湖中再出現，但鏢行中人也自江湖上銷聲匿跡，大家當然知道是怎麽回事，當然是怕紅牡丹去報仇。

斷了紅牡丹一臂的人，倒更怕了斷臂的紅牡丹，江湖中人傳揚談論，談論了幾年，談論不休，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因爲都知紅牡丹不死，身後更有一個更厲害的華山老怪，必不甘休，一年又一年，誰不吊胆提心，憂心忡忡，都在等待隨時隨刻都會爆發的一切暴風雨，也許就是江湖上一場大浩刦。

這般如此，於是，再孤陋寡聞，算不得甚麽角色的江湖道中人，以往不知的，現在也知有紅牡丹，也知紅牡丹身後有個更厲害的華山老怪。

何用鳳兒再而三地把紅牡丹三字叫得特別响亮，賊子們早嚇得傻了。

鳳兒怕胆落的賊子不再激怒小妖女，叫道：「小姐，放飛刀啦，你不殺這幾個賊子，莊裏的賊子也不會送出玉郎來，你還等甚麽。這些賊子積惡如山，莫不是死有餘辜。」

小妖女說：「不行。」

鳳兒一怔，道：「怎麽不行？」

小妖女說：「飛刀見了血，就飛不同來啦，只能殺兩人，他們却有五個賊，不如用風雷快刀吧。」

「風雷快刀……」

鳳兒正想問甚麽是風雷快刀，早是雷聲隱隱，不見了小妖女，陽光下，初現的紅霞眨眼巳成一團烈火，驚得鳳兒急退一步，倒抽了一口凉氣，只聽慘呼聲中，那烈火巳化爲紅霞，紅霞歛處，現出小妖女，她面前數丈內，五個賊子巳屍橫當場。

鳳兒驚得目瞪口呆，她巳知爲何叫風雷快刀了，快刀生雷，快步生風，鳳兒雖眼見，簡直也難信，現下她才明白，也相信了，當日華陰道上，紅牡丹甫現身巳殺死了三個鏢行夥計，那麽是眞的，但她爹和呂大媽，可都還没說紅牡丹刀發風雷，亦可知這小妖女眞得到了華山老怪的眞傳，更強勝紅牡丹。

這瞬間，她也再不以爹爹避禍逃匿爲羞了，小妖女才多大點年紀，巳如此厲害，紅牡丹與華山老怪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鳳兒發楞的這功夫，那莊子裏巳聞聲跑出七八個賊子來，當先的兩個眼見五賊被殺，嚇呆了，後面的人只見屍，不知厲害，發一聲喊，兵刄齊擧，奔向小妖女，咦！小妖女怎麽啦？眼看更多賊子向她奔來，她反而……劍不發風雷，反而劍隱兩肘之後！

「小心！」鳳兒叫道。

他不想小妖女死，她還有利用小妖女之處。她眞不知怎麽的，不過半日相處，竟覺小妖女的眞璞，也有可愛之處，無知也顯現她的純眞。

說時遲，賊子分左右，當先撲到兩個，小妖女……啊呀！眼看兩般兵刄向她當頭砍落，鳳兒本巳扣了五個銀蓮子在手，却那知小妖女不出手，也不躲不閃呢，便是那兩個賊子傷在她的銀蓮子下，也不會致命，小妖女可非死不可。

「可憐，小妖女呀！」鳳兒別說初入江湖了，甚至初離家門，長到這麽大，連死人也没見過，適才小妖女眨眼連殺五賊，雖是死有餘辜的賊子，她巳不忍卒睹了，何况是小妖女。

鳳兒只道小妖女必没命了，把眼一閉，不忍看見小妖女分屍慘死，不用想，她也知道，小妖女必是見連殺五賊那麽易如反掌，輕敵托大了，却那知賊寇中亦有高手，可憐的小妖女啊！

可不是連連兩聲慘呼麽？且慢！不是小妖女，分明是男人的聲音。

她眼睛一閉的瞬間，巳本能地暴退丈許，她和小妖女一道來的，賊人豈會放過她。那知她睜眼一看，令她驚奇得連呼吸也停止了，只見小妖女好好兒的站立在場上，只是巳回過身來，而且自己不在原地，遠去了丈許，背後就是那莊門。

鳳兒又驚駭，又愕然，因爲地上又多了五具屍體，連先前共是十具，七横八豎，躺滿了一地，不，還有兩個，正是她以爲小妖女會死在那兩人刀下的那兩個賊子，站立不倒，鮮血正從兩賊的胸口上噴出，把對方噴成了血人，兩人的脚下巳成了血泊。

原來兩個賊子的兩把刀，互砍在對方胸膛上，兩賊的上身前傾，倒把對方的屍體支撑住了，一時間竟没倒落下來。

「媽呀！」鳳兒倒抽了一口凉氣，這次不是閉眼，因爲驚駭，那眼兒倒睜得更大了，只見小妖女刀上青光瑩瑩，一滴血也没有，正還刀入鞘。

小妖女說：「喂！惡賊都殺啦，我的玉郎呢？」

鳳兒恨不得遠離屍場，側着身子跑了過去，溜進莊門才敢回頭，說：「進來啦，怕死人，那麽多死人。」

小妖女瞪着眼說：「這不奇啦，你說惡賊死有餘辜，教我殺的，何况擄走我的玉郎，更是該死，怎生又怕啦？」

鳳兒躲在門後，長長吸了一口氣，道：「我不明白，我還以爲你會死在那個賊子刀下了，怎生我才那麽一閉眼，分明你没躲没閃，又不見你出刀，倒地的倒會是……眞嚇死人，怎麽那七個賊子眨眼又被你殺了，眞是你殺的，是不是？」

鳳兒越驚奇，越是駭怕，也無異在大讚她，小妖女一得意，也就不急於催促她要玉郎了。

「嘿！」小妖女眉兒一挑，說：「那知道惡賊這麽不濟，先殺五賊，風雷快刀

倒成了殺雞用牛刀了，殺是我殺的，但我殺的只有五個，你不見那五人互砍而死，我只不過是把這個推一把，又將另一個拉一把。」

「你是說……眨眼間你已轉到一人身後？」鳳兒更是駭然，那得多快的身法。

那知小妖女搖頭道：「何用轉到背後，我不過一上步的同時，左手把左面那人的衣袖一帶，右手反臂，用刀鞘在右面那人背上一拍，兩賊的兵刄怎不互砍在對方胸膛上。」

小妖女在說上步，鳳兒也上一步，說一帶一拍，她也比劃，登時恍然大悟，但說來易，也不奇，若不是技藝高，腳下有出奇的快功夫，誰有這胆量。

鳳兒道：「我明白了，那後上的五個賊子一見兩個同作互殺互砍，必是也駭呆了，你却在那瞬間，上步一旋身，你身快，出刀更快，只兩個旋身，就抹了那五賊的脖子！」

小妖女說：「你眞聰明，這不過是旋風三遁劍的第一遁，遁劍不能藏身，比起我爹來，差得遠了。」

鳳兒又再倒抽了一口涼氣，說：「比起你先前施展的風雷快刀來，是那一種厲害些？」

小妖女說：「一般兒厲害，不過由近攻遠，刀發風雷，先令對方震懾，適用風雷快刀，旋風三遁劍乃是借旋身遁劍，以劍遁形，利近攻。」

鳳兒忙道：「你用的分明是刀，怎說是劍？」

小妖女說：「你且瞧瞧我的刀，是否比一般的柳葉刀更細更輕更短小。」

鳳兒接過，拔出來一瞧，先前遠看已覺砭膚生寒，拔刀在手，更覺涼入心頭，端的是殺人不沾血的寶刀，那刀又豈僅細長如劍，既是雙刀共一鞘，其薄可知，可不是比劍更輕靈。

「原來是可以刀劍合用的。」鳳兒的心神才鎭定了些，又復愕然，說：「小姐，這刀上怎麽有七個小孔啊，敢是你這刀壞啦。」

小妖女道：「胡說，打没七孔，怎能發風雷，我雖不知其妙，却知風雷便是由近攻遠時，雙刀迎風，勁風灌入七孔，這才能發出風雷。」

「原來如此。」鳳兒心說。咀裏却讚不絕口。

小妖女奪過刀去，還刀入鞘，說道：「比起我爹來，可差遠了，我爹施展開來，直似晴空霹靂，那才駭人哩。」

鳳兒吐了吐舌頭，道：「不知你娘比你強多少？」

小妖女說：「我娘可練不成風雷快刀了，她斷一臂，一臂如何能用雙刀……」

「難道一刀就不能發風雷？」

鳳兒好生後悔，心急了些，令小妖女似有所警覺，瞪眼道：「你問這些幹嗎？你！」

鳳兒着了慌，說：「我我……不過好奇，你不喜歡，我不問就是。」

小妖女說：「惡賊殺盡了没有？我那玉郎呢？」

鳳兒心想：「但願没有殺盡，若殺盡了，怎能傳揚開去，那會曉得小妖女這麽厲害，出去的一十二個賊子，一個活口也没有留下。」當下高聲說道：「裏面的賊子們聽眞了，趁早把我家小姐的玉郎送將出來，饒你們不死，否則，教你們知道華山紅牡丹的厲害。」

小妖女糾正她說：「我不是紅牡丹，紅牡丹是我娘？」

鳳兒道：「當眞，你叫甚麽名兒？」

小妖女眨眨眼，說：「我有兩個名兒，我娘和爹叫的，和宮裏人叫的又不相同，說出來玉郎也不曉得，他叫我小妖女，我就是小妖女吧。」

鳳兒慌忙掉過頭去，眞笑死人，倒不怕笑痛了肚子，是怕小妖女看到她忍不住的笑，忙高聲叫道：「裏面的賊子們，聽眞了没有，華山紅牡丹，紅牡丹的女兒小妖女，來到了中原，要殺盡你們這般惡賊，趁早滾出來受死。」

「小姐，」鳳兒掉頭說：「賊子不出來，咱們就殺進去，你打左邊進去，我往右邊搜去，賊子們一定把你那玉郎藏起來了。」

小妖女早不耐煩了，說：「要不要見一個殺一個？」

鳳兒說道：「這夥賊子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積惡如山，殺無赦，一個也饒不得。」

小妖女飛身入大堂，鳳兒往右面一溜，再把銀蓮子扣在手中，小妖女的風雷快刀和旋風三遁劍雖然厲害，却也是賊子們武功太不濟，是以手中無刀，她也絲毫不懼，那林玉郎壓根兒不在賊巢，搜啥，不料三言兩語，已把小妖女哄得千信萬信，好！除暴即是安良，殺賊即是行善，尤其是這些積惡如山的賊，便讓小妖女去殺個痛快，那大堂兩面是迴廊，再後像有兩進房屋，中間有個大場子，場子兩邊各有一排平房，四角都種了些樹木，樹木濃蔭，正好坐下來歇脚乘涼。

再没見有賊現身，難道眞殺盡了，不可能，前面的賊子聞聲而出，後面豈無賊衆，必是隨後而出，一見小妖女兩番出手，殺死了十二個同夥，不是嚇跑了，就是躲起來。

但願是嚇跑了，那麽，中原地，淮陽一帶，必然三五日間就傳遍了，紅牡丹也會聽到，得知老魔頭的小妖女尋她而來，還怕那紅牡丹不現身出來，不用去尋訪，不愁那獨臂女魔不送上門來。

鳳兒越想越得意，心想：「我這條反客爲主的計兒，瞞得過別人，必瞞不過爹，正要他老人家知道，他得知賊窰被小妖女掃穴犂庭，而我在小妖女身邊，他不但就明白了我的用心，而且也放心了，這豈不強過託人捎信去安慰他老人家。」

「嘿！」鳳兒陶醉在得意裏，繼續想：「只要我留在小妖女身邊，哄得小妖女言聽計從，待紅牡丹那女魔來會，我就有法兒敎她們去尋遍海角天涯，也好敎爹和叔叔們去趨吉避凶，那時，嘿嘿！紅牡丹想報斷臂之仇，就休想能够。」

果然尚有躲起來的賊子被小妖女尋到，而且殺了，因爲不時傳來一兩聲慘呼，啊呀！

鳳兒一躍而起，因爲入耳的慘呼聲中，有婦孺的哀號慘叫聲，她竟忘了囑咐，

叫小妖女不要殺害婦孺。循聲跑去一瞧，眞個慘不忍睹，只見一個門外躺着兩個婦人，不但被殺，而且四條胳膊都被砍斷了，門裏三個孩兒，皆被削去半邊天靈蓋而死。那小妖女兀自瞅着門裏那三個孩兒的屍體出神。刀在手中，横握着刀柄。

鳳兒大怒，叫道：「你這小妖女，你眞是個没人性的小妖女，怎生連小孩兒也殺了？還有這兩個婦人！」

小妖女瞪大了眼睛，若非她也自知錯殺了人，心生悔意，豈會容忍鳳兒的怒罵而不惱怒。

小妖女說：「誰敎這兩人攔阻我，我只道玉郎被他們關在房裏，不過只想放飛刀把婦人嚇退，不料她們非但不躲，倒迎了上來。」

鳳兒怒不可遏，道：「那裏面的三個孩兒又怎說，你的心腸怎生恁地毒狠！」

眞恨得她手中銀蓮子差點出了手，小妖女的風雷快刀和旋風三遁劍，雖然厲害，她爹說的不錯，這五子飛星正是她尅星，不怪她的師祖曾用五星飛星打傷華山老怪，紅牡丹也傷在她爹刀下了。

小妖女怔怔地登着那三個孩兒的屍體，顯然有些迷惑，說：「我只道有賊子在裏面，只聽有响動，不知有多少賊，故爾隨脚踢開門，就放出飛刀，那知……是三個孩兒。」

鳳兒道：「我問你，你這個毒妖女，你既疑心你那玉郎關在裏面，難道不怕飛刀傷了你的玉郎。」

小妖女道：「才不會哩，玉郎不會武功，偏會躲閃我的飛刀，我的飛刀傷不了他。」

鳳兒嘆了口氣，說：「那是你不想殺他，只想把他截回來，自然傷不了他。」

她有些心腸軟了，她罵小妖女不怒，而且明顯地也有悔意，小妖女不會假裝，也不用在她面前裝假，可知是無意殺害三個孩兒。

小妖女道：「初時我眞不想傷他，既要他作伴兒，我怎會傷他？但後來，他幾番氣惱我，我說：宰了你，不是說着玩兒，是眞飛刀宰他，那知，仍被他躱過了，我不信，那知連放了三次飛刀，他都輕易地躲過了。」

「你說那玉郎不會武功，却能躲過你的飛刀？」鳳兒說着，不禁眨着眼兒想，想到她爹也會疑心玉郎會武功，那麽，難道玉郎是深藏不露？

「算啦！」鳳兒說：「看來没被殺的，也逃走了，我們出去把屍首拖進來，放一把火，把這賊窰燒了，免得爲地方留後患。」

「怎麽是後患？多麻煩。」小妖女說。嘿嘿！小妖女也會嘛咀兒，頑皮任性的孩兒闖了禍，知道做了錯事，也會乖乖聽話的。

「她不過仍是一個没長大的孩兒。」鳳兒心想：「生在魔宮，目染耳濡，沾染了暴戾殘酷之氣，到底未泯赤子之心。」

鳳兒的心腸更軟了些，說道：「你不明白的事多哩，你殺了這麽多人，人命關天，必要驚動官府，找不到殺人的，這近處好人家，就要遭殃，不用問了，說了你也不會明白的，慢慢兒你就懂了，快着些兒。」

小妖女竟然聽話，兩人奔跑五七趟，才把莊門外的屍首拖進去，放起幾把火來，一會功夫已是火光熊熊。

鳳兒忽然心中一動，跑進去轉了轉，出來時手中更多了一個重重的包袱，已是烈焰騰空。

小妖女說：「咱們那去啊。」

「帶你去找玉郎，你在外面殺人，裏面的賊必是把他帶走了，我知道在甚麽地方。」

鳳兒瞧在眼裏，暗暗點頭，小妖女已不在急於要找玉郎，也不再像初時一般惱，而且對鳳兒的話也聽了，顯然的，出關來已有些日子，小妖女見山外眞是另一個世界，初時覺得新奇可笑，但見更多的事務全是她不懂的，先前感到可笑，現在可就感了羞愧了，那暴戾之氣也漸漸消減了，何况鳳兒不比玉郎，鳳兒總是對她温言細語，不但投其所好，更不時對她奉承讚美，那似玉郎一般鎭日和她蹩扭，鎭日頂撞，而且，時刻想逃跑，那玉郎怎會曉得小妖女把他當作奴僕，其實是對他依賴呢，更不知小妖女嬌養慣了，任性乖戾，越頂撞她，小妖女也就越要磨折他，玉郎逃跑，把她孤另另的丟下來，更令她惱恨，現在，有了鳳兒，她再也不需要玉郎了，即使仍要找他，也僅是爲了出氣，由於心頭殘存的氣惱尚未消除。

鳳兒本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小妖女不過仍是天眞未鑿的大孩兒，何消半日功夫，便已對小妖女了解透徹，也令小妖女對她言聽計從。漸漸地，鳳兒也覺出小妖女不但美，而且有她的天眞可愛處，漸漸生了好感。

「若是慢慢敎導她，敎以禮義，與人仁愛相處之道，消除了她乖戾之氣，以她的美貌，絕世武功，怕不就是一個可愛的姑娘。」鳳兒心下想着想着，眼睛也亮了起來：「正該如此，再妙不過。」

「你說甚麽啊？」小妖女說。

原來鳳兒想着想着，興奮起來，不覺說出了口來。

是那鳳兒突然想到，若敎化得小妖女化暴戾爲温柔，曉以禮義，結了姊妹之誼，只怕和紅牡丹的仇怨，便有消解之日，有她在中間，便也不怕華山老怪出頭了。

鳳兒有意却裝作無意，握着小妖女的手，說：「我是說，你獨個兒離山，没人作伴，人間世，又全不似你們那華山宮中，你一些兒也不懂，没人作伴怎麽行。」

小妖女說：「你願和我作伴，陪伴我？不像那玉郎抛棄我？」

「我怎麽不願。且慢，我們該向東邊走，這邊走。」鳳兒辨別了方向，携着小妖女的手，向曹縣方向走去，邊走邊道：「你那麽大的本領，大得了不得，若是你說話輕聲些，也不再那麽霸道了，你就更美得像小仙女一樣。」

「你說過的話，一定算數的，是不是？」小妖女說。說話的聲音登時輕了，而且挨近了些。

「那當然是算數。」鳳兒說道：「我不但給你作伴，陪伴你，而且陪你去找你的娘。」

小妖女靠得更近了，頭兒幾乎要靠到

鳳兒的肩上去。

「我喜歡你。」鳳兒說：「若是你乖乖聽話，也不放出飛刀來嚇唬人，也記住這人世間，不是那華山宮中，我不但永遠陪伴你，而且把你不懂的，教導你。」

「我聽話，也不放飛刀。」小妖女說：「這人世間眞是一些兒也不像我們那華山宮，眞稀奇，眞古怪，我眞一些兒也不懂。」

鳳兒喜得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心想：「她天性未泯，可不是一塊渾金璞玉麽，我一定要教化她。」

就在這時候，大道上遠遠來了兩個女子，不覺間，她和小妖女已轉到大道近處，她知道即是前往曹縣的大路。

鳳兒一怔，認出來的是大媽和珠兒，不好，必是來追趕她的，可不能被她們看見了，忙把小妖女一帶，說：「好熱的天，我們歇一會兒，這樹叢後最蔭涼，別把你那雙刀鎮日拿在手裏。」

小妖女眞聽話，也眞是個長不大的大孩兒，手兒是空不得的，收了刀，就跑去折了根樹枝在手，那呂大媽和珠兒也越來越近了，鳳兒把兩人的話聽得明明白白，小妖女回到她身邊，恰聽到珠兒在說小妖女，穿粉紅衫的小妖女，是說她嗎？

這就是以往的經過。

鳳兒見大媽和珠兒已消逝在蒼涼的曠野盡頭，去得遠了，這才帶着小妖女上路。雖然怕遇到大媽和珠兒，但仍向曹縣走去。因為曹縣城裏，賊子們還有一處賊窩，她聽黃強說得多了，恨在心裏也好久了，懲惡即是行善，殺賊不盡，仍會為害地方，何況曹縣裏的賊是賊頭兒。

何況曹縣城裏殺賊首，更可轟傳遐邇，不愁紅牡丹不到，便不愁那女魔不找小妖女來。

乍見牡丹驚紅

那曹縣在黃河未改道之前，可是一個大城池，人烟輻輳，物阜民豐，乃是商丘北上，走定陶、走渾城的必經之地。

夕陽擱在西山頭，近黃昏時候，鳳兒和小妖女已來到曹縣。且慢，既存心教化，一日相處下來，也對她心生喜愛，怎可再叫她小妖女。小妖女豈無名姓。

華山老怪，紅牡丹，亦非無名無姓，不過是江湖中人畏而遠之，無人知其名姓，她豈可不知小妖女的名姓。

「當眞，」鳳兒說：「我還不知你的姓名。」

城門已在跟前，且不進城，鳳兒轉過身來。

「你不叫我小妖女啦？」小妖兒說。

鳳兒從她臉上見到了嬌俏，那天眞的嬌憨令她感歉咎，雖非有意，總也是愚弄她的無知，尤其是她把笑話兒當了眞。

「不，那不是名兒。」鳳兒說：「那是人前叫不得的，你該有名有姓，在華山你那宮裏……人家怎麼稱呼你。」

鳳兒在心裏呸了一口，老怪在華山的居室，竟以宮名，可見熏天氣焰，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呸！稱為魔宮倒也恰當。

「公主，」小妖女說：「小時候她們叫我小公主，後來只叫公主。」

鳳兒皺了眉，嘆了口氣，她竟無知得不知名姓，怎不令她搖頭，但鳳兒沒搖頭，想那華山宮中，除了老怪和她娘紅牡丹，就都是侍女僕婢，稱呼都不用稱名道姓的，不知也不為奇。

「那麼，你爹叫你甚麼？」

「小寶貝兒。」她說：「後來大了，也只叫寶貝兒。娘也是的。」

「怎麼你嘛咀啦？」鳳兒說：「他們叫你寶貝兒，可知疼你，寵你。」

「不怪把你寵成了個任性胡為又霸道的小妖女。」鳳兒在心裏說。

「才不是哩，」她說：「三天兩日，我也難見爹一面，和娘見面更少，十天半月，也不准我去望她。」

「望她……」

「自從斷臂後，娘就獨個兒住到宮後峯腳下，因為娘不能用雙刀了，只有苦練旋風三遁劍，和三口飛刀。只有一個婢女替她送飲食，誰也不准去，爹不去，我去就把我趕走，說我躭誤她練刀，所以我只有偷偷地去望她，有一次被娘發現了，我的一條臂差點也被她的飛刀砍斷了。」

鳳兒倒抽了口涼氣，紅牡丹苦練旋飛三遁劍和飛刀，自是要報斷臂之仇。這小妖女也在飛刀上有了幾分火候，也幾乎被紅牡丹砍斷手臂，可知了得。

「怎麼只有三把飛刀，不是七把？」

「娘只有一條臂，一隻手只能夠發三口飛刀，而且娘又加重了份量，份量重了，傷人見血後也就能再飛回手中，不也一樣麼，那是爹特地為娘打造的。你在想甚麼？」

「沒想甚麼，我……我……」

鳳兒不但想，而且駭然：「飛刀的份量加重了，殺人見血後又能飛回來，那麼，爹的鐵蓮子，她的銀蓮子，還能尅制那飛刀嗎？」

小妖女說：「爹的後宮不准我去，娘也不見我……」

「我明白了。」鳳兒說：「不用說，你又氣又惱，就鎮日把氣發在侍女僕婢身上。不怪你……」

原來小妖女只是華山老怪和紅牡丹口頭上的寶貝兒，其實是在缺乏親情、沒有父愛、更沒有母愛中長大起來的，不怪她任性胡為，暴戾兇殘了，可憐的小妖女，可憐那宮中的侍女僕婢。

鳳兒才眞是在愛的教養中長大起來的，從小沒了母親，但在呂大媽懷裏，却得到更多母愛，正因她從小沒了母親，她爹也給了她加倍的慈愛，她乖巧美麗，叔叔們誰不疼她疼得了不得，最重要的一點是：爹爹行俠仗義，正氣凜然，叔叔們也都是分得清正邪的好漢子，都惡的是奸盜邪淫，在滿溢的愛，在俠義仁懷中長大起來的鳳兒，又怎不仁愛為懷，成為那小鎮上孤老貧苦者心目中的女菩薩。

可憐的小妖女，鳳兒不自覺把她摟在懷裏，像呂大媽把她摟在懷裏一樣，那是勝過千言萬語的語言，小妖女登時成了小羔羊，柔順地靠在她胸膛。

鳳兒把她的下巴輕輕柔柔地抬起來，溫溫柔柔地說：「那麼，你爹姓甚麼，你該知道吧？」

「我爹姓蕭。」她說。

「那麼，你當然也姓蕭，」鳳兒說：「我替你取一個名兒，好不好？」

「好啊，」她說：「我要一個名兒，那個該死的玉郎，他笑我是個連姓名也沒有的野丫頭，有時他叫我野丫頭，起初我不懂甚麼是野丫頭，後來懂了，氣得我了不得，我拿刀砍他，差點沒砍死他。」

「你沒砍死他，却把他砍跑了。」鳳兒說。心想：兔兒逼急了也會咬人的，那玉郎再老實，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改一個甚麼名兒好呢？有了，小蕭音近，和妖子音近的……瑤字，妙極了。

「有了，」鳳兒說道：「你姓蕭，名瑤，再妙不過了。現成的名兒，簡直不用改。」

「怎麼妙啦？」她說。

鳳兒怎能說小妖女，蕭瑤女，音不改，義迥異，「小妖女」叫順了口，簡直不用改口，如何不妙。

「妙極了，」鳳兒說：「瑤字的意思，就是高貴聖潔，你聽說過王母娘娘沒有？王母娘娘在天上住的地方，就叫瑤池，也就是那個瑤字，記住了，今兒你姓蕭名瑤，我也叫你蕭瑤。」

「蕭瑤，蕭瑤，我名蕭瑤。」

「即使將來你回到華山宮中，作你的公主，你也可叫逍遙公主，可又同音不同義了，這逍遙兩字的意思，就是自由自在樂逍遙。」

「多謝！姐姐。」她摟着鳳兒轉着跳，仰起來的笑臉，美得像盛開的牡丹。

鳳兒睜大了眼睛，簡直不信自己的耳朵，是眞的，她沒聽錯，這個有了名兒的小妖女竟說多謝，竟叫她姐姐。

是眞的，她眞沒聽錯，鳳兒也摟住了她，說道：「好極了，那我以後叫你瑤妹妹。」

才多久的時間啊，不過才一天，還不到一整天，小妖女已變成了個天眞活潑的乖女孩。

「我叫蕭瑤，蕭瑤，我有名兒啦。」閃亮的眼睛裏，綻展的紅唇邊，再找不到半絲暴戾之氣，她說：「那我怎麼叫你呢？可不能再喂呀喂的叫你。」

「我姓……陸，」幾乎把眞姓說出來，早晚紅牡丹找來，知道她姓甘，武林中姓甘的不多，必然生疑，那還了得，她名甘露，就以名作了姓。

「那麼，我叫你陸姐姐。」

「不好，」鳳兒說：「我小名兒叫鳳兒，人家都叫我鳳兒，你就叫到鳳姐姐吧。現在，你有了名字啦，蕭瑤女，我是說：瑤妹子，走，太陽落山啦，進城去。」



小妖女與鳳兒合力放火把盜窠燒個清光。

叫慣了小妖女，一時竟改不過口來，竟把她叫作蕭瑤女，那蕭瑤不在意，壓根兒就沒聽出來。

鳳兒比她更高興，可知蕭瑤本性還是善良的，只因她在太需母爱的年齡，却得不到愛，她的任性暴戾，不過是對周遭的抗議，因抗議無效而產生的仇恨，於是，她報復，向周遭一切報復，把痛苦、災難、死亡加於周遭，從而得到報復的快意。

這就是柔能尅剛嗎？最暴戾，最剛強的人，也有他最軟弱的一面，最溫柔的愛心，反而最易把剛強消溶，不一天，還不到一整天，瞧她有了多大的轉變，她再也不是小妖女了。

現在，她是蕭瑤，一個美麗又活潑的姑娘。欠缺的，只是她對這個陌生的新奇世界太無知，無知的空白上，却最容易抹上最鮮明，最絢麗的色彩。

鳳兒不明白蕭瑤太快的轉變，但這轉變令她高興，最初的動機只為了化解消除紅牡丹的仇恨，却沒想先已得到了創造的喜悅。

她的愛心，創造了新的蕭瑤。

不，這不過才開始，她携着蕭瑤的手，蕭瑤倚偎着她，踏着夕陽投在道上的絢艷霞暉，她們進了曹縣城池。

鳳兒忘了為何而來，她全心全意，身邊心上，只有蕭瑤的存在。這是甚麼，那又是甚麼，走走停停，逐樣兒替她解說，教她見識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禮讓相對，明白公平的交易，隨時隨刻，都掌握

時機，敎她明是非，辨邪正。

雖然蕭瑤出潼關，入中原，已有些日子了，但今日之前，她是小妖女，眼中雖有新奇，但不知不識，不明不白，心上可仍是空白，是以只有睜大眼睛，只有點頭的份兒，她貪婪地聽，貪婪地看，有不明白的就會貪婪地問個不休。

夕陽的斜暉從簷上溜走了，燈光又把繁華大街點得明亮。蕭瑤興奮，鳳兒也不厭倦，咦！那人！一個迎面來的人，忽然止步，急返轉，溜入行人羣中，不見了。鳳兒偶然接觸到那人的目光，也見到他面上的驚愕！不由她不注意。

是一個漢子，虬筋栗肉，勁裝的漢子，顯然認識，而且躲避她們。

有誰認識她們呢？莫非是賊窰裏漏網的賊？蕭瑤在莊外連殺十二個賊子，莊裏却半個也不見，只賸下婦孺，必是聞聲隨後而出，尚未走出莊門的賊子，眼見蕭瑤的神威，賊衆的慘死，驚恐駭絕，登時逃跑一空。

她和蕭瑤路上有躭擱，也沒趕路，賊窰和曹縣城相距本就不遠，她們到了，那麽逃跑而來的賊子，到得當然也更早。

必是漏網的賊子認出她們來，從那漢子面上的驚恐就知道。

「鳳姐姐，你做甚麽啊？怎麽不走啦？」蕭瑤說。

她記起爲何而來曹縣了，賊窰雖已被掃穴犂庭，但除惡未盡，賊首仍在曹縣城中，鳳兒的黃強叔叔，十天半月就要來一趟曹縣，一兩月就要走一趟東明，明是爲買賣，暗地裏查探江湖中人的動靜，更淸楚些，是要從江湖中人的口裏，查探紅牡丹的動靜，像紅牡丹這樣的女魔，若重出江湖，必然立即傳遍，黑道中人互通聲氣，當然也傳得最快。

之所以鳳兒知道賊窰所在，知道賊首在曹縣城中沭猴而冠。

「没甚麽，」鳳兒說：「瑤妹，我們找個棧房，先住下來。」

其實，鳳兒這麽大了，這幾年來，自從搬到那小鎭居住，就從未到過比西莊更遠的地方，但她爹爹和叔叔們，可全是走南闖北，闖蕩江湖的人，連呂大媽也不輸給這些人，何况搬去小鎭居住時，她已十一二歲，懂得些事了，是以雖未走過江湖，却對江湖上的事無所不知，眞是耳熟能詳，包括那沭猴而冠的賊首。

「鳳兒找了一間最大的棧房，自是三敎九流，人客衆多。鳳兒雖然美慧温柔，但生長在那樣人家，父是英豪叔好漢，何况練就一身功夫，那豪爽是可想而知的，嘿！今兒以前還是小妖女的蕭瑤，倒怕抛頭露面不成。

鳳兒忽忽離家，那顧得帶衣衫，蕭瑤溜出華山，從小衣食都由人侍候的小妖女，又豈會想得到要衣衫換洗，是以穿的都在身上。

蕭瑤一見客棧前堂人客進食，嚷叫餓啦，鳳兒又豈不饑餓，只不過這一日忙得忘了饑餓，不忘也找不到就食的處所，一路行來，並非大道，曠野荒凉，見過鎭市，便人家也少見。

鳳兒說：「好，我們先吃喝。」吩咐店家，留下一間上房，要最大最好的，隨即坐下來。

「快拿酒菜來。」蕭瑤敲着桌子叫。

「要上好的酒席，把你們拿得出來的美餚，都給我們拿來。」鳳兒說。

兩個姑娘一進大門，那鳳兒也罷了，樸素衣衫，鄉姑打扮，眞個人要衣妝，蕭瑤衣綾羅，粉紅衫艷，翠黃雲披裝異，當眞是艷驚四座，怎不令說話的人住了口，正進食的人停了箸，自是對她目迎目送，兩個姑娘這麽一個嚷，一個吩咐，那店裏的夥計又那會不喏喏連聲，奔走得脚底朝天。

鳳兒暗笑，蕭瑤的異服奇裝，在店家眼中，必認爲非富即貴，也許以爲來了帝王家的大貴人，平常百姓家，那有這般罕曾見的裝束。

鳳兒只覺渾身不自在，那麽多雙眼睛瞪大了望她們，奇異的，驚訝的，倒也罷了，還只是令她不自在而已，那色迷迷的眼睛，可令她惱怒。

蕭瑤才不理會哩，壓根兒就是傍若無人。

本就是晚飯時候，店裏如何不現成，眞個是咄嗟筵開，不一會，酒菜已擺滿了一桌，蕭瑤已舉起箸來。

鳳兒說：「且慢，瑤妹妹，你見到那兩個進店來的漢子没有？」

兩個漢子正走進店來，不，是從大門外溜進來，坐到近門邊的一張桌上。

蕭瑤說：「鳳姐姐，你說的是偷偷望我們，躲在人後的那兩人麽？可是，我餓啦。」

鳳兒道：「等會兒，你瞧多少雙眼睛在望咱們，吃喝也不自在。」

「但那兩個漢子不是望，只是用眼角偷瞧。」蕭瑤說，豐富的菜餚滿桌，筷子在手裏，怎麽鳳兒不許她吃。

她嚥一口口水，眼睛又落在菜餚上。

「因爲兩個漢子是賊。」鳳兒說：「就是你今日殺的那些賊子的同夥。適才在街上認出咱們來了，跟踪來到這裏。」

「你要我先殺了他們再吃飯？好！」

蕭瑤放下筷子，衣底取出寶光閃閃的寶刀。因爲刀鞘上鑲滿了寶石，各色的寶石在燈光下發出彩霞。

「不要殺他們。」鳳兒說：「城裏有官府，是有王法的地方，總之，你先別問，大庭廣衆之前，是殺不得的，我只要你嚇他們，也嚇嚇這些眼光光望着咱們的人，然後你就吃你的飯，不用你管了。還有，等一等，一把飛刀在人衆頭上繞飛一匝，太高了嚇不着人，太低了又怕傷了人，離頭頂一尺高下就行了，但另一把，却要貼着那兩個賊的頭頂，能削落下兩賊頭上的牛心髻，那就最妙不過了，不知你成不成？」

蕭瑤登時成了小妖女，眼兒裏又現凌芒，說：「那容易，飛刀殺人見血可就飛不回來，別說削落那兩人的髮髻了，便是削去眉毛，也容易之極，甚至不會劃破皮兒。」

鳳兒昨日在謝家店親眼見過了，如何不信，道：「好，飛刀回到你手中後，你甚麽也不用管，可憐的小妹子，你一定餓壞了。」

蕭瑤更不得怠慢，只是站起身來，起身刀已出鞘，兩手齊揚，兩道交錯的寒光脫手飛出，燈映刀光，登時滿堂被籠罩在冰塊寒瀞之下，砭膚生寒，那滿堂人客魄散魂飛，皆覺刀懸頭頂，那敢出聲，那敢動彈，其實是睜大了恐怖的雙眼，出聲不得。

只有那門口桌邊的兩個漢子發出兩聲慘呼，跳了起來。

鳳兒更早跳了起來，站在櫈上，朗聲說道：「爾等聽着，華山蕭瑤公主在此，誰敢回頭望，飛刀取爾性命。」更一聲大喝：「站住了！」

那兩個漢子魄散魂飛，一摸頭，才知人頭還在項上，落地的只是髮髻，刀下亡魂，雙雙跳了起來，那知一聲炸响，眼前洒下一蓬光雨，阻住了去路，嚇得兩個漢子又復跌坐下來。

鳳兒喝道：「你這兩個漏網賊，聽着了，今晚暫且饒你們不死，傳言給鐵流星馬保，老賊惡貫滿盈，華山逍遙公主，只在今晚，就去取他性命。你們要知道華山公主是甚麽人嗎？敎你們死得明白，華山老怪就是公主的爹，紅牡丹就是公主的娘，你們那賊寨，就是公主放火燒的，十二個賊子也都是公主殺的，公主下華山，出潼關，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善良不殺，惡賊絕不輕饒，現在，快給我滾。」

那兩個漢子直似得到了皇恩大赦，一溜烟跑了，店堂裏的人客盡皆低頭，不敢走，也不敢抬頭。

鳳兒跳落下地，好不得意，這麽一傳揚出去，不怕紅牡丹不得信兒，不怕她不找來，低聲道：「瑤妹妹，休怪，提起你爹娘的名頭來，江湖上無人不知，無人不聞名喪胆，非是我不敬，而是不知眞名實姓，其實說出眞名實姓來，人家反倒不知曉了。」

「怪你做甚麽？」蕭瑤把滿嘴的食物嚥下肚去，才說：「人家叫我爹華山君，他倒不喜，必要叫他華山老怪才喜歡。」

鳳兒心想：「眞是一個老怪物，名兒眞沒改錯。」

鳳兒不忍再問她了，這是第一次在燈下相對，燈下的蕭瑤，更是一個小美人兒，一朶含苞待放的嬌花，只是那吃相可一點兒也不美。

「慢慢來。」鳳兒對自己說。

店堂没人再敢抬頭來望她們，也無人敢溜走，只是低頭吃喝，甚至不敢發丁點兒聲音來。

店堂像死一樣靜寂，甚至夥計也不敢走奔忙，用脚尖走路，也因爲鳳兒眞餓了，低頭吃喝起來，她從小被敎導，吃喝也要文雅，不能發出聲來。

沉靜由蕭瑤來打破了，放下筷子，就打了個大呵欠，說：「鳳姐姐，待會我們眞要去殺人麽？」

「傻妹妹，」鳳兒抹了抹嘴，說：「賊子們親眼見你眨眨眼殺了他們一十二個同夥，這又知道了你的來歷，那會不魄散魂飛，飛逃去了，而且怕不都已逃去得遠了。」

呵欠連天的蕭瑤，睡眼惺忪地說：「好極了，那我要睡啦。」

睡吧，鳳兒其實比她更倦，進入房中，鳳兒想起一件事來，回頭吩咐夥計，說：「打盆水來。」

倒在床上幾乎就睡着的蕭瑤，驚醒了，說：「鳳姐姐，你做甚麽？」

鳳兒做甚麽？她把蕭瑤拖橫躺在床上，兩脚垂在床外，雙脚一凉，那蕭瑤就淸醒了。

「替你洗脚啊，你不是習慣要人服侍，要人替你洗脚麽？」

是小妖女蠢了，還是小妖女成了蕭瑤，就聰明起來，她的眼兒眨了眨，格格一笑，雙脚一縮，就坐了起來。

「必是那該死的玉郎對你說的了。」蕭瑤說：「我只是……只是折磨他，他越是惱恨，我就偏要氣惱他。他越是靦覥，我就敎他更靦覥尷尬些，姐姐，你說多氣人，我又不是醜八怪，他却正眼兒也不瞧我一眼。」

「啊！所以，你就要他替你洗脚。」鳳兒說：「你知不知道，雖說我們江湖中行走的女兒，做不到男女授受不親，但男女總也有別的，要一個男子漢替你洗脚，醜死人。」

蕭瑤說：「我是氣他不過，姐姐，這眞醜死人麽？」

「尤其是……是……」鳳兒紅着臉，啐了一口，說：「你怎能在一個男人面前，脫光衣衫跳去河裏洗澡，更不該的是……你要人家也脫光衣衫陪你一道兒洗。」

蕭瑤格格大笑，說：「那可是没有的事，我不是告訴你啦，他正眼兒也没瞧過我一眼，死也不肯抬起頭來，他只知道我脫了衣，却不知脫的只是外衣，壓根兒就没脫光衣服，我又氣又惱，就……」

「就非要他陪你洗澡不可，要他也脫光衣衫。」

「我明知除非砍下他的頭來，否則休想他脫去衣衫。」蕭瑤說：「於是，我就嚇唬他，而且是我把他扔下水，姐姐，眞笑死人，你要是瞧見他那個模樣兒啊！也會像我一樣，笑痛了肚子。」

鳳兒没有笑，倒皺了眉頭，看來要她懂得男女有別，除非再長兩歲。

鳳兒道：「我問你，你們那華山宮中，難道没有男子漢，除了你爹，就再没男子漢了？」

「如何没有，」蕭瑤說：「只不過都在下院，不准進入正宮，誰敢走近宮牆百步，就飛刀斬他們的頭，我就知有兩個誤入禁地的，都被爹的飛刀殺了，那是我小時候的事了，此後就没人再敢走近。」

鳳兒心想：這豈不是更勝過皇宮內院，老怪之專横暴戾，也可想而知了，在那樣環境中長大的蕭瑤，又如何不成爲小妖女？幸是她年紀還小，敎化她還來得及。

「睡吧，」鳳兒讓她洗了脚，才拾掇好了，蕭瑤已蜷臥在床上，睡着了，燈光下的睡容，眞可愛。

「她不過還是大孩兒。」鳳兒模模糊糊地想，却由夢來延續。

唯有倦極了的人，才知睡覺的甜蜜，但甜蜜的睡眠，也有醒的時候。

天亮了，鳳兒最先醒來，那蕭瑤仍然好夢正甜，她伸了個懶腰，那手就放不下來了，這可是客棧啊，而且是住宿人客極多的大客棧，怎生天光大亮了，外面竟没些兒聲息，也不聽出有人走動！

鳳兒沒在江湖上走動過，但聽得多，也知道江湖多險惡，何況剛和賊衆結了仇，何況蕭瑤來頭再大，她二人都還是年輕姑娘。

且不驚醒蕭瑤，且不開門，推窗一望，太陽已照在對面屋脊上了，院中連人影也沒有，靜得好生蹊蹺，忙開門一瞧，鳳兒登時倒抽了一口涼氣。

就在她適才推開的窗下，只見兩具死屍躺在血泊裏，血雖未凝結，却已成紫黑色了，可知死去已久，該在夜半時候。

賊！當然是來暗算她們，向她們報仇的賊！

鳳兒一陣心寒，臉也一陣發熱，明知左近就有賊，而且賊人恨她們入骨，知道她們的落脚處，她竟然自大得心中無賊，若不是有人相救，她和蕭瑤那還有性命，明知江湖險惡，明知恨她們入骨的賊近在咫尺，她竟酣然大睡！怎不臉熱羞愧。

鳳兒臉上紅一陣，想到兇險，又白一陣，却是誰殺了賊？是誰救了她們？

她第一個想到的是呂大媽，當然也有和呂大媽在一起的珠兒，但她上前一看，就知不是了，有道來者不善，既知蕭瑤的來頭，又已知厲害，來的這個賊，武功必也比起那些被殺的賊子了得，呂大媽那有那麼大的能耐，殺死兩個賊子竟無聲息。

不，也不會是珠兒，就算五子飛星能夠打傷賊子，也只能輕傷，打不中要害，賊人的反抗能力也不失，又豈無聲響，而且……

鳳兒低頭仔細一瞧，她有害怕，但怕也不得不仔細俯下身子瞧！兩賊都沒別的傷痕，全是割斷咽喉，立即無聲喪命，甚至死者的臉上，也無驚懼恐怖之色，竟死得安詳，顯然連殺他的人也沒見到，且是毫無警覺中，突然喪命的！

那地上，屍身的手上，却握着一把染血的鋼刀，刀落在屍身胸前，倒像是自抹喉嚨死的，刀未落在地上，自也無聲！

鳳兒仍仔細尋找，也找不到五子飛星的銀碎，牆壁上沒有，窗紙上也破洞兒，若是珠兒用五子飛星打賊，窗又豈僅有洞兒，且必密如蜂巢。

那麼，不是呂大媽，也不是珠兒，難道賊子眞自抹喉嚨，那倒是奇之又奇，怪之又怪了，自殺又何必跑到她們窗下來，跑來窗下，自是爲殺人，殺她們兩人，而非自殺。

那麼，這是誰殺了她們呢？

紅牡丹！紅牡丹恰好就在這裏？不，不可能，兩賊分明是死在自己的刀下，紅牡丹當然有這能耐，能在無聲無息中殺賊，但却不是被飛刀所殺。

鳳兒越想越迷惑，就在這瞬間，只聽人聲嘈雜，脚步之聲雜沓，由遠而近。

不好，人命關天，這必是店家報了官，官差來了，糟啦，這可是一場討厭的官司，便不會有事，可也要牽連，不知要躭誤多少時日。

最好是趁無人見溜進屋去，把房門緊閉，假裝仍然爛睡未醒。不錯，好主意。

她身手何等快捷，但也才睡倒，那脚步聲已來到院中，直走到門前來。

罷了，鳳兒心急得直跳，倒像那兩人眞是她殺的。

只聽有人氣喘喘，聲顫顫，說道：「差大哥，就是這……這兩人了，眞不知怎麼說起，小店奉公守法，竟飛來橫禍。」

那年頭人命關天，凡是兇殺無公案，無論能否抓到兇手，地方皆要坐連，若遇上貪官酷吏，傾家蕩產只怕也難保無事。

「這兩個死屍，是何人，何時發現的。」說話的必是官差了。

「差大哥，是對面房裏的人客一早起身發現的，那時天剛亮，他一嚷，把各房的人客先驚動了，差大哥，你是知道的，我們開店的，最忙就是晨早，人客落店有先有後，起身上路，可都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刻，我們都忙着侍候人客出門，初時聽得嚷叫，沒聽清，也未在意，因爲只是那麼一聲，之後，這院中的人客忽忙上路，面露驚惶，才覺有異，進來一看……」

那差大哥說：「你們就都聽到响動？我是說夜裏。」

「沒有，夜裏甚麼聲响也沒聽到，而且，這兩人也不是我們店裏的人客，也沒有人認識。」

「我却認得。」

是那差大哥的聲音，此言一出，那門外該有不少人，但靜得像一個人也沒有。

差大哥必是再又查看了一會，才又開了口，說道：「店家，你們不用担心，你兩個是左隣右里，我認得你，你是地保，好，我對你們說。……」

只聽衆人齊聲說道：「差大哥明鑑，這是天上掉下來的橫禍……」

那差大哥阻止他們說下去，道：「都聽着了，我認得這兩個死者，是積案如山的大盜，近州府縣正追捕緝拿的惡賊。」

登時歡聲四起，有人更在唸佛。

「你們都看見了，這兩個賊是怎麼死的，雖然死在你們店裏，但不是被殺，而是走投無路，躲藏無門，是畏罪自殺，與你們毫無牽連。你們都見到了，兩個賊人自抹了脖子，刀落在胸上，扔握在手中，死也不曾放手，這就是明證。」

必是有人爬下去對那差大哥叩頭了，三嘴兩舌，有的說：「你是我們的重生父母。」有的說：「差大哥是佛菩薩。」

那差大哥道：「快別如此，大家快起來，你們沒有牽連，但可得作個見證，地保，有勞你替他們具個結，趕快找幾個人來，把屍首抬去衙門，店家，可有得你忙的。」

店家忙道：「差大哥，你的佛爺爺，只管吩咐。」

「不是別的，」差大哥說：「派夥計去担幾桶水來，把地上的血污沖洗乾凈啦，休要對人提起，從此就像沒發生過這回事一樣，好啦，咱們分頭辦事，趁大街上人還不多。」

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鳳兒楞在床上，簡直不信自己的耳朵，地方官便是愛民如子的青天大老爺，差大哥，便眞是佛菩薩，也沒聽說關天人命，就這麼輕易了的，死在窗下，竟連窗裏的人也不喚起來問一聲。

不，從起初那店家和左隣右里害怕得那般樣兒就知道，地方官不是青天大老爺，差大哥也不是佛菩薩，這事內裏必有蹊蹺。

不，也不是官差自己要邀功請賞，既然要店家地保作證，證明賊子畏罪自殺，何功可邀，無功又何賞可請？

鳳兒自是沒經歷過人命關天之事，可聽得多了，保鏢走江湖的，便是殺死刦鏢的賊，必沒這麼了結得輕易，可眞奇怪極了。

忽然，鳳兒霍地坐起身來，她的眼睛也閃亮了起來，這必是暗中保護，殺賊救她的人，做了手脚，若不是官與差都受了警誡，人世間豈有這樣的官與差。

她又躺下了，在血污尚未冲洗乾凈之前，還是不出去爲妙，便也不去喚醒蕭瑤。可是任她再聰明絕頂，也猜不出是甚麼人來。會是誰呢？世間上行俠仗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多有，但若不是與她們有關連，平日有認識的，豈會殺了暗算她們的賊子，再去爲她們免除了官非。

這人究竟是誰？在她相識的人中……相識的人中壓根兒就沒這樣的一個人。

她越想，越是迷惑。但有一點，那是肯定了的，這個人不但仍在，而且必在左近，隨時隨刻，都可能現身出來，隨時隨刻，她都能發現他來。

那還躺着做甚麼，外面已沒有冲洗的聲音了，只是不時有人手輕脚輕的走到門邊來，但門縫裏透進來的光亮，連恍動也不會，沒人向她們的房裏偷瞧，窗上也不見人影。奇了，悄悄走近了，又輕悄悄地退回去，而且她聽得出來，院中遠一些，不止一個人在無聲地來去。不，在耳語。

「起來，太陽晒着屁股啦。」

她在小妖女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也才發現，敢情小妖女早醒來啦，正瞪着眼在望她。這就是蕭瑤又成了小妖女的緣故。好哇！你這個壞透了的小妖女，醒來也一聲不响，她倒仍以爲她好夢正甜。

「你爲啥打我？」

「打你爲何不出聲。」

「我見你眉兒蹙緊了，在想甚麼。側耳在聽，我也就側着耳朵聽了，不敢打岔你。」

有甚麼是小妖女不敢的，抱歉，她竟把蕭瑤乖妹子，當作小妖女了。且慢，會不會是她呢？既然睜着眼睛，也以爲醒了的蕭瑤睡夢仍甜，夜半的小妖女在她睡着的時候，是否會起身出去過呢？

「你老老實實招認了吧。」鳳兒說：「趁我睡着的時候，你出房去過了？」

「我沒有，」蕭瑤說：「我一覺睡到此時才醒來。眞沒有，鳳姐姐，怎麼這樣問，可是有甚麼事發生？」

她想看出蕭瑤說假話來，但看不出，蕭瑤愕然，迷惑的神情不是假裝出來的。

是啊，小妖女的能耐，殺這兩個賊倒眞是易如反掌，但警誡官府，消除官非，可絕不是小妖女能做得到的，小妖女就壓根兒想不到，蕭瑤也不能，蕭瑤是乖了，但仍是個無知的大孩兒，即使是她自己，也不會想得這麼周詳，何況蕭瑤？

「好，我告訴你，昨晚來了賊！」

「在那裏？」蕭瑤摸出枕下的刀。

「被人殺了，殺在那窗下，我不知是誰殺的，那麼眞不是你了。」

「我沒有，我太倦了，我從沒像昨晚一樣，在姐姐你的懷裏睡得那麼甜。從來也沒有過。」

當眞，她整夜把蕭瑤像小妹妹一樣摟在懷裏，蕭瑤若起身，豈會不把她驚醒。

鳳兒說：「兩個賊子分明是來暗算我們的，不知道誰救了我們，我一定要找出這人來，起來。」

待她們出得房來，只見站在院中的店家對她們唱了個大喏。顯然他早已躬身站立院中，在恭候她們起身出房來。

原來先前聽到的輕悄悄的走動聲，是這麼回事。店家身後，站着三個夥計，有捧面水的，兩個捧着包袱。

鳳兒才一怔！店家已回頭吩咐：「還不快替兩位女英雄送進房去。」

把她們當作女英雄，一點也不以爲奇，昨晚蕭瑤露了一手飛刀，那是有目共睹的，奇的店家奇於常性常理的恭敬，還有，那包袱裏是甚麼？

三個夥計不敢仰視，低頭進房，店家又躬身道：「兩位女英雄梳洗了，請去前堂，早點已備下了。小人先告退。」

越更迷惑，鳳兒也不問了，待夥計退去，關上房門，即忙打開包袱，包袱裏是換洗衣物，不是令鳳兒驚奇的緣故，驚奇的是：一個包袱裏的衣衫粉紅，連柳翠黃的雲披也一模一樣，另一個包袱裏當然是送給她的了。

鳳兒立即想到呂大婦，也見到珠兒揹了個包袱，但她也立即知道不是大媽送來的了，那包袱裏並非她平時穿着的，甚至比她最好的衣衫還要好，顏色却又是她所喜歡的寶藍，但質地都和蕭瑤的一樣，華貴輕軟，不一樣的是非如蕭瑤的奇裝異服，而是常見的服式。

鳳兒把心一橫，心想：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必是昨晚殺賊的人送來的了，他要我們驚奇，我們偏不驚奇。

從小就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蕭瑤，壓根兒就不知驚奇，鳳兒沉着了氣，也不說破。道：「瑤妹妹，你有多久沒換衣物了，快來換過。」

橫了心的鳳兒，雖喜樸素，也換上了華貴的好衣裳，可不是常言說的好，佛要金裝，人要衣裳。

「鳳姐姐，換過衣衫，你眞好看。」

鳳兒瞪了她一眼，說：「甚麼不學，倒先學會了貧嘴，走啦，出去。」

蕭瑤說：「甚麼叫貧嘴啊？衣衫可是你吩咐人連夜做的。」

「就是吧，既知道，就不用問。」

出得前堂來，可不是已設下了一桌美點。

鳳兒想：「不吃才傻哩，見怪不怪，我不驚奇。」

不問一聲，和蕭瑤坐下就吃，店家顯然遵照那差大哥的吩咐，裝得像沒事人兒一樣，照常開門做買賣，當然也就有了人客上門。靠門口的兩張桌上都有了人客。

只聽一個人客說：「這可是萬萬想不到的事，馬保馬大爺竟是大盜鐵流星。」

另一個說：「我可眞不信，平日一團和氣，好善樂施的馬大爺，怎會是賊。」

「不由你不信，」先前開口的那人說：「他被殺了，手中仍緊握鐵鍊子，鍊子頭上那鐵流星，就是最好的證物。」

鳳兒早已沉不住氣了，想不驚奇怎行

，而且立即聯想到今早窗前所見的死屍，死後仍緊握鋼刀在手，偏這死了的馬保，死後也緊握鐵流星。

一般的死，是否同一人所殺了。

「沉住氣，沉住氣。」鳳兒警告自己說：「且聽他們說下去。」

只聽旁邊另一人說道：「眞是不由你不信，連贓物也被搜查出來了，聽說多得點查不清，金銀成千上萬，金銀還可說人有我有，珠寶可是能辨認得出來的，聽說多件近州府縣失單上的珠寶，都被認出來了。」

「這些人在說誰啊？」蕭瑤說：「瞧你聽得津津有味。」

「你吃點心吧，這是店家變法兒變出來的點心了，可別辜負了人家的盛情厚意。」鳳兒說。

早聽一人哼了一聲，說道：「甚麼信不信，被殺的不僅馬保一人，另外被殺的幾個，立即被認出來了，都是被緝拿多時未獲的大盜，大盜藏在他家裏，當然也就是賊窩。」

只見店家搓着，轉來又轉去，走出又走進，不時偷眼向兩個姑娘瞄，顯然他突下決心，走近那些人的桌前，說道：「各位，閒談休論官家事，品茗不說人是非，有英雄俠士鋤奸懲惡，不愁官府不出來了結公案，各位請用茶用點心，今天小店天降福星，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這餐茶和點心，請各位賞臉，小店免費招待。」

鳳兒見到那些人全轉頭來望她們，登時心下雪一般亮。

「哈！敢情是這麼回事。」鳳兒幾乎失笑出聲。

蕭瑤說：「姐姐，你笑甚麼？」

「沒甚麼，這山外的美點，比你們那宮裏的如何，好不好吃啊？」鳳兒心想：「要是被她知道了，必要問長問短，要她見怪不怪，要她不驚奇，如何能够，還是別對她說。」

她明白，原來店家以爲窗下的兩個賊，是她們殺的，當然那馬保與賊衆，也死在她們刀下，不用說：人死在他店中，關天的命案竟無牽連，官差也沒乘機敲榨爲難，當然也是她們先做了手脚，不用說，店家和夥計，對她們怕是怕極了，心下的感激，自也到了極點。

那是不怪人家要這麼想的，蕭瑤昨晚飛刀顯神功，眼見的人誰不魄散魂飛，何況她又當衆宣稱，剛殺了一十二個賊衆。

好啊，這倒不差，這麼一傳揚開去，必也一日千里，轟傳開去，紅牡丹立即會聽到，今而後走到那裏，人家必也能認出她們來，就不怕不把紅牡丹引得遠遠離開這一帶，遠離她爹和叔叔們隱居的小鎭。

好極了，店家這麼想，別人以及官府，當然也會這麼想，賊是殺了，爲地方除了害，更絲毫沒牽連地方，沒連累無辜，還等甚麼？

蕭瑤說：「飽啦，姐姐，咱們那兒去啊？」

鳳兒說道：「妹子，你忘了爲何而來啦。」

蕭瑤不再是小妖女了，提起找玉郎，竟顯現得忸怩，說：「我才不找那該死的玉郎了，姐姐，有了你我誰也不要了。」

鳳兒是眞心滿足的笑了，說：「其實，你要找那林玉郎，也找不到了，壓根兒他就不在這裏，但是，妹子，你忘了爲何下華山，進關來，難道你也不找你那個紅牡丹親娘？」

蕭瑤幽怨地說：「娘常年不在華山，即使回到華山去，我也十天半月難見一面，我不要娘，我只要姐姐，我出關來，也不是要找娘，只不過悶得慌，別以爲我眞對人世間毫無所知，從侍女們口裏，我也多少知道一點兒，我要出來瞧瞧，到底是怎麼個樣兒。」

鳳兒心想：原來她不是毫無所知，只因華山宮中沒男人，她情竇也還未開，無知的只是男女之別，也就不怪對新奇的事物，經她一說，蕭瑤立即就能明白，就再不以爲奇了。

蕭瑤說：「妹子，你私自下華山，你爹如何不担心，必會派人知會你娘，你娘知道你偷跑下山來了，必然也担心了，我不離開你就是，但你一定要先見過你娘，先讓她放了心。妹子，其實你爹娘極爲疼你的，像從不傳人的風雷快刀也傳給了你，旋風三遁劍更是神奇，我昨日一見就知道，等你功力增長了，不僅能遁劍，甚至可以劍遁形……」

「咦？」蕭瑤說：「姐姐，你怎會知道？爹也這麼說的。」

「怎麼知道，我門中的十二連環刀威力雖不及風雷快刀，神奇不及旋風三遁劍，但練到造極登峯，亦可遁形，如何會不知道。」鳳兒心下說。口裏可沒說出來，說的是：「妹子，可知你爹娘如何疼你了，人皆有父母，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作子女的不孝父母，那是忤逆，人人都會唾棄忤逆的子女。」

「我……那麼，姐姐，我聽你的話，只要你陪伴我，不離開我，我就去找娘。」蕭瑤老大不願意地說。

「這才是乖妹妹。」

「但娘在那裏啊，那裏找去？」

鳳兒掏出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對店家道：「我和妹子這就上路，若有人問起，你就說我們往東北去了，走濟寧上泰安，少不免要遊泰山的，然後打從那兒上濟南。」

店家慌忙道：「兩位姑娘有事在身，小老兒不敢強留，只是這銀子，是萬萬不敢收的。」

鳳兒掏出來的銀子怕不有五兩重，足够小戶人家三五月的盤纏了，鳳兒出來雖也帶有金銀，能有許多，乃是昨日放火燒賊窩時，忽然想到賊衆的贓銀，與其由火燒化，化爲烏有，不如取來賑濟貧苦，而且此去路上也許有用場，她心念一動，趁那大火尚未十分熾烈，跑進去忽忽取了一包來，後來用布裹了，分開來繫在蕭瑤和她的腰間。

鳳兒道：「雖說是鋤奸懲惡，却也累你們受了驚恐，我們好生不安，這銀子除了算還房飯錢，餘下的有勞分給各位，買杯茶喝。」

店家道：「既是姑娘賞夥計麼，小老兒倒不敢辭了。」

鳳兒道：「正是，送衣衫來的人，可有什麼話說？」

店家道：「兩個衣包皆是小三兒送來的，別無言語，只說一位相公吩咐的。」

「小三兒？在何處？」

「便是街口王寡婦家的小三兒，已一早出城去了，說那相公還吩咐他去辦一件事，留下衣包，忽忙走了。」

鳳兒哼了一聲，一位相公，更令她墮入五里霧中，她忍住了臨走才問，是人家要令她驚奇，她偏不驚奇，嘿，那知表面不驚奇，這一來心下更奇上加奇。

「就是啦。」鳳兒說：「若是那相公前來問起，或是別人，譬如說一位媽媽和一個小妞，也許會是個紅衫斷了一臂的婦人，你就說，我們此時此刻，往東北去了，日落時候，該已到濟寧了，店家，此去濟寧兩百里地，是不是？」

「可不是足足兩百里，姑娘，你們眞一日就到了？」

「何消一日。」鳳兒說：「我和這妹子趁天色尚早，還得一遊微山湖。走啦，妹子，咱們這就上路。」

鳳兒就是要讓人見到她和這個奇服奇妝、粉紅衫的姑娘，有多親熱，親熱的勝過嫡親的姐妹，手携手兒，出了東北門。

眞怕遇到呂大媽和珠兒，但仍然招搖過市，像怕人家見不到她們。

但出了東北門，並未遇到呂大媽和珠兒，也沒見到甚麼可疑的相公。哼！早晚必要現出身來，怕他不現出身來麼。却是趕路要緊。若是鳳兒有所怕，就怕紅牡丹在左近，聽到了傳聞來得太快，因爲曹縣城相距她爹和叔叔們隱居的小鎭太近了。

來到無人之處，鳳兒說：「妹子，咱們來較量較量，比一比誰的脚下更快。」

蕭瑤一怔，那眉兒登時聳了起來，眼兒也挑了起來，她沒聽錯麼？鳳姐姐竟要和她比賽脚下功夫。

鳳兒說：「快還不算數，也要比長力，你剛才聽店家說啦，此去濟寧兩百里地，咱們來比一比，誰先到濟寧。」

蕭瑤說：「好啊，姐姐，我讓你先起步。」

鳳兒說：「好，往東經成武到金鄉，是一百二十里，你得記好地名，先到先等，咱們在金鄉打尖，甚麼叫打尖，你知道麼？打尖就是休息飲食，歇半個時辰，然後上路，從金鄉往濟寧，只得八十里地，個多時辰就可到了。」

蕭瑤說道：「經成武走金鄉，我記得了。」

才唸了兩遍，鳳兒一溜烟，已跑下去了，前面有個密林，大路穿林而過，鳳兒進入林子，立即離開大路，在林中飛繞盤旋，鑽入前面樹林濃密之處，騰身上了一株大樹，恰見蕭瑤快如風飄，打脚下飛馳而過。

會有人躡踪跟下來嗎？沒有，鳳兒有些失望。

原來她適才心下想：昨晚在她的窗下殺賊的人，若非暗中跟隨，守候在側，怎有那麼巧，也許就是那個送衣包的相公吧，那麼今日晨早亦必在客棧左近，說不定就混跡在人羣中，便沒聽清她對店家說的話，一問也立即知她們打這條道上來了。

但鳳兒好生失望，在樹上等了好一會，也沒一個行路人，不見甚麼相公，亦不見大媽和珠兒。心下稍稍寬慰的是，也不見有紅衣斷臂的婦人。

當眞，呂大媽和珠兒可是她親眼見到進了曹縣城的，怎生倒失了踪？除非沒停留，穿城而過，已連夜走下去了。否則昨日她和蕭瑤一路招搖入城，飛刀再驚四座，一夜又有七八個賊子橫屍兩處，轟動了曹縣城，呂大媽和珠兒沒尋訪不到她的。

但就是沒有，又等了一會，仍不見人，鳳兒失望下樹，追趕蕭瑤。

她可不怕失了蕭瑤的踪跡，人是小美人兒，粉紅衫兒艷麗，裝束更奇異，所經之地必然人人矚目。果然都說前去不遠。

明知脚下功夫不及蕭瑤，那風雷快刀和旋風三遁劍，奧秘就在一個快字，不野不潑辣，也就不成小妖女，人家家學淵深，她那能比得上，不過是要蕭瑤在前，把殺賊的人，把送衣包的相公引出來。

終是薑老的辣，她爹料事如神，她可差多了，想起來不由她不氣餒心寒，昨晚若不是人家暗中相救，她和蕭瑤的小命兒也早沒了。罷了，追趕蕭瑤是正經。

一口氣追到成武，都說：奇裝異服的小美人兒已過去好一陣了，追，追趕得鳳兒上氣不接下氣，日中時候，到了金鄉。

那金鄉也是個不大不小的縣城，鳳兒正尋找間，只見蕭瑤噘着咀，站在一個酒家門口。

不怕找不到她，鳳兒也不以爲奇，但她噘咀做甚麼？

「咀兒掛得油瓶啦，妹子，你這是怎麼了？」走到蕭瑤面前，喘着氣的鳳兒說：「咱們不用比了，我輸啦。」

「你騙我，」蕭瑤說：「原來你會武功的，你早到啦。」

鳳兒笑了，昨晚她也曾露一手五子飛星，就算蕭瑤沒發現，但昨日在賊窩裏那一陣飛身騰躍，難道她也不見，這時候才知道她會武功，是不是太晚了些。且慢！鳳兒的笑容收斂了，蕭瑤怎說？

「你怎說？怎說我早到啦？」

蕭瑤說：「你沒早到，酒菜是誰吩咐備下的，名兒是你取的，除了你，誰知我是逍遙公主。」

鳳兒的咀再硬不起來了，想不驚奇，那還能够，拉住蕭瑤，跑進酒樓，說：「飯菜在那裏。」

飯菜在樓上，靠窗的一張桌上，也只有那一張桌上，滿桌菜餚，偌大的樓面，再無人客，但樓下却滿堂紅，座無虛設。

鳳兒愕住了，待見店家跟隨上樓，才喚近前來道：「是誰吩咐備下的飯菜，店家，你沒弄錯，眞是爲我們備下的嗎？」

店家身後更跟來兩個夥計，都垂手恭立，不敢仰視。

店家躬身道：「是一位相公約在半個小時前來吩咐的，說是一位穿粉紅衫的逍遙公主隨後就到，稍後還有一位穿寶藍衫的甘鳳兒姑娘，也會到來，吩咐我們趕備一桌上等酒席，樓上也不准有閒雜人等停留。」

昨日鳳兒在曹縣城外，替小妖取名蕭瑤，因爲小妖音近蕭瑤，也因蕭瑤在華山那魔宮之中，上下皆以公主相稱，故爾戲說他日回到華山，她自在逍遙，稱爲逍遙公主，更是再妙不過，不但同音，而且名

副其實。

一句戲言，出她之口，入蕭瑤之耳，且再沒提起，是被甚麽人聽了去？那人又怎知她姓甘名鳳兒？

當然是那個相公，店家已說是一位相公。

且住！這人暗弄玄虛，不過是要令她驚奇，她若驚訝奇愕了，那人豈不得意？

「偏不，」鳳兒把驚奇深埋，心說，何況這人便非友，也絕不是敵。

偏不，偏不讓他得意。

鳳兒點了點頭，嚴肅又淡定，說：「那就不錯了，那人不是甚麽相公，不過是公主的小奴……」

蕭瑤眞不蠢，鳳兒把她的手捏了一下，便把尚未出口的話嚥了下去，但仍瞪大了眼睛，瞧着鳳兒。

鳳兒不理她，對店家道：「他三十歲，啊不……」她見店家没點頭，倒眼中露出疑惑的神色，忙改口道：「不知他年歲的人，都以爲不過才二十來歲。」

店家搔頭，說：「不是啊，看來不過年才弱冠，只怕二十也不到。」

「可不是麽？就是他。」鳳兒說：「那奴才在外人眼中，看來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小哥兒，只有在我們知道他眞實年齡的人看來，他才是二十來歲，這奴才辦事倒也殷勤週到。」

店家回頭對兩個侍立的夥計道：「眞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這說是再不錯的，便連公主的奴才，也一表人材，那氣度，直似王孫公子。」

是開酒樓客棧的，自因見多而識廣，一個夥計道：「那有何奇，有道是宰相家人七品官，公主的奴才，自然也高一級了，我說：我們只敬他以相公相稱，倒是不够恭敬了。」

鳳兒道：「那可不成體統，店家，夥計的，那奴才若是再來，奴才終歸是奴才，休要對他客氣。」

店家忙道：「豈敢，却是忘了禀告，尊价已賞了一錠銀子在櫃上，公主還要甚麽，請儘管吩咐，小店立即辦到。」

鳳兒一擺手，道：「不用了！偌大的樓面，你們少做了買賣，餘下的，公主賞給了你們，去吧，這裏不用你們侍候。」

待那三人下樓，蕭瑤再也忍不住了，說：「姐姐，你說小奴，是不是……」

「玉郎！」鳳兒從座上跳了起來，但立即又搖頭，又緩緩坐下了。

怎會是他呢？那林玉郎現下病在他家，便是她爹疑心他會武功，蕭瑤也說他躲得開她的飛刀，便是眞人不露相，可也臥病未起，便不病，來得也不會這麽快，不會是的，當然。

且慢，鳳兒戲說蕭瑤他日同山，可自說逍遙公主，一句戲言，連她也不放在心上了，怎會被這人聽了去？是了，不錯，她昨日在城門近處，偶然想到可不能仍人前人後呼喚小妖女，得有個名，想想看，那時，那時，是在道上，日落時候，入城的人多，不斷有人打她們身邊走過，她們又無忌憚，說話也不避諱，必是那小奴便在人羣中，被他聽了去，哼！

「姐姐，你可是想起來了？」

「沒有，」鳳兒說：「妹子，人家殷勤侍候，倒不可辜負他的好意，管他是誰，既有了飯菜，吃飽了走路是正經。」

總算有了些兒影子，二十上下，一表人材，呸，還說像王孫公子，那更不會是林玉郎了，什麽人材，奴才就眞。

鳳兒又道：「妹子，今兒後，衣衫送來就穿，飯來就張口，有人舖床，咱們就睡，有了小奴侍候，休理他是誰？咱們見怪不怪，早晚怕他不現出身來。」

蕭瑤把鳳兒的話當作金口玉牙，說一句，信一句，小妖女變成了溫柔乖巧的小美人兒，變得快，快得出奇，鳳兒無暇去納罕了。兩人吃飯了，抹抹咀，立即就上路。臨走時也對店家一般兒吩咐，若有人問起，就說華山逍遙公主，和一個姑娘，奔濟寧去了，若要找她們，那容易，去最大的客棧，仕宦下馬的棧房一問便知。

吩咐完了，也不管正午的日頭兒有多毒，立即上路，既不用比賽了，優哉悠哉行來，迎着曠野清涼的風，兩個姑娘不比平常人家的閨閣女子，都有一身了得的功夫，倒也不辛苦。

實在想不起那來這麽個年才弱冠，一表人材的少年，顯然没歹意，却爲何又故弄玄虛，且又不似在戲弄她們，可眞令人費解。

苦苦思索，苦苦思索也解不開疑團，還賸下的一點好奇，不僅化爲煩惱，簡直令她惱怒，把心一横，乾脆不想了，顯然驚奇也没用，還也不驚不奇爲妙，至少也敎那人得意不起來，這本就是她原先打定的主意，嘿！被那人故弄玄虛，幾乎沉不住氣，改變了主意。

鳳兒道：「妹子，現在可好啦，你少了個玉郎侍候，却又有你小奴自行送上門來，逍遙公主樂逍遙，看來你這名兒我没替你改錯。」

蕭瑤豈僅不是小妖女，還老實過頭，說：「姐姐，眞有個小奴服侍我們麽？」

「如何不眞，」鳳兒說：「你我身上的衣衫是誰送來的，適才吃的飯菜，又是誰替我們備下的，不用說，我們未到濟寧，那裏最大的一家客棧，已替我們備下了乾淨的上房，不用說，一席上等酒筵，已擺在那店堂，等待我們了，不信麽，去到濟寧，你就知道了。」

蕭瑤半信半疑，那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兩人已來到城門口，鳳兒問：「最大最好的棧房在那裏？」自是無人不知，東大街的全福棧，金字招牌老字號，前堂樓上下，而且也是濟寧最大的酒家。

「姐姐，」蕭瑤說：「眞有個小奴，眞是甚麽都替我們備下了麽？」

一言未了，只見有漢子走上前，唱了個肥喏，說：「小人奉命，前來迎接公主和甘姑娘。」

鳳兒微點頭，道：「你是全福客棧的夥計？」

那漢子道：「小人正是。」

鳳兒道：「前面帶路。公主妹妹，小奴慇懃，豈能無賞，早晚我賞他兩個銀菓兒。」

「姐姐作主就是，銀菓兒有多大，只怕小了些。」蕭瑤當了眞，那知鳳兒說的是銀蓮子，只要那小子稍露身形，她準能把他認得出來，不怕他逃得出五子飛星之

下，只說賞他兩顆，那是還不想重傷他，敎他腿脚上沾上點銀兩，像星辰在夜空中閃爍，便不愁認不出他來，而且只攻下盤，也不怕傷他要害。

鳳兒在五子飛星上的功夫，已達到了化境，連她爹也讚她青出於藍，其實還不僅讚她的功夫，也讚她宅心仁厚，因爲她用銀碎團成的銀蓮子，比鐵蓮子更脆亦裂，殺傷的威力亦減，銀碎眞細如雨滴，因此，不但能發無聲，連炸裂開來亦無聲，但銀光耀眼，却倍令人目爲之眩。

鳳兒摸了兩顆銀蓮子在手，道：「公主厚寵小奴，我便多賞他兩顆就是。」

她一手携着蕭瑤的手，並肩而行，不用招搖，已是十分招搖了，因爲像這般的一雙璧人，豈僅罕會見，簡直何曾得見，更兼綾羅飄風，兩個姑娘步態輕盈，所經之處，行人莫不駐足，目迎目送，而且所到之處，登時靜得無聲息，街上突然的寂靜，也把街兩旁店中更多的人吸引出來。

鳳兒是老大不願抛頭露面的，這成了甚麽，簡直就是遊行示衆，但她心下却十分得意，紅牡丹必然得信了，本是人海茫茫，無處尋找的，現在好啦，她略施小計，不過招搖一番，就不怕紅丹牡不來找她，而且輕易找到她們。

不過，這濟寧仍然近了些，最妙的是過了泰安，到了濟南府，那就再不用担心了，她有信心，敎紅牡丹今生今世也找不到她爹和叔叔們。

全福棧到了，只見三開間的門面，却冷冷清清，幾個夥計由店家帶領着，分立兩邊恭迎。

鳳兒立即明白是怎麽同事了，道：「何以不見有人客？可是小奴不許你們接待人客。」

那店家躬身道：「便是那位相公不吩咐，小店敢不敎人客廻避。」

鳳兒怒道：「胡說，小奴斗胆，竟敢自稱相公，店家，他乃是公主的一個小奴才，竟敢在外作威作福，招搖自大，不痛打他三百屁股，不能儆效尤，店家，夥計們，你們再見到他，只管唾而罵之，看他敢不敢再撞騙招搖，你們唾他一口，公主賞銀十兩，罵一句也賞五兩，若是遠遠見到，譬如說他現在街外的人叢中，誰立即報與公主和我知曉，這一錠黃金，就賞給誰。」

鳳兒早摸出一錠黃金來，向店家夥計一揚，嘿嘿！他全不用回頭，店家夥計都面對人羣，那人若在其間，絕逃不過夥計店家的眼睛。

但鳳兒失望了，她從店家夥計的失望神情，知道那人……呸，那小賊不在其中，恨得鳳兒幾乎把另一手扣着的銀蓮子也捏碎了。

她又摸出了一錠黃金，說：「本來公主宅心仁厚，所到之處，從不擾民的，豈會要人迴避，但既已無人客了，也罷，你們凡是見過那小奴的，站到一邊來。」

三個夥計走出，與店家站過一邊，店家道：「原來是公主的尊价，小人與這三個夥計，都是見過尊价的。」

鳳兒道：「好，你們聽着了，我和公主不用你們侍候，你們四人分兩路，若發現了小奴，立即一人跟踪，一人回報，那一路先發現他，這兩錠黃金就賞給他二人，還有，若是見到一個斷臂的紅衫女子，立即前來回報，也同樣重重有賞，這兩錠黃金也是他的。」

不料一言未落，只聽店裏有人說道：「不用去尋找了，我在這裏，你兩個丫頭給我滾進來！」

鳳兒一抬頭，不知何時，適才分明空無一人的店堂中，那正中的一張桌子上方，端坐着一個紅衣中年婦人，相隔兩丈有餘，亦可見她桃腮粉面。

蕭瑤早叫了一聲娘，奔了進去。

鳳兒劇跳的心在往下沉，窒息得連呼吸也停止了。

「紅牡丹！」

紅牡丹！

店堂中，坐着一個冷艷逼人的紅衣女子，店堂中陰暗，相距又在兩丈外，甘鳳兒且還是個女孩兒，竟也感到那女子冷艷逼人。

不是紅牡丹還會有誰，鳳兒尚未見到紅衣女的斷臂，那蕭瑤巳叫了聲：「娘，原來你在這裏。」

鳳兒如何會不明白，在華山那魔宮之中，紅牡丹雖然極少親近女兒，蕭瑤說過的，即使紅牡丹在宮中，她也十天半月難見一面，倒是華山老怪寵愛她多些，但在宮中十天半月不相見，習以爲常了，倒也等閒，因爲紅牡丹總是在宮中，就在左近，何況有老怪疼她，身邊又有大羣侍女伴隨，一旦出山，離開了魔宮，那就不同了，花花世界越新奇，對她來說也越是陌生，小妖女竟也會初嘗寂寞的愁滋味，是以，乍然一見紅牡丹，天性使然，喜得叫了一聲，飛撲前去。

但蕭瑤並未撲到她懷裏，尚隔着兩步，就站住了。紅牡丹沉着臉，只不過沉下臉來，母女之間，就像築起了一堵高牆，一堵不能踰越的高牆。

紅牡丹說：「大胆，哼！你小小年紀，胆子倒不小，竟敢偷跑出關來！」

鳳兒感到紅牡丹凝視的目光，說眞的，雖然紅牡丹隨時會出現，早在意料之中，但比她盼望過了泰安才出現，來得太早了些，因爲這裏相距她爹爹和叔叔們隱居的小鎭，仍然太近了些。

鳳兒感到一股涼意，從頭涼到脚底，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若然不是早知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紅牡丹雖冷若冰霜，總也是艷若桃李，誰會怕一個美人兒呢？鳳兒又豈會涼到心頭。

總算鳳兒也還是意料中事，連最壞的打算也作過了，是以幾乎是立即就沉住了氣，歡歡喜喜地快步上前說：「恭喜妹子母女團聚，我說如何一定找得到娘的。」

紅牡丹說：「你是甚麽人？」

鳳兒說：「啊唷，我一歡喜，竟忘了替娘叩頭了。鳳兒拜見娘。」

紅牡丹這女魔竟也會一怔，不等她開口，鳳兒巳搶着說了，道：「妹子不會說，娘，妹子眞可愛，又可笑，她聰明得了不得，偏對人間世的事兒好多都不懂，只怕她也說不明白，還是由我來說吧，兩日

前我遇上了妹子，她獨個兒一人，我伶仃孤苦，我們就結拜了姊妹。妹子說出來找娘，我說：好啊，我多羨慕人家有娘，妹子的娘，當然也就是我的娘，現今我也有娘啦，走，咱們找娘去。眞高興，不料才兩日，我找到娘了。」

鳳兒跪着說，而且還跪行了兩步，眞像歡喜得要撲入紅牡丹懷裏去。

紅牡丹却不讓她撲到懷裏來，一把抓住鳳兒的胳膊，說：「你胡說些甚麽，起來。」

紅牡丹手上是用了勁，鳳兒胳膊却不十分痛，但仍噯唷一聲，說：「娘，你把我抓痛啦。」

她是起來了，但像站立不穩，更像撒嬌的孩兒，嬌嬌地靠上紅牡丹的肩頭。

「娘，鳳姊姊不是胡說，姊姊待我眞好。」蕭瑤說。也走近紅牡丹的身邊來。

紅牡丹哼了一聲，說：「你殺人的勁兒那去了，敢在我面前裝模作樣。」

鳳兒眞在心裏大吃一驚，而且驚上面來，既然隱藏不了，索性就驚惶，說：「果然瞞不過娘的，鐵流星馬保的賊巢，那把火是我放的，人却是妹子殺的，我可沒那個本事，唉，我要有妹子一小半的本事就好了。」

「你怎不說主意也是你出的。」紅牡丹說。

鳳兒從她的眼光見到了冷芒，這一驚才是非同小可，難道紅牡丹在她和蕭瑤離爹爹隱居的小鎭，已跟在她們後面了？

却聽紅牡丹在對她一瞥之後繼續道：

「曹縣城中兩地九屍，連馬保那賊頭兒也一劍穿心而死，可不是死在飛刀之下。」

鳳兒驚得倒退一步，抓着蕭瑤的手，叫道：「了不得，娘，你別是神仙吧，能知過去未來！」

鳳兒其實心裏大大鬆了一口氣，不過裝模作樣，紅牡丹既然疑心曹縣城中九個賊子是她所殺，可知紅牡丹昨晚並不在曹縣城，亦不是早已暗中跟在她們身後。却也說明了並非紅牡丹所殺，那麽，又會是誰呢？

紅牡丹哼了一聲，道：「我倒不知過去未來，却知道我這丫頭若沒人教唆帶引，不會跑去馬保的賊巢殺人，你這丫頭的胆子也眞不小，殺了人，還生怕人家不知你們的去向，到處留下口信。」

鳳兒嘻嘻一笑，搖着蕭瑤的手，說：「妹子，你瞧，我這主意好是不好，我說咱們不出兩日，就能找到娘，也許不用找，娘倒會先找上咱們。可不是麽，還不到兩天，娘就找上咱們了。」

「娘，」蕭瑤說：「姊姊眞了不得，昨日她這麽說，我還不信。」

「娘，」鳳兒說：「我沒本事殺那賊窩裏的賊，怎能殺馬保，鐵流星馬保是出了名兒的馬賊，娘要不說，我還不知道是一劍穿心而死。娘，不用瞧了，我不會用劍，我身上也沒劍。」

店門口有好奇的人圍攏來，店裏的夥計必是被她們的談話嚇壞了，全都用驚嚇的目光在瞧她們，雖然如此，鳳兒也不顧在衆目睽睽之下，把衣衫掀了起來，說：

「娘，不信你瞧，我身上有劍沒有。」

其實不用她掀起衣衫來，鳳兒身上若藏着劍，也瞞不過紅牡丹的。

「噯呀！」鳳兒不等她開口，故作驚訝的叫了一聲，繼續說道：「這麽說，昨晚不是娘救了我們，把窗外那兩個賊子殺死的了，那麽又會是誰呢？娘見多識廣，必然猜得出來，知道那是甚麽人？」

鳳兒暗暗得意，她一口一聲親親熱熱地叫娘，紅牡丹顯然已受落，那陌生的隔閡迅速消除了。

紅牡丹對四外驚奇的人羣，多一眼也不瞧，說：「你兩個丫頭還不坐下來，站着怎的，吩咐店家要飯菜來，這可奇了，那麽，這是誰呢？使劍的？穿心一劍？」

鳳兒讓她去想，示意蕭瑤別去打擾她娘，即去吩咐店家，把他們拿得出來的精美菜餚，只管取來。

曹縣城裏城外，一日夜間二十幾條人命的血案，怎不像迅雷一樣，轟傳遠近，尤其是這些開店的人戶，接的都是南去北上人，東來西往客，這兩位姑娘衣着奇異，紅牡丹何時進的店，那店家夥計盡皆不知，再聽三人這般語無忌憚，如何不嚇得掉了魂，敢情曹縣城裏的二十幾條血案，就是兩個年輕輕的美貌姑娘做的，兇手就落在他們店中。店家只有暗暗叫苦，趕快吩咐廚下備辦飲食，只盼早早送這三個兇神走路。其實是三個美貌的女子走路。店家是眞担心，店外的人迅速散去了，若然有人去報官，那可不得了！

紅牡丹鎖緊了眉頭，道：「其實，我也不信是你們做的，你雖然比我這丫頭靈精些，我也不信你會想得周全，連夜警告了官府，不許追究，牽連無辜，看來這人不但劍術了得，而且有閱歷，江湖之上，有甚麽人劍術如此高明，連馬保那樣的惡賊，竟也被他一劍刺死呢？」

鳳兒正回轉來，紅牡丹是對她說的。

鳳兒道：「娘也說那馬保是惡賊了，惡有惡報，可知是死有餘辜。娘，不用猜了，這早晚，咱們準會捉住他。也許那人就在這左近。」

紅牡丹道：「你這是怎說？」

鳳兒現在敢面對面，把紅牡丹瞧清楚了，不由她不嘖嘖稱奇，蕭瑤是她的女兒……嘻嘻……

她忍不住要笑，在老女魔面前，怎還稱小妖女是蕭瑤，人家的女兒倒沒名字，要她來取名麽？小妖女不知自己的名字，只因在華山魔宮之中，她貴爲公主，無人敢呼其名，想當然，華山老怪與紅牡丹，叫的是她的小名，她從小是寵壞了，也同時是被忽略了，是以至到她懂事以後，無人告訴她叫甚麽名兒。

不，小妖女非妖，鳳兒且越來越喜歡了，她把紅牡丹叫娘，之所以叫得那麽自然又親切，眞的，是她眞把小妖女當作親妹子了。若是鳳兒仍然在心下仍叫她小妖女，只因她太可愛，太天眞無邪，小妖女成了親熱的稱呼。

小妖女非妖，老魔女更不老，尤其是那一雙眼睛，不現凌芒的時候，眞迷死人，看來簡直比小妖女大不了幾歲，兩人站在一起，不但像極了，而且像是年輕的兩姊妹，不怪那華山老怪寵愛她，斷了一臂也仍然寵愛不衰了。

紅牡丹一瞪眼，不過瞪眼也別有一番

美態，鳳兒一點也不怕。

紅牡丹說：「你笑甚麽？問你的話，爲何不答？」

「答甚麽啊？」鳳兒說。她也瞪眼了，只不過愕然瞪眼，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在這人人聞名喪胆，連她爹和叔叔們也畏如蛇蝎的紅牡丹面前，她豈僅不怕，甚至忘了戒備，只顧胡思亂想，紅牡丹適才問甚麽，她竟也心不在焉。

紅牡丹並不惱，說：「我問你，我說猜不出有誰能一劍刺死馬保，你却說不用猜，人就在左邊，這話是什麽意思？」

鳳兒道：「原來說的是這個，其實，我也不過是猜想。」

當下地曹縣城中有人送衣衫，今日又替她和小妖女安排飲食之事，詳細說了，道：「娘，你想，殺馬保之人，當然也就是在我們窗外殺賊，暗中救了我們的人，當然也就是送衫和沿途安排飲食的，也不知那人暗中跟隨，在我們左近麽，要捉他，我是說，咱們要想捉他，以娘的本事，那豈不是易如反掌，當然啦，娘，那人暗中保護我們，又對我們這麽好，娘眞要是捉住了他，也不會難爲他，是不是？」

「是麽？」紅牡丹眼中的凌芒顯現出來了，不過不是掃向鳳兒，而是向街外的人羣環掃。

鳳兒好生失望，從紅牡丹的眼神中，她就知道，那人並不在人羣，但願那人不是怕了紅牡丹，也不因怕了紅牡丹就再不現身就好了。她眞想知道那人是誰。

紅牡丹回過頭來了，道：「你這丫頭還沒告訴我，你姓甚麽，叫甚麽名兒。」

「娘，」蕭瑤搶着說道：「姊姊姓陸，叫鳳兒，娘，我也有名兒啦，姊姊替我取的，我叫蕭瑤。」

「啊！呀！」鳳兒大叫一聲，她已算得是溜鑽了，只道縮身一溜，就可鑽入桌子底下，躲過紅牡丹那一抓，不料紅牡丹比她更快，只是臂彎一圈，就把她抓住了，叫道：「娘……噯！」

她是想忍住那疼痛的，但不僅叫了出聲，而且痛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紅牡丹喝道：「你端的是甚麽人？」

鳳兒那一驚非同人可，那臂更像要斷了一樣，因爲賊女魔的手又加了些勁，鳳兒眼前發黑，腿一軟，幾乎萎頓倒地，可更糟了，紅牡丹手上的勁道再加上她自己身軀的重量，更倍增臂上的疼痛，痛得鳳兒額上冒出來的汗珠，大顆大顆往下落。

她只知道紅牡丹已知她是甚麽人，如何不嚇得心胆俱裂！

却聽紅牡丹繼續喝問道：「我這丫頭的名兒從小取的，從沒人叫過，也沒人知道，你怎會曉得，說！你端的是甚麽？」

原來是這麽回事，鳳兒雖然臂痛如折，仍閉了眼舒了口氣，忙道：「我說，娘，你放手，噯唷，我這臂眞要斷啦。」

紅牡丹不但心疑，而且因爲心生疑，便有意要試試鳳兒的內力，是以手上逐漸加強了力道，若是再加些勁兒，只怕鳳兒的臂即被折斷。

現在，她已試過了，其實她也明白的，鳳兒多大點年紀，能有多大的內力，是以也放開了手來。

鳳兒搓着臂，說：「好吧，我說，娘，只是你別惱。」悄沒聲滑退半步，再溜退半步。

紅牡丹冷哼一聲，瞧也不瞧她，道：「快說，你怎知我女兒名叫蕭瑤！」

鳳兒道：「我說，娘，我那知妹子叫蕭瑤，只因……只因……娘，你可別惱，要不然我可不敢說了。」

「別嚕嘛，說下去。」

鳳兒知道寧可讓這女魔着惱，也不能讓她生疑，把心一橫，說道：「因爲人家叫妹子做小妖女，不不，娘，眞不是我叫的……」

「是玉郎叫我的，娘，眞不是姊姊。」蕭瑤說。

鳳兒不理會紅牡丹眼兒又瞪大了些，忙道：「我這妹妹天眞無邪，竟連小妖女不是好名兒也不曉得，我說：不行，人怎能沒名兒呢，沒名兒也不便稱呼，我就說：改字不改音，其實就是好名兒，妹子，我以後就叫你蕭瑤吧。」

「唔！」紅牡丹的面色緩和了，並沒因人家叫她的女兒作小妖女而惱怒，也許連紅牡丹自己也聽慣了人家叫她妖女吧。

道：「這就是了，我說呢，她本姓蕭，蕭瑤是從小替她取的名兒，只不過從沒人叫過，她也從沒見過外人，是以連華山宮中的宮女，只有一兩個年長的曉得，只怕也忘了，原來不過是巧合。」

鳳兒的臂不那麽痛了，登時喜得心花怒放，拍手道：「娘，眞有這般巧麽？可知我和妹子有緣哩。哎唷！」

紅牡丹說：「你的臂仍痛麽，過來，我替你揉一揉，若是你再潑辣一點，不這麽嬌嫩，那就更好了，不過，不要緊，我可教你功夫，包管你練得銅筋鐵骨，現在，好些了麽？」

鳳兒的臂經她一陣搓揉，登時不痛了，也不由暗暗吃驚，這女魔的內家功力，看來還在她爹之上，不怪她爹和叔叔們都那麽怕她了，當然她只是心下驚，早歡天喜地叫起來，說：「多謝娘，不痛啦，只是，娘，你說話可要算數啊，我眞羨慕妹妹的武功，不瞞娘說，未遇到妹子之前，我自以爲我的功夫已了得，那知是比不得的，和妹子一比，我才知差得太遠了。」

紅牡丹說：「誰是玉郎，那又來了個玉郎？」

她是轉向蕭瑤說的，鳳兒抿着咀暗笑，她看得出來，紅牡丹這女魔也有吃驚的時候，玉郎當然是少年郎，她的女兒稱一個少年郎做玉郎，那還了得，這紅牡丹是心狠手辣，倒也不是蕩婦淫娃，是以不怪她會吃驚的。

「娘，你又誤會了。」鳳兒笑着說：「還是由我來說吧，是這麽回事。」

當下把蕭瑤偷下華山，尋找她娘，最先進入的城市是潼關，在潼關市上遇到林玉郎的前後經過，說了一遍，當然，蕭瑤要玉郎陪她在溪中沐浴，夜裏要玉郎替她洗脚之事，她是沒說的，也說不出口來。

蕭瑤的咀兒噘了起來，說：「娘，你說多氣人，他在大街之上，目不轉睛瞧我，我就用一根繩兒拴了他，要他帶路來找娘。不料才到……才到……那是什麽地方啊，就是玉郎溜跑的地方。」

「開封。」鳳兒早已笑得捧了肚子，

說：「娘，你倒是聽聽，人家只不過瞧她一眼，她就拿繩索栓牢人家，從那時起，就不許那個名叫玉郎的小子半步也不准離開她。」

蕭瑤急紅了臉，說：「姐姐，你知道他爲何瞧我的，你不該笑我。」

紅牡丹望着女兒，心想：當眞，她一出華山，甚麼也不懂的女娃娃，竟長大了，竟也知道害臊，知道甚麼是不講理了。

「他爲何不轉瞧你？」紅牡丹說：「鳳兒，休想她說得明白，還是你說吧。」

鳳兒好不歡喜，紅牡丹竟叫她鳳兒了，沒想到這麼快就得到了紅牡丹的信任和歡心，如何不喜。

原來鳳兒打定主意，從家裏偷跑出來找小妖女，不過是想替代玉郎，親近小妖女，伴着小妖女，就不怕找不到紅牡丹，只要再得到紅牡丹的信任和歡心，她就有信心，把紅牡丹遠遠引離她爹和叔叔們藏身的小鎮。至少，紅牡丹由暗而明，一舉一動若能瞭如指掌，她爹和叔叔們也可趨吉避凶。

鳳兒心花怒放，喜孜孜說道：「原來妹子對那玉郎一瞪眼，問他爲什麼不轉眼瞧她。原來那玉郎在關內不多日前，見到過和妹子一模一樣的人，那自然就是娘了，還說……」鳳兒幾乎提起紅牡丹的斷臂來，幸是話到咀邊，即時住了口，忙改口道：「還說不過幾日前的事，那地方叫三門峽，還說：眞不信世間有這麼相像的兩個人，就是這麼回事，妹子知道他見到的人就是娘，就要他帶路來找你，人家有事在身，自是不肯。幾番要逃跑，都被妹子用飛刀把他圈了回來，惱得妹子性起，就用一根繩兒把那玉郎拴了，從此就半步不離，娘，你說：妹子可是蠻不講理麼？」

紅牡丹寒冰一樣的臉上，也露了笑意，說：「好好，她沒用飛刀砍下那少年的頭來，可知她也會用心思了，我這丫頭在華山中初時用飛禽走獸試刀，試得準了，就用人來試，而且專找下院那些武功好一些的來試力，先後被她殺死了兩個，殺傷的有十數個之多，這就是不許她出山之故，要知……」

鳳兒說：「我明白了，妹子說的，飛刀傷人見血，她的功力淺，刀就飛不回來了，何況只得三五口飛刀，便能傷人，傷一個可就少了一把，若遇多人，或是遇到武功高強的，當眞可慮。」

紅牡丹說：「原來她全對你說了。」

「沒有啊，」鳳兒忙道：「她說被關在山中，悶得好慌，故爾娘一走，她就溜出來找娘了。」

「哼！」紅牡丹盯了她一眼，說：「看來你比我這丫頭眞要聰明得多了，而且武功一定不弱，待會我要試試你。」

鳳兒吐出了舌頭，差點就縮不回去了，惶急搖手，連連後退，說：「娘，可別用我來試你那飛刀，我那有甚麼本事。」

紅牡丹道：「放心吧！說下去，後來又怎麼啦？」

鳳兒道：「後來，到了開封府，那玉郎趁妹子睡着了，就逃跑了，妹子醒來不見他，惱極了，到處尋找，沒找到玉郎，却遇到了我，我見妹子實是天眞可愛，又見她甚麼也不懂，就和她作了伴兒。」

「於是，你就教她殺人。」紅牡丹又哼一聲，說：「八成兒你和馬保有仇，又沒本事報仇，是不是？」

「我只是教她行俠仗義。」鳳兒說：「我和馬保並無仇怨，只不知他手上沾滿了血腥，殺人多了，恨他的人也多了，我就對妹子說：我有辦法找娘了，也許不用找，娘就會找上咱們來。只要殺了那該死的馬保，和他那些死有餘辜的強盜，怕不就會轟傳遠近，江湖中人傳話最快，不過，娘一聽到了，就會來找咱們。妹子說好，於是，她殺人，我就放火。」

「還生怕別人不知，打出我的名號來。」紅牡丹只是揚了揚眉梢，不像惱。說道：「好個狡獪的丫頭，不過，若不是聰明的絕頂，也狡獪不起來。」

鳳兒格的一聲笑，說：「若不，怎會不出兩日，娘就找來了，娘，你在那裏聽到傳聞的啊。」

鳳兒不着痕跡的說，她要知道紅牡丹是否已打聽出她爹隱身之處來，紅牡丹這麼快就找到她們，可知就在左近。

紅牡丹臉上登時又堆下了寒霜，說：「我正在徐州左近。我尋訪一夥人的下落，那夥人也狡獪極了，數年前便銷聲匿跡，簡直像石沉大海。好，現在，只賸下找出救了你們兩個丫頭的那人來了。」

鳳兒鬆了一口氣，說：「娘，我巳想過了，我相識的人中，沒有這大本事的，既然也不是娘，那必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俠士，也聽得馬保的惡名，前來懲惡除奸的，只是不解，那晚救了我們也罷了，爲何又送衣衫，又一路跟隨我們，一路照顧我們的飲食。尤其這衣衫，我和妹子身上穿的，顯然是雇了縫衣匠，連夜替我們趕做的，娘，除了你，妹子還有甚麼尊長，劍術了得的，殺了那麼多賊子，連哼也沒哼一聲，就都死在他的劍下了？」

紅牡丹淡淡地說：「你說的那人遠在天邊……」

「甚麼！」鳳兒跳了起來，急掃一眼：「近在眼前！」

店堂的角上，一個人正從桌後站起身來，驀見寒光連閃了三下，紅牡丹叫道：「何必藏頭露尾，坐下了。小女多承相救，爲何不容我一謝。」

鳳兒一聲啊呀！不是因爲紅牡丹的三口飛刀發於無形，一快兩慢的向那人飛去，而是那草帽下的面孔。那是一個年輕而又熟悉的面孔。

「怎會是他……」

紅牡丹的飛力何其快，話才出口，已把那人圈住了，顯然紅牡丹也不想傷他，只是圈住那人，阻止他離座，鳳兒駭然不知所措，也說不出話來，却是蕭瑤叫道：「娘，就是他，捉住他，別讓他跑了。咦！娘呀，他要……溜！」

那人一縮身，就在縮身的刹那，分明對鳳兒使了個眼色，鳳兒才明白那眼色的意思是要她不要出聲，見他從桌子底下貼地飛掠，早巳立身在店門中，回頭說：「此非談話之所，請隨我來。」

只一點頭，巳消逝在門傍的街道上了，蕭瑤第一個飛掠而出，紅牡丹要收回那三口飛刀，慢得一慢，鳳兒倒搶了先，跟隨在蕭瑤身後，出得店來，早失了那人的

身影，只見蕭瑤在前，忙追上去，轉出大街穿小巷，鳳兒大急，她的輕身功夫不及蕭瑤，大街小巷彎又多，只轉得兩轉，已失了蕭瑤的踪跡。驀覺頭頂風生，眼前一暗，只見一片紅霞一閃而逝。

紅牡丹，最後出來的紅牡丹，也搶前追下去了。鳳兒才要追趕，驀見屋角處閃出一人，對他招手。是他！就是那個店中人！

已是夜黃昏，小巷中更暗了，鳳兒滿腹驚疑，難道殺馬保，和救她的人便是他，怎麼可能啊。

她腳下可沒遲疑，忙也閃入暗角。說：「你！怎會是你！」

敢情那人便是蕭瑤追尋的玉郎，病倒在鳳兒家下的林玉郎。鳳兒可不信他殺了馬保。她說怎會是你，意思是：你的病便好得快，怎會到了這裏，兩日之間，走出三百多里地來？

那林玉郎道：「正是我，甘姑娘，我得趕上前頭去，我只要你記住一句話，待會見了面，你要假裝不識，無論我說甚麼，你也不要驚訝。我去了，回頭見。」

玉郎只一伏身，巳快如一縷青烟，在小巷口消逝了，把驚愕的鳳兒留在當地。

這玉郎好快的身法，不但脫出了紅牡丹的飛刀，紅牡丹不想傷他，那是顯而易見的，但三把飛刀圈成了三道快慢不同的光環，要能從那三道光環中脫出身來而不動毫髮，可不是易事，現在，她可相信了，這玉郎再又擺脫了蕭瑤的追踪，留身在此相待，適才又去得多快，看來更快過蕭瑤。那麼，殺馬保的人，救她和蕭瑤的人，一定是他了。

嘿！敢情人家是深藏不露，鳳兒眞佩服她有眼光，英雄最怕病來磨，他在病中，爹仍看出玉郎有一身功夫。

却又不解了，他既有這麼好的功夫，爲何倒被蕭瑤奴役了那麼些日子，按說他要脫身，並非難事的？

啊喲！不敢快追，她還等甚麼。

鳳兒追出巷口，原來巳是城牆邊了，牆根左右皆是鱗次櫛比的房屋，她毫不遲疑，越牆而出，天邊只賸下一抹晚霞，夜幕將垂，放眼蔓草荒烟，只見小山腳下，林邊兩團紅影飄浮。正是紅牡丹和蕭瑤，隱約可見林玉郎被兩人夾在當中。

鳳兒尚未跑近，早聽脆生生，兩聲响，是那林玉郎被紅牡丹截住了去路，蕭瑤重重地打了他兩個耳括子。只有鳳兒才知道，玉郎若不是自行送上去，她們母女連人影也找不到，豈能截得住他的去路，自然也是任由蕭瑤打兩個咀巴。說：「你！爲什麼打我，噯唷！」

蕭瑤跺着脚，說：「打你獨個兒偷跑，把我一人丟下來。姊姊，這就是玉郎了，你說，該不該打。」

鳳兒恰好趕到，搖手說：「別打，妹子，你忘了我說過的話啦，原是你的不是，怎倒打人家。」

「多謝姑娘主持公道。」玉郎向鳳兒一揖。

紅牡丹喝道：「你兩個丫頭，也不知醜，被人家戲耍也不知道，退過一邊。」

鳳兒一半眞，一半假的說道：「甚麼！娘！我們被他戲耍了？」

心下不但驚，而且一陣凉，好厲害的女魔，這玉郎被她一眼就看破了！

紅牡丹右脚横跨了一步，左脚倒横跨兩步，把林玉郎打量得仔細，鳳兒與蕭瑤都大惑不解，鳳兒心下更打起鼓來，好生替玉郎担心，心想：「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可也是招惹得的，你強煞才多大點年紀，也不打聽，當今天下有幾人能招架得了她三兩刀的，她人快，刀更快，何況任你通天本領，也逃不出她那已是收發由心的三口飛刀。」

想到昨日蕭瑤在馬保的賊巢掃穴犂庭，那風雷快刀巳夠驚人了，旋風三遁劍，簡直是驚天地，泣鬼神，而蕭瑤不過十五六歲，功力尚淺。

她這裏替玉郎提心吊胆，林玉郎亦巳臉上色變，退一步，再退一步，紅牡丹忽然喝道：「小子，小心了！」未見紅牡丹拔出刀來，惟見她半旋身，登時化成一片銀霞，原來是一片刀光映着晚霞，刀光也發出了霞輝，把紅牡丹的身子裹着了。是以不見人，只見一團銀霞滾滾，無論玉郎向那裏躲，那團銀霞總不離他前後左右。

鳳兒倒抽了口凉氣，旋風三遁劍！較之昨日蕭瑤施展的，何祇強幾倍！

蕭瑤叫道：「娘，別殺他，我還有話要問。」

鳳兒道：「妹子，別嚷，娘若要殺他，他再多幾條命也沒了。」

可是被鳳兒的話提醒了麼，那林玉郎不躲了，索性站立不動，果然，銀霞倏斂，現出紅牡丹來，從銀霞中乍現，在落日的霞暉照射下，成了火樣紅，原來紅牡丹的衣衫也有如此妙用，必是特製的，能反射亮光，若在日光之下，必令人目爲之眩，先巳令人動魄驚心了！

那林玉郎巳跪在紅牡丹面前，說道：「前輩若是要殺我，便請動手。」

紅牡丹道：「你爲甚麼不還手？」

玉郎道：「晚輩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還手。」

紅牡丹喝道：「你敢不還手，那就給我快滾，滾！」她只是那麼一矮身，玉郎巳被她一脚踢出，落地一滾，巳在約兩丈外了。

蕭瑤一聲啊呀！鳳兒却看得出，這玉郎是借紅牡丹脚上之力縱出，再落地一滾，便把紅牡丹脚上的力道化解了，否則非傷不可。

那料玉郎才爬起身來，雖是假裝受傷，只能爬起身來，那紅牡丹仍不放過他，一揚手，又是三口飛刀飛出，仍是一快兩慢，嘿！若是別人，也許看不出來，但鳳兒的銀蓮子強爺勝祖，亦是同樣攻遠不攻近的利器，從小練就的眼神，如何會看不出那厲害來，這一驚，非同小可，紅牡丹這第一口飛刀若被擊落，隨後的兩口飛刀便會分左右，劃一個半弧，自後向被攻擊的人交叉攻到，被攻的人若站着不動，兩臂立即卸下，左右閃更糟，其中一口飛刀便抹咽喉，前跨一步，兩口飛刀便如絞剪，不被剪下頭來，亦會剪去一半天靈蓋，若是前竄兩步，那就又復如站立原地無異，兩臂休想保全。

鳳兒看出厲害來，嚇呆了，也一時想不到破那飛刀之法，却是蕭瑤叫道：「伏

地滾翻，快！」

當眞唯有伏地滾翻才能躲過，不料那玉郎像是嚇得腿軟了，剛爬起來，又復跌坐在地，不伏地，也不滾翻，倒抱着頭，打了個筋斗，那自是眨眼間事，却巧妙之極的躲過了紅牡丹的三口飛刀。

鳳兒閉了眼睛，長長舒了一口氣，那玉郎像是嚇掉了魂，那能言語，蕭瑤呢，目瞪口呆，只有紅牡丹哼了一聲，一揚手，飛回來的三口飛刀，便已落入她的袖中，喝道：「給我過來。」

玉郎怯生生走了過來，紅牡丹道：「好小子，你以為不出手，我就看不出你底細來，說，你端的是甚麼人？你能一劍殺死馬保，為何任由我這女兒拴綁，凌辱你也不反抗？你存的是甚麼心。」

玉郎噗通一聲，跪在紅牡丹面前，道：「前輩神目如電，晚輩不敢隱瞞，那馬保果是我殺的！……」

鳳兒和蕭瑤都睜大了眼睛，對望了一眼，人家已然承認了，兩個姑娘竟仍有些不信。

蕭瑤說：「姊姊，他……他眞會武功，眞……」

鳳兒說：「如何不眞，妹子，你被他騙了，他不但會武功，而且好得很，比你我都好。」

鳳兒想到她也被騙了，心下有些惱怒，也不禁哼了一聲，不，只是半聲，因為叩了一個頭，站起身來的林玉郎，又在說了。道：「在潼關市上，小公主的飛刀一出手，我已知她是前輩的千金了，別說小公主只是拿根繩兒來拴我，便是拔出刀來殺我，我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反抗的……」

蕭瑤瞪大了眼睛，說：「好呀！原來你騙我，你會武功，而且好得很。」

玉郎說：「公主，我沒騙你啊，我只是沒說，公主請想想，你可曾問過我，我任公主打罵，不敢還手，可也沒說過不會武功。」

當眞，鳳兒心想：是啊，他只是沒說而已，又不曾問過他，他也不曾否認，怎能說他騙了？

「你說。」紅牡丹也疑惑了：「只因你知她是我的女兒？為甚麼？你和我有甚麼關係？我和你，你是……」

她一面在想，從她親族師門，友好中去想，可有林玉郎這麼個後生。那鳳兒却嚇得呆了，當眞，她怎會想不到這林玉郎與紅牡丹母女有淵源呢？啊呀！日前鬼使神差，竟把林玉郎接回家去，而且言語之間，毫無避忌，被他盡知了底細去，知道她爹就是紅牡丹恨之入骨，要報斷臂之仇的甘中岳，而她就是甘中岳的女兒。紅牡丹一旦知道仇人的女兒就在眼前，她那還有命！

逃！快逃！

她想逃跑，趁林玉郎尚未說出口來，趕快逃跑，但不能，她嚇呆了，脚下竟已不聽使喚，而且她也想到，她能快得過紅牡丹的飛刀麼？適才親眼所見，紅牡丹飛刀之凌厲奇詭，比她爹爹所說的，厲害何祇數倍，而且現在才知道，銀蓮子絕不可能破得了紅牡丹的飛刀。

若然紅牡丹回過頭來，就會見到鳳兒滿頭冷汗，但紅牡丹在搖頭，想不到親族師門中，有這麼個後生。

「前輩誤會了。」林玉郎聲帶悲戚，說道：「只不過晚輩與前輩敵愾同仇，前輩入關來，不是要找那姓甘的鏢頭報仇雪恨麼，這位陸姑娘可作見證，姓甘的與我也仇深似海，陸姑娘，你說，我不是與那姓甘的有深仇大恨麼？」

明知鳳兒姓甘，即是甘中岳老鏢頭的女兒，他却把「陸姑娘」叫得特別响，倒像人家沒聽清楚，一再呼喚，而且，她知道，她父女與這林玉郎深仇大恨沒有，倒有救命之恩。

總算她並未嚇傻，忽然想到這玉郎先前隱身在小巷中，對她的叮嚀：無論見到，聽到甚麼，都不要出聲，她記起來了，難道玉郎故意這麼說，別有用心？

沉住氣，既然想逃得出紅牡丹的手去，玉郎又高聲說她姓陸，不說她姓甘，她可得先沉着氣。

她沉住了氣，扣了五顆銀蓮子在手中，只是悄悄地退了半步。

「說下去。」紅牡丹道：「原來那姓甘的老賊也與你有仇。」

「而且仇深似海，不共戴天。」玉郎在切齒，說道：「晚輩打聽出那姓甘的下落了，不是麼，陸姑娘，在太白山中。」

他趕緊說。

幸好他趕緊說，鳳兒也才只旋轉了脚跟，便即時止住了沒逃跑，玉郎繼續說道：「姓甘的和他那鏢行中人，一夜之間從江湖中銷聲匿跡，原來是躲在關外，躲到太白山中去。原來是他們聽到了風聲，知道前輩要去找他們報仇雪恨。」

「太白山中！」紅牡丹說。愕然而雙眼大睜。

玉郎道：「前輩以為奇怪麼？明知前輩你在關外，他倒不遠遠地逃走，反而躲在華山近處？其實，這就是他的狡獪處，出前輩不意，虛者實之。」

紅牡丹驀可裏一跺脚，說：「好個狡獪的老賊，不怪我查訪了這些日子，總沒老賊的踪跡了，像是死絕了一樣。」

「這就叫做君子可欺以其方。」玉郎道：「前輩你是直腸直肚人，故爾被他騙了，萬萬想不到他們那麼大的胆子，敢藏身在華山近處，太白山接近西域之地，少人烟，漢人更少，識得他們的人不多，是以不怕暴露了行藏。」

只聽紅牡丹的滿嘴牙齒，咬得格格作响，抹上夕陽餘暉的臉，成了令人心寒的淡金，敢情一張美麗的面孔，怒極了時也如此怕人，鳳兒只覺陣陣心寒。

玉郎繼續說道：「這也就是前輩你尋訪不出他們的下落之故，若不是我無意中得到消息，知道他們的下落，只怕前輩你再訪尋十年八年，也查訪不出結果來。」

紅牡丹的臉色越更冷了，冷笑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出潼關，就是要找那老賊報仇……」

「不共戴天之仇。」玉郎提醒她，也把牙齒咬得作响：「奈何我年幼武功淺，雖然苦練了多年劍術，也絕不會是姓甘的敵手，那甘中岳的十二連環快刀，天下聞名，便是傳我武功的人，當年也敗在他手中，更何況我這點微末武功。」

紅牡丹冷冷一哼，面露不屑之色，却

沒言語。

玉郎又道：「尤其是那甘老鏢頭的五子飛星，最是厲害不過，即使那巳練成了能勝得過他的劍術，未近他的身已傷在他的五子飛星之下了，也是沒用的，就像當年前輩……啊，前輩休怪，我是無心。」

玉郎似假還眞，怯生生惶恐後退了一步。只要是知道當年紅牡丹是如何斷的臂，當然知道玉郎未說出口來的話是甚麼。

紅牡丹道：「你不用說了，我明白啦，你報仇有心，殺敵却無能，但你和那姓甘的老賊仇深似海，日受仇恨之火煎熬，仍想去和他一拚。」

「不，不是的。」玉郎說，不但紅牡丹大出意外，便鳳兒疑惑，不知他要說甚麼。現在，她對玉郎的用心，已明白了十之七八，心下好不感激。

「那是為何？說下去？」

「我也一直在查訪那姓甘的下落，因而得知，前輩也和他有深仇大恨，恨他入骨。」玉郎忙把目光從紅牡丹的斷臂上移開，生怕提起紅牡丹的奇恥大辱，就會激怒這女魔。

鳳兒已沉得住氣了，不禁皺了眉頭，心想：「他該也像這女魔一樣，叫老賊才是，他怎可不是稱老鏢頭，就叫姓甘的，這那像是對有深仇大恨者的稱呼，他太小看紅牡丹了，這女魔若然心中起疑，那可不得了。」

她暗裏問了問手中的銀蓮子，挪移了半步，守定有利的位置。

那料紅牡丹被玉郎提起當年的奇恥大辱，氣怒攻心，全不理會玉郎的稱呼。道：「原來，你是來找我的，向我報信，也要我替你報血海深仇？」

玉郎噗通一聲，又跪下了，說道：「既知前輩也和那姓甘的有仇，我亦聽得人言，當今天下，那姓甘的最怕的，就是前輩，之所以躲藏起來，就是怕前輩你找他尋仇，而且江湖中無人不知，當年前輩不過是一時輕敵，才會傷在姓甘的手中，論武功，別說姓甘的一人了，便是多十個八個，豈能傷得了前輩。」

「江湖中人眞這麼說？」紅牡丹柳眉兒揚了揚，面上的寒霜登時溶解了些。

「如何不眞，」玉郎道：「人家還說，姓甘的五子飛星再厲害，也奈何不得前輩的旋風三遁劍風雨不透，當今天下，也唯有前輩你能尅制得了那五子飛星，姓甘的十二連環刀打遍天下無敵手，但到了前輩跟前，和前輩的風雷快刀相比，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敢情紅牡丹雖然殺人不眨眼，暴戾異常，却是經不得吹捧的，玉郎把她捧得高高的，那面色再不似先前一般難看了。道：「起來吧，有話起來說。」

玉郎却不起身，倒叩了一個頭，道：「前輩猜得不錯，我出關去，是向前輩報信的，不料一入潼關，即遇到了公主，本來我不識公主，也不知公主即是前輩的千金……」

「千金？他說甚麼千金啊？可是說我麼？」蕭瑤聽出是在說她，搖着鳳兒的手說，幸好銀蓮子是扣在左手中。

鳳兒低聲說：「敬稱人家的女兒叫千金，妹子，他說的正是你，別出聲，聽他說。」

玉郎繼續說道：「公主的飛刀一出手，我才知道踏破鐵鞋，敢情就是前輩的小公主，也才知道，那日在三門峽，所遇到的……和公主一模一樣的人，即是前輩，因為普天之下，會這迴力飛刀的，除了前輩，在江湖之中，再找不出第二個人出來了，我且早打聽明白，華山君有女名蕭瑤公主，亦即是前輩之女，再知小公主是入關來尋找前輩，能伴隨公主前來，正是求之不得，那會反抗。」

紅牡丹道：「這就是了，但你為何又把她一個人丟下在開封府？你說。」

玉郎說道：「前輩有所不知，我本以為伴隨公主，一路侍候公主入關，不愁尋不到前輩，不料公主，她……其實公主也不算是凌辱我，不過是好玩兒，在毒日頭兒下行走，熱得像火燒一樣，公主她……她一日幾番把我扔在水裏，溪水還好，黃河水冷，便是鐵打的身子，也禁受不起這般乍寒乍熱，我病了不打緊，若是傳染上公主，我可吃罪不起了。」

「是眞的，」鳳兒忍不住插嘴道：「妹子年幼無知，也不知甚麼男女有別，夜晚也把他綁在床柱上，他也太老實啦，總是對妹子逆來順受，娘，你是知道的，雖然這是夏天，但黃河岸，夜半以後仍然寒涼，娘，你想，他那得不病，娘，我本來不知，都是妹子告訴我的。」

蕭瑤噘了咀，說：「我怕他逃跑啊，姊姊，你不知道，我走到那裏，總有好多人圍着我瞧，我又什麼也不懂，直惱得我要放飛刀……」

「你放了飛刀沒有，可殺了人啦！」想到那晚在小鎮上，蕭瑤放出飛刀來把好奇的人羣驅散，她也曾親眼見了，蕭瑤初下華山之時，自然一切都不順意，任性的小妖女性情自也更暴燥些，鳳兒想及就驚，不知她殺了人沒有。

「沒有，」蕭瑤說：「雖然外間世全不似山裏，我甚麼都不懂，但自從我在山裏飛刀殺了兩個下院的人後，也知道殺人是不好的，但若不是他在我身邊，一再阻止我，惱起上來，我眞會殺人的。」

紅牡丹說：「嘿！你這個長不大的丫頭……」她只對蕭瑤皺了一下眉頭，又已轉向玉郎了，點頭道：「我這個丫頭潑辣得很，從小就沒生過病，唔，必是你病了，她仍折磨你，於是你跑開去治病了。」

「前輩明鑑，一者怕傳染給公主，我患上了兩重熱病，都是會傳染人的，二來若不趕緊治病，誰來服侍公主。」

紅牡丹撫着跪在她面前的玉郎的頭頂，說道：「我倒幾乎錯怪你了，難得你這一番好意，起來，有話起來說。」

鳳兒咀裏和蕭瑤說個不休，其實全神貫注在這裏，心想：「果然我所料不差，人心總是肉做的，任這女魔再暴戾歹毒，可也不能說毫不知好歹，好一個玉郎，竟把這女魔哄得服貼了！」

只見林玉郎並不起身，反而又叩了個頭，道：「若然前輩念我在公主面盡了點心意……」

「起來！」紅牡丹抓住他的胳膊，只一提，玉郎已應手而起。

紅牡丹道：「我看得出來，其實你面

上的病容仍在，可知是騙我，你不待病完全好了，就急忙追上她來，雖說是有求於我，也可見你的忠誠，好好，你說吧，你要求我甚麽？」

玉郎道：「前輩一旦得知那姓甘的躲藏在太白山中，不用說，一刻也不會停留，就會前去報仇了，我只求前輩一事……」

紅牡丹道：「不用說了，你要我與你同去，也報你不共戴天之仇，是不是，我也不用問你了，想必是你的一位甚麽尊長，死在那老賊手中，好，我答應你。」

那知紅牡丹才一放手，玉郎順勢又跪下了，道：「晚輩那敢奢望前輩携帶同行，前輩何等身手，公主家學淵深，晚輩使出吃奶的力氣，也是追隨不上的，携帶我同行，倒碍手碍脚了！」

紅牡丹點頭道：「你說得也是，我不知老賊的下落也罷了，既已知道，恨不得日夜兼程，飛赴太白山中。你說吧，既不是要我携帶，那麽求我做甚麽？」

玉郎叩了一個頭，道：「只求前輩報了斷臂之仇後，留下那姓甘的性命，我隨後趕去，此去路途雖然遙遠，但我若日夜不停趕路，最多遲達一天半日，也必能趕到了，只求前輩把姓甘的那條老命賜給我，那怕今後終生爲奴作僕，也必報前輩大恩。」

眞虧他說得切齒咬牙，聲顫凄楚，可惜黑夜已降，夜幕低垂，看不見他是何表情，不知裝得像是不像。

紅牡丹驀可裏一跺脚，差點把跪在面前的玉郎嚇得跳起來，鳳兒心下更是一陣猛跳。

只聽紅牡丹說：「好，我答應你，若是一刀殺死老賊，豈不便宜了他，不瞞你說，自從我這丫頭偷下華山，她爹怒得暴跳如雷，已殺了兩個近身侍婢，我在一日之間，已接得兩次傳信，派出來尋找她的人，已有二十餘人，這丫頭是她爹的命根子，若知我找到了她，而不把她先送回華山宮中，她爹怪罪下來，我也担當不起，是以把你帶在身邊，倒諸多不便，別說華山宮了，便是下院，外人也從不許踏入半步的，你隨後來吧，逕去太白山中，我帶這個丫頭先走了。」

「不不！」蕭瑤叫道：「我不回宮，我要跟隨鳳姊姊，娘，我要鳳姊姊！」

那知言尚未落，紅影一閃，喝一聲走！抓住蕭瑤，已如飛去了，瞬巳消逝於蒼茫的夜色中，蕭瑤大叫姊姊之聲，更遠了，只不過眨眼之間，已成了若斷若續的微微的呼喚。

再見了，妹子。

鳳兒在喃喃地說，使她自己也不信，不過兩日功夫，小妖女不但成了依人小鳥，那更遠漸杳的微弱呼叫，眞要斷人腸。

「再見了，妹子。」鳳兒嘆了口氣，說：「不知可有和她再見之日麽？」

「鳳姑娘，請放心。」玉郎柔聲說道：「這兩日來姑娘雖教以禮儀，辨邪正，明仁義，那自養成的任性習性，是改不了，若我所料不錯，不用多久，她就又會偷下華山，前來尋你了。」

「啊！」她一時不捨得與蕭瑤分離，一時之間，竟忘了身邊有一個玉郎，道：「原來……原來你……原來你是……」

她究竟要說甚麽？不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而是要問的話，要知道的事，何祇萬千句，何祇萬千樁，一下子擠在一起了，不知從那裏問起。

玉郎笑了，原來，原來他已是滿頭大汗，笑着抹去汗，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再又徐徐地吐出，羞慚地向鳳兒一揖。

殘霞仍在天，是以雖然暮色四合了，他的笑臉仍是那麽明亮，她眞要好好地看一看他，躺在她家床上的玉郎病容憔悴，今日乍相逢，有一個紅牡丹女魔在身邊，那敢分神，現在，啊，世間上眞有這樣的玉郎麽，他的名兒眞没改錯，眞是人如玉，他玉樹臨風，而他仍未完全康復。只看他抹了那麽多汗就知道了，眞難爲他了。

她的手迅速伸出，又迅速縮回來，羞得她臉上一陣熱，蕭瑤不別男女，但她可不是蕭瑤啊，她怎能够……

她不是想攙扶他，鳳兒對他的用心巳完全明白了，因爲那正是她想要作而作不到的，這玉郎豈僅作到了，而且哄得那女魔千信萬信，但紅牡丹何等狡猾的女魔，欺騙戲弄她，直如玩火，她當然明白，這玉郎又何嘗不明白，不怪他巳是一身大汗了，雖然這時巳是夜涼天氣，而人家玉郎這不全是爲了她，爲了她爹和叔叔們，是以如何不心生感激，想到人家仍是有病在身，是以情不自禁，伸出手去。

他看見了麽，多難爲情，她急忙半轉身。

玉郎却誤會了，他閉着眼睛舒長氣，又在抹臉上的汗，如何看得見，却只見到她轉過身去，忙道：「鳳姑娘，恕我適才的言語，對令尊多有冒犯，爲了討信於這女魔，不得不胡說亂道，請姑娘……」

他不提也還罷了，提起來鳳兒就惱了，跺脚道：「你該死！你是吃了豹子心，老虎胆！」

玉郎慌了，說：「是是，我該死……」

鳳兒哼了一聲，說：「你也不想想，那紅牡丹是甚麽樣人，你口口聲聲不是姓甘的，就是甘老鏢頭，我倒要問問你，你幾個腦袋，這樣的稱呼，豈是心懷不共戴天之仇，有深仇大恨人的稱呼，若是那女魔看出你是欺騙戲弄她，你還有命麽？你該也像紅牡丹一樣，叫老賊，甚至叫得更難聽些才是。」

敢情她是爲這個而惱，玉郎登時喜在臉上，甜在心頭，道：「我天胆也不敢，我林玉郎雖少讀詩書，却也知道，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何况姑娘父女對我有救命大恩。」

鳳兒是惱了，但那是感激之極，關切之極的惱，不由也吐了口氣，道：「總算你對她的女兒有好處在先，你所說的也極合情理，才把那女魔騙過了，傍觀者清，我在一傍吊胆提心，眞急得了不得，却是……你說……難道你是眞病，却也奇怪，怎生又好得這麽快？怎又追趕前來？又知我結交小妖女的用心呢？還有，你到底是誰？還有……還有……」

玉郎搔着頭，笑了，傻傻地笑了，說：「姑娘一下子問這麽多，教我打從那兒答起。」

鳳兒噗嗤一聲，可不是她問得太多了，人家可只有一張咀巴，道：「我是心急

了些，來啊，坐下來，紅牡丹那女魔也看出你臉上的病容未褪，經過這一陣和那女魔魄動驚心的週旋，連我的腿也軟了，你倒不倦麽，來，坐下來說話。」

她拂乾淨了一塊樹叢的石頭，讓玉郎坐了，道：「其實我問得太可笑了，你的病當然是眞的，即使你裝病來騙我們，騙得過我，也騙得過林老爹，也騙不過我爹的。」

玉郎正容道：「今日我對紅牡丹這女魔所說的話，其實一半是眞，並非完全憑空揑造出來的……」

鳳兒跳了起來，道：「甚麽，你……你眞的與我爹有深仇大恨？」

玉郎慌忙搖手道：「不不，姑娘別誤會，甘老鏢頭仁義佈天下，若也有仇家，除非是罪大惡極的武林敗類，以及像紅牡丹一樣歹毒暴戾之極的魔頭，我雖尚未曾言明，姑娘且看我，可是那樣人的後代麽，正相反，今天我對紅牡丹說的，不過是以恩作仇，不，姑娘，不僅賢父女在我病危之時再救我性命，而且甘老鏢頭當年也曾救過我的爹一命，而且恩同再造，我爹雖然終因傷重而死，但老母孤兒，得能苟延殘喘，我玉郎之能長成而有今天，都是得自令尊的週全。」

「你！你端的是誰？越說可令我越胡塗了。」鳳兒瞪大了眼睛，她看得出來，說話時他那感激與懇切之情，溢於顏色。

玉郎道：「姑娘請坐了，曠野不怕隔牆有耳，姑娘便不問，我也要說明來意的了。只不過說來話長了！」

她爹相交遍天下，多行仁義，鳳兒聽叔叔們說得多了，疏財仗義之事，更是不勝枚擧，鳳兒自是不以爲奇，點了點頭道：「我爹在江湖中闖蕩了一生，別的没有賸落下來，誰也交過一些好朋友，若只是偶然拔刀相助，濟困扶危，你還是不說也罷。」

「不，我要說。」玉郎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時我只得七八歲，我爹那時是開封府一家鏢局的鏢師，只不過是一位没有名氣的鏢師，最多也不過是一萬數千兩銀子的鏢，才交由我爹押送。」

「啊，原來你爹也是在……」

「在刀口上討飯吃的，」玉郎道：「保鏢確確實實如此，正所謂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鏢車上了道，今日就不知明日，尤其是那年頭，姑娘，那時你年幼，也許不知，北七省連年乾旱，落草爲寇的賊子多如牛毛。」

鳳兒道：「我曉得，你即使比我大一兩歲，我也該是六七歲了，如何會不曉得，道上不但賊多，而且鏢行一兩月中，也難得接到一趟買賣。」

「就是那時候，」玉郎道：「我爹那鏢局差不多等於關門，有去處的鏢師夥計，紛紛走散了，只騰下我爹和那鏢局的總鏢頭，以及幾個無處投奔的夥計，在支撐場面，爹甚至把娘和我也送去晉城鄉下老家了。」

「晉城，原來你是晉城人，」鳳兒道：「我聽說過，在山西，聽叔叔們說，那是個好地方。」

玉郎點頭道：「至少人烟稀少些，不似開封府一般米珠薪桂，我和娘回轉家鄉，不到三月，一日，來了幾騎馬和一輛大車，姑娘，你萬萬想不到的，來的原來是令尊，仁義佈天下的甘老鏢頭。」

「我爹，他去找你們？」鳳兒看不見夜幕低垂下的玉郎面容，但從他的聲調與木然的身影上，已猜出幾分了。

「我永不忘記，大車上抬下我爹來時的情景，雙腿齊膝以下都斷了，半邊臉也包裹在白布裏，胸前背上，莫不有傷，巳是奄奄一息了，其實，若不得你爹適時相救，打退賊子，一面療傷，一面兼程，一日夜間，趕去了三百餘里地，我爹早巳没命！」

鳳兒啊了一聲，她不敢問，一個傷得那麽重的人，雖然回到了家，只怕也活不久了。

「總算我爹還能活着回來，原來我和娘回到家鄉後，局子裏接了一趟鏢，是走保定府的，不料在安陽遇到刼鏢的賊。」

「安陽近着太行，莫非是太行山的賊？我常聽叔叔們說，凡是安窰立寨的賊，是不刼鏢銀的啊？」鳳兒說。

玉郎點頭道：「姑娘雖然從未在江湖中行走，倒也知道不少，其實，我爹武功雖然並非出類拔萃，眞要是山賊刼鏢，我爹也不會讓他們容易得手，也不會傷得那麽重了，那夥賊人各皆武功高強，隨車的五個夥計幾乎一動手就被殺了，賸下我爹一人，更不是羣賊的敵手，令尊適時路過，即時打退了羣賊，連死帶傷的，也有五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第一集
秦紅著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六人，不但救下我爹的命來，而且鏢車也得以保全。」

玉郎忽然發出一聲浩嘆，道：「姑娘，令尊的大恩大德，我爹臨死也念念不忘。令尊明知我爹已是垂死的人，絕不可能救活的，只因我爹在重傷之下吐露了一句，說能回轉家鄉，得見妻兒一面，死也瞑目，令尊竟爲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一面用盡了方法，令我爹苟延殘喘，一面分出他的人，替我爹把鏢銀送到地頭，令尊則親自套了一輛輕車，五匹快馬，一日夜趕了三百多里地，把我爹送到家門，更因見我家非但拿不出欵待他們的飲食來，簡直連隔宿之糧亦無，不禁也凄然浩嘆，臨行時，更賜銀三百兩，作我爹的喪葬之費，餘下的作我母子的生活用度，姑娘……我……我請問姑娘，似這般慷慨仁德，俠義高風，世間人萬萬千，可找得出第二個麽？」

鳳兒柔聲道：「你言重了，既然同是鏢行中人，遇上了，那會不伸援手，原來你便是林家哥哥，此事我也曾聽呂伯提起過，聽他告訴呂大媽，說爹命他在太原交割了鏢銀，回程去晉城走一趟，探望你母子。」

玉郎道：「他去了，且還送去了一百兩銀子，那是兩年後的事了，事隔兩年，你爹仍不忘記晉城有一雙孤兒寡母。故爾我娘臨終之時，命我跪在床前，說她未見我長大成人，報令尊的大恩大德於萬一，死不瞑目。」

鳳兒說：「原來你娘也……死了，賸下你孤苦伶仃一個人，可憐的……」

玉郎反而平靜了，說道：「姑娘卻還不知，原來那夥劫鏢的賊，是來自關外，便是那華山下院的賊子，令尊爲救我爹，殺死殺傷了紅牡丹手下五六個賊子，因此才與紅牡丹結了怨，也才種下了華陰道上，紅牡丹率衆劫鏢報仇之果，姑娘，令尊的恩德我未報萬一，反而連累令尊，樹下強敵，因避禍隱匿於那小鎭之上，姑娘請想……」

「不用說了，」鳳兒說道：「紅牡丹當年仗恃有華山老怪替她撐腰，不把天下武林放在眼中，不爲你爹的事，早晚也會與紅牡丹那夥賊子遇上的，卻是……哦……我明白了，必是你娘死後，你苦學武功，這番出關，便是去替你爹報仇，是也不是？」

玉郎道：「殺傷我爹的人，當年早已死在令尊的刀下了，我還有何仇可報，姑娘，我是爲報恩而去的。」

「報恩？」

「不報令尊的大恩，我林玉郎便枉生於天地之間了，死也無面見爹娘於九泉之下，姑娘，你們隱居在那小鎭之上，那裏知曉，紅牡丹爲報當年斷臂之仇，這幾年來派人打聽你們的下落，江湖中多有人知，之所以未被這女魔查訪出來，只因甘老鏢頭仁德佈天下，別說無人知了，知也無人會洩漏，但是，據我所知，紅牡丹終於查出這黃河下游一帶，有你們鏢行中人出沒。」

鳳兒啊了一聲，道：「這便是紅牡丹親自出馬，東來之故？」

玉郎點了點頭，說道：「我一得到了信息，即拜別恩師，奔赴潼關，天可見憐，一到潼關，便遇到小妖女，也才知道，日前所遇的斷臂紅衣女，即是紅牡丹那女魔。」

「於是，」鳳兒道：「你就任由小妖女折磨，和她結伴而行。」

「因爲和小妖女結伴而行，早晚終會遇到紅牡丹。」

鳳兒道：「我雖不知令師是誰，從你一劍能刺死馬保那惡賊看來，可知令師必是劍術通神的高人了，但你也自信是紅牡丹的敵手麽？」

「雖然明知不是這女魔的敵手，但是既已得知紅牡丹下華山，親自出馬，豈敢畏縮，便碎骨粉身，亦不敢辭。何況自信還不是以卵擊石，再說，只要查訪出了紅牡丹的行踪，亦可知會你們，事先有所趨避。」

「你……原來你早知我們隱居在那小鎭上？」

玉郎點了點頭，說道：「是，我和小妖女到了開封，仍不見紅牡丹現身來會，就知道這女魔已經東來了，姑娘你想，小妖女異服奇裝，行徑又乖異尋常，所經之地，人人側目，紅牡丹若在左近，沒有不知的，是以我心中大急，即脫身去尋訪你們，不，姑娘，我沒裝假，原已有病在身，再經日夜奔馳了兩百多里地，是以去到林老爹的茶棚，便不支倒下了，醒來已在你家中，不料大恩未報，賢父女再救了我一命，我在榻上，其實早醒了，呂大媽的仙方妙藥，眞個是藥到病除，令尊之言，我全聽到了，才知小妖女也到了鎭上，不用我報信，你們已是時刻在戒備，由小妖女的現身，也知紅牡丹已東來了，姑娘連夜出走，令尊果然料事如神，眞是知女莫若父。」

鳳兒也點頭道：「我怕爹爹阻止，故爾不告而行，也料到爹爹必知我的用心。而且也會放心的。」

「聽令尊一說，我才知道姑娘用心良苦，我雖然病未痊癒，總也能夠起身了，亦怕令尊阻止，不敢明言，趁天色未明，即追趕前來，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姑娘你和小妖女離開大道之刻，我適時追上了。」

「從那時起，你就一直跟隨在我們身後？」

「慚愧！」玉郎道：「若不是暗中跟隨在後，那知姑娘超人的大智大慧。」

「你這是在讚我麽？」鳳兒笑了，不是得意，而是臨頭的大禍已消弭，至少暫時是免除了。道：「你錯了，該讚的另有人在。」

「另有人在？」

「若非大智大慧，豈能深藏不露，騙過小妖女易，我父女可也被瞞過了，原來人家少年英雄，劍術通神，尤其是想作，而沒有作到，也許永不能做到，那人卻輕輕易易作到了，騙得紅牡丹那女魔千信萬信，這功夫，只怕已出去數十里地了，那人若非大智大慧，如何能夠。」

玉郎也朗朗一笑，一笑起身，道：「姑娘，彼此彼此，但雖說兵不厭詐，我未心存詭道，卻也非正大光明，此刻亦非互相標榜之時，我們得趕快上路。」

鳳兒道：「不錯，我得同去稟告爹，也免他老人家担心。」

玉郎道：「不用了，姑娘已知呂大媽與一位姑娘到了曹縣，可知爲何不與你相會麽？是我已把姑娘的用心知會了她們，相見倒會誤事，我亦說明了來意以及出身來歷，要她們同去稟告令尊了，知道有我暗中保護，令尊必然放心，還有，姑娘和小妖女的衣衫，亦是大媽與那位姑娘連夜縫製的。」

「啊，原來如此。」鳳兒道：「那店，我們……」

「我們得即刻上路。」玉郎說：「趁紅牡丹要同華山，少有躭擱，我們得搶先上太白山，若不先作安排，紅牡丹若知受了騙，那還了得，必如火上加油，那牡紅丹何等狡猾，此地無銀三百兩，必也能猜出令尊藏身之所來。那時豈不是弄巧反拙了？」

當眞，鳳兒也是個聰明人，被玉郎一說，如何不憂急，道：「但太白山中無人，你如何安排呢？」

玉郎笑道：「姑娘放心，只要先到一步，不但能騙信紅牡丹，而且永遠免除了後患，因爲那太白山中並非無人，我知有幾個不容於中原武林的大惡人在，姑娘你嫉惡如仇，既不容馬保，必也不容那般人活在世上。」

鳳兒大喜，道：「我明白了，我們先到一步，紅牡丹一步遲來，可不能怨你手刄不共戴天之仇。」

玉郎又說道：「紅牡丹知我力所不能，卻也知道姑娘你機智，武功皆非等閒，便也不疑了，這就是請姑娘你伴同一行之故。」

「好啊！妙極了……且慢，但紅牡丹認識我爹，幾具屍首，如何便能……」

「必教那紅牡丹一見屍身，便信是令尊了，姑娘請看，你爹的鐵蓮子與兵刄皆已在此了。」玉郎從衣底取出一個布包來，包着長方尺許的兩把快刀，和二十來顆鐵蓮子，道：「姑娘的五子飛星功夫不下於令尊，而紅牡丹卻只知當今天下，唯有令尊才施展得出神入化，紅牡丹曾傷在這獨門暗器之下，如何不知，如何不識，再見我身上的傷，也和當年當她的傷一般無二，你想，她還會疑心那血肉模糊的屍體是不是令尊的麽？」

「但是……你要我……」

玉郎肅容道：「受一點皮肉輕傷，卻報了令尊施於我全家的大恩大德，難道姑娘亦不成全麽？姑娘，此去路途遙遠，紅牡丹母女腳下功夫非等閒，話已說明，實是遲延不得。」

月亮出來了，大地洒下滿月的清暉，照亮了西去的大道，夜風令人倍覺涼爽，甘鳳兒走在玉郎的身邊，腳步也倍覺輕快了。

這一雙青年俠侶，不過是初上征途，中原地四通八達，大路不僅西去關外的一條，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北草原，就會展現在他們面前，江南的迷人風景，也就會渲抹上他們可歌可泣的故事。妖女魔紅，紅似火，紅也艷艷，江湖雲詭波譎，又如何不魔紅流丹。

（此節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欵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欵，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欵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欵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橫)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欵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欵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精選短篇俠情故事

石中火·文
可飛·圖

重出江湖

只因名與利　連番遭暗擊

（一）

深秋風急，碧海揚波。遠處帆影點點，近處渡頭一片熱鬧，這正是客旅遠行的好日子，溫州灣上的客船及貨船十之八九都已被人租賃一空。

幾個沒主顧的舟子在岸邊喝酒閒聊，臉上却綻出笑容，他們相信生意很快便會上門了，是以也不着急，偷閒舒舒氣。

馮老三自祖父那一代開始便已是在海上討活了，即使他一世在這行浸了不少艱辛的歲月；雖已五十歲，但身子結實，胳臂兒比人家的大腿還粗，胸前那兩塊肌肉還如鐵打般堅硬，看來只有四十許，他曾自豪地對同伴說，至少還可以再幹二十年活，等到他孫子都成家立室後，才上岸享享清福。

馮老三有個好處，便是幹事盡責，是以他的熟客極多，生意也是最好的，他剛載了一個告老回鄉的縣官回來，正坐在岸邊跟同伴口沫橫飛地胡吹着，忽然聽到背後傳來一陣沙沙的腳步聲。

他心想：「哈！不是生意又上門了吧？」回頭一看，背後站着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漢子，皮膚晒得黝黑，一張國字臉却讓頭髮遮了一半，露出來的一隻眼睛，閃着憂鬱、憤怒、驚怯以及無可奈何的神色，但那人的眼光偶爾一閃，却如刀刃般鋒利，令人不敢仰視。

那漢子身裁頎長，披着一件麻布袍子，腳踏草鞋，一副寒傖相，可是，其身上發散出來的那份氣勢，又令人不敢小覷。

這刹那，也不知為何，幾個遇上險灘惡浪也不會皺一皺眉的舟子，心頭突然升起一股寒意，不約而同都停下嘴來，一對眼睛盡是瞪向遠處，不敢與這漢子接觸。

就在此刻，馮老三耳畔忽然聽到一個怪異而有點熟悉的聲音，他忍不住轉頭望落地上，只見身後一錠銀元寶滴溜溜地轉動着，在落日餘暉下，發出耀眼的光輝。

「爺，您，您……」

那漢子眉頭一掀，道：「去揚州……誰肯去？」不知為何他說話竟與外表一樣，使人產生一種硬梆梆的感覺。

馮老三嚥了一口口水，結結巴巴地道：「小鐵頭，你去吧！」

一個小伙子雙手亂搖，道：「揚州水路咱不熟，還是你去吧！」

馮老三道：「咱剛回來，想歇一歇才起程，老趙，你……」

一個五十左右的舟子不待他說畢，已疊聲地道：「咱忽然覺得有點頭痛，不去不去！」

「篤……」又一錠銀元寶自麻袍漢子身上跌下來，指着馮老三說道：「你，你去！」

馮老三看着地上那兩錠銀元寶，又嚥了一口口水，抓了起來塞入懷內，心中暗暗高興：「算命的說咱今年交好運，果然不錯，多幾個這種主顧，咱再幹幾年就可搬上岸了！」

只聽那漢子又道：「兩錠銀子，包伙食！」

伙食能花得多少，馮老三沒口答應，道：「小的的船在外邊，吶！」他指一指遠處一艘單桅有篷的船隻。「請大爺稍等一下，小的先去把船駛近一點……」

那漢子似乎十分不耐，搖搖頭道：「找一艘小舢舨出去！」

「好好，小鐵頭，借你的舢舨用一用，回來請你喝酒！」

那小伙子神色有點沮喪，道：「好吧！」引他們跳落岸邊的一艘舢舨。

舢舨很快便駛近馮老三那艘船，那漢子跳上了去，打量了一眼，料是對這艘船十分滿意，目中露出讚許之色。

馮老三陪笑道：「客官，這溫州灣內的船，數小的這一艘最乾淨的了，包您滿意！」

漢子道：「有食物麼？」

「足夠食三頓，明天咱們再買！」

「好，開船吧！」漢子迎風立在船頭，衣袂飄飄，腰杆却挺得如同標槍，就像一顆鐵釘釘在船頭。

馮老三一邊放碇，一邊問道：「請問大爺貴姓？嗯，今後也好稱呼！」

那漢子良久喃喃地道：「敝姓萬！」

「萬大爺，開船了，船頭風大，您入艙歇一下吧！」

萬姓漢子點點頭，緩緩走入船艙。天色黑了之後，船已出了溫洲灣，馮老三把船泊在一處可避風的小灣，便開始燒飯。

飯菜都甚粗劣，馮老三還以為萬姓漢子不滿，但他顯然吃得津津有味，他心中不由十分詫異。「這人出手如此闊綽，但一身寒傖，到底是什麼人？」不過儘管心中奇怪，却也不敢多問。

吃過飯後，馮老三把碗碟收起，自到後艙睡覺，萬姓漢子躺在甲板上却毫無睡意。

夜風猛烈，江水嗚咽，十年前的往事如圖畫般，一幅幅在腦海中揚過……

（二）

江北最負盛名的大俠不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而是出身低微的連天雪。

連天雪的師父藉藉無名，但他天賦奇稟，有過目不忘之能，任何招式只要讓他看過幾次，便能學上手，而且還能去其糟粕，揚其精華，是以出道十年之後，道上的朋友都承認他是江北第一高手。

連天雪天賦奇稟，武功超絕，並不使人佩服，令他聲名大噪的是他嫉惡如仇，鋤強扶弱，疏財仗義的天性，使得江北的局面為之一變，邪魔外道紛紛避到關外及江南去，使江北武林白道正氣大長。是以，十二年前由「銀劍鐵筆」周懷古周大俠提議推選連天雪為江北武林盟主。

此議雖得羣豪讚成，但連天雪却婉拒了，他發誓不當盟主。最後羣豪在協議下，建了一座忠義莊送與連天雪，連天雪在推無可推之下，只好接受。

就在忠義莊落成之日，連天雪與「銀劍鐵筆」周懷古的掌上明珠周燕明成親。

那一個良辰吉日，使每一個到賀的嘉賓都盡興而歸。

忠義莊除了連天雪夫婦之外，尚住了連天雪的三位結義兄弟：秦穆、倪振華及柳三陽，有了名，有了地位，又有美人及朋友相伴，按說連天雪也該停下來，過一過安樂的日子，但連天雪並沒有這樣做，一月之後，他又帶了柳三陽四處遊俠了。

連天雪的聲名越來越盛，榮譽也越來越高，成為擎天巨柱，他自己雖不注重這些，但所謂樹大招風，天下間的榮譽都落在連天雪身上，豈有人不暗中妒忌的？

十年前，八月初十，連天雪及柳三陽正趕着返回忠義莊歡渡佳節。他們連趕三天，眼看八月十三便可趕回家，這天，柳三陽便提議早點歇息。

連天雪看了他一眼，道：「四弟你連日趕路的確累了，咱們今夜找個地方，好好睡一覺吧！」

眼前出現一座大鎮，兩人便催馬入去，找了一家乾淨的客棧，稍為休息一下，便呼小二送飯進房。

柳三陽道：「大哥，小弟已幾天沒喝過酒了，今夜咱……」

連天雪笑道：「你吩咐小二送兩壺進來吧！今夜不讓你解解饞，你還睡得着覺麼？」

柳三陽哈哈大笑，「小弟的脾性，那裏還瞞得了大哥你？」說着開門出去吩咐小二買酒。

不久，酒菜都已送入房中，兩人是多年的兄弟，也不客氣，邊喝邊談，其樂融融。柳三陽杯到酒乾，一口氣喝了六七杯，連天雪見他興緻高，也陪他喝了幾杯。

飯至一半，連天雪臉色忽然一變，嗅一嗅杯中之酒，然後把杯摔掉，道：「酒中有毒！」

「酒中有毒？」柳三陽臉色大變。

連天雪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杯中有毒，但因對方怕咱們發覺，是以所下的毒極輕，依愚兄看，這是一種蒙汗藥！」

柳三陽大怒：「操他奶奶的熊，想不到這是家黑店，待小弟去找他們理論！」

連天雪忙道：「不可魯莽，下毒的料不是這客棧的人……」

柳三陽道：「不管如何，小弟先把小二抓回來問問，看毒是誰下的！」說罷怒氣冲冲地立起，踢開椅子！

不料，一陽之下，柳三陽竟然一個蹌踉，幾乎跌倒。

連天雪臉色又是一變，覺得自己腦袋也沉重起來，而且四肢逐漸麻木。他經歷過無數風浪，忙道：「四弟，快走，錯過今夜，再來找他們！」伸出一掌，抓住柳三陽的左臂，推開窗子躍了出去，

兩人悄悄走至馬廐，爬上馬背，用刀劍斬斷馬韁，霍地催馬衝前。

馬蹄聲驚醒暗中伺伏的陰謀者，他們亦紛紛上馬急追。出了鎮，兩旁又有追兵趕來，連天雪及柳三陽迫於無奈，只得拚命向前急馳。

橫在他倆面前的是九華山，連天雪心想九華山雖然崎嶇，但說不定反而可以逃過這場災難，於是吩咐柳三陽落馬，然後在馬匹後臀上刺一刀！

那兩匹馬負鞍而馳，連天雪扶着柳三陽向另一條山路跑去。跑了半里，柳三陽經已舉步維艱，忙道：「大哥，你快跑吧，不要理我了！」

連天雪沉聲道：「四弟，這種廢話請

你不要多說，當年咱們的誓言，你還記得麼？」

「有福同享，有難共當！」

「不錯，你既然沒有忘記就好！」

「但小弟雙脚經已麻木不堪，實在走不動了，大哥你是武林的棟樑，小弟怎能連累你，而且你走了之後，還可以替小弟報仇！」

連天雪不欲跟他多言，忙道：「現在還未至絕境，千萬不要說這種洩氣的話！來，快伏在愚兄背上！」

柳三陽猶疑難決，連天雪再三催促，他才道：「大哥你扶我……」

「好吧！」連天雪抓起他的左臂，幾乎是提着他前進。其實連天雪此刻四肢也已開始痲痺，一顆頭更是昏昏欲睡，全仗着一口眞氣硬撑。走了一段路，後面的追兵已逐漸追到，連天雪氣力漸衰，何况還要照顧柳三陽，心中大急。

忽見一枝烟花衝天而起，在半空爆裂，後面的追兵點上了火把，把周圍照得光如白晝。

柳三陽忽然停下步來，叫道：「大哥，小弟不走了，你快跑吧！」

「不可，四弟，快！」

柳三陽道：「小弟實在不行了，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小弟留在此處阻擋追兵，你……」

連天雪滿頭大汗，叫道：「對方人多，你一個人能濟得什麼事？」

「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

連天雪鬆手道：「好吧，四弟你小心了！」轉身欲去。

柳三陽忽道：「大哥……」

連天雪轉頭問道：「四弟，還有什麽事？」

「家父及家母請大哥照顧一二！小弟先給你叩個頭！」

連天雪連忙把其扶起，可是經此一阻延，追兵經已把他倆重重圍住。

連天雪見他們清一色以黑衣黑褲，臉上都幪着黑布，數十個人，竟沒發出一個人聲，他心頭一沉，隨即仰天哈哈一笑，道：「四弟你說得不錯，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不過愚兄起碼要殺他們十雙！」說着抽出刀來：「有胆的便過來吧！」

不料那些幪臉人不言不動，只把他們倆圍住。連天雪微微一怔。「你們圍而不攻，莫非讓連某那句話嚇住了？」

那些人頭臉包得密密的，只留出兩隻眼睛，看不到臉上的表情，但他們顯然沒被連天雪的話激怒，就好像獵人在瞪着陷阱內垂死的野獸般。

連天雪心念一動，忖道：「哼，原來他們要等我體內的痲藥發作，想得倒美！」一標前幾步，寶刀劈向面前那人！

那人舉劍一擋，隨即向後一退，緊接着他旁邊的同伴，都同時舉着兵器向連天雪擊去！

連天雪身子一閃，寶刀一掄，挑開三把長劍，正欲再加一刀，那幾個幪臉人又及時退避，第二批又上前招架，連天雪幾番衝殺，不但脫不了困，而且連人也沒殺着一個！

就在此刻，背後傳來柳三陽一聲慘叫：「大哥，小弟先走一步了！」

連天雪大叫一聲，拔刀殺死兩個幪臉漢，已經難以站立，忽見一道黑影急竄而來，一躍越過連天雪頭頂。

連天雪見對方露出小腹空門，提起最後一口眞氣，拚力一跳，一刀望其小腹劈去！

不料他剛一動，七個幪臉漢立即自不同的方向撲過來，有的用兵器擋開連天雪的寶刀，有的却襲向連天雪的要害！

連天雪連劈兩劍一棍，眞氣用盡，霍地倒栽下來，只覺兩隻小腿一痛，登時一屁股坐在地上。

刹那間，連天雪心頭立即一沉，他見對方一切佈置如此周密，自知難以倖免，又不欲受辱，身子一落地，立即向旁一滾，滾向崖邊。

有幾個幪臉人想上前阻攔，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道：「此崖高逾百丈，人跌下去，連骨也找不到，這樣豈非更乾淨！」

連天雪心頭又是一動，正想自盡，但身子已越出崖邊，直往下墜去。

（三）

紅日滿山谷，樹與草全披着金光，大地充滿了生氣。

連天雪忽然有了知覺，他慢慢睜開雙眼，這才發覺自己不知如何竟睡在一棵大樹上，他定一定神，略一思索，才漸漸想起往事。

抬頭一望，舉目盡是樹枝及山籐，看不到天地。過了好一陣，才發覺自己幸而不死，是恰好跌在一棵大樹上，這棵大樹自山壁中長了出來，樹枝上纏滿了縱橫交錯的山籐，而他現在就睡在一束山籐上！

連天雪深深吸了一口氣，心中燃起希望之火，忙定下神來，準備自大樹攀上山崖，可是當他挪動那雙脚時，才發現自己雙腿的脚筋，已被那一刀斬斷，虛虛蕩蕩的全然使不出一分力，而且傷口至今仍然甚痛。

骨碎尚有癒合的機會，脚筋一斷，這對脚便算是廢定了！雙脚殘廢，又如何爬得上去？

這個發現如一盆冷水自頭淋下，連天雪剛升起的希望又破滅了。

總算上天有眼，不讓一個好人餓死，山籐上長着一種小菓，連天雪不用移動身子，也可抓到菓子裹腹。

連天雪就像一頭垂死的天鵝般，一動不動地躺在山籐上。

一夜，山風極大，頭頂上的樹枝被山風吹得左右搖幌，不時露出黑黝黝的夜空，過了一忽，連天雪忽然發現頭頂上多了一輪圓月，這刹那他才記得原來巳是中秋佳節！也就在此刻，他腦海中忽然浮起了愛妻周燕明的倩影，接着是岳父周懷古，兄弟秦穆，倪振華，柳三陽以及其他朋友的影子。

這些人的面孔一張張在他眼前浮現，臉上都帶着鼓勵的神色，連天雪大叫一聲：「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天亮之後，他開始四周打量起來，竟然讓他發現他那柄雁翎寶刀，也掛在山籐上。他小心翼翼地爬了過去，抓起寶刀，砍斷一條最長的山籐，然後雙手握住山籐，慢慢溜下去。

當他離開大樹的範圍，才知道此樹離

地不過三丈多，山籐長及三丈，離地不過幾尺，是以他輕易地到達地面。

可是當他發現自己所處之地是座絕谷時，不由叫了聲苦也。只見四周都是高聳入雲的山壁，望不到頂端，而山壁在離地六七十丈處才有一道縫隙，若是他未曾殘廢，他可以借助山籐、寶刀攀了上去，但如今雙脚殘廢，只能在這裏等死。

山谷有一個一丈見方的水池，水自地下湧出，又自山脚滲了出去。谷內有幾棵不知名的山樹，樹上長滿菓子，連天雪若不自殺，三兩個月內倒不愁會餓斃。

日子一天天過去，連天雪雙脚的傷口經已癒合，但仍不能站立，一切行動均靠爬行。他也不知因何而生存下來，每天就倚在樹下，默默地數着日子。

天氣寒了，山谷無處避風雪，迫得連天雪運功抵抗嚴寒，如此他的內功倒不曾荒廢。第一年的冬天，連天雪靠樹皮充飢，次年，他便懂得事先把山菓晒乾藏起一些，同時又發現練功能減輕飢餓的折磨，是以他練得更勤了。

如此過了四年，連天雪身上的衣服早已腐爛，反正山谷人獸罕見，赤身裸體倒也不會感到難爲情。這一年冬天，連天雪才驀地發現自己的內功有了長足的進步，以前連天雪的武功是以刀法及拳脚著名江湖，內功是他最弱的一環；但在山谷內，因心無旁騖，又因需抵禦寒冷及飢餓，練功之勤，舉世無匹，是以這四年抵得住山外之人的十餘年的苦練。

第五年，連天雪已能一爪洞穿山壁，雖然只能刺入三分，但却已給他帶來了希望，只要他雙爪能輕易刺入山壁，便可以利用雙手爬上去而重見天日，是以他練得更加刻苦了。

第七年，他雙手已能刺入山壁一寸，而承得起全身的重量，看看再過一兩年便有成功的希望，連天雪心情大佳。

這一天，他忽然發現一件奇事，只見山壁隙縫處垂下一條粗大的痲繩來，他吃了一驚，連忙躲在樹後偷窺，不久一位老者沿繩降了下來，那老者精神雖然甚佳，但一望便知並非練家子。

老者背後揹着一個竹簍及一柄小巧的花鋤，連天雪估計是個採山藥的郎中，於是自樹後走了出來。

那老者一眼看到他，大吃一驚，只道是山魅樹精之類，須知連天雪七年來未曾剪髮修鬍，頭髮跟鬍子都結纏在一起，加上長期只吃山菓充飢，一張臉瘦得如同骷髏頭，偏生他內功精湛，雙眼神光閃閃，更使人畏懼。

「老，老丈……我……人……我，是……是人……」

連天雪七年來未曾說過話，一開腔忽似患了口吃病般。

那老者心神稍定，問道：「你，你是誰？」

「我，被人挑斷脚筋……跌了下來……沒死……七年，七年了……」

那老者又吃了一驚，萬料不到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能够生存了七年之長，他見連天雪沒有惡意，胆子漸大，便走了過來，雙眼在他雙脚上下遊着，接着又用手撫摸起來。

「老丈，你，你是大夫？」

「不是大夫！」老者依然撫摸不停，嘴裏發生嘖嘖之聲，連天雪微感失望，央求道：「請老夫救我出去！」

老者沒答他，忽然摘下幾顆山菓看了起來，接着又連吃數顆，隨即手舞足蹈起來，連天雪十分驚奇，却不敢問他。

那老者跳了一陣，道：「你一雙脚有救！」

「什麽？」連天雪幾乎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朶。

「老夫不是大夫，是神醫。」老者自豪道：「閻王敵這三個字你聽過沒有？」

連天雪心頭一陣狂喜，點頭道：「有，有，聽過聽過！」

「老夫的醫術，加上這些九續菓，你雙脚一定可以復原，不過，少者需一年，多者也要兩年才可以成功！」

「九續菓？」

「是的，這種山菓是天生的續骨接筋良藥，可惜你不知道，若果你一開始，使用此種菓汁塗抹雙脚，老夫只需一個月便可令你復原！」

閻王敵立即把九續菓搗碎，用汁塗在連天雪雙脚，接着又裝滿一竹簍的九續菓，再把連天雪吊了上去。

連天雪重見天日，感慨萬千，閻王敵本來甚少肯替人醫病，但因爲連天雪的病倒十分罕見，是以興緻勃勃，甚至還怕連天雪會拒絕接受他的治理。

閻王敵先在九華山搭了一個竹棚，利用九續菓汁先替其脚筋弄軟，他把連天雪雙脚置於一缸中，加九續菓汁及其他山藥，再於缸下燒火，如此過了半個月，閻王敵便帶連天雪下山，到他溫州居所悉心治理。

兩年過去了，連天雪的脚筋終於續好，已能行動如常，連天雪對閻王敵千恩萬謝，而閻王敵內心之喜悅更甚于連天雪。

直至此時，閻王敵才知道連天雪的身份，內心之高興就更加無須描述了。

本來連天雪意欲在雙脚痊癒後立即離開，但閻王敵堅持要他多住一年，以觀後效，這一年連天雪日夕苦練拳脚刀法，一切都如常人，閻王敵才放心。

連天雪決定北上報仇，閻王敵還送了他五十兩銀子。連天雪也不拒絕，對他來說閻王敵已是他的再世父母，區區五十兩銀子，根本算不了什麽。

三年的相處，使得脾氣古怪孤僻的閻王敵，對連天雪也產生了頗深的感情，臨行時，除了叮囑之外，尚送了連天雪幾件寶物。第一件便是閻王敵秘製的易容藥，連天雪易好容之後才上道，爲了避免在報却大仇之前洩露行藏，他決定行水路。

（四）

海上的白天來得特別早，一輪紅日自東方盡頭之處跳出海面，波光燦爛，耀人眼簾。

海上觀日出另有一種不同的感覺，萬姓漢子坐在船上，身上沐着陽光，那種再世爲人之感便更爲強烈了。

整整離開了十年，萬姓漢子心頭難免有點忐忑，大概是近鄉情更怯吧。

船又啓碇了，清晨風勁，而且順風順水，船速頗快。

近午時分，駛近一座小鎮，馮老三把船泊在岸邊，上岸買食物，萬姓漢子叫他買幾斤酒回來。

吃過午飯，馮老三又再啓航，萬姓漢子一直呆坐在船艙內，馮老三心中暗暗叫苦：「早知他是個活啞巴，這趟生意不賺也罷！」無聊之中，抬頭望向遠處，忽見海面上駛來一艘三桅大船，那船前面包鐵，旗桅上飄揚着一面黑色的旗子！

馮老三雖明知這是海上煞星海鯊帮的船，但也沒把它放在心上。

眨眼間，那船經已貼近，船上有人叫道：「停船！」

馮老三忙擧起一面鐵牌，呼道：「大爺們，這季的采金，小的早已繳納啦，大爺請……」

船上一個滿臉虬髯的大漢喝道：「別囉嗦，叫你停船，你便得停，惹火了大爺們，就把你的船鑿破！」

萬姓漢子聽那人說得凶狠，便推開一縫窗子，湊前望出去，只見船桅上那面黑色的旗子，上面綉着一條鯊魚，鯊魚破浪，神態唯肖唯妙。萬姓漢子不知江湖上有那一個帮會是以鯊魚爲記的。不過見船上那些漢子，都是凶神惡煞，料必也不是什麽好東西。

馮老三終於把船停定，大船上跳下一個漢子來，探頭望了萬姓漢子一眼，對馮老三道：「今秋是咱們帮主四十壽辰，要多收采金，每船一両！」

馮老三抓抓頭皮，道：「但以前好像沒這個規矩……」

虬髯漢子冷哼一聲：「以前咱們帮主可不是四十歲，所謂十年一大壽嘛，快拿來，咱們還要去找別人！」

馮老三摸了一下，身上的碎銀因爲剛才上岸買食物而用罄了，只得把萬姓漢子給他作爲船資的那錠銀子拿了出來。「大爺，這一錠是五両，請大爺找回四両給小的！」

虬髯漢子把銀子放在嘴裏咬了一下，陰陰地笑道：「哈哈，想不到你倒發了財呀，嗯，老馮，你說咱們的感情如何？」

馮老三陪笑道：「小爺很感激大爺們平日的照顧！」

「那不就得了！你還好意思要咱找錢？就當作請咱們喝幾杯酒吧！」

馮老三臉色一變，道：「大爺，這個可不行……」

「什麽不行？」漢子把臉一板。「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最好咱們帮主做壽那天，咱請你喝一杯酒，有來有往嘛！」說着把銀子塞入懷裏。

馮老三走前，道：「這是小的血汗錢，大爺行行好吧！」

「別囉嗦，快開船吧！」那漢子一下把馮老三推倒，正欲跳上大船，不料眼前一花，艙內那漢子已攔在他臉前。

那漢子一怔，喝道：「快讓開！」

萬姓漢子不慌不忙地道：「這位大哥請了，請問貴帮帮主是誰？」

虬鬚漢子把胸一挺，傲然道：「憑你也配動問咱們帮主的名頭！」

「那麽貴帮是啥名號，可否見告！」

虬鬚漢子及大船上的人都齊聲笑了起來：「你連咱們海鯊帮的名頭也未聽過，還敢問咱們帮主的名號！」

「原來是海鯊帮！嗯，那錠銀是你萬老爺的你知道否？」

漢子又是一怔：「萬老爺，誰是萬老爺？」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萬姓漢子淡淡地道：「敝姓萬，雙名人爹！萬人爹便是你老子！」

那漢子虎吼一聲：「臭小子，你敢討老子的便宜！」一邊罵，一邊捋起衣袖。

馮老三忙道：「萬大爺，算啦算啦，他們人多，銀子小的不要了！」

萬姓漢子擧手道：「且慢，你肯不肯交回銀子？」

「老子跟你多說一句，也嫌痳煩！」那漢子捏緊拳頭望萬姓漢子擊去。

萬姓漢子一閃，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左掌在他臂彎一切，那漢子左手小臂彎立時脫了臼，痛得他雪雪呼痛！

萬姓漢子右手五指一抓，那漢子的上衣登時裂開，那錠銀子登時跌落地上。他同時飛起一脚，把那漢子踢落海中。「你這般喜歡喝酒，不如先喝點海水吧！船家，快把銀子收起來！」

海鯊帮帮徒見狀，大喝一聲，有幾個大漢忍不住操刀跳了落來。「小子，你敢情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了！」擧刀望萬人爹殺去！

萬人爹身子滴溜溜一轉，左腿一彈，一個大漢應聲飛落大海！上身微微一彎，避過一柄鋼刀，左肱向後一撞，只聽「砰」的一聲，那人肋骨斷了三根，痛得他跪在甲板上！

萬人爹十年來，第一次與人動手，顯得格外精神，只十多個照面，便把那五個大漢，全部踢落大海！他既然動了手，便下決心索性先搗破海鯊帮爲民除害，然後再北上尋仇。

心念一閃，人已如大鳥般飛向大船，同時叫道：「船家，你快開船吧，不必等我了！」

話音未落，兩個漢子已自兩旁揮刀砍到！好個萬人爹，雙脚一分，脚底蹬在其胸膛上，那兩個大漢登時飛出丈外！

萬人爹一曲腰跳落甲板，喝道：「船上誰是首領，叫他來見老子！否則……」

衆人忽聽「喀嗤」一聲，萬人爺走開一步，只見剛才萬人爹所站之處的甲板，已陷下一個鞋印，兩寸厚的甲板竟被其一脚踏穿，這份功力，饒得那些漢子雖然平日只是仗勢欺人，沒有幾分眞實的本領，但也看得出萬人爹的武功實已至驚世駭俗的地步。

霎時間，三十餘個大漢，人人心上如壓了一塊大石板，不敢吭一聲。

萬人爹正想再發問，忽聽後面傳來一個沉穩的脚步聲，他回頭一望，來的是一個長着一對三角眼的中年漢子。「閣下找沈某，莫非自信能逃得過沈某的一對判官筆？」

萬人爹道：「閣下在海鯊帮內，身居何職？」

「平東堂堂主，『雙筆鎭波』沈燦！」那中年漢子神色十分高傲。

「很好，你下令吩咐他們駛回貴帮總舵吧！」

沈燦一怔，問道：「閣下到敝帮有何貴幹？」

萬人爹道：「爲民除害！」

沈燦嘿嘿冷笑，倏地撒下後肩雙筆，標前幾步，左筆護胸，右筆戳向萬人爹「紫府穴」！同時喝道：「先過了沈某這關再說吧！」

萬人爹見他出手頗有名家風範，不敢過於大意，斜閃一步，右掌自對方肘下突進！

沈燦手肘一沉，筆尖改刺萬人爹喉頭。萬人爹覷得眞切，上身向後一仰，左掌忽然如鬼魅般探前，一下抓住沈燦的右手判官筆，同時右脚一踹，把沈燦踢飛！

「砰」的一聲，沈燦一屁股跌坐甲板上，嘴角沁着血絲，滿臉驚詫。他實在想不出對方爲何在上身後仰之際，還能踢出如此強勁的一脚！

那些海鯊帮帮徒，見自己的頭子只兩個照面，便被對方打倒，更是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萬人爹若無其事地走前，有幾個比較細心的人，發覺甲板上又多了一個鞋印！

萬人爹來到沈燦臉前，左手持着判官筆末端，右手抓住前端，微微用力一壓，那桿精鋼打製的判官筆，首尾相連，忽然變成了一個鐵環。

萬人爹哈哈一笑，振臂一拋，只見那「鐵環」向前旋飛，直飛了十餘丈才「噗通」一聲，跌落海中。

「閣下還打不打？」

沈燦臉如冰雪般白，色厲內荏地道：「海鯊帮不會放過你的，你看着瞧！」

萬人爹哈哈大笑。「老子還要找你們帮主哩，只怕他不敢找我！」目光一盛，利如刀刃，「帶不帶路？不帶路的，全部得死！」

沈燦沉吟了一下，爬了起來，喝道：「還不開船！」

一個大漢問道：「堂主，咱們要去那裏？」

「飯桶！你沒聽見他說的話麽？」沈燦把一腔怒火全都發洩在他身上：「回總舵！」

萬人爹冷冷地道：「你們不要打歪主意，否則，老子一人送你們一拳！」

船上那些大漢全被其震懾，不敢妄動，連忙依言揚帆起碇。

秋風急勁，不一刻，船便已去遠了。

（五）

過了兩天，船便駛去杭州灣了。萬人爹問道：「貴帮總舵設在杭州灣？」

沈燦點點頭，半晌忽道：「萬，萬大爺，小弟這次帶你回去……」

萬人爹道：「你怕什麽？」

「假如你殺得了咱們帮主，當然最好；萬一你反被他殺死，就算事後您不殺我，小弟也是危在旦夕了！……敝帮的帮規一向極嚴！」

萬人爹道：「不用怕，除非他們事先作了準備，否則老子有十足把握！嗯，你們那個帮主到底是什麽來路？」

沈燦尷尬地一笑，道：「小弟說句老實話，不知你相不相信？」他瞥了萬人爹一眼，「敝帮主出現時，若非戴着面具，便是幪着臉，根本不知他是誰？」

華人爹一怔。「那麽又如何知道他是否帮主？」

「很簡單，帮主有一塊金色腰牌！」

到了海鯊帮總舵，沈燦帶着萬人爹直上聚英廳，但海鯊帮帮主却不在總舵，沈燦與內三堂堂主便設宴宴請萬人爹。

萬人爹夷然不懼，可是酒過三巡之後，他忽然大叫一聲：「沈燦，你這小子竟敢在酒中做手脚！」

沈燦哈哈大笑，一脚把桌子踢開：「姓萬的，這『千日醉』的痳藥，任你有多妙的武功，一沾上唇也得倒！」

話音一落，萬人爹果然應聲倒地。沈燦等人哈哈大笑。屏風後忽然走出一個白衣幪臉人，幪臉人的腰帶上掛着一塊金色金牌，沈燦及三位內堂堂主立即跪下呼道：「屬下拜見帮主！」

「免禮！」白衣幪臉人在正中那張虎頭交椅上坐下，問道：「沈堂主，這人是什麽來歷？」

「此人臉上塗了易容藥，屬下也不清楚！」沈燦忙把經過詳述了一遍。

那帮主難以置信地道：「此人的武功眞的如此之高？你有否故意誇大？」

「屬下萬萬不敢！」

帮主道：「好，你把他臉上的易容藥抹掉，讓本座看看他是什麽神聖！」一頓又道：「且慢，先點了他的痳穴，以策安全！」

「是！」沈燦應了一聲，連忙走前，剛想彎下腰，忽見萬人爹如豹子般竄起，一掌擊在他胸膛上！

「砰！」沈燦來不及運功抵禦，身子被擊飛二丈，撞倒一條柱子，才溜落地上，鮮血不斷自七竅湧出，看來已死了九成九。

說時遲，那時快！萬人爹一掌震斃沈燦之後，立即向白衣幪臉人撲去！

白衣幪臉人十分機伶，身子筆直拔起，飛向橫樑！

萬人爹左脚一沉，在地上一頓，改橫飛爲直竄，人在半空，右掌已挾風拍出！

「蓬！」那橫樑吃萬人爹掌風一擊，登時折斷！白衣幪臉人忙自另一條横樑躍下，眼前人影一閃，萬人爹已攔在前面。

「閣下身爲一帮之主，臨陣退縮，不怕讓手下失望麽？」

白衣幪臉人長衫忽然一震，喝道：「你到底是誰？」

「萬人爹！」

白衣幪臉人似乎已恢復常態，冷冷地道：「閣下揑造這個假名，太過低劣！」

「是的！」萬人爹坦言道：「但假如閣下能扯下臉上的罩巾，老子自然也會把眞名相告！」

白衣幪臉人忽然一掌拍出，萬人爹反手一掌迎上去，不料，白衣幪臉人袖管內忽然飛出一柄長劍，指向萬人爹的手臂。

萬人爹吃了一驚，連忙偏身錯步讓開，白衣幪臉人抓住劍柄，手腕一振，橫刺過去，同時喝道：「你們還不快來！」

那三個堂主忙取出兵器標前，把萬人爹圍住。萬人爹夷然不懼，身子一蹲，避過帮主那一劍，上身向前一探，左爪插向其大腿！

帮主一躍而起，半空蜂腰一折，長劍

自上刺下，勢如奔雷閃電！

萬人爹身子立起，左掌一招「手揮琵琶」把劍彈開，右掌看也不看一眼，向上便是一掌！

帮主大吃一驚，幸而一個使棍的堂主，拚命攻來，長棍一招「神龍擺尾」，急掃萬人爹腰際！

萬人爹沒可奈何，只得橫跨兩步，同時撤出右掌。刹那間，一柄單刀橫削過來，萬人爹標前一步，右臂一橫，撞在對方的手臂上，那柄單刀應聲落地！

那堂主剛吃了一驚，萬人爹的膝頭一提，擊在其小腹上，再一掌拍下，「噗」的一聲，腦漿迸裂！

「殺！」另一個堂主揮動一條銅鐧直擊下來，萬人爹閃開一步，身子忽然升起，脚尖一抬，踢在對方喉頭上。只聽「卜」的一聲輕响，那堂主拋鐧跌倒！

使長棍的堂主拚命戳出一棍，與此同時，帮主的長劍也及時自後刺過來！

萬人爹哈哈一笑，下身不動，上身一偏，左掌抓住長棍，順勢向後一送！

這一招匪夷所思，那堂主根本沒有絲毫準備，連人帶棍向帮主戳去！

帮主虞不及此，也是大吃一驚，雖見萬人爹身子一偏，自己亦只需把臂一橫，便能削到對方，可是那堂主的長棍已疾如星火地戳到，只得把劍一格！

「篤」的一聲，長棍勢猛，帮主那一劍雖然把其格開，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被震退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萬人爹右拳猛力自堂主的肘下擊出！

這一拳他運起九成眞力，只見一道巨响傳出後，又是一陣勒勒的肋骨斷折聲，那堂主口吐鮮血癱倒地上！

這一切看在帮主眼中，那裏還敢逗留，雙脚一頓，向屛風後面飛去！

萬人爹反應亦十分快速，奔前兩步，兩掌齊出，凌厲的掌風把屛風擊碎！

帮主剛好身在屛風之上，刹那間，碎木四濺，他冷不及防吃了一驚，左掌在牆上一按，向上竄起。

當他立足樑上時，眼角一瞥，只見萬人爹如附骨之蛆，飛了上來！

此際，帮主魂飛魄散，胡亂向後刺了一劍！

不料萬人爹凌空移形換位，手掌在樑上一拍，身子倒翻下去！

帮主剛自一怔，忽覺樑上傳來一道暗勁，他一時之間，立足不穩地飛了下去！

原來萬人爹用「隔山打牛」的上乘功夫，把其迫下來！

帮主身在半空，眼見萬人爹立在地上以逸待勞，知道危機將至，脫手把長劍向對方拋射過去！

這一着他是拚盡全身之力施爲，長劍如長虹貫日般射去，萬人爹虞不及此，連忙飄身後退！

帮主因用力過猛，下墜之勢也更快，雙脚落地之時，因衝力過猛，也幾乎站立不穩，抬頭一望，萬人爹已如離弦之箭射至！

他大喝一聲：「老子跟你拚了！」反迎上去，雙手齊出！

萬人爹也雙掌齊出，拍向其胸，在他意料中，因自己勢猛，對方必會閃開，但帮主竟然不退，那兩掌仍望萬人爹擊去！

萬人爹勝券在握，自然不肯跟對方拚命，霍地把身一蹲，左掌向上一拍！

帮主下意識地，把上身向後一仰！雖然閃避及時，但臉上那方罩巾却被掌風捲飛，露出眞面目來！

刹那，只見萬人爹身子猛地一震，脫口道：「你，你，你到底是誰？」

那人滿臉驚詫，退後兩步，也顫着聲問道：「你，你又是誰？」

萬人爹抹掉臉上的易容藥，帮主忽然叫道：「你，你是大哥，你……你還未死麽……」

「四弟，果然是你！你也未死麽？」

原來這帮主赫然是柳三陽，而這萬人爹却是連天雪！他故意佔海鯊帮的便宜，在船上胡謅的。

這刹那，兩人都如石像般佇立着，連天雪是滿臉驚喜之色，而柳三陽却驚恐欲絕，額角上的汗珠簌簌淌下來。

「四弟，你，你受了傷麽？」連天雪却看不出柳三陽神態有異。「還有，四弟你怎會當上這種邪惡組織的帮主？」

柳三陽臉色一變再變，顫聲道：「我怎會想不出來，天下間除了大哥您之外，還有誰有此武功？但，你的脚……」

連天雪心頭一動，踏前幾步，問道：「四弟，愚兄的話你還未答！」

「你不要過來！」柳三陽汗出如漿，忙不迭後退。

連天雪心中疑雲更盛，更想掠前，忽見柳三陽「噗」的一聲，跌坐在地上！

連天雪走前看了幾眼，發覺他是自震經脈而死的，身子忽如篩米般抖動起來，也跌坐在地上，喃喃地道：「原來害我的竟是你！枉我視你如兄弟……」想起當夜的情況，越發清楚。他又是悲痛，又是憤怒，忍不住一拳擊在地上！

青磚吃他一擊，立時裂開，連天雪雙眼望着橫樑。「好狡猾的奸徒！我待你如此，你尚有何不滿？」他忽然大聲叫起來，「你爲什麽要害我！爲什麽要害我！」

窗外一對眼睛一直瞪着連天雪，連天雪却毫無發覺，摸出火摺子，拉下布幔，把其點燃。

（六）

忠義莊在皖境合肥城，自從連天雪死而復生，並燒毁了海鯊帮的消息傳出之後，江北白道的高手，都齊向合肥城趕去。

而合肥城又開始恢復十年前的熱鬧了。「北斗七星門」的門主七修道長，帶着幾個徒弟，首先到達忠義莊。

連天雪的妻子周燕明在大廳欵待他們，七修道長稽首問道：「夫人，請問連大俠囘來了沒有？」

周燕明臉上露出焦急之色，道：「外子尚未到家，賤妾也是十分焦慮，希望在半路不會發生什麽意外才好！」

七修道長笑道：「夫人無須憂愁，海鯊帮近年來橫行東海，連大俠隻身入虎窟也能全身而退，看來連大俠比之十年前武功更爲精進了，天下間還有誰能阻擋得了他？」

周燕明道：「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當年他不是……」

「無量壽佛，夫人不必多慮！」

「道長且去寒舍住下吧！」

七修道長忙稽首道謝，說着，又有幾位住在附近的武林人士來到，他們都接受周燕明的欵待，在忠義莊住了下來。

次日，連天雪猶未囘來，不過黃昏時分，連天雪的岳父「銀劍鐵筆」周懷古却是先趕來了。衆人坐下來，談起連天雪的突然失踪以及突然出現的事，都是詫異不已，恨不得向連天雪問個明白！

可是羣豪一連等了七天，猶不見連天雪囘家，周懷古着起急來，忙發出武林帖，呼籲同道查一查連天雪的下落。

羣豪見狀也着起急來，紛紛告辭囘去，忠義莊又恢復了平靜。

周懷古送走了最後一批嘉賓，然後才去敲周燕明的房門，周燕明開門叫道：「爹！」

周懷古忙向她打了個眼色，隨即把房門閉起，問道：「事情如何？」

「已經辦妥，爹準備如何發落？」

周懷古右手一比，作了個一刀斷的手勢，隨即又道：「不過，得先帶我去看看他！」

就在此刻，房門忽然响了起來，敲得十分有規律，周燕明道：「是穆哥！」走前把門拉開，外面立即閃入一條漢子，正是連天雪的結義二弟：秦穆！

「明妹，那小子這十年來的經歷你可已查明了？」

周燕明道：「小妹……小妹不敢去見他！」

「如今他在何處？」

「你放心，在下面！」周燕明臉上升起一絲狡猾之色。「他服食了老娘的酥骨散，此刻任何人都可以取他的生命！」

原來連天雪婚後只顧四處游俠，冷落了嬌妻，後來秦穆便跟她搭上了，這十年來，他們表面上大嫂二弟的叫着，暗地裏却是做了實際的夫婦，由於秦穆安排巧妙，可憐江北的同道竟沒有一個知道內情！

（七）

其實連天雪比七修道長還早一日到。他易了容，日夕乘馬趕路，到得忠義莊，已是二更時分。

連天雪有心讓嬌妻驚喜一下，故意不敲門，越過圍牆，奔向內堂。

忠義莊內四周靜悄悄的不見一人，連天雪一怔，忖道：「莫非明妹不在莊內？」心念一動，去勢更急。

到了內堂，幸而寢室那裏露出燈光，連天雪探頭一望，只見周燕明坐在窗前，以手支頤，一副愁眉苦臉，連天心頭一陣激動，想道：「這十年也不知明妹如何過的！待我突然在她臉前出現，讓她驚喜一下！」

主意打定，忙抹去臉上的易容藥，悄悄潛到窗台下，忽聽周燕明幽幽地道：「不知雪哥去了那裏……十年了，爲何音訊全無？觀音菩薩保佑信女丈夫連天雪一切平安，長命百歲！」

連天雪雙眼一陣模糊，忍不住叫了聲：「明妹，我囘來了！」同時長身立起。

周燕明嚇了一跳，喝道：「大胆淫賊，竟敢夜闖女子閨房！」

連天雪忙道：「明妹你看我是誰？」

周燕明抬頭望一望，臉上驚詫欲絕，喃喃地道：「莫非我在做夢？莫非是雪哥的鬼魂囘家……」

連天雪伸手在窗前一按，躍入房內，笑道：「明妹，你不是做夢，愚兄也沒有死！」

「你眞是雪哥？」周燕明囁嚅地問。

連天雪心頭一悲，長嘆一聲：「十年的時間的確不短，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還有跟你相會的一天，何況是你？」

周燕明大叫一聲，霍地撲入連天雪懷中，夢囈般地叫道：「我不是做夢，我不是做夢！你果然囘來了！」說罷便痛哭起來。

連天雪也流下兩行英雄淚，強笑道：「明妹，我囘來了，你不高興麽？怎地反而哭了起來？」

周燕明「噗嗤」一笑，恍如梨花帶淚，她雖已三十開外，但望之仍然十分俏麗，尤其此刻在連天雪的眼中，更加美如天仙，忍不住在她額上香了一下，鼻端聞到一絲沁人肺腑的髮香，心頭不由一蕩。

周燕明忽然道：「雪哥，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你可不要笑我……」

連天雪哈哈一笑。「幾時笑過你？」

「我昨夜做了一個夢，夢見你囘來了，是以今夜坐在窗前等你，希望奇跡能出現，果然……」

連天雪見她說得深情欵欵，內心更加激動，忍不住把臂一緊，緊緊地摟住她。

「大哥你不相信麽？你嗅嗅看，我今夜特地薰了香，又擦了枸櫞油……」

連天雪喜得手舞足蹈。「我怎會不信，明妹，你怎不問我，爲何十年後的今日才囘來？」

周燕明道：「你能够囘來便好了，我還要問什麽，其實只要你平安，就算不囘來，我也不會感到遺憾！」一頓，「大哥，你先坐一下，待我去燒點你以前喜愛吃的小菜……」

連天雪忽然伸手把她摟住，同時把桌上的油燈吹熄。

周燕明叫道：「雪哥，你幹什麽？」

連天雪道：「愚兄要做十年來未曾做過的事……嗯，我去關門。」

周燕明夢囈般地道：「莊內的家丁丫環，五年前我已全部把他們遣散了……」

「那就不必關門了……」

房內傳出一陣悉悉索索的衣衫磨擦聲，接着又傳出滿含春意的聲息。

窗外的明月忽然被一朵飛來的烏雲遮住了，也就在此刻，房內的一切忽然靜止了……

× × ×

當連天雪醒來時，發現自己倒臥在忠義莊下的地窖內，他定一定神，身子忽如米篩般抖了起來，一張臉比紙還白！

柳三陽出賣他，雖令他意外且悲痛，但比起這一次，顯然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連天雪清楚地記得，正在自己神遊極樂時，後腰上的痳穴及啞穴，突然一痳，接着又是昏穴被人戳了一記！

房內除了自己之外，只有自己的妻子周燕明，是誰下手的還用猜測麽？而且連天雪肯定房內沒有第三者，因爲以他今日的武功，假如多了一個人，不會沒有絲毫

感覺的！

剎那，連天雪幾乎再度暈倒，太可怕了，自己一直以爲那些作惡多端的邪道高手才是最大的敵人，想不到最大的敵人却是自己的兄弟及妻子。

他忽然又想起秦穆及倪振華來，不知他倆如今如何，又是否已變了！

想了一陣，他覺得須面對現實，而且也該上去找周燕明那賤人理論一下，但當他一站立起來，霍地又再跌坐下來了。

此際，他才知道自己丹田內的內力涓滴全無，而且連走路之力也沒有。

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麽時候，睡倒在地上，只覺腦海裏一片空白……

× × ×

連天雪與柳三陽在海鯊帮大廳內決鬪的情況，被一位幪臉人發覺，他立即離開海鯊帮，到了杭州城的一座小院裏，不久，一隻白色的信鴿便自莊內飛出，飛向西北了。

過了三天，周燕明便收到了一封信了，信是她父親周懷古寫來的。周燕明看了信，嬌軀忽然抖動起來，接着把信燒掉，同時把管家叫來，要他立即把家丁丫環遣出莊外，每人給了他們十兩銀子，叫他們去遊玩，一個月後才回來。

再過兩天，連天雪才到達，可惜他均被矇在鼓中……

閻王敵雖然送給他不少藥物，可解百毒，但他千算萬算，算不出自己的妻子會在那個時候出手。

（八）

地窖內不見天日，只有一盞長明燈，連天雪只能靠送飯的次數來推斷日子，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四天，旣不再見到周燕明，而她又不斷派人送飯來，連天雪想不出周燕明她葫蘆裏面賣什麽藥，反正如今自己已成了個廢人，只得泰然處之。

這天，鐵栅下又推入一具食盒來。送飯的人把身子躲在牆外，是以看不出他是男是女，連天雪也試過問他，但他們像個聾啞人般，任連天雪如何問，他就是不吭半聲，一連幾天均是如此，連天雪也沒興趣再動問。

飯旣然已送進來，只有坦然吃之。吃了一半，連天雪忽然發覺飯內多了一個紙包，他心頭一怔，忙放下食盒把紙包打開，只見紙包內尚有一個紅色的紙包，紙上寫着幾行字，字體十分潦草，再辨認一下，發覺紙上的字是用炭寫下的。

「飯內有毒，紅紙包內有解藥：解藥份量不够，請今後不要再吃飯。」

連天雪心頭怦怦亂跳，暗忖道：「這是誰寫的？他的話能不能相信？」

不管如何，現在旣然已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便生了姑妄信之的念頭，打開紅紙包，把裏面的藥粉服下，同時把飯倒掉，然後把食盒推出鐵栅外。

說也奇怪，那些藥粉入肚之後，丹田內便有了點暖氣，接着內力便一點一滴的凝聚，連天雪大喜，過了一陣，估計丹田內的內力已可運行，這才盤膝坐下運氣。

這一運氣，藥力發揮得更快，內力越聚越多，到下一頓飯時，估計已恢復了五成。

連天雪接過食盒，把飯倒了出來，仔細檢查起來，可惜這次並沒有解藥。

連天雪心頭對這個送飯的人十分感激，解藥份量雖不够，但他相信可用現有的內力把身上的毒煉化，而恢復全部武功。

於是他日夕苦練，身上的毒逐漸減少，功力亦逐漸恢復，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功力恢復得越來越快，終於大功告成。

連天雪在地窖內略爲試驗一下，見體內一切無異，便決定破牢而出。

他運起內力，雙手分抓着一條兩指粗的鐵枝，開聲綻氣一壓，那兩條鐵枝便向兩旁彎曲，露出一個橢圓形的洞口，連天雪略一運「縮骨功」，身子便由小洞鑽了出去。

鐵栅之後有條很短的通道，通道的盡頭有道石級，石級通往何處，連天雪自然知道，他本就是忠義莊的主人嘛！

連天雪懷着沉重悲痛的心情走向石級，他不知他面對自己的結髮妻子時，是否能下得了手。

推開了出口那塊石板，上面是後花園，星月滿天，看樣子已是二更時份，他步向寢室，下意識地伸手去摸寶刀，但他身上的寶刀、易容藥以及閻王敵贈與他的解毒藥物，都早被周燕明搜去了。

（九）

寢室內的周懷古見女兒及秦穆仍在閑磨，忙道：「那小子雖然服了酥骨散，但不死終未能使人放心，還是先把其解決了再說吧！」

周燕明忽然道：「女兒不想去了，爹你跟穆哥去吧？」

秦穆道：「好，你在此等我們！」

× × ×

連天雪走至內堂走廊，忽見莊內已多了不少人，那些人都躲在暗處，身上帶着兵器，他暗嘆了一聲，目光一掠，忽見一個幪臉人的身影十分眼熟，暗忖道：「此人莫非是倪三弟？」

心念剛一動，只聽那人道：「大家小心一點，不要讓外面的人進來！」

連天雪一聽，聽出那人的聲音果與倪振華一般，不由暗罵起來：「原來連你也不是好東西，今夜第一個便拿你開刀！」

他暗吸一口氣，向倪振華迫去，倪振華忽有所覺，轉過頭來，忽見一個人向他撲過來，他吃了一驚，喝道：「誰？」

「就是你大哥，連天雪！」連天雪去勢更快，左拳直擊而出。

倪振華這一驚，非同小可，還未來得及示警，連天雪的拳頭已至，他連忙振臂抵擋，不料，連天雪那一拳望之似是實招，却是虛招。

拳至半途，忽然一偏，擊向胸膛，倪振華左臂又忙來招架，連天雪的右拳此刻才猝然而發，擊在其腹下空門！

「砰」的一聲，倪振華驚叫起來，連天雪右腿一掃，倪振華應聲倒地，不由叫了起來：「姓連的就在這裏，快來呀！」

他不叫猶自好，一叫可就露了底啦，連天雪喝道：「倪振華你跟他們也是蛇鼠一窩呀？」身子標前，再一脚掃出。

倪振華也不是省油燈，曲腰彈起，不料連天雪的武功比之十年前大有進步，身子如電，眨眼已至倪振華身前，左爪一探，「噗」的一聲，五指全部插入倪振華的

胸膛，再飛起一腳，把其踢飛！

倪振華慘叫之聲未絕，人已斷氣。

連天雪不待他手下奔來，幾個起落，飛向周燕明寢室前，右脚一抬，把房門踢飛，閃身而入，喝道：「好賤人，看你還還有什麽手段。」

周燕明正在整理被褥，房門一破，她轉身一望，一張臉登時變了，嬌軀撲簌簌地抖個不停。

連天雪緩緩走前，冷森森地道：「賤人，我想問你一句話，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你要用此手段對付我？」

周燕明花容失色，喃喃地道：「我無話可說，你殺死我吧！」

「你道我下不得手？你素知我對付歹徒，最是心狠手辣的！」

周燕明坐在床上，喃喃地道：「你爲人很好，我無話可說……只是，只是你一心只顧別人，却忘記了我……」

連天雪一怔，隨即怒道：「賤人，原來你是耐不住閨中寂寞！」

「任你怎樣說都好……我不想做個再世的潘金蓮，只要好好的生活，我不希望丈夫是個天下第一人！」周燕明忽然激動地道：「天下第一人！哼，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少敵人。」

「就是你跟倪振華柳三陽這種人？」

「你錯了，你的敵人太多了！我，我算得了什麽？我只是一條隨波逐流，沒有主見，沒有勇氣，只求安穩的可憐虫而已……在整個事件中，也只是個傀儡……」

連天雪心頭一片惘然，半晌才問道：「你說我有很多敵人？爲什麽？」

「敵人多得數不盡，不但有黑道上的，也有白道上的，更有你平日所敬佩的朋友……我，我對你只有怨，而沒有恨，你要殺便殺吧！」

連天雪身子急抖，沉聲道：「我只想知道，他們爲什麽會恨我！」

房外忽然傳來一道冷森森的聲音：「你何不問我？」

連天雪忽然一個箭步躍前，封住了周燕明的麻穴，隨即轉過身子來，目光一及，身子抖得更促，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你想不到吧？」來人赫然是周懷古，背後還站着秦穆。

連天雪澀聲問道：「岳父，這，這是什麽原因？」

「不要叫我岳父，你根本沒把我當作岳父。」

連天雪一怔：「小婿何時對你有過不敬？」

秦穆自周懷古背後閃了出來。「周大俠不好意思說，等我替他說吧……」

連天雪叫道：「二弟，愚兄又何時對不住你？」

「你沒有對我不住，但你可知道，天下間的榮譽全讓你佔盡了，我們變成什麽？變成了你的手下，走狗！」秦穆激動地道：「你說，自你崛起之後，尚有什麽『大俠』出現麽？」

連天雪一怔道：「這跟愚兄有何關係呢？」

「關係可大了，你把黑道人士趕盡殺絕，咱們又有何事可做，旣然無事可做，又怎能戴上大俠的冠冕，連天雪，做人要有分寸，你不但把黑道趕絕，也把咱們趕盡！」

連天雪大叫一聲：「你們設下這許多奸計，理由只是如此？」

「不錯，」周懷古道：「當年我推選你當武林盟主，本指望你派個副盟主給老夫，但你却一口拒絕了。」

「旣然如此，岳父又爲何肯把燕明嫁給小婿？」

「若非如此，你怎會被蒙在鼓中？」

連天雪吸了一口氣：「你只想揚名，爲何又弄出個什麽海鯊帮來。」

「何止一個海鯊帮？」周懷古哈哈大笑，「若非如此，老夫又何來財帛來大解善囊。」

連天雪哈哈地說道：「我還以爲我有什麽大錯，原來只是阻碍你們沽名釣譽而已。」

「不錯，」周懷古道：「世間上沽名釣譽的人本就不少，所以你的敵人也就不

下期預告

血洗英雄心

（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燕湖城連續發生幾件命案，神捕管一見一接手，便墮入兇徒的奸計之中，一步步走向絕路。首先是深得美人垂青，最後却成了欽犯。這一來，迫使管一見孤軍作戰，可是自己的每個行動都逃不過人家的眼睛，所以屢戰屢敗……最後在死裡求生之下，而僥倖把兇徒找了出來，洗脫自己的寃情。

新篇預告

倩女幽魂

（社會奇幻詭異故事）

史洛著

鬼！人世間，眞有鬼魂的存在嗎？人們對尚無所知的事物和一些現象，由於無知，常加以斷然的否定，科學家却不，因爲存疑，才逐漸揭露出宇宙的秘奧來，科學家已間接的爲靈魂找到了根據，卜蘭克的量子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却爲靈魂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根據。

會少，你知道否，自從你失踪之後，爲何没人下山去探查你。」

他頓了一頓，續道：「因爲他們對你的生死也不大興趣，你死了之後，人們的生活便會燦爛起來。」

連天雪道：「岳父，我實在看不出你是這種人……」

周懷古說道：「你不要再叫我岳父了，我現在已是他的岳父！」說着指一指秦穆。

「什麽？」連天雪身子又再抖起來。

秦穆趁他心神大震之際，忽然抽劍刺出。

連天雪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開，周懷古的銀筆又已刺至，同時右掌自側掃到。

連天雪連忙躍起避過，但秦穆那裏肯放過他？雙脚一頓，也急竄起來，長劍刺向連天雪的後背。

這一劍，秦穆自信即使不能把連天雪刺傷，也能迫得他落地，但是他却不知道連天雪在絕谷內那七年的苦練，已經使他的武功更上一層樓，只見他輕吸一口氣，竟能够凌空轉身，左手五指一搭，抓住劍脊。

與此同時，周懷古也撲了起來，銀筆急刺，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連天雪五指搭上秦穆的長劍，手腕一沉，兩人便如隕石般墜下。

秦穆大驚失聲，雙脚一落地，左掌立即向上一拍。

連天雪右掌一沉，只見「蓬」的一聲，秦穆五內一陣翻騰，鮮血自嘴角汩汩沁出，連天雪因在半空，没處着力，也被震得飛了起來，但他凌空曲腰，避過周懷古自上刺下的銀筆，越過秦穆的頭頂，左腿向後一踢，秦穆的身子立即飛起，撞向周懷古！

周懷古虞不及此，收筆不及，只聽「噗」的一聲，銀筆已自秦穆的前胸透入，自後背貫出！

周懷古大吃一驚，他實在料不到以兩敵一，秦穆在幾個照面之下便已喪身！

心念未了，雙脚已落地，由於筆上掛着秦穆，重量大增，落地時竟然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周懷古心知道連天雪絕不會放過他，忙振腕抽筆。

可是銀筆被肋骨夾住，連抽兩下，都未能抽得出來，正想拋筆，只見連天雪如離弦之矢射至，一掌拍在秦穆的屍體上。

秦穆的屍體疾如星火地撞向周懷古，「蓬！」周懷古退了兩步，一口鮮血衝口噴出，原來那一掌連天雪運上了「隔山打牛」的上乘功夫，看似打的是秦穆，實際却是擊向周懷古。

剎那，寢室之內靜得落針可聞，連天雪走前幾步，伸出一脚，輕輕把秦穆踢倒，面對周懷古。

周燕明忽然大叫起來：「不要殺我爹爹！」

連天雪道：「他把你當作成名的貨物，你還替他求情，在他眼中，只有名與利，那裏尚有親情！」

周燕明抽抽泣泣地哭了起來，連天雪道：「你要我動手，還是自己。」

周懷古頽然一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夫復何言，連天雪，老夫把命給你就是。」說看舉起一掌，拍向自己的天靈蓋！

就在此刻，周懷古袖管中忽然射出一蓬鋼針來，直奔連天雪臉門！

連天雪哈哈一笑，只見他雙掌一抬，兩股凌厲掌風立即發出，那些鋼針吃掌風一激，反射向周懷古。

周懷古臉上剛浮上一絲狡猾的笑容，那些鋼針已全部射入他身體，他身子一歪，沙着聲道：「你，你……你變了……」

「不錯，」連天雪道：「我變了，我以前把人當成兩種，一種紅面的，一種白面的，七日之前，才使我有了改變，自己的妻子也會陷害我，何况別人？我一直都準備着，你是作法自斃。」

周懷古雙眼睜得如同銅鈴撲倒地上。

連天雪走至周燕明臉前，周燕明閉起眼來。

「我不想見到你，天亮之後，你便給我滚得遠遠的！」

周燕明雙眼淌下兩行清淚。「天亮之後，我便去落髮爲尼……」

（十）

十一月初五，連天雪又在忠義莊宴客，把十年前的事說了一遍，然後道：「今日的連天雪，依然是十年前的連天雪！」

他雖然未知道到底是誰，偷偷把解藥送給他，但他知道世上紅面的不比白面的人多。話音一落，博得滿堂掌聲，自此，江北武林又平靜好些年。

（完）

環球新書介紹

外星球歷險記



馬雲新作「外星球歷險記」，包括了兩個科學幻想故事，「外星球歷險記」及「美蘇太空大戰」。

「外星球歷險記」講述兩個美國西點軍校受訓的百厭星，混入了巨型火箭之內，却因爲無法控制而直衝出外太空，幾成太空垃圾，最後却成了另一星球的俘虜，從而發覺了這些外星球人在收集各色地球人類，進行一項陰謀。

「美蘇太空大戰」描述蘇聯特務查出美國政府與外太空生物結成「星際聯盟的秘密」，並有機地供外星球的飛碟使用，於是一場太空大戰宣告爆發。

（每本$7.00）

武林軼事

靚仔玉巧勝森龍

麥海雲

靚仔玉打死下山虎，威名遠播，南洋羣島各地都知道他是最有份量的武林高手，能够替華人爭一口氣，其實他本人只有一百零五磅的體重，可以說是非常瘦削的，人仔細細，竟然能够打死重達一百九十磅的下山虎，實在不容易。

原來靚仔玉有一種本領係普通拳師無法做到的，他可以把渾身的氣力集中在一個拳頭，一隻手掌，或者脚尖上，拳打脚踢，只要打中對方任何一處部位，都可以令到對方身受重傷，故此，他雖然體重很輕，却打得比他超出幾十磅的拳師更兇。

下山虎當時是被他踢死的，不過，靚仔玉在那一場搏鬥當中，也捱了下山虎一拳，單是這一拳，打中他的左胸，有些瘀血。後來他返港醫治，終於因此喪生。下山虎能够一拳打傷靚仔玉，亦係武林中的高手。

能够將全身氣力放在一隻手掌上面打出去的人，並非很多，靚仔玉最擅長的一招「震心掌」就是他的傑作，他曾經多次當衆表演打沙包的絕技，站在沙包前面，只隔三寸，一掌打去，即是說他打出去的手掌跟沙包僅有三寸的距離，照計如此短的距離，極難發力，靚仔玉却可以使勁一震，把沙包彈到飛起，有如大隻佬用拳頭向沙包撲攻那麽有勁，就憑這種短勁，靚仔玉不單是多次擊敗惡霸，而且在婆羅州跟當地的摔角大王「森龍」交手，把他震到整個碌低，至今南洋羣島的拳師仍然有人記憶起這件事，傳爲武林的佳話。

當時靚仔玉接受當地摔角大王森龍的挑戰，但却首先聲明係友誼比賽性質，他單刀赴會，上台跟森龍交手之前，他只穿短打唐裝衫褲，顯得十分細小，對方係重達二百一十磅的彪形大漢，根本不會把靚仔玉看在眼內，還叫公證人必須準備醫生急救，然後交手，怎料交手了幾個同合，始終無法擊中，亦無法捉住靚仔玉，逐漸覺得心煩意亂，忽然有機會將靚仔玉抓住，整個抱起來，打算把靚仔玉向外拋出，凌空飛躍，由台上跌落台下，羞辱靚仔玉，殊不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靚仔玉突然一掌打出，在三四寸那麽短的距離，打中對方胸部正中，跟住使勁一壓，憑着這一招震心掌，他就反敗爲勝。各人看見森龍突然鬆手，靚仔玉跌下來，但却没有受傷，反而森龍搖擺不定，突然倒在台上，臉色泛白，幸而醫生在傍侍候，急用氧氣筒施救，森龍然後甦醒過來，他無力再戰，只好認輸。

靚仔玉這一招震心掌，不知道他如何苦練出來，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一定係在比較細小的沙包面前站定，然後發招，由於沙包僅有十磅八磅重，他在距離一尺發掌，當然有力量將沙包彈起來，跟住跌下，他再度發掌，如是者練習多時，沙包逐漸加重，他也把手掌跟沙包的距離縮短，終於練習到震心掌這一招。

日本空手道亦有震心掌這種掌法，包括軟硬兩種練習方式，屬於硬功的一招，就係將手掌的掌筋連續多次打向牆上，令到掌筋變厚，掌力增加，另一方面，同時練習軟勁，將幾百張舊報紙包在一條木柱上面，紮好之後，跟着出擊，就用掌筋向報紙壓過去，由於報紙本身有多少彈力，能够承受那一隻手掌的壓力，不至於壓穿，日子拖長了，能够一掌打落去，報紙爆裂，跟住換過紗紙，再換就係紗布，再厲害的掌筋也無法把紗布壓爆，但却可以使紗布受到震動，發生裂痕，日本的空手道有幾種掌法。最厲害的就是這種「穿心掌」，其實它係由靚仔玉的震心掌轉變出來，這一類掌法需要内勁以及硬功，雙管齊下，然後發出力量，無論如何先决的條件就係要提勁，集中於一掌之上，然後能够發揮威力。

舊日的廣東拳師黃飛鴻也有這種本領，他可以伸出一條腿，只用一隻脚支持全身的體重，有如金鷄獨立，在脚趾公上面站着一個徒弟，徒弟還要雙手舞着獅頭，黃飛鴻大喝一聲，將伸直的右脚提起來，徒弟連同獅頭一起升高，保持原狀，一點也没有傾斜。其實黃飛鴻並非僅用脚趾公而已，這種本領反映出他係洪拳高手，等閑之輩，當然辦不到。

霍元甲係舊日名震中外的一個拳師，他的脚力就有十分輝煌的成就，有一天，他早上起床，打算開門走出去，怎料拉開大門，就看見一個石磨放在門口，那個石磨重達千斤，乃係圓形的，普通人就算雙手齊出，休想推動分毫，霍元甲突然後退兩步，運用全身氣力放在脚上面，向前疾走，走了兩步，使勁一撑，那一脚就把石磨踢開六七尺，他跟着走出戶外，後來他才知道這個石磨是上海巳經開館教授武功的教頭合力推到門外，想看看他如何把石磨搬走，因爲他一脚就踢開石磨，各人看呆了一雙眼，不敢向他挑戰。

霍元甲事後對他的徒弟劉振聲談及此事時說：「我渾身氣力可以放在一隻手或一隻脚上面，如果你想學習我這一門的武功，先要做到這一點。」

上述幾個小故事，可以反映出有名氣的教頭能够把全身氣力集中在某一處，如果他能够集中氣力在一隻手指上面，向對方穴道使勁插過去，那就是久巳失傳的點穴功夫。

（完）

掌篇警世故事

天網

文·隆中客
圖·飛可

天網恢恢

虎父未必有虎子。

雖然，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普天之下所有父母們的心願，但芸芸衆生中，眞正够得上稱之爲「成龍、成鳳」的子女，可說有如鳳毛麟角，而「虎父犬子」則幾乎到處都是。

眼前就有這麽一個例子。

× × ×

青海馬家，一向就是西北地區的望族，族繁人衆，談不上成龍成鳳，僅能克紹箕裘的子女固然是每代都有，但，更多的却是不成器的「犬子」。

「鐵騎銀槍」馬如龍是個鐵錚錚的漢子，一匹「烏雲蓋雪」的寶馬，一枝丈二爛銀槍使他威震青海地區達四十年之久。

很可惜，馬如龍的兩個兒子，却是道地的「犬子」，不成器之至。

他的兩個兒子，老大叫馬永平，老二叫馬永實。

馬永平還比較好一點，僅僅是不成器而已。馬永實却除了不成器之外，可說是吃、喝、嫖、賭全來，乃父馬如龍撒手西歸之後，偌大的家財，就被這位二公子馬永實揮霍掉五分之四。

因此，他們的姑母馬明珠常常暗自嘆息：像這樣的兒子，還是不生的好。

事實上，馬明珠也的確不曾生過一男半女。

馬明珠所適爲青海地區另一望族司家。司家的財雄勢大，比起馬家來，絕不多

疏而不漏

遜。

馬明珠儘管對她娘家的兩個侄子大大的不滿，但畢竟血濃于水，臨終時，特別立下遺囑，將司家的財產分出五十萬兩白銀給馬家，並請馬家的族長馬長青代爲轉交並監督之。

馬家與司家，都位于青海之濱。

如果是晴朗天氣，可以隔海遙望彼此房舍的輪廓。

但，如果沿着濱湖大道走起來，即使是快馬加鞭，也得大半天工夫哩！

原因是：青海實在太大了，而且，馬家與司家的隔海相望，也並不是隔着整個青海，其實，只不過是隔着青海的一角而已。

× × ×

隆冬，雪夜。

北國的原野，已是千里冰封。

當然，青海的湖面上，也早已冰封逾尺，即使是車馬疾馳，也不虞陷落了。

在這天寒地凍的雪夜裏，居然有一位不速之客造訪馬家。

這位不速之客是馬家的族長馬長青。

馬長青是一位年約半百，却是神采奕奕的偉岸老者。

當他在僕人的前導下進入馬家的小花廳時，馬家的二公子馬永實正在獨個兒在熱烘烘的炕上玩骨牌。

馬永實見到馬長青，並不起身，只是含笑說：「五叔您好。」

馬長青眉峯一蹙，道：「一個人也玩得那麼有勁。」

馬永實笑笑道：「無聊嘛！」

馬長青道：「老大呢？」

馬永實道：「去他岳家還沒囘來。」

「你姑媽去逝了……」

「我知道。」

「你姑媽有一份遺囑在我這兒。」

「噢……」

「那遺囑上說，分給你們兩兄弟五十萬兩銀子。」

一直在低頭玩牌的馬永實，居然抬起頭來，目光一亮道：「那……太好了！」

馬長青漫應道：「我說，對你來說，可並不怎麼好。」

馬永實一楞道：「五叔此話怎講？」

馬長青手拈花白長鬚，慢吞吞地道：「因爲，你姑媽說你太不長進。」

馬永實苦笑道：「這也是實情。」

「所以，這五十萬兩銀子，雖然也有你的一份，却有附帶條件。」

「是甚麼條件？」

「你必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馬永實楞了一下，沒接腔。

馬長青又道：「在你沒有洗心革面之前，你應得的一份，由你家老大保管，而五叔我，是當然監護人。」

馬永實含笑接道：「這很好啊！五叔請相信我，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但願如此。」馬長青正容接道：「五十萬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你們兩兄弟之間，有一個突然死亡，這五十萬兩銀子，就全部屬於剩下的一個了，現在，五叔我眞有點替你們担心。」

「担心？」

「是的，我担心你們兄弟之間，會發生甚麼事故。」

馬永實正容道：「五叔請放心，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的，我們兄弟雖然不長進，但絕對不可能做出骨肉相殘的事來。」

「我也相信你們不會……」

說到這裏，老大馬永平回來了。

於是，馬長青又將上述事項複述了一遍之後，才將五十萬兩銀票遞與馬永平，道：「後天，就是你們姑母出殯日期，你們兩兄弟都該前去送殯才對。」

馬永實搶先說道：「我看，有老大去就行了……」

馬長青截口訝問：「你不打算去？」

「是的。」

「爲甚麼？」

「因爲，司家的人，一向都瞧不起我，我不想去看他們的白眼。」

馬長青輕嘆一聲道：「知恥近乎勇，從現在起，我希望你能勇於改過自新。」

馬永實口沫四濺地道：「五叔，請相信我，我一定會改過自新的。」

馬長青「唔」了一聲，道：「你姑母的出殯大典，你還是要去，這是應有的禮數。」

馬永實苦笑道：「五叔，姑母的出殯大典上，車水馬龍，冠蓋雲集，有我不算多，沒有我也不算少，您又何苦逼我去丟人現眼哩！」

馬永平只好搶先打圓場道：「五叔，老二說的也是實情，且由他吧……」

馬長青只好搖搖頭，苦笑着一聲長嘆之後，才起身離去。

× × ×

第三天——也就是司家出喪的日子，依然是風雪交加的壞天氣。

馬永實沒去參加他姑母的出殯大典，却窩在一個妓院中尋樂子。

那妓院叫翠香院，位於距司家大宅五里外的千家集。

馬永實的老相好叫紅紅。

紅紅名副其實，是翠香院中首屈一指的紅姑娘。

作爲一個首屈一指的紅姑娘，自有她的條件，紅紅也不可能例外。

紅紅才二十歲，麗質天生，嬌小玲瓏如香扇墜，也像一隻依人小鳥。

當然，她的狐媚功夫也是頂尖兒的。

任何男人，只要見到她，都會情不自禁地，拜倒她的石榴裙下。

任何男人，只要跟她有過一番繾綣，就會將一切的一切去「孝敬」她。

馬永實就是那任何男人當中的一個。

馬永實所揮霍掉的銀子，除了賭掉的以外，可說是全都「孝敬」給紅紅了。

戲子無義，婊子無情，這兩句話，是不論古今中外都適用的。

馬永實雖然在紅紅身上「孝敬」過太多的銀子，但如今家道中落，幾乎成了破落戶。

在床頭金盡的情況下，馬永實已不再是紅紅心中的恩客了。

其實，說馬永實「床頭金盡」，可並不怎麼恰當。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馬永實畢竟是世家子弟，儘管由於他的過度揮霍而家道中落了，他的手面還是比一般窮措大要闊氣得多，只不過跟他自己比起來，已不像以前那麼一擲千金，毫無吝色罷了。

但在只重金錢不重人的風月場中，僅僅是這些，已足够他要受紅紅的奚落了。

× × ×

現在，馬永實就是正在受着紅紅的奚落——

這是紅紅姑娘那佈置得充滿無限溫馨的香閨。

燭影搖紅中，桌上有美酒佳餚，身邊有美人如玉。

外面，儘管是風雪漫天，這斗室之中，却充滿了盎然春意。

人生有酒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馬永實是很懂得享受。

眼前的情景，也正是一般追求官能享受的人所心神嚮往的。

但，馬永實却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

坐擁佳人，面對美酒，他不但沒有一點兒遄飛逸興，反而是眉宇間一片憂容。

至於紅紅姑娘，她那張平日足能迷死天下男人的俏臉上，不但不見一絲笑容，那張櫻桃小咀，更長翹得高高地，足能掛上一隻油瓶。

這氣氛，跟房間中的情調，實在太不調和了。

沉寂了好一陣子，馬永實才伸左手托起紅紅的下顎，涎臉笑道：「我說，小寶貝，今宵，你是怎麼啦？」

紅紅沒好氣地給了他一個白眼，道：

「那要問你呀！」

「問我？」馬永實一楞之後，才苦笑道：「妳是說，最近這一段時間中，我給的銀子太少了？」

紅紅冷笑一聲：「難道你還認爲你給得太多？」

馬永實苦笑了一下，道：「紅紅，妳該明白，我不是一個小器鬼，只是，由於最近手氣欠佳，每賭必輸，才顯得手頭特別緊。」

「有銀子去孝敬賭場，却在玩女人的金錢上精打細算，好意思！」

「紅紅，我去賭場還不是爲了妳……」

「這些話，我至少聽過八百次了，你還是省省吧！」

紅紅好像越說越生氣，話鋒一頓之後，更是俏臉一沉，道：「馬公子，今宵是最後一次，以後，如果還是這個樣子，就不用再來了。」

說完，就着坐姿在炕上躺了下去，以背向着馬永實。

馬永實涎着臉，伸手撫向她的纖腰，却被她使勁摔開了。

馬永實一臉苦笑，欲言又止。

少頃過後，他舉杯喝了一口悶酒，輕輕一嘆，道：「一朝春盡紅顏老，花容憔悴有誰憐，紅紅，我不怪妳，幹妳這一行的，不重交情重銀子，不但是有此必要，也是很正常的。」

紅紅哼了一聲，沒接口。

馬永實眉峯緊鎖，半晌之後，忽然好像下了最大決心似地，點頭自語，道：「唔……這是一個好辦法。」

接着，却是展顏一笑道：「紅紅，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甚麽好消息？」

紅紅雖然是答話了，但却仍然是背着他的睡姿，語氣中也有着太多的不悅。

但，馬永實却好像一點也不計較這些，甚至好像不曾察覺這些，而興奮地道：「明天，我可以先給你一千兩。」

紅紅的語音懶洋洋地：「眞的嗎？」

馬永實道：「我不騙妳絕對是眞。」

「那麽，銀子送來了再說吧！」紅紅徐徐地轉過嬌軀，變成面對馬永實的睡姿，却仍然是懶洋洋地，道：「你，一向都在哭窮，明天却可以送我一千兩銀子，可見你是十足的蠟燭脾氣，不點不亮。」

「天地良心，不論過去和現在，我所說的，都是眞話。」

「那麽，明天，你又怎能有一千兩銀子給我？」

「今天我繼承了姑母的一筆遺產。」

「有多少銀子？」

「二十五萬兩……」

「妙啊！現在你又可以抖起來了。」她，一下子坐起來，主動送上一個香吻，媚笑道：「可不能黃牛啊！」

馬永實一把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苦笑道：「銀子的魅力眞大，一下子就教妳展開笑靨了。」

現在的紅紅，煞像一隻溫馴的小貓，蜷伏他的懷中，媚眼如絲地道：「這也勉強算是見錢眼開吧！」

「不！妳比見錢眼開的人好得太多了，因爲，妳還沒見到銀子，只不過是憑我一句話。」

「所以，我還是很够交情的。」

「好像是吧！」

「甚麽好像不好像的？」

「是是，——是我失言。」

「可是，你却太不够交情。」

馬永實苦笑道：「我又是甚麽地方錯了？」

紅紅一本正經地道：「你沒犯甚麽錯，只是太不够交情。」

馬永實道：「紅紅，說話可要憑良心啊！」

紅紅道：「我當然是憑良心的說話，你自己想想看，你已經承了你姑母的二十五萬兩銀子的遺產，却是秘而不宣，而且，還要在我面前故意裝窮……」

「我的姑奶奶，我不是巳經自動告訴妳了嗎！」

「那不算自動，是被我逼出來的，方才，如果不是我給你顏色瞧，你會自動說出來嗎！」

她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所以，我要罰你才甘心。」

馬永實道：「如何罰法？」

紅紅道：「第一，從今宵開始，不許再進賭場。」

「行！」馬永實答應得很爽快地道：「還有第二？」

紅紅「唔」了一聲，道：「第二：明天送給我的銀子加倍。」

「加倍？那不是二千兩？」

「怎麽二千兩銀子，你就心痛了？」

「姑奶奶，不是心痛，是妳有所不知。」馬永實苦笑着接道：「唉！這些，跟妳說也沒用。現在，我必須要走了。」

「要走？是生我的氣？」

「不是。」

「巳經天黑了，外面風雪又大，有甚麽要命的事，必須要趕囘去？」

是的，馬永實之所以現在要趕囘去，的確是一件「要命的事」。

因爲，方才紅紅所給的「顏色」，給予他的刺激太深刻了。

他很闊氣地答應明天送給紅紅一千兩銀子，以他目前的境況來說，一百兩銀子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又怎能一下子籌集一千兩。爲了獲得美人的歡心，他不得不鋌而走險，而動上了他姑母那五十萬兩遺產的腦筋。

那五十萬兩銀子在他胞兄馬永平的手中，而馬永平由于參與司家的出殯大典，目前也該啓程囘來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必須在乃兄囘家之前先趕囘去動點兒手脚，那五十萬兩銀子，就由他一個人獨吞了。

前文中巳經說過，馬家與司家，隔着青海的一角，如果由濱湖大道走，快馬加鞭，也得大半天。

但，如果取直綫由湖面上通過，則至少可以減少三分之二的路程。

以往，一到冬天，湖面冰封之後，一般人都是走湖面的捷徑的。

現在，正是冬天，湖面也巳經結了很厚的冰，足以承受馬車的疾馳了。但，走

湖面捷徑，只宜白天，晚間則太危險。

原因是：捷徑所經之湖濱，有一道河流注入湖中，由于河水的衝激，入口處的湖面冰層較薄，徒步通行還可以，乘馬或乘馬車，那就等于是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了。

白天，由于有湖濱的地形地物可資辨別，可以避開危險的冰面，夜晚則等于盲人騎瞎馬，黑夜臨深淵，太危險了。

不過，這些只是就一般人而言，馬家兄弟可不受這種限制。

馬家兄弟都有馬車，馬車上也都備有指南針，只要將指南針的刻度對準馬家的燈光，即使是再壞的天氣，再黑的夜晚，也都可以像白天一樣的通行無阻。

× × ×

現在，馬永實正坐在他的馬車中，疾馳在湖面上。

遠處，有兩點燈光，那是他馬家的燈光，一盞在瞭望塔，一盞在大門口。

由于距離遠，也由于風雪太大，那一左一右的兩點燈光，看起來朦朦朧朧，隱隱約約，就像是遠在天上的兩顆星星。

馬永實將指南針上的刻度對準左邊的一點燈光，一面吩咐車把式快馬加鞭，一面在心中盤算着：我只要在老大囘家之前趕囘去，將大門的燈換一個位置，就大功告成了。

× × ×

照馬永實的計劃，這是一個設計得天衣無縫的謀殺案。

由表面看來，馬永平完全是死于意外。當然，由于有他們姑母的那五十萬兩銀子的遺產，馬永實會有很大的嫌疑，但沒有證據，官府無法判他的罪。

而馬永實自己却有有力的人證，案發當天，馬永平前往司家參與他們姑母的喪禮，而馬永實却在司家五里外于家集的翠香院中鬼混，翠香院的人和車把式都可以證明他的無辜。

所以，如果馬永實這一個狠毒的謀殺胞兄案能順利完成，即使是包龍圖再生，也沒法找出他的犯罪證據來。

× × ×

馬永平這如意算盤，眞能行得通嗎？

事實上，當馬永實還窩在紅紅的香閨中，構想他那天衣無縫的謀殺計劃時，他那謀殺的對象——馬永平，却巳經提前囘家了。

馬永實之所以匆匆忙忙，快馬加鞭地往家中趕，目的是趕在乃兄囘家之前趕囘去，在大門口的燈光上動手脚，以完成他的謀殺計劃。

如果他趕囘去之後，看到乃兄早巳囘家，他那意外與失望的表情，一定是很够瞧的。而且，大出馬永實意外的，還不止這一項哩！

× × ×

馬永平雖然不成器，却是老實人，他由司家囘來之後，由于沒見到乃弟馬永實，乃向伺候他的老僕問道：「馬忠，二爺呢？」

馬忠恭聲答道：「囘大爺，二爺午後就去于家集了。」

馬永平一蹙眉峯，道：「那一定又窩在翠香院，今宵不囘家哪！」

「虎父犬子」，像馬永實這塊料，連乃父生前都管不好，馬永平這個做兄長的又有甚麽辦法。所以他嘆息一聲之後，也就竟然闌珊地囘到他所住的後院中去了。

馬永平囘到後院不久，一陣前所未有的狂風，將馬家大門口和瞭望塔上的氣死風燈吹得不知去向。

馬家的兩盞明燈，對快馬加鞭，由湖面冰層上趕囘來的馬永實而言，等于是夜航于海上的航海家的燈塔。

失去了「燈塔」，馬永實就等于眞的成了盲人瞎馬，黑夜臨深淵了。

× × ×

當馬家的兩盞明燈忽然被一陣前所未有的狂風吹走時，替馬永實駕車的車把式嚇得一聲驚慌道：「二爺，糟了！」

馬永實雖然也感到無比的恐懼，但却故裝鎭定地道：「不要緊，你估計一下，距那危險地區還有多遠？」

那車把式道：「二爺，不會太遠，很可能就在這兒附近。」

「那……」馬永實手心揑着一把冷汗，徐徐地接道：「馬侗，沉住氣，對準原來方位，減速前行。」

「是……二爺……」

「原來的方向，不可弄錯。」

「是……二爺，小……小的好……好害怕。」

「我都不怕，你怕甚麽！」

「是是……二爺……小的家中，還有七十八歲的老娘……」

「這個我知道。」

馬車巳經在減速前行。

馬永實儘管口中說不怕，其實，他心中怕的程度，比馬侗更爲厲害。

因此，他話鋒一頓之後，又道：「我看，馬侗……」

「小的在聽。」

「爲了安全，也爲了以防萬一，咱們還是放棄這馬車爲妙。」

「二爺是說，咱們步行囘去？」

「不錯。」

「好，好極了……」

馬永實苦笑道：「實在不怎麽好，像這樣的天氣，步行囘去，恐怕非到天亮以後，囘不了家。」

馬侗也苦笑道：「辛苦一點不要緊，只要能保住老命就好了……」

他的話聲未落，「嘩啦」一聲，冰層忽然破裂，連人帶馬帶車廂，一齊沉入冰寒刺骨的湖水中。

馬永實身手不弱，反應也够快速。

當車廂下沉的剎那之間，他巳衝破車廂，騰身而起——

但馬侗反應也不慢，他一把抱住馬永實的雙腿，大聲悲呼：「二爺救命……」

以馬永實的身手之高，即使帶着一個馬侗，還是可以逃出生天的。

蒼天冥冥中好像早有安排，忽然兜頭一陣無比勁疾的強大暴風雨，迎頭蓋壓而來把他們雙雙「壓」入湖底。

× × ×

舉頭三尺有神明，存心謀殺胞兄，其心可誅。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是之謂歟！

——完——

科技世界

你我都可以飛了

金一翼

總會有這麼一天的，一個小孩子問他的父親：「爹哋，打仗的時候你是幹什麼的？」於是那個爹哋便這樣答：「當時我是駕噴射機。」

這實在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嘛。只消你背上像附圖所示的那對拿噴流來做動力的翅膀，那你就是一個飛人了，即刻就可以高飛遠引，翱翔於廣闊的藍空，時速可逾一百哩。

插翼高飛這個念頭，自從命途多舛的伊卡爾斯（ICARUS，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用蠟造的翼高翔空中，飛近太陽時，蠟翼融化，使他墮海而死——譯者附識。）的那次神話式的飛行之後，即在人類的心坎裏留連不去，不過，今天一個叫伊戈．狄邁托斯基的青年工程師已經想到了一個新的型式——憑着尖端的科學技術，可能使人類的這個願望，終底於成。狄邁托斯基所屬的機構，叫「保斯達科技製品公司」，地址是紐約一一三七三，艾爾喧斯達第五十四街，九二——三六。目前該公司正忙着研製一個可供使用的原型，預算在這個夏天進行試飛！

這種飛行器暫時定名爲「人鳥」（HOMO AVIS）。它就像一把降落傘似的綁在你的背脊上面，但仍舊可以讓你雙手活動自如，使你可以用來操縱那些裝在那兩個槍柄般的把手上面的控制系統，你是直立升起的，但當你的速度增加時，你可以逐漸轉爲放平飛行，然後再次攀升，到將來着陸的時候，卻一定是要使用你的動作「兩點着陸」（TWO-POINT）——正如一隻雀鳥着陸一樣。

1 CONTROLS ON HANDGRIP
2 HEAD SUPPORT
3 MACHINE GUN OR CANNON (MILITARY VERSION)
4 RADAR, AUTOPILOT, OTHER ELECTRONIC EQUIPMENT
5 BODY HARNESS
6 PIVOTING CANARD (ELEVATOR)
7 LEADING-EDGE SLAT (EXTENDED)
8 AILERON
9 WING TANKS
10 LARGE FOWLER-TYPE FLAP (EXTENDS OUT FROM WING)
11 ARTICULATED NOZZLE
12 INTERNAL RUDDER (LOW SPEED)
13 EXHAUST SHIELD
14 LEG SUPPORT (RETRACTS FOR TAKEOFF LANDING)
15 TWIN 25-HP DUCTED-FAN ENGINES
16 DUAL EXTERNAL RUDDERS (HIGH SPEED)

「人鳥」裝置圖

①把手上的控制系統。②頭架。③機槍或機關砲（軍事型）。④雷達，自動駕駛儀及其他電子儀器。⑤背帶。⑥支樞鴨（升降舵）。⑦前緣板（伸張時）。⑧操縱翼。⑨翼內油箱。⑩巨大的福勒型襟翼（從主翼伸出）。⑪有活節的噴咀。⑫內舵（低速時用）。⑬排氣護罩。⑭脚架（起飛和着陸用）。⑮複式函道式風扇引擎。⑯對稱式外在方向舵（高速時用）。

這種飛行器是無須跑道的，它可以懸掛在車房的牆上，同時，就在你的後園裏，你也可以起飛，這對於空中觀察，比如作公路上，或者邊境上的巡邏，軍事上的偵察和曠野上的援救工作，眞是最方便不過了。

甚至還有一型是可以發射炮火的，這當然是爲了防空部隊而研製的了，這一型的裝備，便必須擁有自動駕駛儀和搜索目標的雷達了。

在它的基本型式，（見圖B），「人鳥」的設計是環繞着一種空軍靶機所使用的微型渦輪噴氣發動機的。但這種引擎非常昂貴，每具價值超過三萬美元，爲了減輕成本，狄邁托斯基便研製一種套管風扇系統，和用兩副細小的，二十五匹馬力的渦輪充電活塞引擎（見圖A）。這種驅動旋轉槳葉是裝在管狀的護罩裏面的，目的在產生反壓力。

全部都使用超輕物質構成，這包括了鈦，石墨還氧化物和多氣泡合劑，使到這種飛行器的全重不會超過一百磅，而最高的時速則可達一百一十哩．五加侖的燃料，即可以飛行一百五十哩。

要是裝上更強力的引擎，時速便可以增加至三百哩，不過這在起飛和着陸時，便需要一對可伸縮的腿去支持那增加了的重量了。

這種飛行器的翼幅是十三呎，樣子就像脫胎自波音七四七。巨大的福勒型襟翼和前緣縫翼條在導軌上伸展出來，俾在低速起飛時更敏捷，航行中，機翼上面的複式方向舵，提供了定向控制，在停懸時，當那裏沒有氣流的時候，引擎艙的輔助方向舵則接替它的工作。

引擎艙本身同樣是分節連接的，以備未來引擎的定航向的推力就算在低速時仍舊可以正確地操縱——當傳統上的控制系統變了無效的時候。

狄邁托斯基估計一副這樣的戶外運動型的飛行器，售價可能值一萬美元——這個價錢，一件直升機的組件也差不多了。

此外，根據新建議的航空規例，「人鳥」被認爲是特別的飛行器，可以不用申請駕駛執照。

伊卡爾斯實在太過生不逢時了，但狄邁托斯基卻步步去確立他的「人鳥」是不會遭到同樣的命運的。（譯自本年七月號「大衆機械」。）



單引擎「人鳥」原型，由渦輪噴氣發動機驅動，在翼上的發動機吊艙內，可產生一百七十六磅的推力。

爲什麼叫「鴨式」？

刀戈

圖一

B—70超音速轉機。

圖二

瑞典「雷式」戰鬥機。

圖三

世界上最早的水上飛機「鴨子」。

圖一的那架美國六十年代試造的超音速轟炸機B-70，它是有一處與衆不同的地方的，那就是主翼前方多裝了一對前小翼。這就是所謂「鴨式」佈局飛機了！

爲什麼這種佈局叫「鴨式」呢？難道它像鴨子？然而，無論我們怎樣仔細端詳，也看不出它和鴨子的形狀有什麼聯繫。如果把機翼比作鴨子的翅膀，那前小翼等於裝在脖子上的東西。可是，不論是大鴨子，還是小鴨子，他的脖子也是光溜溜的，並不存在那麼累贅的小翼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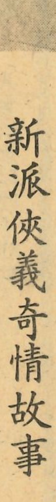
有人說，這種佈局之所以叫「鴨式」是因爲有前小翼的飛機，它機身前段往前伸得很長，像鴨子的脖子，可是一揣摩，就覺得這種說法不大對頭，我們不妨看看圖二那架瑞典的「雷型」戰鬥機，它的機身前段往前伸得並不長嘛，簡直是無法使人會聯想起鴨子的脖子的。

那麼，「鴨式」的名稱是從何而來的呢？

原來，「鴨式」（DUCK-TYPE）的名稱起源於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初次飛行的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飛機，這架飛機升降舵和水平安定面置於主翼前方，如圖三所示，機身只是兩根長梁，起落裝置有三個平底的浮筒。機翼上反角突出很大。停在水上，給人的印象總是覺得他有點脆弱，而且顯得相當笨拙，不過，它那種要離開水面，振翅高飛的神態，卻是很逗人喜愛的，因此，它的製造者便開玩笑似的給它取了個「鴨式」的名字，從此之後，這種前置的佈局，便改稱做「鴨式」了。

「鴨式」佈局的缺點在於前小翼尾流干擾流過主翼的氣流，所以後來少採用。

但當飛機超音速飛行時，由於沿機翼空氣動力分佈改變使空氣動力合力作用點後移，造成了繞重心的低頭力矩，有了前小翼，這種低頭力矩便可以獲得配平。同時，當飛機起降的時候，由於放下增升的襟翼裝置而出現的低頭力矩，這對前小翼，又負起配平的任務。從近代空氣動力學的研究所得，當飛機在大迎角飛行的時候，由前小翼產生的渦流，可用來增加主機翼氣流能量，從而獲得附加的升力，並且可以防止失速。所以近來有一種超音速飛機，重新採用這種「鴨式」的佈局哩。（取材自本年三月號「航空知識」。）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守義去找「大理太子」秦吉，被五行追命木猿火霹靂殺死，杜西川狄飛鵬秦吉來不及搶救，只有將屍體送回去，秦魯直杜西川過去是認識的，彼此打招呼，談論太子之事，秦魯直告知秦吉眞正的身份，拜倒在地，聲稱殿下，狄飛鵬離座亦想跪下去，被杜西川攔住，看來誰是眞正王太子，耐人尋味，杜西川晚上同狄飛鵬離去，指他們認太子安一個騙局，當二人出走時又遇上五行追命跟踪追殺，杜西川被他們擊至重傷，臨死前對狄飛鵬說：「你是——」言下之意五行追命認爲他是太子了，繼續不斷追擊，幸得秦吉秦魯直救援……

調虎離山計 · 誰是眞太子

夜更深，在秦家所有人却都睡不着，聚在堂中。

段昌本已倦極睡着，甚至不知道秦魯直秦吉追出去，但是到三人帶着杜西川的屍體回來，仍然不免被驚醒。

大家都沒有追問杜西川因何要離開，都相信狄飛鵬眞的不知情，秦魯直宅心仁厚，同途上亦已經表示狄飛鵬若眞的有要事在身，無妨躲起來，待事情解决之後才現身上路去解决。

狄飛鵬却是眞的不知道，也由於秦魯直沒有追問，沒有將金剛木猿夜襲杜家莊的事情說出來。

他的武功雖然很不錯，經驗却實在太少，並沒有考慮到這兩件事情可能有連帶關係，而秦魯直一夥亦幾乎全都是毫無機心，秦吉的心思也只是動在錢上面，而這夥人當中，心思最靈敏的也就是他的了。

對杜西川的死秦魯直最感可惜，他們若是聯手，憑他們的武功的確足以應付五行追命有餘。

所以他考慮了一會，還是不由一聲歎息，道：「小杜若不是這樣，我們天一亮便可以動身，喜歡怎樣走便怎樣走，何懼五行教。」

秦吉一聽立即道：「人都死了，還說這些幹什麽。」

他慣了口不擇言，但這句話說來倒不是毫無道理。

秦魯直不能不同意，嘆息着接道：「我們這兒不用說已經被五行教的人監視着，教中的高手也當然會陸續趕來，我們等在這裏無疑就是在等死。」

段昌接口道：「走一定要走的了，只是我們這一走，五行教的人一定會全力截擊。」

秦魯直目光轉落在狄飛鵬面上道：「辦法是有的，却是一定要狄公子帮忙。」

狄飛鵬劍眉一揚，說道：「我也想到了。」

秦吉插口道：「連我都還未想到，你居然想到了，騙那一個？」

狄飛鵬笑笑，道：「秦老前輩的意思是五行教的人既然以爲我是大理太子，那索性就由我冒充太子，引開他們，而你則乘機由另一條路離開。」

「不錯。」秦魯直緩緩接道：「以狄公子的武功，到時候我只要將來人截下，還是可以平安脫身的。」

狄飛鵬道：「老前輩言重了，生死有命，而死得有意義，死又何妨？」

秦魯直動容道：「狄公子眞的願意助我們一臂之力。」

狄飛鵬笑笑，道：「老前輩還有懷疑麼？」

秦魯直尚未回答，秦吉已插口道：「姓狄的，你是說眞的？」

狄飛鵬道：「這個問題我不是已經回答了。」

秦吉道：「我是提醒你，考慮清楚才答應，別像你那個師父，說一套，做一套的。」

狄飛鵬苦笑搖頭，秦魯直接道：「那天亮之後我、段昌便與你一齊上路。」

段昌點頭道：「有我們二人侍候左右，五行教的人一定更加肯定。」

秦魯直接向秦守忠道：「我們離開後兩個時辰，你便與殿下動身，走另一條路，在平安侯府會合。」

秦守忠沉聲道：「爹放心，我一定拚了命保護殿下。」

秦魯直喃喃道：「我只是担心五行教的人一個也不肯放過我們，斬盡殺絕。」

秦吉大笑道：「那讓他們來好了，少爺殺兩個，當一雙。」

秦魯直苦笑，道：「可惜再沒有人能够帮助我們了。」

段昌心頭一動，道：「本來還有一個人。」

秦魯直道：「你說那個醒目和尚？」

段昌歎息道：「可惜將他送走了，除非這麽巧他經過這兒。」

× × ×

天下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麽巧，天亮後不久，秦魯直段昌狄飛鵬三人吃過東西，正準備動身，門外便傳來一陣木魚聲响。段昌立即有反應，脫口道：「會下會就是醒目師叔？」

秦魯直並不反對段昌去看看，他們事實缺人，段昌狄飛鵬不跟他一起，五行教的人未必會上當，可是他們這一早，只得一個秦守忠照顧秦吉，實在令人很難放心得下。

× × ×

醒目這時候的確來了三家村，在長街上敲着木魚，引來了一羣小孩子。

他的相貌無疑很有趣，可是那羣小孩子最感興趣的還是他手上的糖葫蘆。

一個小孩子𧸖着口水忍不住問：「和尚叔叔，你那些糖葫蘆是不是賣的？」

醒目停下脚步：「不賣，是拿來送給聽話的好孩子的。」

那個小孩子立即道：「我們都是好孩子，你是不是送給我們？」

醒目道：「那就要看你們是否醒目了，喏，我問你們一些問題，答對了……」

「將糖葫蘆送給我們？」

「當然了。」醒目一臉的笑容。

小孩子催促着道：「那你快問啊。」

「一加一是多少？」

「二——」那羣小孩子搶着回答。

醒目大樂，一一將那些糖葫蘆送出去，看來他很喜歡小孩子，事實他的言談擧止有時與小孩子亦沒有多大分別。

他這邊才將糖葫蘆派光，那邊段昌已到了他身旁，一聲：「師叔——」

醒目霍然回頭，看見是段昌，一呆，道：「是你！」

段昌道：「小姪正要找師叔，想不到師叔這麽巧便來了。」

「你找我，又有麻煩了。」醒目倒退了一步。

「是有一些。」段昌上前一步。

醒目歎息道：「你可以不可以不給我看見你？」

段昌道：「已經看見了。」

醒目合十忙道：「恰好我有些事趕着去做，後會有期。」可是他才轉身，袖子便巳給段昌拉着，段昌也不管那許多，將醒目硬請進秦家。

與之同時，遠處牆角木猿人影一閃，退進了一條巷子裏，一手掩着半邊嘴巴，好像看見了什麽有趣的事情。

巷子的盡頭是一片空地，金剛水天嬌火霹靂都等在那裏，看見木猿走來，水天嬌便笑道：「成了。」

木猿應道：「那個禿顱，我還以爲他只懂得騙小孩子，那知道，大人也一樣上當。」

水天嬌道：「就只有女孩子他才束手無策。」

木猿道：「最低限度我們水姑娘已經瞧不上這個矮小子。」

水天嬌道：「你好像比他也高不了多少。」

木猿道：「他比我矮多了。」

金剛道：「不錯他是矮了一點兒，可是你們不可不知道，這矮子的心思最是靈活。」

木猿笑道：「你就是不說我們也知道你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金剛一拳擊出，木猿不等他拳到已躍上了旁邊的樹上，火霹靂連隨當中擋開，道：「土龍其實也說得很有道理，三家村四通八達，我們分散不是他們的對手，倒不如找一個人跟在他們左右，一有消息便找機會通知我們，一齊動手。」

水天嬌轉問木猿：「鴿子你也準備好了？」

木猿道：「已放在秦家後院圍牆上，

依照原定計劃，絕不會出漏子。」

× × ×

那是鴿子中的名種「千里還」，非獨飛得遠，而且很服從，這時候正在圍牆上來回走動。

醒目這時候亦在來回走動，却是在秦家大堂上，聽說要他保護一個人，一口就答應下來，道：「你們要我保護的人在那裏？」

秦吉從房間探身出來：「在這裏。」

醒目目光一落，脫口道：「你？」

秦吉道：「就是我了，你放心，我做人一向有原則，不會麻煩自家人。」

醒目看看狄飛鵬，又看看秦吉：「你們要我保護這個小子？」

秦吉笑道：「怎樣？就是你願意，我也要考慮考慮，不過也不要緊，今天我又不是要賭錢。」

秦魯直忙說道：「對醒目大師客氣一些。」

「醒目？他醒目？」秦吉笑起來。「你看他的樣子一個矮冬瓜似的。」

醒目立時瞪大眼睛，秦魯直忙道：「這個孩子一向是這樣口不擇言。」

醒目笑接道：「貧僧也是的，這其實並無不好。」一頓接問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秦魯直道：「是這樣的，我們開罪了一些惡人，不能不躲開，可是這個孩子帶着危險，還是留在這兒，勞煩大師照顧一下。」

段昌聽着看看秦魯直，秦魯直微一頷首，也沒有再說什麼。

醒目考慮了一下，道：「出家人慈悲爲懷，只是你這個兒子聰明伶俐，超人一籌，等到你回來，和尚的家當只怕經已所餘無幾。」

秦吉立即問道：「那你到底有多少家當？」

醒目大笑道：「給你知道，那還有剩的。」

秦吉笑了笑，笑得有些狡猾，秦魯直隨即道：「大師且坐，我們還要執拾一些行李。」

「隨便好了。」醒目也不客氣，走過去倒了滿滿的一碗茶。

秦魯直隨即示意秦守忠跟他進房間。

× × ×

將門掩上，秦魯直隨即吩咐秦守忠道：「我們一走，你除了保護太子，還要小心那個和尚。」

守忠一怔：「莫非發現什麼不妥？」

秦魯直搖搖頭。「沒有，只是他來得未免太巧。」一頓一聲冷笑。「萬一他眞的是五行教的人，五行教這一次一定會上當。」

守忠道：「可是他救過段昌一命。」

秦魯直歎息道：「爹一直以來，都很容易對人推心置腹，但經過昨夜的事，想來還是萬事小心一下的好，反正那並無壞處。」

守忠點頭道：「孩兒自會小心，好好保護太子了。」

秦魯直又一聲歎息，道：「爹其實也很想不透，阿吉乃帝王之後，怎會變成一個無賴也似的。」

守忠苦笑道：「給他做了大理皇帝，孩兒實在難以想像大理王朝將會變成怎樣子。」

秦魯直一怔，亦自苦笑道：「爲臣者盡忠報國就是。」

守忠問：「你們一會由那兒離開？」

「後巷——」秦魯直毫不猶疑的回答，那絕無疑問是要做得似模似樣，讓五行教的人以爲與他同行的才是眞正的太子。

× × ×

第一個從後門走出去的是狄飛鵬，正好遇着馬胭脂姊弟走來，馬胭脂一怔，脫口一聲：「是你啊——」

「馬姑娘。」狄飛鵬怪有禮的。

馬胭脂鼻子一皺，突然一笑，道：「昨天的事，實在是過意不去。」

狄飛鵬微笑道：「事情已過去了。」

馬胭脂接問：「阿吉在不在。」

狄飛鵬點頭，馬胭脂隨即在他身旁走過，一步方要走進去，段昌已從裏頭走出來，胭脂一驚一退，正好撞在狄飛鵬身上，那一撞同時她已又將狄飛鵬那香囊偷到手，一面佯驚道：「你是那一個。」

狄飛鵬沒有察覺，道：「是秦老前輩的朋友。」

段昌走出來，笑了笑，跟着是秦魯直，看了看胭脂，道：「沒有事，今天不要找阿吉。」

胭脂一呆，鼻子一皺，轉頭就走，七寶奇怪的看看秦魯直，隨亦擧步。

秦魯直看看胭脂，一會才搖頭一聲歎息。「早就要阻止他們來往。」

狄飛鵬詫異地問道：「他們來往有何不好？」

秦魯直道：「阿吉身份特殊，他們再好，也難有好結果。」

狄飛鵬無言點頭，守忠醒目在門內相繼出現，段昌目光一轉，很自然的一揖。「有勞師叔。」

「放心，我現在就去看着那個寶貝。」醒目也就在轉身後，眼瞳異光一閃。

這個和尚當然大有問題，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瞧出他眞正的身份，秦魯直也只是萬事小心，否則根本就不會讓他留在秦吉的身旁。

× × ×

醒目回到院子，東張西望，好像要找秦吉，目光最後却是轉落在那邊圍牆上。

牆頭一片空蕩，那隻鴿子已不知所踪，醒目不由露出奇怪之色，也就在這時候他嗅到一股肉香，鼻子掀動了幾下，目光不由轉過去。

那邊水井後冒起了一縷縷白烟，秦吉背坐着，好像在弄着什麼，醒目不由走過去，看清楚當場怔住。

秦吉赫然正坐在，一堆火炭之前，烤着一隻鴿子，那隻鴿子也已然烤得熟透。

醒目那一怔一脚正踩在一條柴枝上，秦吉聞聲回頭，一笑道：「看你面如滿月，肚若大缸，果然是一個好口福的人。」

醒目看在眼內，也不由問道：「你在幹什麼？」

秦吉道：「燒鴿子。難道鴿子你也沒有見過？」

醒目又問：「你那兒找來的鴿子？」

秦吉往那邊牆上一指，道：「那邊牆

上找來的，是隻呆鴿，一把抓去，手到拿來。」

醒目雖然已心中有數，仍不由怔在那裏，秦吉接道：「少爺也不知多久沒有吃過紅燒鴿子的了。」一頓接問：「你這個和尚不是眞的只吃齋的吧。」

醒目苦笑道：「要看胃口怎樣。」

秦吉立即道：「那好了，算便宜一點兒賣半隻鴿子給你，只收銀子一兩。」

醒目叫出來。「這還叫便宜？」

「此時此地，獨此一家，你考慮清楚。」秦吉接擧起鴿子，往上吹一口氣。鴿香撲鼻，醒目的鼻子不由抽動起來，秦吉接道：「要買快買，小心少爺坐地起價。」

醒目連忙從懷中取出一兩銀子，秦吉洋洋得意地收下來，一面道：「你這個和尚原來是個酒肉和尚。」

醒目一聲佛號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一頓接道：「我這就出去買一些酒。」隨即轉身往外走。

「慢着——」秦吉急叫住。

醒目應聲止步，目光一寒，突然露出了殺機來，他背着秦吉，秦吉當然看不到，笑接道：「你要酒，少爺這兒有。」他接着從旁邊拿出了一瓶酒來，醒目轉過身子，眼中的殺機已消失，面上又堆滿了笑容，道：「這個酒又算我多少？」

秦吉道：「便宜你，賣你半瓶酒，一樣收一兩。」

醒目佯驚道：「一兩半瓶，你以爲你的是陳年佳釀？」

秦吉笑笑道：「看開一點兒，少爺現在是窮些，不能不想盡辦法賺錢，但很快，便會穿金戴銀，到時瞧你順眼說不定賜你一個護國大法師。」

醒目笑道：「你在騙那一個？」

秦吉正色道：「說你也許不相信，我爹爹乃是大理國的皇帝。」

醒目一怔，放聲大笑起來，秦吉着惱道：「你不相信？」

「說那個狄飛鵬是太子，和尚也許還相信，最低限度有型有欵，似模似樣。」

秦吉大笑道：「世間的事，有時就是這樣有趣，看來像的不是，不像的偏偏就是。」

醒目又怔住，秦吉笑接道：「那個姓狄的只是少爺的替死鬼。」

醒目怔怔地問：「你眞的是太子？」

秦吉道：「信不信由你，要喝酒拿銀子來。」

醒目探手進懷裏，拿出來却不是銀子，是一支鐵棍長本只一尺，突然變成了三尺，插向秦吉的胸膛，他絕無疑問是一個很小心的人，所以攻擊的也是一個大的目標，只求一擊而中，並不急於殺死對方。

這一插迅速而突然，秦吉眼看就是避無可避，那知道橫來一劍，將那支鐵棍震飛。

秦吉這才大叫一聲，一下子跳起來，醒目同時身隨棍轉，亦已經看到那個將鐵棍擋開的人是秦守忠。

守忠接擋在秦吉身前，冷笑道：「我們早就懷疑，小心着你的了。」

秦吉接罵道：「看不出你這個和尚非獨不守清規，而且佛口蛇心。」

醒目面上這時候那裏還有絲毫慈悲之色，眼睛固然變得像毒蛇般，嘴角亦拉下來，面色陰沉，語聲一樣，有如發自地獄。「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和尚。」

守忠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五行教五行追命之一！」醒目接道：「金木水火土中的土——土龍！」

秦吉也這才震驚，雙手不覺揑了把冷汗，若非守忠及時擋開鐵棍，現在他已經是一個死人。守忠亦震驚，脫口道：「五行追命的土龍。」

「要你命！」土龍左手一探一抹一揮，「嗚」的一聲驚心動魄的破空聲響，一枚飛鈸也似的暗器射向秦吉，右手鐵棍接攻向守忠。

守忠劍擋鐵棍已來不及擋那枝飛鈸，急喝一聲：「小心！」

秦吉已經在小心，手中紅燒鴿子忙一擋，「喇」地鴿子分開兩爿，飛鈸一轉而回，土龍也不知如何一接，便嵌在鐵棍上，變成了一個鏟子也似的怪兵器，再攻向二人。

別看他身材矮胖，轉動起來竟是那麼的靈活，一柄鏟子上下翻飛，差不多同時向二人攻至。

秦吉把鴿子一拋，伸脚挑起了旁邊的一個石担，既擋又砸，守忠劍勢展開，亦不簡單，他的武功原就在守義之上，爲了秦吉這個大理太子的安全，更就全力進攻，接近拚命，自是更加凌厲。

土龍同時應付二人，也有些吃力，事實發覺中了秦魯直調虎離山之計，一擊不中，自然急着去將其他人叫回來，那裏還有心情戀戰。

他一面揮動鏟子，一面後退，突然大叫一聲：「不打了！」身子往上拔起來，看似便要掠上那邊高牆上，那知道半空中圓球般一滾，又落下來，鏟柄再暴長，由末端射出了二尺多長的一截，射向秦吉。

以這個距離，所用的兵器的長度，本來威脅不到秦吉的生命安全，但現在鏟柄暴長二尺多，便足夠有餘。

這暴長的一截簡直就像是一個大錐子，末端尖銳之極，直射向秦吉的心窩。

這一着當然又在秦吉意料之外，守忠也一樣，劍擋不及，却毫不猶疑撲去，將秦吉撞開，那個大鏟子也就變了射向他，射進了他的後背。

土龍眼看要成功，又給守忠破壞，心中亦有氣，鏟子抖動，接連又在守忠身上刺了三下，守忠也不慢，反手一劍在土龍雙臂上削了一道口子。

土龍一痛縮手，那邊秦吉的石担已迎下砸下，總算及時閃開，腰際還是挨了秦吉踢來的一脚，一個觔斗跌翻地上。

秦吉石担跟着連連砸下，土龍無暇站起來，貼地滾了出去。

一陣拍門聲也就在這時候響起來，土龍一聽面色一變，身子一快，滾到牆下，也竟就貼着牆壁再滾上，翻過牆頭，逃了出去。

秦吉石担緊追着砸在牆壁上，砸開了一個洞，正要追上去，後面傳來了守忠的呻吟聲。

守忠呻吟着接叫道：「不要追！」鮮血仍然不住從傷口流出來，濕透衣

衫，他看來就像是一個血人，秦吉看着也嚇了一跳，慌忙丟下石担，跑去又扶着守忠，雖然手忙脚亂，也總算替守忠封住了穴道，制止血再外流。

拍門聲接又响起，還有胭脂的聲音：

「阿吉——」

秦吉一脚將石担踢出，撞在門上，正好將門門撞開。

「阿吉你怎樣了？」胭脂推門進來，看見守忠那樣子，大吃一驚，急忙走上前，七寶抱着那條小狗跟在後面，也不用吩咐，放下小狗，趕緊將門關上。

「忠大哥他怎樣了？」胭脂一面扶着守忠一面問。

秦吉不耐煩的道：「這時候問什麼？還不快扶他進去。」

守忠嗆咳着插口道：「快走，否則五行追命……」

秦吉應道：「我們這就由後門巷子離開。」

守忠接嚷道：「放下我，你快走。」

秦吉搖頭道：「少爺這樣不講義氣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七寶帮腔道：「當然了。」

守忠又嚷道：「別管我……」

「管定了——」秦吉也不管那許多，與胭脂扶着守忠急急走了過去。

守忠脚步過處，都有血跡留下，秦吉一看，心頭一動，將守忠抱起來。

× × ×

巷子後面是一個小山坡，秦吉抱着守忠翻過山坡，撥開了一叢矮樹，鑽了進去，那之內赫然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石洞，那叢矮樹不容易藏人，好像那樣的矮樹叢也到處都是，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而就是從旁經過，也很難發現樹叢後面的石洞。

秦吉才將守忠在洞中放下，胭脂便嚷道：「這兒離開屋子可是沒多遠。」

「就是沒有遠，那些人才想不到。」

秦吉突然間好像變得很有經驗。

胭脂又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別問這許多。」秦吉連隨檢視守忠的傷勢，一看之下，又吃一驚。

守忠的傷口附近的肌肉赫然已發黑，胭脂目光及處又嚷道：「怎會這樣的？」

秦吉道：「不用說，那個賊和尚在兵器上淬了毒。」隨即又封守忠幾處穴道。

守忠眼睛半開半閉，神智似乎已有些迷糊，喃喃地突然又道：「快走……快……走……」

語聲越來越微弱，終於斷絕，秦吉一驚再驚，伸手往鼻子探了探，又按按心房，發覺一些反應也沒有，不由怔在當場。

他雖然已看出守忠傷在要害，再發現對方兵器上淬了毒，已知道守忠凶多吉少，但仍然想盡最後的一分氣力，看能否將守忠的命保住。

平日他不錯瘋瘋顛顛，事實也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何況守忠又是爲救他而死在土龍的鏟下。

胭脂一旁看見秦吉那樣子，亦心中有數，仍不由驚問：「忠大哥他……」

「死了——」秦吉咬牙切齒的。「那個賊和尚，少爺跟你沒完沒了！」

× × ×

土龍這時候總算將金剛木猿火霹靂追回來。

翻過牆頭他立即趕去那邊，却只見水天嬌一個，也才知道金剛他們已發現秦魯直三人離開，追踪前去，但因爲沒有他的消息，只恐其中有變，留下水天嬌以準備隨時接應。

幸好他們都走得沒多遠，沿途也留下了標識，很容易找到來。

聽土龍那麼說，金剛他們無不大感意外，木猿兩次給秦吉踢着，對秦吉最無好感，立即嚷起來。「又會有這種事，那個臭小子才是太子，你說他像個無賴還差不多。」

土龍苦笑道：「我第一次遇到他也是這種感覺，事實却就是這樣出人意外。」

金剛大吼道：「早一些知道，昨夜我們便聯手先幹掉他。」

火霹靂搖頭道：「老五也是，怎麼不通知我們一聲。」

木猿接道：「你不會連那隻鴿子也忘掉了吧？」

金剛隨又道：「我看他是要一個人獨佔這份功勞，故意不用那隻鴿子來通知我們。」

土龍苦笑道：「這眞是寃哉枉也，那隻鴿子早就被那個臭小子發現，拔毛剝皮烤熟了。」

木猿一呆道：「他難道看不出那隻是鴿中異種。」

金剛冷笑道：「那不抓去給秦魯直看才怪。」

土龍接道：「什麼種怎樣好看也好，我看他還是認爲吃掉最好。」

金剛道：「問良心說，紅燒鴿子的味兒其實也很不錯。」

土龍道：「可是給他這一來，我們都步驟大亂。」

火霹靂道：「總算發覺得早，否則我們追上了一天半天，你這邊才知道這個秘密，往返費時……」

木猿截口道：「別說這些了，我們還是趕回去，將他們抓起來殺掉。」

火霹靂道：「他們當然知道不能久留，這時候只怕已遠遠開溜。」

木猿點頭道：「當然了，他們又不是傻瓜。」

火霹靂道：「所以趕不趕也是一樣，不過，趕回去也有趕回去的好處。」

木猿道：「說不定他們還未走遠，我們還能够很快追上。」

土龍道：「他們應該不會走得太遠的，那個秦守忠給我刺了幾下子，阿吉帶着這樣一個傷者上路，要快也快不起來。」

木猿道：「你在兵器上，不是淬了毒藥？」

土龍怪笑道：「這時候毒性應該發作的了，那雖然不是怎樣厲害的毒藥，要化解也不是容易的。帶着這樣的一個傷者，要打聽出來應該也很容易。」

木猿道：「若是他死掉了？」

土龍一怔道：「那可就麻煩了，阿吉那個小子比泥鰍還要滑溜，一個人東竄西奔的，要將他拿起來，只怕不容易。」

木猿再問：「你到底將那個秦守忠弄成怎樣了？」

土龍搖頭道：「他應該傷得很重，但

到底會怎樣，可是不清楚，當時形勢混亂，外面又有人要進來，我趕着離開，如何能够看清楚。」

木猿道：「那你現在求神拜佛，保佑他不要死好了。」

土龍大大的歎了一口氣，道：「可惜我這個和尚不是一個眞和尚，就是怎樣求拜也不會靈的。」

木猿道：「那只有趕回去了。」

× × ×

五行追命聚在一起，大概沒有什麼命追不到的了，他們進入秦家方向固然不同，身法亦有異，秦吉若是仍然留在那裏，伺機偷襲，一定毫無作用，反而自絕生機，平日他雖然胡混，這個關頭也總算機靈，懂得躲過一旁。

秦家並沒有多少地方，五行追命很快便已徹底搜一遍，除了一條小狗之外，並無發現。

那條小狗正是七寶寵愛的寶兒，這時候也好像知道危險，躲在圍牆下，連尾巴也不敢搖一搖。

五行追命搜過了，隨即聚在堂內，金剛走過的地方，桌椅門窗，幾乎沒有完整留下來，意猶未盡，才坐下，一拳便又將堂中那張桌子擊碎。

土龍應聲一跳，歎息道：「你別再嚇我，我胆子小。」

金剛接道：「本領也不好，殺不了人到還罷了，連看也看不穩。」

木猿亦接道：「早就知道趕回來也沒用的了，有手有脚的，不開溜才怪。」

金剛道：「我們追！」

「那兒追？」木猿反問。

「他帶着一個傷者，跑得了多遠？」

土龍忍不住又接上說話。

木猿道：「那個傷者說不定已經死定了。」

土龍道：「他們那種人無論如何是不會將屍體丟掉的，只要他帶着，用不到十里，我們就能够追上去。」

木猿道：「你肯定那個秦守忠已受了很重的傷？」

土龍道：「你們看院子地上那些血便該知道了。」

火霹靂插口道：「却也別忘記這附近很多樹林。」

土龍道：「總不成呆在這裏。」

火霹靂道：「好，那我們分散追十里看看。」

水天嬌道：「可要留一個在這裏看着，說不定他們會回來。」

金剛詫異道：「回來幹什麼？」

「這叫做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說不定姓秦那個老頭兒也會走回來，否則又怎會讓阿吉留下？」

「有道理？」土龍撫掌道：「看不出我們水大姐非獨樣子嬌俏，還有一個精明的頭腦。」

金剛冷笑。「我們知道你蠢鈍了。」

土龍歎息道：「眞是沒話說，好像我這種聰明人也有失策的一天。」

金剛道：「你以爲自己很了不起。」

土龍轉問道：「那我們那一個人留下來？」

水天嬌道：「當然是身手最靈活，必要時可以趕快逃出來的。」

金剛火霹靂土龍的目光不由都落在木猿身上，木猿怪笑道：「這雖然危險一點，但比起跑上十里八里，無論如何都舒服得多。」

語聲一落，木猿身形一動，跳上了橫樑，隨即在橫樑上翻了兩個觔斗。

金剛四人也沒有再多說什麼，一齊往外走，然後很突然的，火霹靂目光落在那條小狗的身上，那條小狗彷彿也知道不好，一下子跳起來，撲向火霹靂，「汪汪」連聲急吠。

火霹靂冷笑，把手一揮，一股火焰射出，落在小狗身上「蓬」地爆開，那條小狗立時被裹在烈焰中，瘋狂的打滾，吠得更响亮也更凄厲。

土龍一看歎息道：「可惜可惜，佛爺得趕路，否則燒來吃了，亦是一樂。」

火霹靂笑道：「我這火燒的狗肉你也敢吃？」

土龍道：「你沒有聽到我連叫兩聲可惜？」

火霹靂大笑，繼續往前走，看也沒有看那條小狗，殺人在他也是家常便飯，無動於中，何況殺狗？

× × ×

夜漸深，石洞中秦吉斷斷續續的總算將事情說清楚，胭脂姊弟只聽得直眨眼睛，連肚餓也忘記了。

秦吉本來是一個說故事的天才，這已經够刺激的故事由他說出來當然更刺激，更吸引。

故事說完了，胭脂仍然怔怔的看着秦吉，就像在看着一個陌生人，七寶却突然省起了那條小狗。

秦吉並未發覺七寶神色有異，接將手在胭脂眼前搖了幾下，問道：「你是怎樣了？」

胭脂如夢初醒，搖頭道：「沒什麼，只是覺得很突然，怎會有這種事的？」

秦吉道：「最初我也是不相信，可是到這個地步，不相信也不成了。」

七寶插口道：「我忘了小寶還留在你家裏。」

胭脂漫不經地應道：「由牠好了，沒事的。」

七寶看着旁邊守忠的屍體。「那些人那麼兇，人也殺……」

秦吉道：「殺人未必會殺狗，有時做狗比做人還要安全。」

胭脂接問：「阿吉，你現在是大理太子，將來豈不是大理皇帝？」

秦吉稍整衣襟，道：「這個大理皇帝我是做定了。」

胭脂看着突然背轉身子，掩面哭起來，秦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由手脚大亂，七寶看着他們，悄然溜了出去。

秦吉沒有發覺，左勸不是，右勸不是，將胭脂掩面的雙手拉開，看了看，詫異道：「原來你哭起來也這樣漂亮。」

胭脂羞惱道：「你當然快樂了，還說這種話。」

秦吉道：「你是說什麼？」

胭脂自顧道：「當然了，你不久便是大理皇帝，享不盡富貴榮華。」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萬里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白昭容夜探鐵王府找不到疑是霓裳的人，鐵王爺難不倒他們，只好讓他們離去，二人離開金陵，從夏閣趕到合肥和大哥等人會合，找到五哥郭玉麟，六姐茅桼，原來他們鐵馬莊保的是暗鏢，保護一對老少主僕到松江省延吉市的西郊的銅佛寺，現在主僕二人就住在六福客棧之內，他們就在附近保鏢，今晚果然來了淮陽刦鏢的人，被四哥焦度打走了，茅桼與二哥劉三變早上擁着主僕二人上路，姜雲岫白昭容喬裝漁樵雙俠跟着，在雙墩集進食，再往前走，山口有五名大漢攔住，再進出山口，迎面來了十四人，自稱是什麽門的人……

滿途荊棘　化險如夷

藍袍人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那位先上？」

他右側的藍袍人道：「小弟笨鳥先飛，請兩位兄長替小弟照着一點。」

中間的藍袍人道：「那男的可能是一簑烟雨的傳人，三弟千萬要小心一些。」

右側的藍袍人道：「小弟知道。」

他手提鐵槍，踏前五步，雙拳一抱道：「朋友可是一簑烟雨乙前輩的門下？本門與乙前輩河井不犯，朋友何必要橫加插手！」

姜雲岫道：「閣下不必張冠李戴，在下不是乙前輩的門下，至於插手麽，嘿嘿，那你是怪錯人了，攔阻漁樵雙俠，是你們自尋死路！」

藍袍人鐵槍一挺道：「好大的口氣，你們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接招。」

鐵槍一抖，挽起一個斗大的槍花，在勁風震耳之中，他已一連刺出五槍。

這五槍是一氣呵成，當眞快如閃電，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姜雲岫身前的五大要害，一起遭到強悍的攻擊。

他沒有還招，是想瞧瞧藍袍人鐵槍的威力，但却一連後退五步，才避過這一輪兇猛的攻勢。

藍袍人一聲輕叱，彈身一躍，急如流星，當鐵槍再吐之時，姜雲岫覺得槍尖上閃出的寒光，竟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刺向他的咽喉。

姜雲岫不想再避讓了，無論鐵槍的速度多快，他還不致束手無策，因而右臂一振，寒烟簑帶起一陣烟霧，急捲對方的鐵槍。

這一招使得恰到好處，藍袍人如不撤回鐵槍，必然被寒烟簑捲個正着。

不過這招「鎖喉摘心」是鐵槍威力最大的絕藝，自從他們橫行江湖以來，只要使出這一絕招，必然會得心應手，將敵人立斃槍下。

一個門派的絕招，自有它的不同凡响之處，當槍尖吐出的勁風，射向姜雲岫的喉頭之際，自然將寒烟簑引得向上急捲，

這位漁夫的胸腹之間就空門大開了。

此時槍尖一顫，向下一滑，槍頭以飛雲逐電之勢猛刺姜雲岫的心窩。

這一變化如電光石火，沒有人能够逃過鐵槍洞胸之危。

藍袍人這招「鎖喉洞胸」使得頗為順手，他那冷漠的面頰之上不由湧起一片得意的笑容。

令人不解的是，那股笑容剛剛湧上面頰，然然像池水遇到嚴寒，竟然凍結了起來。

這是為了甚麽，莫非發生了甚麽意想不到的劇變？

的確，他那得心應手，勢在必得的絕招，竟然遇到了尅星「飛虹手」。

飛虹手急如飛虹，快捷無匹，縱然與少林七十二種絕學之一的「火中取栗」相較，還要勝過三分，藍袍人的「鎖喉洞胸」變化雖快，怎能逃過飛虹手的擒拿？

鐵槍被姜雲岫一把抓着，如同生了根一般，無論前送後奪都紋風不動，除了棄槍逃走，藍袍人別無選擇。

但使槍的丟了槍，豈不是像猴子丟了金箍棒，這不只是沒得玩的，而且丟人丟到家了。

此等情形，另外兩名藍袍人瞧得十分清楚，他們一聲怒叱雙雙挺槍撲了上來。

他們想以三搏一，白昭容怎肯讓他們如願，粉臂一帶，金芒驟起，小金斧畫出一溜血雨，兩具屍體同時摔倒下去。這位姑奶奶乾淨俐落，出手殺人絕不拖泥帶水，她一舉放倒了兩個馳援者，與姜雲岫過招的藍袍人還僵在那兒直冒冷汗。

白昭容撇撇嘴道：「你怎麽啦？要過癮有的是機會，還不趁早打發了事！」

她是在對姜雲岫說話，這位藍袍人已知道在刦難逃，他鬆掉了鐵槍，反臂一掌拍向天靈蓋，噗的一聲脆响，他也追着他兩位兄長去了。

敵人三名領頭的趴在地上，其餘的小嘍囉還不一鬨而散，刹那之間已逃得一個不剩了。

白姜二人担心鐵馬莊兄弟的安危，自然不敢躭擱，他們跨上馬匹，馳去不過一箭之地，就已聽到喊殺之聲，他們沒有猜錯，前面果然有人搏殺。

待翻過一道山脊，一個慘烈的場面就已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但見屍體四佈，血肉横飛，雙方的傷亡十分慘重，還在捨死忘生的拚鬥着。

他們一方是耍鐵槍的，另一方却不是鐵馬莊的兄弟，白姜二人雖是一塊石頭落了地，這場搏殺他們仍然非参與不可。

因為另一方被攻擊者是飛龍寨的一夥，同為俠義道，怎能不伸出援助之手？何況其中還有一個是白昭容的舅舅。

他們衝下山坡遠遠的就甩蹬飄身，以飛將軍從天而降之勢，向鬥場飛身猛撲。

他們這一撲擊，只見烟雲滾滾，金芒四射，耍鐵槍的像被摧朽拉枯一般，立卽傷亡累累，四處逃竄。

片刻之後，搏殺結束了，鐵槍門除了躺在地上的，再也沒有留下一個。

飛龍寨原已窮途末路，在死亡綫上掙扎，估不到喜從天降，忽然來了這麽一對怪異的救星。

神龍劍客任槃是飛龍的寨主，也是功力最高的一個，他廢掉不少兇悍的敵人，但受傷却也不輕，他的左臂幾乎報廢，前胸後背也是血跡殷然。

任夫人，任雙燕，邱公廉，全都負了傷，飛龍寨的首徒李安邦，及婢女小瑩却丟掉了生命。

此時邱公廉奔到白姜二人的身前，抱拳一揖道：「救命之恩不敢言謝，請兩位大俠賜告名號，今後如有差遣，只要片紙相召，飛龍寨當惟命是從。」

白昭容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此事平常得很，前輩不必放在心上。」

語音一頓，再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對邱公廉道：「舅舅，我是容兒，他是我的義弟姜雲岫……」

邱公廉啊了一聲，雙目大張，向他們姊弟流目一瞥道：「妳是……」

白昭容道：「不要聲張，舅舅，咱們為了方便及某種原因，才改扮為漁樵雙俠，希望舅舅替咱們保守秘密，連任寨主都不要說明。」

邱公廉點點頭，他還沒有說甚麽，神龍劍客任槃已經由任夫人母女扶住走了過來。

他的左臂無法舉起，只得點點頭道：「適才公廉說過，老朽不再說感謝的話了，兩位的名號希望能够賜告，也好使老朽不虛此行。」

他不說感謝的話，却比說了一千句還要認眞，可見神龍劍客任槃，的確是一個性情中人。

白昭容道：「前輩言重了，愚姊弟因為某種原因，不便以眞實面目及姓名奉告，請前輩多多鑒諒。」

邱公廉道：「他們說的是實話，寨主叫他們漁樵雙俠便是。」

神龍劍客任槃道：「漁樵雙俠？好……」語音一頓投目姜雲岫道：「漁大俠。」

姜雲岫道：「不敢當，前輩有甚麽吩咐？」

神龍劍客任槃道：「請問漁大俠跟一簑烟雨乙老哥哥是甚麽關係？」

姜雲岫道：「咱們既非父子，又不是師徒，晚輩叫他老丈，他叫晚輩小子，咱們關係如此而已。」

神龍劍客任槃道：「那你這件寒烟簑是……」

姜雲岫道：「晚輩這件兵刄名叫冷霧，並不是乙老丈的寒烟簑。」

神龍劍客任槃道：「原來如此。」

白昭容道：「任前輩最近可曾見過乙前輩？」

神龍劍客任槃長長一嘆道：「老朽風聞有人懷疑飛龍寨擄刦了我那乙老哥哥，這才率領門下，下山尋找，日前有一個江湖郞中告訴老朽，說乙老哥哥十天前曾在此地出現，咱們剛剛趕到此地，就遇到這批賊人。」

白昭容道：「這批人跟前輩有仇？」

神龍劍客任槃道：「老朽跟他們素昧平生，也不知道有這麽一個鐵槍門，那兒來的仇恨？」

邱公廉道：「他們根本就不講理，竟然不准咱們到鎭上去……」

白昭容道：「晚輩明白了，他們不准

飛龍寨進鎮，是引起搏殺的導因，但內含却不是這麼單純，對不起，前輩，咱們姊弟要先走一步了。」

雙拳一抱，翻身躍上馬背，姊弟二人聯騎逕向羅集馳去。

在途中，姜雲岫道：「八姊，咱們要不要先換過服裝，再入鎮集？」

白昭容道：「不，我想大哥他們如果住在鎮上，必然是處於強敵環伺，危機四伏之中，咱們以漁樵雙俠的裝扮出現，可以分散敵人的注意，減輕大哥他們所受的壓力。」

姜雲岫道：「如若大哥他們不在鎮上呢？」

白昭容道：「我敢担保他們一定住在鎮上，否則鐵槍門就不會阻止飛龍寨進入鎮集了。」

姜雲岫道：「我知道了，對方阻止任何人進入鎮集，是想使大哥他們陷於孤立，得不到任何援助，那麼飛龍寨是遭到池魚之殃了，但小弟却不明白，對方為甚麼不集中人力對付大哥他們？」

白昭容道：「這就不知道了，也許他們有過接觸，詳情要等待見到大哥他們才能明白。」

姜雲岫道：「如果大哥他們在強敵環伺之中，咱們就這麼闖進去適合麼？」

白昭容略作沉吟道：「對，咱們暗中摸進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離鎮一里多路有一片松林，他們將馬匹藏在林中，兩人席地而坐歇了一會，待天近二鼓，再聯袂向鎮上奔去。

距離鎮口約莫一箭之地，白昭容忽然輕聲道：「快停步，九弟。」

姜雲岫停下脚步，道：「甚麼事？八姊。」

白昭容道：「鎮口有兩個人……」

姜雲岫道：「怕甚麼，咱們一人放倒一個不就成了？」

白昭容道：「我想不會那麼簡單，也許那只是一個陷阱！」

姜雲岫道：「是對付咱們的？」

白昭容道：「自然是對付咱們的了，適才咱們毀了他們三名高手，又是奔向羅集來的，他們怎能不防？」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不錯，咱們怎麼辦？」

白昭容道：「咱們分開兩邊悄悄的摸進去，先弄清楚是些甚麼厲害的埋伏，然後將他們摧毀。」

姜雲岫道：「好辦法。」

白昭容道：「九弟，我知道你心性仁慈，不願意傷害生命，但在我不殺人，人就殺我的時候，你再要慈悲，那就是婦人之仁了！」

姜雲岫道：「小弟知道了。」

白昭容道：「好，咱們走。」

他們左右一分，向兩側撲了出去，身法之快，不亞於兩縷輕烟。

姜雲岫是由左側繞向鎮口，除了遠處偶爾傳來幾記犬吠之聲，眞箇萬籟俱寂，瞧不出任何一點異狀。

他以為白昭容顧慮的太多了，所謂江湖越老，胆量越小，就因為老江湖顧慮太多，時常坐失良機，延時費事。

不過姜雲岫雖有這般想法，他的行動却絕不莽撞，他沒有江湖經驗，却有讀書人的細心，當他發覺一排野草之後，他很小心的將自己掩蔽起來。

這排野草是山上常見的茅草，高有半尺，長約一丈，很整齊的斜排在鎮口的左側。

姜雲岫感到詫異的是，這排茅草的莖葉不成比例，它好像被埋在土中，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

其次是鎮口附近除了這排茅草，可以說寸草不生，為甚麼會只有這麼一排茅草，在理論上也說不過去。

更奇怪的是在鎮口右側也有這麼一排茅草，一切情形跟左側完全相似。

如果它是花，倒也說得過去，絕對不會有人用茅草來美化環境的。

姜雲岫因心有所疑，故而小心翼翼的向那排茅草接近，他是悄悄躍上附近的民房，居高臨下的觀察，以便瞭解眞像。

這一眼瞧出，他不由心頭一震。

敢情茅草之後是一條土溝，溝裏伏着十名勁裝大漢，每人抱着一個黑色鐵匣。

姜雲岫沒有見過此種鐵匣，却也知道它是以機簧發射的諸葛連珠弩，端的厲害無比，縱然身負絕頂武功，也很難逃過它的攢射。

何況土溝之內是十具匣弩，如果鎮口右側也有十具，縱使千軍陷陣，也很難衝進鎮口，那麼他們姊弟如是冒然直趨鎮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此時他已瞧到白昭容在右側民房上向他打手勢，他伸手揮了一下，足尖輕輕一點屋面，便以蒼鷹搏兔之勢，向土溝之內的弩箭手撲去。

他像一陣輕風，拂過這十名弩箭手，這般人原姿未變，好像沒有任何感覺，惟一不同之處，是他們已經停止呼吸，變作十具沒有生命的屍體了。

他是點上這般人的死穴，連殺十人不過指顧之間，其實白昭容的動作也並不慢，他剛剛擧目向右側打量，一條淡紅色的人影已然冒了上來。

鎮口原有兩名巡邏者，身後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劇變，他們還茫然不知。

當然，他們只是兩名小嘍囉，應該是無足輕重的，但白昭容却不願放過他們，紅影乍閃，這兩人的穴道已同時受制。

姜雲岫有些不忍，奔到白昭容的身前道：「八……」

白昭容不容許姜雲岫說下去，跟着搖搖頭道：「我並不想殺人，這就要看他們願不願合作了。」

語音一頓，扭頭對一名短髭大漢道：「怎樣？朋友。」

短髭大漢冷冷道：「不願意！」

白昭容面色一變道：「你想找死？」

短髭大漢哼了一聲道：「不錯，我想找死，不過你們也見不到明天的日出。」

白昭容道：「是憑你們兩個？還是土溝裏面的二十個死人？」

短髭大漢心頭一震，道：「妳殺了他們？」

白昭容道：「是他們想暗算咱們，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短髭大漢嘆了一口氣道：「漁樵雙煞果然够狠，要怎樣妳動手就是。」

白昭容道：「還是不願合作？」

短髭大漢道：「不願，妳要是再不動手，我就要高聲呼叫了。」

白昭容估不到此人如此固執，為了怕他驚動鎮上的敵人，只好點上他的啞穴。

此人不願合作，還可以向另一個試探，及扭頭一瞥，白昭容竟然為之一呆。

敢情另一個早已嚼舌而亡，只是屍體還沒有倒下去罷了。

姜雲岫道：「不必管他了，咱們進去吧。」

白昭容道：「別忙，咱們先要毀掉那些鐵匣子，否則咱們還會受到威脅的。」

她奔進土溝，用金斧毀掉了二十具連珠匣弩，然後與姜雲岫躍上民房，聯袂向鎮上闖去。

馳行約莫半條街道，他們瞧到一盞紗燈在夜風中搖擺着，燈光不算明亮，他們仍然可以瞧出門上的一塊橫匾，寫着「高朋客棧」四個大字。

此時才是初更，街道上竟然靜悄悄的，連鬼影子也瞧不到一個，但那客棧的店門之外，却有兩名懷抱鐵槍的勁裝大漢，在那兒往返巡行。

姜雲岫道：「八姊，妳說二哥他們會不會住在那家客棧？」

白昭容道：「不會。」

姜雲岫道：「為甚麼？」

白昭容道：「按目前的態勢，鐵槍門跟咱們已經挑明了勢難兩立，一山難容二虎，他們怎會住在一個客棧之內？」

姜雲岫道：「對，咱們快去找二哥，也好商議一個對策。」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不必，只要咱們漁樵雙煞名動四海，鐵馬莊必然能够完成這項人頭鏢的任務。」

姜雲岫一怔道：「我不懂八姊這是什麼意思。」

白昭容道：「我說這高朋客棧之內，住的必然是鐵槍門的主要人物，你信是不信？」

姜雲岫道：「信。」

白昭容道：「如果咱們要毀掉這般人呢？」

姜雲岫點點道：「我懂了，咱們成了名，也鏟除了鐵馬莊的阻力，護鏢任務自然就達成了。」

白昭容道：「正是，走，咱們去。」

他們像兩團飄絮，輕輕落在鐵槍門巡邏者的身後，只要他們想殺人，這兩名巡邏者只怕連怎麼死的都不會明白。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只有巡邏者有規律的脚步，像空谷足音一般，劃破這令人難耐的沉寂。

他們走出十多步然後一起回頭，及目光向前一瞥，這兩名巡邏者如見鬼魅，在一聲駭極的驚呼之後，兩人不約而同的倒退三步。

這也難怪，漁樵雙俠使他們遭到嚴重的挫折，鐵槍門稱他們為雙煞，而且為之談虎色變

現在這雙煞星就在巡邏者的身後，來得又這麼突然，他們沒有被嚇癱，胆量還算不錯。

其中一個鼓起勇氣，道：「你們……要怎樣？」

白昭容道：「要住店，行麼？」

那人道：「不……不行。」

白昭容道：「哦，你是老闆？」

那人道：「不是，但，咱們包下這家客棧了。」

白昭容道：「那可不成，你們包下客棧，叫咱們到那兒去住？去叫你們的頭兒來吧，咱們跟他打個商議。」

那人道：「這個……」

此時一股陰沉沉的笑聲，忽然由店內傳了出來，接着人影流轉，勁風四動，無數手執鐵槍的大漢，將兩頭的街道堵得水洩不通。

隨着那股陰沉沉的笑聲，走出一名髮如銀絲，紅光滿面的高大老者，他穿着一身其紅如大的長袍，形象顯得十分威猛。

白髮老者的身邊，還跟着八名男女，這般人幾乎全是身手驚人，內外兼修的高手。

白髮老者目如冷電，向白姜二人瞥了一眼道：「漁樵雙煞是衝着咱們來的？」

白昭容道：「閣下這麼說就錯了，咱們的信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貴門下無故找碴，這就怨不得咱們了。」

白髮老者道：「咱們是跟別人了斷過節，為免波及無辜，才阻止閒人接近，這是一番善意，怎能說是找碴？」

姜雲岫接口道：「陽關大道，時時都有旅客往來，閣下要了斷過節，為甚麼不換一個地方？」

白髮老者道：「這個……咳，咱們還在等候幾位江湖朋友。」

白昭容撇撇嘴說道：「我明白了，你們奈何不了對方，所以在等候援手，又怕失去對方的行踪，因而不肯離開官道，是麼？」

白髮老者還未答言，一名手執鐵槍的藍袍大漢忽然奔了過來，他向白髮老者抱拳一禮道：「稟堂主……咱們的匣弩手被人毀了！」

白髮老者愕然道：「毀得怎樣？」

藍袍大漢道：「二十具匣弩變為廢鐵，弩箭手沒有一個活着。」

白髮老者面色倏變，紅袍無風自動，全身都在顫抖，顯然，這位鐵槍門的堂主，怒火焚心已經達到極點。

他身後的八名男女此時有兩人走了出來，一名四十出頭的黑衣大漢，及一名約莫五旬的青衣老婦，他們向白髮老者抱拳一禮道：「稟堂主，屬下請令……」

白髮老者點點頭，這兩人身形一轉，向白姜姊弟逼了過來。

白昭容以傳音對姜雲岫道：「九弟，敵衆我寡，出手不能留情，而且要速戰速決，不可浪費精力。」

姜雲岫道：「小弟明白。」

他說話之間，黑衣大漢業已迫近身前八尺之處，一聲怒叱傳來，鐵槍抖起三朵槍花，刺向他前胸三大要穴。

此人一槍能够攻向三處，而且槍尖帶起的勁風，如同排山巨浪一般，此等身手在江湖上不易多見。

可惜他這十分神妙的一槍，竟然送到姜雲岫的手裏，同時咔嚓一聲脆響，槍尖已被姜雲岫的飛虹手折斷。

此人是鐵槍門的副堂主，多年闖蕩江

湖，幾乎無往不利，要說一招之中就被人折斷兵刄，就算做夢他也不會相信。

現在不是做夢，而是活生生的事實，只不過這項事實太過意外，他不由神色一呆。

這一呆可就糟了，姜雲岫抖手一揮，那桿被折斷的槍尖，噗的一聲，由他的心窩鑽了進去。

他被槍尖帶得倒退三步，最後終於一屁股坐了下去，用一對死魚般的眼珠瞪着姜雲岫，慘白的面頰之上，是一片駭極之色。

撲向白昭容的青衣老婦，攻擊的時間稍長一點，她連續使出五槍，同時迫進兩步。不過她還是難免一死，當金芒一閃之際，她的腦袋少了一半，死狀之慘，較黑衣大漢還要不幸。

這兩人是鐵槍門中頗爲出色的高手，但在漁樵雙俠的手下竟然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鐵槍門震動了，他們人數雖多，却心存恐懼，噤若寒蟬。

生命畢竟是可貴的，明知出戰就是送死，誰願意枉送可貴的生命？

因此，白髮老者作了一個痛苦的決定，「撤……」不過他却丟下了幾句話：「漁樵雙煞，從今以後，鐵槍門跟你們誓不兩立，本門只要一息尚存，今日之仇誓在必報！」

這是狠話，但也是他們撤走的一個台階，不過白昭容姊弟明白，他們跟鐵槍門這個樑子結定了，今後彼此就是誓不兩立的生死仇家。

好在他們不想永遠保有漁樵雙俠的萬兒，因而並未將白髮老者狠話放在心上。

由於鐵槍門連死帶傷全部撤走，原來殺氣瀰漫的羅集，現在夜風徐拂，一片寧靜，只有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悄悄鑽進他們的耳鼓：「八妹九弟好身手，快住店吧，大哥還有事要跟你們商討。」

這股細如蚊蚋的語聲，自然是鐵馬莊的兄長所發，他們沒有向四處張望，逕向高朋客棧跨了進去。

店老闆是一個禿頭，他早巳引着兩名店小二迎了上來，適才的場面他都瞧到了，就算借他三分胆量，他也不敢開罪這雙煞星。

「兩位客官，後院有上房，小二，快帶客官去歇息。」

白昭容道：「咱們還要點酒菜，麻煩掌櫃的快些送來。」

店老闆道：「好好，兩位請先歇着，酒菜馬上送來。」

高朋客棧此時一個客人也沒有，就只有白昭容姊弟兩個，他們選了一明兩暗的三間，倒也寬敞得很。

片刻之後店小二送來酒菜，白昭容吩咐他多取三副杯筷，並且要店伙沒有召喚不得前來打擾。

她的計算沒有錯，店小二離去之後果然閃進三條人影，他們是大哥賈化，三哥樊霖，及七哥曲西陵等。

白姜二人抱拳一禮道：「見過各位兄長。」

賈化哈哈一笑道：「八妹九弟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邊吃邊聊。」

待酒過三巡之後，賈化長長一吁道：「咱們鐵馬莊經過無數的驚濤駭浪，估不到這趟人頭鏢却驚險重重，使本莊面臨嚴重的攷驗！」

白昭容道：「怕甚麽，鐵槍門來勢洶洶還不是很輕易的就被咱們打發了麽？」

樊霖面色一正道：「八妹這是低估鐵槍門了，咱們如非運用得宜，使他們摸不清咱們實力的深淺，再加上你們毁掉他們極具威力的匣弩，咱們不見得就能穩操勝券。」

白昭容道：「這麽說咱們並未跟鐵槍門正面接觸了？」

樊霖道：「咱們經常以聲東擊西，金蟬脫殼之計，不跟敵人作正面拚鬥，雖然有過幾次小接觸，咱們一佔上風，立即撤走，使敵人虛實莫測，咱們才能履險如夷，處危而安。」

白昭容道：「這就難怪鐵槍門要等待援軍，不敢輕舉妄動了。」

賈化道：「咱們最顧慮的是他們那二十具諸葛連珠弩，如今被你們毁掉，是咱們的一項重大的勝利。」

樊霖道：「鐵槍門只是馬前小卒，對咱們已經構成很大的困擾，今後的敵勢會逐漸增強，咱們將陷於危機四伏，步步荊棘之中。」

姜雲岫道：「咱們的顧客究竟是甚麽人，怎麽會惹來如此重大的江湖動亂？」

賈化道：「他們不肯說，咱們只能猜，猜，必須有力的根據，沒有根據還是不猜的好。」

白昭容道：「猜猜看嘛，大哥，就算咱們閒聊，猜錯了也不要緊。」

賈化略作沉吟道：「在南錦衣衛中，有一個任職軍餘的華大人，弟妹們是否知道？」

曲西陵道：「大哥說的是華敏？小弟聽人說過，他出身形意門，是錦衣衛的第一高手，但以忠烈耿介，不合流俗，因而不爲當道所重用……」

賈化道：「王振蒙上欺下，專權誤國，華大人上書彈劾，反被廷旨下獄……」

曲西陵道：「這是多早晚的事？」

賈化道：「約莫在半年之前，當時華大人如非病死家中，這場寃獄就難以避免了。」

白昭容道：「大哥之意，是說咱們的顧客花公子……」

賈化微微一笑道：「愚兄說過，這只是猜，猜是不能作準的。」

白昭容櫻唇一噘道：「大哥就是這樣，要猜嘛，何不就猜個痛快？」

賈化道：「好吧，愚兄的確猜想花公子就是華公子，因爲王振權傾朝野，當朝公侯都以翁父相稱，他沒有能够害死華大人，這口怨氣自然要出在華家後人的身上了。」

樊霖道：「大哥沒有猜錯，小弟却有點不解，中原河山如此之大，華公子爲甚麽要去關外？」

賈化道：「我想延吉銅佛寺，必然擁有一股保護華公子主僕的力量，否則他們就不會冒這迢迢萬里被人追殺的危險。」

曲西陵道：「大哥，那華春似乎不是等閒人物？」

賈化點點頭道：「此人似非中原人氏，可能習有域外奇功，華公子年歲雖輕，在武功上可能也有不凡的成就。」

姜雲岫道：「大哥，如果王振調用官兵，咱們怎麽辦？」

賈化道：「他不會調用官兵的，華大人並未犯甚麽大罪，一旦調用官兵，他如何堵塞天下悠悠之口？再說他也不必如此，只要嗾使一些武林敗類出面，就够咱們頭痛的了。」

白昭容道：「不錯，鉄槍門就是一個例子。」

樊霖道：「鐵槍門算不得甚麽，咱們的勁敵，可能是另一般神秘的力量。」

白昭容道：「那是些什麽人物？」

賈化道：「你二哥曾經下過一番功夫，只能查覺他們無所不在，却無法獲得進一步的證實，我想擄刦乙老前輩的就是這帮神秘人物。」

樊霖道：「王振迷信權力，認爲威無不加，咱們猜想這帮人可能就是王振的手下，鉄槍門鎩羽之後，這般人很可能正面與咱們爲敵。」

賈化道：「今後咱們將是困難重重，步步危機的處境，所以愚兄意欲重新作一種安排。」

白昭容道：「請大哥吩咐。」

賈化道：「咱們的顧客，仍由二四五弟及六妹直接護送，三弟七弟走在顧客的前頭，八妹九弟跟在三七弟的後面，只要發現可疑之人，就由八妹九弟以漁樵雙俠的身份找碴，三七弟暗中協助將敵人除去，不過如此一來，八妹九弟就成爲敵人的眼中釘了，你們要隨時提高警惕，以免遭人暗算！」

姜雲岫道：「咱們向人找碴，如若那般人不是咱們的敵人呢？」

賈化道：「這就要見機而作了，咱們爲了保護忠臣遺孤，就算錯傷了無辜，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樊霖道：「咱們鐵馬莊是孤軍奮鬥，不得不使用一點霹靂手段，只要到達徐州，咱們就可以獲得支援，以後的情形也將大大的改善。」

白昭容道：「三哥說的是黑旂鏢局的周大俠？」

樊霖道：「不錯，周總鏢頭一柄無敵神刀名滿江湖，一袋雷火神彈，更使宵小喪胆，他跟大哥是道義之交，咱們有困難，他必然會拔刀相助。」

談話到此告一結束，賈化等相繼辭去，白姜二人也分別就寢。

翌晨天剛破曉，白姜姊弟迎着晨風聯騎上道，他們穿的是普通衣衫，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在鎮口，他們瞧到鐵馬莊的暗號，知道樊曲二人巳經走在前頭。

這天趕到朱巷投宿，並未發生意外。

一連兩天，沿途平靜得很，莫非敵人嚇破了胆，不敢再找麻煩了？

不過鐵馬莊的兄弟，絕對沒有這般想法，他們明白這是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只要再現敵踪，必然是生死一搏。

× × ×

考城是一個山鎭，位於蚌埠以南，由合肥至徐州，這個山鎭是必經之地。

翻過一道山脊，距考城還有五里，一般旅客多半會在山脚下歇歇，喘口氣兒。

那麽賣茶水點心的小販也就因運而生，甚至還有賣鹵菜及老酒的，喜愛喝兩杯的也可以潤潤嗓子。

這天申初時分，太陽雖然還在天邊高高的掛着，但巳懶洋洋的，想躲進西山之下去了。

此時山脚下的小攤子坐了不少旅客，他們在飲茶，喝酒，却沒有人吭出一聲。

這兒距離考城近在咫尺，拍拍屁股就到了，不管怎麽磨蹭，也就誤不了到鎭上去投宿。

只不過喝悶茶，飲悶酒，一句話都不說，倒也虧得他們彆得住！

莫非他們萍踪偶聚，全是素不相識之人？

笑在臉上，甜在嘴上，出門人講的是和氣生財，就算兩個素昧平生之人，只要湊在一起，總會嘻嘻哈哈的閒聊幾句。

然而這般人自始至終，就沒有人說過一句，笑出一聲。

莫非他們都是啞子？

× × ×

「紅紅的太陽呀，你別躲，姐兒還要呀，請你照着她梳頭裹脚……」

這股宏亮的山歌遠遠飄來，不管他唱得怎樣，却令人有一股親切的感覺。

雖然那是唱歌，畢竟它是人聲，畢竟有人在說話了。

他是一個年約四旬的彪形大漢，穿着一件粗布短衣，肩上扛着一個行李捲兒，一看就知道他是帮人幹粗活兒的。

他由山上下來，遠遠的就在吆喝着：

「娘的，好香的酒，俺老魯的嘴裏幾乎乾出個鳥來了！」

老魯是一個粗人，鼻子可尖得很，八桿子還打不到，他就嗅着酒香了。

也許他原是一個酒虫。

他沒有說要喝酒，脚下却快了許多，一陣風似的就捲到一個小食攤上來了。

「老闆，五斤老酒，一碟花生。」

五斤老酒，只要一碟花生，他果然是一條酒虫。

仰着脖子一陣咕嚕，三斤老酒就下了肚，然後用衣袖一抹嘴唇，伸長脖子吐出一口大氣。

老魯的嘴裏不會再乾得生鳥，精神也較適才旺盛了幾分，一扭頭跟身旁一名食客搭上了喳兒。

「老兄，我敬你，來，咱們乾。」

他替那人斟滿了一碗老酒，再端起自己的酒碗，以長鯨吸水之勢，將碗裏的老酒吸乾，然後斜着碗口向那人一照，表示自己先乾爲敬。

他沒有失禮，在一般江湖哥們來說，這也不算冒昧，可是那人並不領他這個「情」，白眼一翻，顯出一副不屑的神色，好像瞧不起這個作粗活的流浪漢子。

其實這位老兄的一件半新不舊的灰色長衫，也不見得怎樣高明，而且亂髮蓬飛，掀鼻暴齒，他那副長像，才當眞會令人不敢領敎呢？

不過有一點是短衣大漢所不及的，因爲他有一股威猛的氣勢，與凌人的殺氣。

短衣大漢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自認晦氣，不過他是一個粗人，粗人說話時常是

口沒遮攔的。

他會過酒賬，抓起包裹，在離開小食攤的時候，幾句不太好聽的話丟了出來。

「哼，狗咬呂洞賓，算我倒楣。」

粗人說話原就不太文雅，可是禍從口出，這句「狗咬呂洞賓」一說出口，他就要大禍臨頭了。

灰衣人生就一副兇惡的長相，如果有人無故瞧他一眼，就可能惹來他的殺機，短衣大漢罵他是狗還能不惹來他的怒火。

他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向身旁的黑衣大漢亮出一個「斬」的手勢，嘴角一挑，目光兇霸霸的瞪着那個罵他是狗的粗人。

短衣大漢走出未及五步，身後勁風如矢，捲來一片兇猛的勁道，一縷寒芒，同時奔向他的後頸。

這是一柄極端鋒利的長刀，短衣大漢的脖子無論怎樣粗壯，必然經不住這全力一斬。

也許是傻人有傻福吧，他的脚下忽然碰到一塊石頭，在一拌一栽之下，身體往前一衝，人也矮了半截，那柄長刀自然傷他不着了。

躲過了斬頭之刦並不能算完，黑衣漢子墊步欺身，長刀帶着銳嘯，再劈他的脖子。

短衣大漢光火了，雙方並無深仇大怨，只爲了一句閒話，就要摘下他的人頭，天下還有這麼不講理的？

他身形一側，避過刀鋒，左掌出手如電，切向黑衣漢子的脈門。

他這一掌實在太快，黑衣漢子竟然避讓不開。

咔嚓一聲，黑衣漢子的腕骨盡碎，那柄長刀他自然也拿不住了，丟了刀並不要緊，腕骨被人劈碎，他可就承受不住了。

一聲慘呼，一個虎跳，黑衣漢子逃到一邊哀嚎起來，錐心蝕骨的劇痛，他已經面無人色。

適才不吃敬酒的灰衣大漢面色一變道：「好功夫，朋友原來深藏不露！」

短衣大漢道：「好說，在下這點三脚貓的功夫，不足汚行家的法眼，其實一個流浪漢嘛，總要習得一點對付惡狗的本事，你說是嗎？」

灰衣大漢濃眉一挑，嘿嘿一陣狂笑道：「閣下原是存心來找碴的，好，本座就讓你嚐嚐惡狗的滋味！」

他撮口發出一聲短嘯，兩隻像小牯牛一般的狼犬，忽然由樹叢中竄了出來。

這兩隻狼犬的長像十分獰惡，獠牙森森，一副擇人而噬的神態，牠們那身褚黃色的短毛根根倒豎，形狀兇猛無比。

短衣大漢從未見過如此兇猛的惡犬，不由面色一變，他立即由行囊中抽出一條鋼鞭，目注狼犬，嚴陣以待。

灰衣大漢哼了一聲，擧手一揮，兩犬一聲低吠，忽然騰空躍了起來。

牠們一躍數丈，落地之處是在短衣大漢的左右，顯然這對狼犬久經訓練，威力之強，不亞於兩名身負絕學的一流高手。

牠們落地之後，並未展開攻擊，竟然一左一右圍着短衣大漢兜起圈子來了。

牠們越轉越急，越跑越快，最後只能瞧到一抹暗黃的光圈，根本就瞧不出牠們的身體了。

這也是說在短衣大漢週身三百六十度裏，每一處都可能隱藏危機，有毒牙利爪準備向他攻擊。

這就糟了，他瞧不出狼犬的眞正所在，攻守都有困難，就算只守不攻吧，週身三百六十度都有危機，叫他如何守法？

起先他在跟着黃光轉，後來他發覺這是一項錯誤，一旦轉得頭昏眼花，那就連一綫生機都沒有了。

現在他抱元守一，五心向天，好像老僧入定一般，根本就不理會外界的兇險。

其實他此時心胸明澈，不必用眼去瞧看，外界一切他幾乎洞若觀火。

忽然，兩縷勁風一上一下向他襲來，他身形微側，鋼鞭急掃，同時一脚飛了起來。

他根本沒有瞧看來襲的是人是狗，一鞭一脚全憑聽風辨位而使出。

但他這一鞭一脚，竟然奇準無比，兩聲慘嚎響起，一丈以外已經陳列着兩具狗屍。

驅狗咬人的灰衣大漢面色再變，在一聲怒吼之後，領先向短衣大漢急撲。

忽然一股清朗的聲音，由山道上傳來，道：「咳，各位，有話好說，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何必動刀動槍的。」

這幾句話是以內力送來，語聲雖是不高，在塲之人每一個都聽得清晰無比。

顯然，來者必然是一位高人，高人是不能輕易得罪的，因而灰衣大漢一擺手，他們這帮人立即停止了向前撲擊。

來人是一位童顏鶴髮，身着青衫的老者，仙以行雲流水一般的身法，剎那之間就已來到門場。

他先向全場打量一眼，然後對灰衣大漢抱拳一禮道：「請恕老朽眼拙，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灰衣大漢道：「你是誰？」

青衫老者道：「老朽嘛，名不見經傳，但有些朋友稱老朽爲天涯過客，閣下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能够見示名號麼？」

灰衣大漢道：「本座蒼龍門門主上官無敵，好啦，你可以走了。」

天涯過客道：「原來是上官門主，久仰，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上官門主如果肯賞老朽一個薄面，老朽願意作個調人。」

上官無敵冷冷道：「不必！」

天涯過客道：「同是武林一脈，門主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樣吧，請這位兄台向門主賠個禮，希望門主能揭過這段樑子。」

上官無敵哼了一聲道：「本門一人斷腕，兩條蒼龍喪生，揭過這段樑子？嘿嘿，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天涯過客道：「出手過招，傷亡在所難免，如果這位兄台丟了腦袋，他到那兒去伸冤？」

上官無敵道：「那只能怨他命該如此，誰叫他招惹咱們的？」

天涯過客搖搖頭道：「上官門主這是不講理了，貴門人多勢衆，他怎麼敢招惹你們？聽老朽的勸，門主，就算貴門當眞殺了他，你們又能得到甚麼好處？」

上官無敵道：「這是本門的事，不勞尊駕費心，現在你可以走了。」

天涯過客道：「不，老朽不能走，咱

們武林中講的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你們以衆凌寡，老朽豈能袖手旁觀！」

上官無敵面色一沉道：「好吧，你既然要陪他死，本座也無可奈何。」

他語音一落，身形急退，同時發出一股怪異的嘯聲，冷酷的面頰之上，湧上一片凌人的殺氣。

天涯過客不知道蒼龍門下爲甚麼不進反退，及嘯聲一起，他總算明白了。

敢情樹林中還有伏兵，此時被上官無敵叫了出來，那是八條碩大無朋的惡犬，比適才的兩條更爲驚人。

牠們咆哮着奔向短衣大漢及天涯過客，一上來就展開凌厲的攻勢。

這八條兇悍的狼犬，攻守之間配合得絲絲入扣，短衣大漢等如果想殺死其中一條，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

而且牠們跳躍騰撲，急如閃電，上噬肩頭，下咬腿腹，配合變化之妙，實在使人防不勝防。

這一別開生面的人狗搏殺，不只是江湖罕見，而且劇烈無比，短衣大漢及天涯過客都有極端高明的身手，此時竟然手忙脚亂，累得有點喘不過氣來。

看來他們是輸定了，但江湖是無情的，狼犬的利爪毒齒更不會講什麼慈悲，那麼輸的結果是悲慘的，他們只怕很難生離此地。

正當他們危如累卵之際，一股清嘯忽然遙遙傳來，天涯過客精神一振道：「三哥，是八妹九弟來了。」

原來短衣大漢是樊霖，天涯過客自然是曲西陵了。

他沒有猜錯，來人正是扮作漁樵雙俠的白昭容及姜雲岫，他們來得稍稍遲了一點，但也並未誤事。

趕到門塲，人影倏分，姜雲岫寒烟簑一振，一片烟雲挾着令人窒息的壓力，猛向上官無敵等橫掃過去。

沒有人能接下他這一招，十幾條軀體像稻草人般被摔了出去。

上官無敵心寒了，他知道遇到這雙煞星是他們的不幸，再要不走，蒼龍門今後就會江湖除名了，他當機立斷，發出一陣短促的急嘯，剎那之間，這批人狗已經逃得一個不剩。

其實他們的蒼龍（狼犬）逃走的不多，除了被樊霖擊斃兩條，又被白昭容的金斧連續劈死四條，十去其六，算得是災情慘重。

這是鐵馬莊的又一次勝利，但白昭容却面色沉重的說道：「三哥七哥，咱們得走快一點，二哥他們只怕遇到了強敵。」

樊霖一驚道：「八妹，此話當眞？」

白昭容道：「小妹只是猜想，不過由咱們的遭遇判斷，這項猜想的可能性十分之大！」

樊霖道：「妳跟九弟莫非也遇到了麻煩？」

姜雲岫道：「豈只麻煩，如非八姊的金斧無堅不摧，咱們就見不到三哥七哥的了。」

樊霖道：「哦……」

曲西陵道：「咱們快去找二哥，還是邊走邊說吧。」

樊霖點點頭，脚下一挪，領先向前面的山坡撲去。

原來這次鐵馬莊是將重點擺在頭裏，由二四五六等四位莊主護着花公子主僕先奔考城，大莊主賈化則暗中護持。

第二批是三七兩位莊主，最後才是白姜二人所扮的漁樵雙俠。

賈化的這一招使對了，因爲敵人的注意力已被漁樵雙俠所引走，他將白姜二人擺在最後，劉三變等一行果然暢通無阻，很安全的住進考城的客棧之內。

敵人在距離考城五里的山脊前後，佈置了雙重埋伏，存心要將漁樵雙俠收拾下來。

如果是在視綫不清的夜晚，漁樵雙俠可能會遭到暗算，現在還有陽光，自然瞞不過心細如髮的白昭容了。

當她發覺前面有些不同尋常的異狀之時，立即停下脚步，道：「九弟，你瞧，地面上的好像有些不對！」

姜雲岫原是沒有注意這些的，經白昭容一提，他也覺得地面的土質新舊不一，有些新土中還露出一點閃閃發光的東西。

但他仍然有些不解，因而詢問道：「八姊，那是甚麼？」

白昭容道：「我也不知道，不過咱們不能不小心一點。」

姜雲岫道：「咱們別踩着它，難道它還會飛出來咬人？」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這可難說得很，咱們退遠一點，待我用金斧試試。」

他們退開丈外，白昭容手握斧鍊的一端，玉手一揚，金斧已奇準無比的擊中最近的一撮新土。

白昭容的原意，是想瞧瞧新土之中有沒有埋藏什麼東西，絕未想到金斧觸動機關，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一片驚人的塲面立刻在他們的身前展現出來。

那是一種佈置驚巧的連環地弩，當金斧一觸之際，立即四方迸射，但見流矢劃空，勁風刺耳，嗤嗤之聲連續不絕，近二十丈方圓全在伏弩的範圍之內。

好在白姜二人早有警惕，他們伏身在道旁的低窪之處，雖是箭雨橫飛，他們却安全得很。

待地弩放盡，姜雲岫不由長長一吁道：「好險，咱們如果踏上那截道路，此刻只怕已經變成刺蝟了！」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江湖譎詐，危機處處，所以今後你要細心一點。」

姜雲岫道：「這就難了，男人嘛，原本就是粗心大意的，好在有八姊在一起，使我有一種安全的感覺。」

白昭容道：「難道你要一輩子跟着我麼？」

姜雲岫道：「有何不可，小弟正求之不得。」

白昭容面色一紅道：「不跟你胡扯了，走吧。」

他們正待起身，一片烏光忽然向他們罩了下來，白昭容不知道又是甚麼埋伏，不管三七二十一，手腕運力一抖，小金斧立即迎着烏光飛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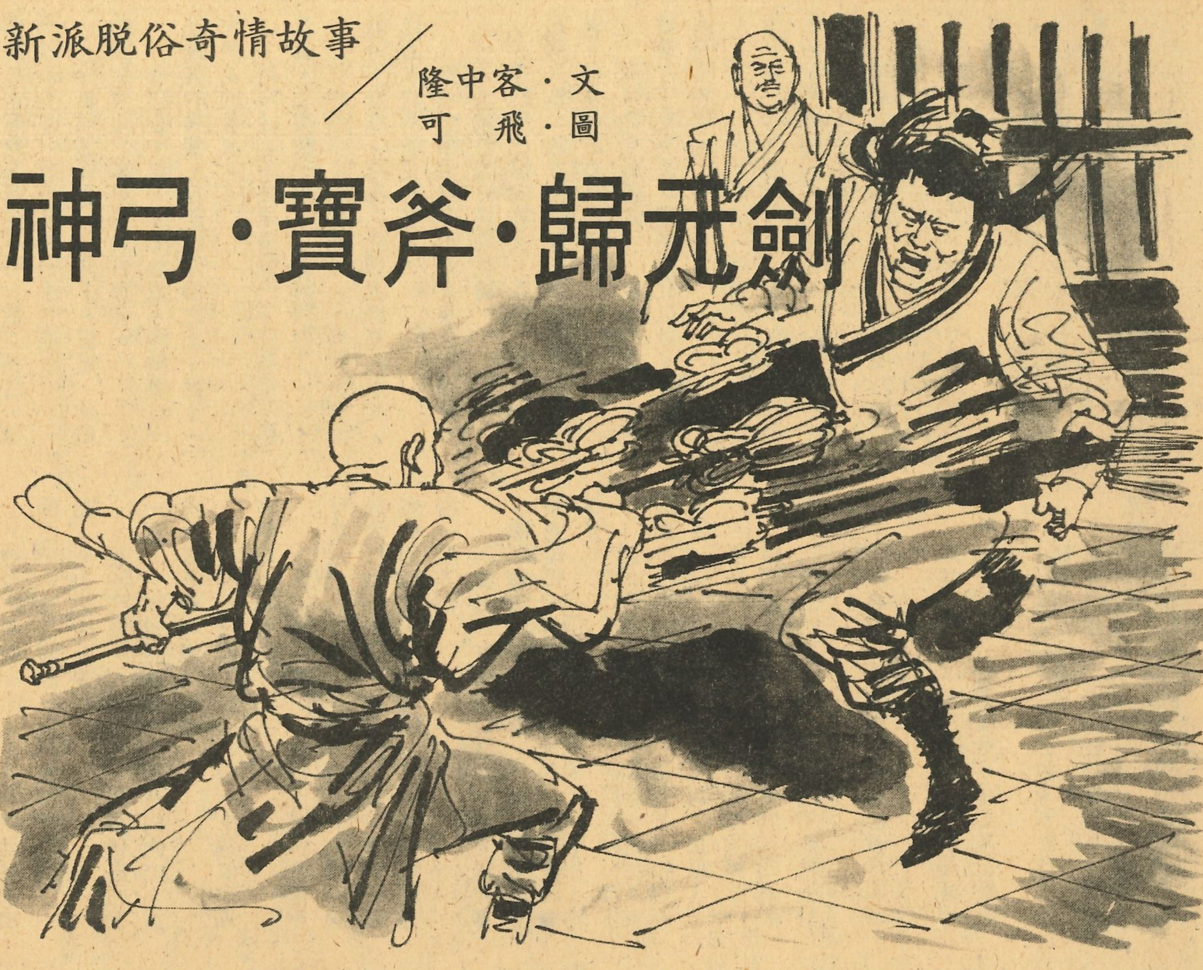
那是一片以獸毛及合金編織的大網，韌性十分強大，縱使寶刀寶劍，也不易將它割開。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神弓·寶斧·歸元劍

隆中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仲池上嵩山少室峯北麓的少林寺，希望能見到慧明大師，以便詢問六年前其兄被殺害的眞相，少林寺中，戒備森嚴，甘仲池見到這位老僧，道明來意，掌門人悟眞大師最初阻撓甘仲池去見慧明大師的，但甘仲池意志堅決，不得會見慧明大師的話，便要以武力解決，悟眞大師等人無法，只得帶領甘仲池到慧明大師閉關之處——達摩洞去，甘仲池進入洞中，只見慧明大師早已圓寂，而悟眞大師等人更是懷疑是甘仲池下的手，雙方一言不合，立即拚鬥起來，最後悟眞大師等人也覺得甘仲池不是兇手，立即停止打鬥，但兇手到底是誰呢？

萬流秘笈　惹起風波

甘仲池這旁觀者的一句話，倒提醒了他們，於是一行四人立即出洞，急急趕返寺中。

但他們才走到半路，首座弟子法明已匆匆迎了上來，手中還拿着悟能大師的一襲杏黃僧袍。

當法明看到只穿一襲內衣的悟能大師時，竟驚訝得張口結舌，連對掌門師尊的禮節都忘了。

悟眞大師一聲沉叱道：「蠢材，呆頭呆腦，還不將僧袍呈與你二師叔。」

悟能大師接過法明送上的僧袍之後，隨即和聲問道：「法明，寺中發生了什麼事？」

法明這才重行施禮道：「啓禀掌門師尊和兩位師叔，寺中雖然未發生事故，但寺外却有駭人聽聞之事發生。」

悟眞大師雙目一張道：「甚麼事？」

法明望了剛剛披上袈裟的悟能大師一眼，肅容答道：「四師叔因見二師叔由此間匆匆回寺之後，連招呼都沒打一個又匆匆奔赴寺外，不知究竟發生了何事，立即命弟子跟踪前往接應。

「但當弟子一路跟踪走進寺外約莫二里之邊的一片松林中時，竟赫然發現地下躺着兩具屍體……」

悟眞大師神色未動地，截口問道：「死的是甚麼人？」

現在悟眞大師已經鎭定下來了，對於又死了兩個人之事，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神態與言語之間，顯得無比的鎭靜。

法明恭應道：「一位是崑崙長老無爲道長，一位是峨嵋長老百了上人。」

法明語聲未落，悟眞，悟能，悟因，甘仲池等四人都不由地齊聲驚「啊！」。

因爲，除開無爲道人與百了上人是崑崙與峨嵋派的長老之外，更是六大門派當中參加迫害甘仲池的兄長「八臂哪吒」甘仲文的人，如今，同一天之內，竟與少林長老慧明大師一齊死於嵩山，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怎能不令人震驚呢？

一連串的疑問在四人心中毫轉着。

這兩位長老爲甚麼會到少林寺來？

殺死這兩位長老的人是誰，爲的是什麼？

這三個參加當年太保莊血案的絕頂高手，竟於同一天之內，死於嵩山，是巧合還是預謀？

還有，殺死三位長老的那神秘人物，既能潛入達摩洞中，從容地將慧明大師的心脈震斷，並冒充悟能大師，殺死崑崙與峨嵋的長老，爲什麼不加害於其餘諸人，甚至連已被制住穴道的悟能大師也毫髮未損？

至於他殺死峨嵋與崑崙的長老，是冒充少林寺的高僧，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下，暴下殺手，但這一份功力，已經是太不尋常。

再深入一層來說，能潛入達摩洞中，不露痕跡地制慧明大師於死地，其功力之高，就更是駭人聽聞了。

當今武林之中，究竟誰能有這一份功力呢？

沉寂少頃之後，悟眞大師一聲長嘆道：「還有其他的發現麼？」

法明正容答道：「在兩位長老的遺體約一箭之地，發現二師叔的袈裟。」

「嗯……」

「還有，兩位長老身上，似乎經過搜查。」

「兩位長老身上，是否有傷痕？」

「沒有，據四師叔檢視後判斷，兩位長老都是被一種極陰柔的功力，將心脈震斷而死。」

悟眞大師略一沉吟道：「當峨嵋與崑崙的兩位長老進入山區時，本寺巡山弟子，有否發現……」

法明恭聲答道：「有的，兩位長老曾告訴巡山的弟子，說是應師伯祖的邀請而來。」

悟眞大師壽眉緊蹙道：「好吧，咱們先回寺中，再從長計議。」

甘仲池與悟眞大師併肩而行，行進間，甘仲池一聲輕呼道：「掌門人，這事情看來相當複雜哩。」

悟眞大師正陷入沉思之中，僅僅嗯了一聲。

遠處，却有一個蒼勁的語聲接着說道：「不，事情簡單得很，你如果有種就立刻到老夫這兒來，老夫一定說給你聽。」

甘仲池毫不考慮地身形騰拔而起，逕朝發話的方向飛投而去。

那蒼勁的語聲略帶揶揄的口氣道：「孺子勇氣可嘉！」語聲一頓，又震聲說道：「少林寺的和尚們聽好，老夫不喜歡跟光着頭皮的人打交道，你們還是早點回去從長計議，別到老夫這兒來自討沒趣。」

這幾句話，阻住了正將擰身飛撲的悟眞大師。

那蒼勁的語聲接着說道：「和尚們，老夫再告訴你們一句，老夫不是你們的敵人，也不是你們的朋友，咱們見面了，沒什麼可說，你們還是死了追躡老夫的心，早點回去吧！」

悟眞大師揚聲道：「何方高人？既不願見老衲，可否請賜告名號？」

空山寂寂，哪兒還有一點聲音。

悟眞大師等人喟然一嘆之後，沒精打采地奔向寺中而去。

甘仲池自那蒼勁的話聲第一次發話之時起，即縱身循聲飛撲，十多個起落之後，已到達發話之處。

但見一條灰色身影冲天而起，像游龍夭矯似地，半空中一個折轉，電疾地向左邊飛縱，同時，沉聲說道：「娃娃，有種的跟我來。」

甘仲池一聲冷哼道：「縱然你上天入地，小爺也會追你到碧落黃泉。」

兩個人一追一逃，風馳電掣地沿少室峯麓，一直向西飛縱。

追過一段約有五里的路程之後，甘仲池有點氣餒了。

他自出道以來，無論輕功，內功，劍法，各方面都未遇過對手，可是今宵這神秘人物却有點邪門，儘管他盡展脚程，却始終保持十五丈左右的距離，不能縮短，而且看對方那種從容暇豫的態度，似乎還未使出全力哩。

轉過少室峯西麓，一座高聳入雲的古塔矗立當前。

那飛縱而逃的灰色身形，竟沿着塔外飛簷一層層地向上騰拔。

甘仲池鋼牙一挫，也是騰拔而起，由另一面逐層飛縱而上。

這古塔本是北魏時所建，共十五層，爲我國磚造古塔中之最古者。

當那灰色人影追入最上一層時，甘仲池也跟着穿窗而入。

此時他方才看清楚，那灰色人影竟是一個鬚髮如銀，臉團團如富家翁的灰衣老人。

那灰衣老人微笑着大姆指一豎道：「娃娃，眞有你的，居然能跟得上老夫七成功力的輕功。」

甘仲池沒好氣地道：「你是誰？」

灰衣老人臉色一沉道：「怎麼？連我老人家都不認識，你還闖什麼江湖？」

甘仲池冷冷地道：「我要是認識你，誰還耐煩問你？」

灰衣老人一聲沉叱道：「在長者面前，如此態度，首先就該掌咀。」

甘仲池微微一哂道：「甘仲池年紀雖輕，論輩份可比六大門派中掌門還高，你是什麼人，居然敢在甘某面前稱長者。」

灰衣老人面寒似水地道：「好一個狂妄的小子，縱然是你師傅，在老夫面前，也不敢如此放肆！」

甘仲池咀唇一披道：「甘仲池自出道以來，還不曾有人看出師承來歷，我就不相信你能認識我甘仲池的師傅？」

「如果老夫能道出你的來歷呢？」

「那我可以稱你一聲長者。」

「這還不夠，老夫說出你師傅的姓名之後，你得向老夫磕頭。」

甘仲池略一沉吟道：「除非你是與甘某師傅齊名的南……」

他突地若有所悟，將已到唇邊的話硬生生地嚥了下去。

灰衣老人微微一笑道：「南什麼……說下去。」

甘仲池也是微微一笑道：「你先將甘某師傅的姓名說出來。」

灰衣老人雙目一瞪道：「小子，無論你如何刁鑽，今宵你這頭是磕定的了。」

微微一笑，又繼續說道：「不過，向老夫磕頭，佔便宜的是你自己，你還猶豫什麼？」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我等你說出我師傅的姓名。」

灰衣老人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北地一怪』朱鈺。」話聲一頓，沉聲說道：「小子，磕頭！」

甘仲池微微一怔，訝然地道：「長者能否先行見示尊姓大名？」

「先磕頭，再說其他。」

「甘仲池已遵守諾言，尊你長者。」

「好小子，你眞是刁鑽得可恨又是可愛。」

隨手在臉上一抹，一張連鬢帶髮的人皮面具已揭了下來，現出一個面像清癯，三綹長鬚的中年文士，含笑注目道：「現在，你可沒話說了吧？」

甘仲池一楞之後，撲地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响頭道：「晚輩甘仲池，敬叩前輩金安。」

灰衣中年文士拈鬚微笑道：「小子何前倨而後恭耶？」

甘仲池在旁俏皮地答道：「不是小子前倨而後恭，只爲前輩位尊而藝高也！」

灰衣中年文士突地改變話鋒道：「窗外偷聽的不速之客，請進來！」

「晚輩遵命。」

隨着話聲，紅霞微閃，一個火紅絲質衫裙的美艷女郎，已俏立甘仲池身旁，她嬌靨微酡地向灰衫中年文士深深一福，像珠落玉盤地脆聲說道：「晚輩白娟娟，參見前輩！」

灰衣中年文士炯炯目光在甘仲池與白娟娟二人臉上一陣掃視之後，一聲讚嘆道：「好一對璧人！」

語聲一頓，注視甘仲池道：「小子，她就是你的媳婦麼？」

灰衣中年文士這一說，白娟娟可眞有點不自在了，粉臉飛霞，心頭小鹿兒亂撞，恨不得有地洞可以鑽下去。

本來嘛，她在茶洞時，曾留書致甘仲池夫婦，此生不打算再見他們，可是她知道甘仲池有少林之行，又不由自主地悄然跟踪而來，更不巧的是當她正準備悄然由塔頂撤退之際，偏又給這位玩世不恭的風塵奇俠將她叫了進來。

此情此景，教她一個姑娘家，怎能不急、不羞？

幸虧甘仲池適時答話道：「稟前輩，白姑娘並非晚輩媳婦！她……她是晚輩先兄太保莊中『蓋世太保』白羽的令嬡！」

灰衣中年文士哦了一聲道：「最難消受美人恩，小子！你可莫辜負了人家一片痴情！」

語聲一頓，目注甘仲池漫聲說道：「好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其實像你這樣的年輕小伙子，多個把媳婦兒，算不了一回事，如果怕你那老怪師傅見責的話，你可以向老夫身上推啦！」

甘仲池訕訕地不知如何作答，只用眼角偷偷地瞟了白娟娟一眼，白姑娘哩，一則以驚，一則以喜，俏臉也更紅了，當甘仲池用眼角瞟她的時候，正好姑娘的眼角也悄悄地瞟了過來，於是，兩個人的頭都垂下去了。

但另一個人的腦袋，却仰了起來，發出一陣豪放的長笑，然後注目沉聲說道：「兩個娃娃都給我坐下！」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就地坐下之後，灰衣中年文士也在他們對面坐了下來，目注甘仲池漫聲問道：「娃娃，你那老怪師傅平常說過我老人家一些什麼？」

甘仲池略一沉吟之後道：「他老人家說：前輩您在武功方面，比他老人家只強不差。」

灰衣中年文士拈鬚微笑，道：「難得！難得！這老怪物居然也有自知之明的時候！」

眼皮一抬，注目問道：「他還說過些什麼？」

甘仲池微微一笑道：「他老人家還說，前輩您剛愎自用，空負一身曠代武學，却未曾造福武林！」

灰衣中年文士臉色一沉，哼了一聲道：「話雖不錯，但他自己幾時又造福過武林？」

語聲微頓，注目沉聲道：「『南天一奇』柏文彬與『北地一怪』朱鈺，武功高不可測，而個性又怪得不可思議，這是四十年前武林中所公認的事實，才有這不太文雅的綽號，想不到這老怪物却背後編排起我的不是來了，眞是豈有此理！」

甘仲池正容說道：「其實，恩師他老人家對前輩您總是褒多於貶，而且，晚輩下山時，他老人家還特別交待，如果有幸遇上前輩您時，要我代表他老人家向前輩您請安哩！」

「南天一奇」柏文彬莞爾一笑道：「小子！迷湯留着向媳婦兒去灌吧！我老人家不作興這一套！」

甘仲池朗目眏了眏道：「晚輩說的可都是實在話！」

柏文彬凝注窗外閃爍不定的星星，漫應道：「現在該是說正經話的時候了！」

他緩緩地移動目光，凝注甘仲池俊臉道：「娃娃！你知道我老人家叫你到這兒來的原因麼？」

甘仲池訝然地道：「前輩您不是說要告訴我有關今宵少林寺中所發生的血案的眞象麼？」

柏文彬唔了一聲道：「不錯！但這不是主要原因。」

甘仲池心頭暗笑着忖道：「這老怪物是越來越怪了！你心中的事情，我怎能知道呢？」

但他口中却恭聲說道：「請前輩您明示！」

柏文彬沉吟少頃之後，道：「這事情還是得由今宵少林寺中的血案說起才對，輕輕一嘆，又沉聲問道：「娃娃，你知道你的武功是由什麼地方而來？」

甘仲池啞然笑道：「晚輩武功，是由恩師他老人家傳授而來！」

柏文彬雙目一瞪道：「誰不知道你有那麼一個寶貝師傅！我老人家的意思是說，你所學這種武功的來源，也就是你那寶貝師傅的武功是由何處學來？」

語聲一頓，又注目道：「小子！你如果說是由祖師處學來！可得當心掌咀！」

甘仲池含笑答道：「晚輩的武功，出自『萬流秘笈』的上冊！」

柏文彬點頭唔了一聲道：「我老人家的功夫呢？」

甘仲池迅速地答道：「出自『萬流秘笈』的中冊。」

柏文彬領着一聲長嘆道：「方才死於少林寺中的三個老傢伙，就是爲了『萬流秘笈』的下冊！」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同聲發出一聲驚「啊」。

柏文彬接着問：「你知道這『萬流秘笈』上中下冊之間，有何區別及關連？」

甘仲池道：「據師傅他老人家……」

柏文彬沉聲截斷他的話：「我知道你有一位了不起的師傅，但你說話再要這麼拖泥帶水，我老人家可懶得跟你磨菇！」

甘仲池微微一笑道：「『萬流秘笈』包括各門派武學之精華，上冊是以太極神功及太極劍法爲主，中冊以兩儀神功及兩儀劍法爲主，下冊則以三才神功及三才劍法爲主，上中下三冊可以分開來使用，惟比較起來，上冊不如中冊，中冊又不如下冊，如能將上中下三冊的神功溶於一爐，則可練成曠古絕今的六合神功！」

柏文彬漫聲問道：「六合神功有何妙用？」

甘仲池朗聲答道：「六合神功，散則瀰於六合，斂則納須彌於芥子，可以小大由之，收發自如，可稱爲武學中的一種無敵神功！」

柏文彬點點頭說道：「不錯！方才我老人家說過，今宵死於少林寺中的三個老傢伙，就是死於『萬流秘笈』的下冊，是麼？」

甘仲池頷首未語。

柏文彬接着說道：「就是當年你的哥哥和太保莊中百十條人命，也該記在這一本不祥的秘笈之上。」

甘仲池神色黯然地道：「可是，晚輩先兄並未練成該秘笈上的絕藝，否則……」

「不錯，否則的話，他也不致於慘死當場了。」

「前輩對當年先兄遇難之事，如有所聞，可否請詳細示知？」

「我也不過是道聽途說而來，不過，證以今宵的事實，則這些傳說，也就並非空穴來風了！」

柏文彬頓住話鋒，略以沉吟道：「據傳說，當年黑白兩道高手圍攻太保莊時，方才死去的三個老傢伙本是以名門正派中的魯仲連身份前往，希望加以化解。

「可是一則茲事體大，圍攻的黑白兩道高手不肯賣賬，再則令兄氣燄萬丈，咄咄逼人，言詞之間，連這三個和事老也得罪了。

「於是，這三位魯仲連，也只好撒手不管了。

「但是鬼使神差地，那盜取『萬流秘笈』下冊的人，竟誤打誤撞地半途中碰上了這三位魯仲連。

「經過一場狠拚，三個魯仲連聯起手來，竟無法制服那盜取秘笈的人，而盜取秘笈的人也無法脫出三人的包圍。

「僵持了半天，終於雙方協議，將那一冊秘笈的最後三頁撕下來，分別由三個魯仲連保管，約定一年之後，齊集某一地點，由盜取秘笈的人將秘笈交出換取那另外三頁。

「傳說是這樣傳說，不過，以後他們雙方是否照協議實行，就沒法知道了？但以今宵所發生的情況判斷，可能那盜取秘笈的人並未履行協議，並且是以一種並不光明的手段，將峨嵋與崑崙的兩個長老約到嵩山，分別加以殺害，以取回他們各人身上所存的一頁秘笈。」

柏文彬一口氣說完之後，又一聲輕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但武林人物，却大都是死於一個『名』字上，說來眞是令人慨嘆！」

甘仲池神色漫然地問道：「柏前輩，那盜取秘笈的人是什麼人？」

柏文彬道：「據傳說，是太保莊的總管辜若萍，不過是否辜若萍，可無法加以證實，因爲辜若萍遠在黑白兩道高手圍攻太保莊的半年之前，即以不明的原因被令兄逐出太保莊，一直到目前爲止，還未有人發現過他。」

甘仲池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柏文彬一聲沉叱道：「年紀輕輕，就唉聲嘆氣的，沒出息？」

甘仲池尷尬地無從答話，只好做了一個無聲的苦笑。

柏文彬正容說道：「現在，該說到叫你到這兒來的主要原因了。」

語聲一頓，注目沉聲道：「娃娃！你滿足於目前的成就麼？」

這問話可將甘仲池難住了，他以前由師傅的口中以及目前這短時間的相處，已深深感到這位風塵奇俠不太好伺候。

很顯然地，如果他說滿足於目前的成就，必然又會投上一頓沒出息的申斥，如果說不滿足哩，又可能被斥爲好高騖遠。

他心頭一陣電轉之後，終於婉轉地答道：「晚輩承恩師栽培，目前的成就還不算差，但學無止境，晚輩自然希望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柏文彬拈鬚微笑說道：「好一個小滑頭？」

緩緩由懷中掏出一本羊皮小冊子，拿在手中一幌道：「想不想學這『萬流秘笈』中冊上的功夫？」

甘仲池星目一亮，色然而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柏文彬正容說道：「老夫與令師僅練成此秘笈中各一冊的武功，除我們兩個老怪物之外，已是生平未逢敵手，你能有幸同時獲得上中兩冊上的功夫，這緣份可實在不淺，可不能等閑視之！目前，此秘笈的下冊既已出世，希望你隨時注意，如能再獲得下冊，得以練成曠絕古今的六合神功，也不枉我們這號稱『武林雙異』的兩個老怪物一番期望！」

說着，將那羊皮小冊子愼重地遞與甘仲池。

甘仲池肅容跪倒，雙手恭敬地將羊皮小冊子接過，正待磕下頭去，一股無形潛力已將他的身軀托起道：「現在，我老人家不稀罕你磕頭了！」

語聲略頓，微微一笑道：「我老人家雖然生平未收徒弟，却也並未存心將你由老怪物手中搶過來，以後，你叫我一聲師伯也就够了！」

甘仲池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師伯。

柏文彬含笑點首道：「關於『萬流秘笈』下冊，現在的持有人，縱然不是辜若萍，也將與你的兄仇有關，所以你查出之後，只能計取，而不能冒險倖進！因爲，該秘笈下冊上的武功本就高於上中兩冊，何況你火候不够，更非人家敵手，硬拚準會吃虧。」

甘仲池肅容道：「池兒謹遵訓示！」

柏文彬向白娟娟瞟了一眼，微笑地向甘仲池道：「這女娃兒好像有許多話要跟你說，我老人家也該走了！」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臉上同時一紅，甘仲池咀角牽動，方待說點什麽，但柏文彬已接着說道：「這塔頂是一個練功的好地方，你就在這兒呆上三七的時間吧！如果僅僅參悟這中冊秘笈上的武功和要訣，三七的時間已够了，以後再隨時利用時間以求精進！」

目光再度瞟了白娟娟一眼，淡然地笑道：「有這位紅顏知己給你護法，我想進展一定會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甘仲池神色一黯道：「師伯，以後池兒再到何處何時才能拜見您呢？」

柏文彬敞聲洪笑說道：「痴孩子，師伯如果不高興見你，碰上鼻子你也別想認出來，反之，天涯海角，我隨時都會找上你！」

柏文彬的話聲未落，灰影一閃，人已穿窗而出。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互望一眼之後，雙雙走近窗口，俯視塔下，朦朧月色之下，但見一縷淡淡的灰烟，閃了兩閃，即失去踪影。

「南天一奇」柏文彬一走，塔頂已只剩下甘仲池、白娟娟二人。

白娟娟嬌羞無那地螓首低垂，纖手玩弄着束腰絲帶，默默無語。

甘仲池激動地柔聲喚道：「白……白姑娘……」

白娟娟鳳目一張，不勝幽怨地截斷對方的話道：「你……你爲什麽不叫我白女俠呢？」

甘仲池訕訕地一聲苦笑道：「娟……娟妹，原諒我方才……方才……」

白娟娟投過幽怨地一瞥道：「方才有什麽需要我原諒的？」

甘仲池涎着臉，轉變話題道：「娟妹，妳眞的有很多話要跟我說麽？」

白娟娟幽幽一嘆道：「但願心有靈犀一點相通，一切的話，都是多餘的了！」

甘仲池激動地握住白娟娟的一雙柔荑道：「娟妹……我希望妳相信我的話，當妳在茶洞不辭而別時，我與眉妹曾難過了半天，臨走時，她一再叮嚀，再碰上妳時，無論如何，可不能讓妳再離開了！娟妹，妳能答應我，不再離開麽？」

兩顆晶瑩的淚珠，自白娟娟妙目中擠落，幽幽地道：「未來的事，且聽從命運的安排吧！」

她掙脫被甘仲池緊緊握着的雙手，由懷中掏出一本絹質小冊子道：「這小冊子我已經用不着它了，送給你吧！」

甘仲池訝異地接過手中一瞧，封面上竟赫然寫着：「萬流秘笈下冊抄本」，不由忘形地將白娟娟向懷中一摟，顫聲說道：「娟妹，這……這是由那兒來的？」

白娟娟溫馴地偎倚箇郎懷中，柔聲答道：「是我娘給我的。」

「令堂她老人家又從何處得來？」

「這——我就不知道了！」

「如此說來，娟妹，妳的功夫還高過我哩！」

「不……因爲它缺少最後三頁，功夫無法練到圓滿，更以體質稟賦，以及火候上的關係，我還是比不上你的功力。」

「娟妹……現在『萬流秘笈』上、中、下，三冊都齊全了，僅僅欠缺最後三頁，我想無關緊要，我們就在這塔頂多呆一段時間，將六合神功練成之後再走，好不好？」

白娟娟嚶了一聲，未答話，但她偎在甘仲池胸膛的嬌軀，却偎的更緊密了。

一股熱流由白娟娟的胸部傳遍甘仲池的週身，他情不自禁地鬆開左手，輕輕托起白娟娟的下巴，四道目光含情脈脈地，凝視着，凝視着……

兩人之間的距離，在一分一厘地縮短着，縮短着……

終於，四片溫軟的咀唇膠着在一起了，白娟娟發出了一聲滿足地呻吟。

正當他們兩人沉浸在愛河之中，渾然忘我之際——

驀然，塔底傳來一聲清叱道：「匹夫站住！」

塔底與塔頂的距離雖遠，而這發出清叱的人的聲音又很低弱，但塔頂的兩人儘管正沉浸於愛河之中，却仍然聽的清晰異常。

看情形，極可能是這發出清叱的人，有心示警，語聲中貫注了傳音及遠的功力哩！

當下甘仲池、白娟娟二人悚然一驚，很自然地鬆開了互擁着的雙手。

也就當此同時，窗口悄沒聲地竄進一條灰色人影，一言不發，雙掌猛揚，兩股凌厲空前的勁風，分襲甘仲池與白娟娟二人。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驚愕未畢，對方的掌風已將着體，憤怒之下，雙雙四掌齊揮，硬行接了一掌。

「蓬」地一聲巨震過處，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各被震退五步，氣血翻湧。

那偷襲的灰衣人也被震退兩步，發出一串嘿嘿陰笑。

此刻，甘仲池、白娟娟二人才看清對方竟是一個黑紗幪面的灰衣老者。

方才這一掌，甘仲池、白娟娟二人雖然是倉猝應變，未能提足全部功力，却也發出了八成勁道，但在此種兩人聯手的情況之下，居然被對方震退五步，而對方則僅退二步，對方這一份功力，也實在够高了。

但他們兩人驚凜未畢，灰衣幪面人已再度出手，勁風似箭，掌影如山，依然是同時分襲二人。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繼一聲清叱之後，雙雙和身猛撲，以攻還攻。

雙方使的都是快速打法，頃刻之間，各自攻出了五掌，踢出三腳。

那灰衣幪面人力戰兩個年輕絕頂高手，居然從容地游走，根本就未當做一回事似地。

而且，舉手投足之間，威力一招強似一招，招式則一招比一招狠毒。

這古塔的最上一層，僅約一丈見方，甘仲池、白娟娟二人既不願跟對方的深厚內力硬拚，自然只有游走、閃避、伺機反攻，但却爲塔頂的面積所限，時時弄的險象環生。

而且，這古塔年久失修，經過這三人的強烈掌風一激盪，竟然吱喳作响，搖搖欲墜，一個不巧，很可能是一個塔倒人亡，同歸於盡的結局。

拚鬥間，白娟娟突地發出一聲驚咦道：「咦，這人的招式怎會和我一樣？」

甘仲池若有所悟地一聲斷喝道：「娟妹！亮劍！」

「錚」地一聲，甘仲池的元磁劍與白娟娟的太白劍同時出鞘。

同一瞬間，灰衣幪面人的手中，也多了一枝藍汪汪的長劍，敢情他這劍身之上還淬有劇毒哩。

三枝長劍一經展開，灰衣幪面人可就吃虧了。

因爲甘仲池的元磁劍是以北海磁鐵混入萬年鋼母中鑄造而成，使將起來，對對方的金屬兵刄有一種自然的吸力，如貫以內力，則吸力更強。

所以，灰衣幪面人在兵刄受尅的情況之下，只好輔以左手的深厚內力與奇詭招式以維持均勢了。

甘仲池一見自己這邊已取得優勢，不由信心陡增，眞氣猛提，元磁劍上白芒驟盛，同時向白娟娟道：「娟妹，妳取他左足，我取他右手，咱們先將他廢了再追問詳情。」

話聲才落，只見兩道白虹，夭矯如游龍，上下交征，一下子將那灰衣幪面人迫退五步。

灰衣幪面人一聲獰笑之後，右手藍色長劍幻起一團異彩，左手迅疾無倫地在胸前一掏並沉聲叱道：「小狗，認命吧！」

他那長劍所幻起的一團藍色異彩發出一股無與倫比的潛力，將甘仲池、白娟娟二人的強勁攻勢一阻，左手一揚——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深恐對方左手中是甚麽歹毒暗器，不由本能地縱退八尺。

就當這危機一髮之間——

陡地窗口發出一聲清叱：「住手！」

聲到人到，三人中間，已多出一位綽約多姿的中年青衣美婦。

白娟娟一聲驚呼道：「娘！您怎麽也來了？」

青衣美婦並未理會白娟娟，只是臉寒似冰地戟指那灰衣幪面人怒聲叱道：「虎毒不食兒，你目前這行爲，還能算人？」

灰衣幪面人一聲長嘆頓足穿窗而出。

青衣美婦徐徐轉身，目含痛淚地將白娟娟摟入懷中，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惜。

白娟娟顫聲問道：「娘……難道他竟然是……娟兒……娟兒的……」

青衣美婦淚下如雨，道：「苦命的孩子……是的，他……這喪心病狂的老匹夫就是妳的生身父親辜若萍。」

這簡簡單單的幾句話，聽在白娟娟、甘仲池二人耳中，却有如晴天霹靂，震得他們都楞住了。

「噹」地一聲，甘仲池的長劍掉落地上。

白娟娟默然少頃之後，毅然掙脫乃母的懷抱，向乃母漠然地問道：「娘，娟兒的父親不是早巳去世的『蓋世太保』白羽麽？」

青衣美婦凄然地道：「白羽不過是妳名義上的父親。」

白娟娟美目一閉，兩行清淚順腮而下，「喃喃」自語道：「不！這不是眞的，這不是眞的……」

青衣美婦前行兩步，重行將白娟娟摟入懷中，凄楚欲絕地道：「苦命的孩子，娘……對不起妳。」

一頓話鋒，仰望窗外虛空，幽幽地一嘆，道：「娘這一生，對不起『蓋世太保』白羽，也對不起『八臂哪吒』甘仲文，更對不起太保莊所有的弟兄，但，大錯已成，娘縱然死一百次，也不能贖此滿身罪孽了。」

白娟娟伏在乃母胸前，雙肩聳動，傷心欲絕。

甘仲池俯身拾起掉下的長劍，向青衣美婦漠然地道：「白夫人，當年往事，是否可以請加以說明？」

青衣美婦歉然地道：「甘少俠，你也是我所有對不起的人當中的一位，自然有權知道當年的事實眞象，請坐下來，讓我詳細地告訴你。」

說着，她自己巳抱着白娟娟就地坐了下來。甘仲池也苦笑着就地坐下。

青衣美婦先以衣袖拭乾白娟娟臉上的淚痕，然後沉思着幽幽地一嘆，道：「我跟辜若萍本係青梅竹馬之交，並早已互許終身，以後，辜若萍外出學藝，多年未返，並杳無音訊，於是乃憑父母之命，嫁與『蓋世太保』白羽。

「之後，辜若萍回來時，也早已跟他的師妹結成連理了。

「似此，雙方都無所謂負心，亦毋須引疚自責，本該就此一了百了，各享天倫才對。

「可是，辜若萍舊情難忘，並垂涎我的幾分姿色，竟然千方百計他設法投入太保莊中，以圖重拾舊歡。

「辜若萍工於心計，武功方面，也跟甘仲文在伯仲之間，因此，他投入太保莊後，甚獲甘仲文的青睞，不到半年，就成爲太保莊中炙手可熱的紅人了。

「這老匹夫取得甘仲文的信任之後，初步計劃已經得逞，於是就利用職權，藉機將白羽遣走，以達到他那重溫舊夢的目的。」

青衣美婦一口氣說到這裏，才一嘆住口。

甘仲池漠然地注視窗外像一尊石像。

白娟娟緊偎乃母懷中，雙目緊閉，清淚汩汩而出。

沉寂了少頃之後，青衣美婦才又幽幽地一嘆，道：「只怪我自己的理智太過薄弱，經不住那老匹夫的甜言蜜語，不由自主地陷入罪惡的深淵……」

她一聲長長的嘆息，以顫抖的手掌輕撫白娟娟的面頰，說道：「說起來，這算是孽，我跟白羽成婚數年，均未做繭，但在白羽因公離開太保莊的期間，竟然懷上了妳……」

甘仲池忍不住地插口問道：「白夫人，妳能確定白姑娘不是白大俠的骨肉？」

青衣美婦苦笑道：「這種事情，我自己不能確定，誰能確定呢？」

甘仲池道：「這……這情形，白大俠是否也知道？」

「不知道。」青衣美婦淒然一笑道：「當時，他雖然有點懷疑，但無憑無據，終於無法開口，不過，從此之後，夫妻之間，好像有了一道無形的鴻溝，感情也日甚一日地冷淡了。

「這情形，一直維持到娟兒十三歲的那年，我跟辜若萍之間的曖昧關係，終於被人揭了開來。

「當時，莊主甘仲文異常震怒，急欲將辜若萍處死，但甘仲文有自知之明，他們兩人武功相差有限，一個不巧，可能會弄得不堪收拾。

「因此，甘仲文只好不動聲色地暗中部署，企圖伺機一舉制住辜若萍。

「但此時的辜若萍，在太保莊中，羽翼已豐，爪牙遍佈，他一察覺情況有異，立即挾持我黍夜潛逃。

「以後，不到半年，太保莊竟於一夕之間，冰消瓦解。當時，辜若萍趁火打刼，乘黑白兩道高手圍攻太保莊的混亂局面之下，利用自己對莊中情況的熟稔，將甘仲文新獲未久，尚未參練的『萬流秘笈』下册盜走。

「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辜若萍盜得秘笈之後，竟被當時本擬以魯仲連身份，企圖化解那一場浩刼的慧明大師、無爲道長、百了上人等三人纏上了，

「當時，一場惡鬥，慧明大師等三對一，竟然對辜若萍莫可奈何。但辜若萍也沒法突破慧明大師等三人的包圍圈。

「最後，雙方協議，將秘笈的最後三頁撕下，分別交給慧明大師等三人保管，以後再輪流參研。這，也就是今宵慧明大師等三人喪命的主因。」

甘仲池漠然地問道：「以後呢？」

那青衣美婦道：「辜若萍盜得秘笈之後，爲了討好我，特別要我抄下一份，共同參研。但以後，當我發現，太保莊的慘案竟完全是辜若萍所一手於幕後促成的秘密時，傷心欲絕之下，乃毅然携同娟兒出走，覓地潛修，以至如今。」

甘仲池接問：「這是說，白夫人母女自離開太保莊後，都與辜若萍在一起？」

「是的。」

「當時，白姑娘不知道您跟辜若萍二人之間的秘密？」

「是的。」

白娟娟插口一嘆，道：「在那段時間中，我還叫那老賊爲『辜伯伯』，那老賊也好像很疼我。」

說完，又是一聲長嘆。

甘仲池也爲之長嘆出聲。

白夫人（即青衣美婦）也一聲幽幽長嘆，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只爲我當年一念情痴，造成無邊浩刼，而且，目前仍然在繼續着。興念及此，本應自絕，以謝死難同道，惟以娟兒年幼，付託無人，不得不忍死須臾，以期能做點補過工作。」

語聲一頓，凝注甘仲池道：「如今，你們兩人既已情投意合，我希望你能破除一切束縛，一秉以往愛護娟兒之心，繼續照料她。」

一頓又道：「這孩子雖然有那麽一個陰險狠毒的父親，但她本身却未曾沾染那老賊的習性，本性是非常善良的。」

甘仲池毅然地答道：「白夫人請放心，我絕不會因她父親之故而影响我對她的感情！」

白夫人如釋重負地輕輕一嘆道：「這我就放心了！」

低頭輕撫白娟娟的如雲秀髮道：「孩子！娘的本意是想默默地啜飮完自己所釀造的這杯苦酒，可是偏偏造化弄人，陰差陽錯地，正當老匹夫要以他那特製的狠毒暗器置你們兩人於死地時，我竟脫口而出地漏出了你們父女的關係，以致使妳也分嚐了這一杯不應該飮的苦酒！」

說到這裏，淚下如雨地緊摟白娟娟的嬌軀，咽聲說道：「孩子！娘不敢請求妳原諒，但願妳今後，跟甘少俠兩人白頭偕老……」

白娟娟摟住乃母，顫聲說道：「娘……娟兒心已片片碎……腸已寸寸斷，我……求求您，別……別再說下去了……」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

此情此景，不由使一旁的甘仲池想起自己同胞兄長的血海深仇。

儘管當年參與太保莊血案的人，到目前爲止，已只剩下一個存仁山莊莊主長孫尚義未曾伏誅，但嚴格說來，這些人都只能算是帮兇，而眞正的元兇首惡，應該是罪該萬死的辜若萍。

但，不幸的是，辜若萍竟然是自己紅粉知己白娟娟的生身之父。他，究竟是該爲了兒女私情而放棄兄仇？還是爲雪兄仇而放棄兒女私情呢？

理智與感情，在他心頭交織成一幅使他痛苦、惶惑、悵然、茫然的奇異圖案，使他不知如何自處。

半晌過後，他的雙目中現出一抹堅毅的湛然神光，並如釋重負地吁出了一口悶氣。

這，好像是表示他理智戰勝感情了。

不錯，這片刻之間，他已做了明智的抉擇——不能爲了兒女私情而影响爲胞兄復仇的決心。

他，清嗽一聲，向那業已停止飮泣，正憑窗凝注夜空，默然無語的白娟娟柔聲說道：「娟娟……」

白娟娟「唔」了一聲，沒接腔。

甘仲池正容接道：「娟娟，往日種種猶如昨日死，今後，妳我都將開創未來的新天地。不過，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不能不當着令堂面前事先說明一下。」

白娟娟茫然地道：「說吧！」

甘仲池毅然地道：「事情很簡單，當年一手促成太保莊血案的元兇首惡，必須伏誅！」

「唔……」

「我知道，我這決心會使妳難過，但，事實上，辜若萍對妳已沒有一絲父女之情，方才的情形，就是最好的證明。」

「你想怎麽辦就怎麽辦吧！我不會難過，方才我已說過，我心已碎，腸已斷，淚已乾，此身已如枯木死灰，沒有任何感覺了。」

甘仲池痛苦地道：「娟娟，妳不能原諒我？」

白娟娟仰望夜空如故，平靜地道：「你沒什麽須要我原諒的，相反地，該請求原諒的還是我哩！」

「娟娟，妳……」

「我？是的，如果我不自作多情，儘纏着你，你不會有現在這麽多的痛苦，是不是？」

「娟娟，妳何苦這樣折磨自己？」

白娟娟聽如未聞似地，接着說道：「我也應該感激你，能夠在你心中分佔方寸之地，我是多麽滿足，多麽値得驕傲，誰能說我這一生是虛渡了呢？」

甘仲池星目含淚，默然無語。

白夫人更是淚眼婆娑，泣不可抑。

白娟娟忽然扭頭淒然一笑道：「池哥哥，我可以這樣叫你麽？」

甘仲池激動地顫聲說道：「娟妹……妳……」

白娟娟却是平靜地說道：「沒什麽，記得我在茶洞留給賢伉儷的信上曾說過：『今後，有賢伉儷的地方，也必然有我奉獻給你們的祝福，不論天涯海角，我的心永遠跟你們在一起。』

「此刻，我再重複它一遍，當賢伉儷恩仇俱了，退隱林泉，閑逗愛兒之際，能夠偶然想起世間還有這麽一個痴情而薄命的人兒，在默默地爲你們祝福時，我就更加心安理得了。」

甘仲池雖然是在心頭百感交集，五味雜陳之際，却仍能意識到白娟娟的這一段話太不尋常，而霍然立起。

但白娟娟已一躍登窗，並回首清叱道：「站住！」

甘仲池無限痛苦地道：「娟妹，妳——妳？」

白娟娟冷然地道：「請放一千萬個心，我不會自殺，不過，如果你要強行留下我，那我就只好跳下去了。」

甘仲池苦笑道：「那麽，妳方才的話是甚麽意思？」

白娟娟漠然地道：「沒什麽意思，你我各人有各人應該走的路，誰也不該妨碍誰。」

這情形，可將甘仲池難住了。

如果對方是一個功力稍差一點的人，他可以驟施「大力接引神功」，將對方由窗口吸下來。

但，問題是白娟娟的功力並不比他差，如果貿然出手，一個不巧，極可能逼她走上自殺之路。

興念及此，他只好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

白娟娟却又淒然一笑道：「池哥哥，我要走了，你該多多珍重——娘，您就算是沒生我這個不孝而薄命的女兒吧……」

「娟妹……」

就當甘仲池顫聲驚叫的同時，白娟娟已踴身向塔下縱落。

甘仲池飄近窗口，俯身下望，但見一道人影，逐層地借助飛簷下瀉，知道白娟娟確非自殺，才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即時跟踪下撲——

一隻溫柔的手掌搭上他的肩頭，並傳出白夫人的平靜語聲道：「甘公子，知女莫若母，而且，也只有女人才能夠了解女人，你追去無濟於事，還是由我去勸導她吧！」

白夫人說完，人已穿窗而出。

現在，這古塔的頂層已只剩下甘仲池一個人了，方才那：

豪放絕倫的談吐……

捨生忘生的搏鬥……

纏綿旖旎的風光……

淒楚欲絕的情懷……

恩與仇，愛和恨……

那一切的一切，都過去了。

只有一個泥塑木雕似的甘仲池還呆立窗口，怔楞地出神。

良久，良久，他才一聲長長的嘆息，探手懷中掏出一本羊皮小册子和一本絹質小册，分別撫摩了一陣，又是一聲長嘆，將兩本小册子，重行揣入懷中，依然呆立無語。

× × ×

夜盡天明。

一輪旭日由東方天際昇起。

沐着金色的朝陽，甘仲池瞿然而醒——由沉思中回復到現實中來。

也就在這當口，一聲「哈嘻」發自甘仲池的頭頂上。

甘仲池悚然一驚，功力暴提，仰首察看。

這一看，可使他楞住了。

原來塔頂正中的横樑上，赫然仰臥着一個身着月白僧袍的老和尚，正在伸臂蹬腿，好像好夢方醒哩！

「這老和尚是甚麽時候來的？爲甚麽昨夜那麽多人都不曾察覺他？」

正當甘仲池心口相商之際，那老和尚又是一聲「哈嘻」，接着，却含含糊糊地唱道：

春眠不覺曉，
就怕虱婆咬，
宵來飮泣聲，
淚落知多少？

聞歌聲而知雅意，這不是表示他昨宵早就在這横樑上了麽！

雖然，看這情形，這老和尚好像沒有敵意，可是，他爲什麽會一個人呆在這兒呢？

是無心巧遇？

還是有意跟來？

這一連串的問題方在甘仲池的方寸之間電轉着，求不出答案之際，那老和尚却已欠伸而起，搖搖頭，一聲長嘆，道：「唉！我和尚眞是命苦，好不容易找到這麽一個清靜的地方，原來打算好好地睡上一覺，却想不到被那些瘋子們打打鬧鬧，哭哭啼啼的，整得我和尚一夜不曾睡好，唉唉……」

這一來，甘仲池可有說話的機會了。

他，一整衣衫，仰首正容說道：「甘仲池不知大師在此清修，宵來驚擾之罪，敬請大師寬宥。」

那老和尚訝然地道：「怎麽？你還沒走？」

話落人落，已卓立甘仲池面前。

這老和尚好威嚴的法相！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里映紅獨闖鬼風港，王烈不放心，決定趕去鬼風港支援百里映紅，途中遇見師素貞，她與王烈交談一會便離開了，王烈暗下決心，一定要盡力帮她的忙，使她活下去……王烈來到洞庭湖邊的一座龍王廟中歇息，取出「密宗精神劍」觀閱，之後又盤膝趺坐在地，試着按照劍譜上所記載的打坐方式來進行，正進入忘我之境，忽有兩個老喇嘛來至廟殿中，其中一位老喇嘛出手制住王烈之後，詢問他爲何會以密宗心法的姿式打坐，問王烈師父是誰，王烈機警，急忙編出一段故事誆騙老喇嘛……

喇嘛與捕頭　鬼風港鬥智

身材清瘦的老喇嘛接口問王烈道：「是不是穿紅色袈裟的老喇嘛？」

王烈道：「正是。」

「他左眉上有沒有一顆黑痣？」

「有呀！」

「有一顆門牙略向外爆是麽？」

「是。」

清瘦的老喇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王烈見他忽發大笑，就知道自己上了他的當，連忙道：「不不不，當時天色太黑了，小可看不太清楚——」

只說到這裏，腦門好像被千斤巨石擊中，轟然一响，頓時眼前發黑，失去了知覺……

×　　×　　×

他不知過了多久，當他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時，發現已是陽光普照的大白天，而且置身之處已非龍王廟，而是在一處亂石堆中。

一胖一瘦兩個老喇嘛就在他身邊瞑目趺坐，其打坐姿式正與「密宗精神劍」上所記述的完全相同。

王烈暗中呼吸運氣一番，覺得沒有甚麽不對勁，再偷眼一瞧二老喇嘛，見他們似已入定，便悄悄起身，想來個脚底抹油——

「坐着別動！」

清瘦的老喇嘛開口了。

他的眼睛仍然閉着，但却似已將王烈的一擧一動看得清清楚楚。

王烈心頭一慄，只好坐着不動，擺頭四望道：「這是甚麽地方？」

清瘦的老喇嘛這才睜開雙目，以微帶冷峻的語氣道：「鬼風港。」

王烈吃了一驚道：「你們把我帶到這裏來幹麽？」

肥胖的老喇嘛從懷中掏出那册「密宗精神劍」，微微一笑道：「我們在你身上搜到了這東西，足見你與棋王棋后關係非淺——小子，快快從實招來，你與他們是何關係？」

王烈怔了半晌，才答道：「二位大師攪錯了，小可與棋王棋后無任何關係……」

肥胖的老喇嘛道：「那麽，這部『密宗精神劍』你是從何得來的？」

王烈道：「棋王贈送的。」

「你與他旣無任何關係，他爲何肯送你這部劍譜？」

「他的目的是要小可練成這門劍法後，再傳授給另一個人。」

「誰？」

「對不起，此事未便奉告。」

清瘦的老喇嘛冷笑一聲道：「棋王贈送你這部劍譜，這表示你見過他了？」

王烈點頭道：「不錯。」

「也見過棋后了？」

「沒有。」

「你是在何種情況下見過棋王的？」

「此事說來話長，一言難盡。」

「你在何處見到棋王？」

「就在這小島上。」

「棋王棋后果然匿居在此？」

「是的。」

「可是今早我們已踏遍全島，並未發現這小島上有人居住。」

「他們匿居於地下。」

「入口在哪裏？」

「不知道。」

清瘦的老喇嘛臉色一沉道：「小子，你最好說實話，免受皮肉之苦！」

王烈笑道：「大師不必拿話恐嚇小可，小可甚麽都沒有，只有一副臭脾氣，我認爲可以說的就說，不可以說的，打死我也別想叫我吐露隻字。」

語聲一頓，又說道：「我也相信這小島上一定有進入地下的秘道，但是我確實不知秘道在何處，不過……」

肥胖老喇嘛急問道：「不過怎樣？」

王烈道：「我知道有一條可以進入棋王棋后匿居之處但不知還能不能找到。」

「在哪裏？」

「湖底下。」

「湖底下？」

「不錯，此島東面的湖底下有一條水道可以通到裏面，就怕找不到那入口，也可能棋王已將那條水道堵死了。」

二老喇嘛聽了這話，便以「傳音入密」的功夫交談起來。

王烈知道他們在商量如何採取行動，心中暗笑道：「我要是不肯與你們合作，你們尋找一百年也別想找到那水道……」

二老喇嘛交談了一會之後，清瘦的老喇嘛便回對他說道：「小子，你會不會潛水？」

王烈道：「會一些。」

清瘦的老喇嘛立刻站起道：「很好，你帶我們到那地方去。」

王烈一言不發，起身帶路。

行不多時，已來到小島的東面，王烈指着一處懸崖下說道：「小可記得就在這一帶，兩位大師要我下去找找看麽？」

清瘦的老喇嘛道：「不錯，你下水去找一找，找到了那條水道的入口，立刻上來告訴我們。」

肥胖的老喇嘛接口笑道：「千萬別想藉此水遁逃走，這小島的四周均是遼闊的湖面，你逃不到岸上去的。」

王烈脫下衣鞋，涉水走到懸崖下，隨即一頭潛入水中。

他潛入約莫三丈多深，便攀附在水底的崖石上，閉氣不動，並不眞的去尋找那條水道的入口，因爲那條水道根本不是在東面這邊。

在湖底潛伏了一會，覺得閉氣不住了，才冒上水面換氣。

肥胖的老喇嘛連忙問道：「找到了沒有？」

王烈道：「還沒有。」

說罷，又潛了下去。

如此上上下下好幾次後，他以力乏爲由，上岸坐下歇息。

清瘦的老喇嘛以懷疑的眼色望着他，冷冷問道：「小子，你不是在攪鬼吧？」

王烈沒好氣地道：「攪鬼？我攪甚麽鬼？你以爲潛水是好玩的麽？你們要是不相信我，何不親自下水去尋尋看？」

肥胖的老喇嘛爲人較爲圓滑，連忙笑嘻嘻道：「別發火，小伙子，我師兄只是覺得奇怪，如果水道入口在這面懸崖下，你已經潛入尋找了好幾次，應該找到了才對呀！」

王烈道：「水底礁石密佈，好似進入一座密林，尋找非常困難。」

清瘦的老喇嘛道：「你確定那條水道的入口就在此處？」

王烈道：「不錯，不過詳細地點不太記得，我歇一會再下去尋尋看。」

說完這話，便在沙灘上仰躺下來。

肥胖的老喇嘛道：「小伙子，你當眞是『快刀翁』的孫兒？」

王烈漫聲道：「如假包換。」

「既是『快刀翁』的孫兒，爲何不帶刀而帶劍？」

「我想練成『密宗精神劍』，故棄刀帶劍，可惜……唉，看來是練不成了。」

「這是一門非常深奧的劍法，你如不先熟練密宗心法，別想窺其門訣。」

「聽大師之言，二位莫不成是密宗高僧？」

「正是。」

「二位大師法號如何稱呼？」

「我是副札薩克大喇嘛，我師兄是正札薩克大喇嘛……」

「二位大師的職位比一般札薩克高出多少？」

「高出一輩。」

「你們要找棋王棋后，爲的何事？」

「因爲當年的『洞庭君』與『龍女』是本敎的叛徒，他們——」

他剛說到這裏，那清瘦的正札薩克大喇嘛立刻截口道：「師弟，愼言！」

肥胖的副札薩克大喇嘛面容一懍，立即住口，不敢再說下去了。

王烈已知他們來此的目的與數日前在地藏王廟出現的那個札薩克相同，這時得知他們的職位和輩份比札薩克高，心中暗暗叫苦道：「那札薩克被棋后砍掉一條手臂尚且神勇難當，這兩個老喇嘛的武功自然比他更強，我王烈怎麽這樣倒楣，老是碰上如此扎手的人物？」

正想套問他們一些有關棋王棋后的來歷底細，那正札薩克大喇嘛已開口道：「小子，你歇够了，再下水去替我們找一找吧！」

王烈坐起道：「找到了那條水道的入口，你們打算怎麽辦？」

正札薩克道：「這個你不用管。」

王烈道：「是不是打算進入那地下擒拿棋王棋后回去問罪？」

正札薩克板着臉孔不答話。

王烈道：「你們若有這個打算，何不與小可一起下水尋找，三人一起下水，尋獲那條水道入口的機會就大得多了。」

正札薩克冷冷道：「不，你先替我們尋到那入口，然後我們再下去。」

王烈一笑道：「好吧。不過小可很可能會死在湖底，等一會二位若不見小可上來，便表示小可已命喪湖底，那時……」

正札薩克道：「怎麽說很可能命喪湖底？」

王烈道：「棋王棋后很不喜歡被外人侵入，雖說棋王由於某種原因對小可特別寬容，但他曾警告小可不許再來，再來便要對小可不客氣，所以小可很担心會死在湖底。」

正札薩克道：「你是說棋王棋后經常派人在水中巡邏？」

王烈道：「正是。」

正札薩克想了想，說道：「我看你的五官非夭壽之相，你放心下去吧。」

王烈起身道：「小可有一項要求，希望二位大師不要拒絕。」

正札薩克道：「你說吧。」

王烈道：「二位大師是出家人，出家人慈悲爲懷，何況你我雙方並無過節，所以萬一小可不幸命喪湖底，希望你們將小可的屍體撈上岸來掩埋，不要叫小可葬身魚腹。」

王札薩克頷首道：「好，我答應你這個要求。」

王烈道：「謝謝。」

於是，他又下水去了。

過了好一會，他又從水裏冒出，大聲道：「小可已找到一處疑似水道入口的地方，我再下去仔細看看！」

語畢，深深做了一次呼吸，隨又潛了下去。

二老喇嘛神色緊張的站在水邊等待，但等了好長一段時間，估計王烈應該上來換氣了，却不見王烈的踪影，肥胖的副大喇嘛不禁有些着急道：「奇怪，他怎麽還不上來？」

正大喇嘛冷哼一聲道：「這小子有些滑頭滑腦，他可能潛水逃往別處去了，咱們快找一找看！」

他們沿着湖邊一路尋找，結果也沒找到王烈，副大喇嘛道：「師兄，我看他必是遭到意外了，這小島四周都是一望無際的湖水，他不可能逃往別處去。」

正大喇嘛聽了這話，停步沉吟道：「你的看法是他已遇害了？」

副大喇嘛點頭道：「可能是如此。」

正大喇嘛神色略現不安道：「若是如此，那倒是咱們的罪過了。」

副大喇嘛道：「咱們快回到那懸崖下，由我下水去找一找看。」

兩人快步奔回懸崖下，副大喇嘛脫下衣鞋，深吸二口氣，隨即縱身入湖，潛了下去。

這兩個大喇嘛在紅衣敎中的地位雖不是很高，功力却極深厚，雖然不精水性，却能憑其深厚的功力閉氣停止呼吸，而且耐力十分之強，副大喇嘛憑的就是這個本領，他潛入水裏後，睜眼一望，只隱約看見數丈深的湖底下果然有一片礁石，於是繼續往下潛，到達湖底礁石中間，便開始尋找起來。

他在靠近懸崖邊的礁石間穿梭潛游了一會，直到感覺快要閉氣不住的時候，才向上縱起。

就在這時，他忽覺身後水動，似有一人潛近自己身後，心中一驚，立刻反手一掌掃出。

可惜已遲了一步，他的手掌剛剛掃出，腰上的期門穴已被人一指點中，登時眞氣一洩，湖水「咕嚕咕嚕」的灌入喉嚨，嗆得他手忙脚亂起來了。

只掙扎了片刻，他便昏厥過去，被人拖出數十丈遠，才在懸崖的另一邊冒出水面。

出手襲擊而又將他拖上岸的，正是王烈！

他將副大喇嘛拖上岸後，隨即提輕脚步繞過懸崖，悄悄回到下水的地點附近。

只見那清瘦的正大喇嘛神色焦急的在水邊走來走去，正爲久久不見冒出水面的師弟心慌担憂。

王烈躱在一座岩石後面，靜靜的等待着，要等對方下水之後，再以同樣手法制服對方，這是他唯一能够取勝的辦法。

果然，那正大喇嘛終於忍耐不住了，只見他急急忙忙脫下全身衣服和鞋子，撲通一聲，投入水裏去了。

王烈不敢怠慢，從岩石後面一躍而出，飛撲到他們放衣鞋的地方，先從副大喇嘛的衣袋中取回那册「密宗精神劍」，將之藏放於附近的一處石隙中，然後回到水邊，準備下水去襲擊正大喇嘛——

「不必下去了。」

驀地，身後有人說了這麽一句話。

王烈冷不防嚇了一大跳，迅速轉身錯掌護胸，定睛一看，登時目瞪口呆，失聲道：「是你……」

原來，出現在他身後之人，正是那位神秘莫測的白衣蒙面人！

他負手靜立，態度十分悠閒。

王烈已知道他就是「棋王」，當下趕忙拱手行禮道：「很是抱歉，小可今日到此——」

棋王擺手打斷了他的話，道：「不用解釋，我都知道了。」

王烈肅然道：「小可還是要說明一下，小可雖是被他們帶到島上來的，但即使他們不將小可帶來，小可也準備再到這裏來。」

棋王目光一盛，沉聲道：「你忘記上次我給你的警告了？」

王烈道：「沒有忘記。」

棋王怒道：「那爲何還要再來？」

王烈道：「爲了令嬡。」

棋王好像吃了一驚，擺頭四望一眼，才又問道：「你說甚麽？」

王烈道：「令嬡原與小可在一起，前幾天突然不告而別，留字說要來找您。」

棋王詫異道：「找我幹麽？」

王烈說道：「她已經猜到您是她的生父。」

棋王渾身一震道：「可是她並沒有來啊！」

王烈吃驚道：「難道她又落入——」

一語未畢，忽聽「嘩啦」一聲水响，那正大喇嘛已從水裏冒出，他見到岸上的王烈和白衣蒙面人，面色一變，雙掌在水面上一拍，身形疾冲而起，一掠便到岸上，大喝道：「小子，他是何人？」

王烈沒有回答，他覺得這個問題應由棋王自己來回答才對。

正大喇嘛見他不回話，立刻轉對棋王喝道：「喂！你是何人？」

棋王好像沒聽到他的話，雙目仍盯在王烈的臉上道：「你確定她一定會來？」

王烈點點頭道：「除非在途中發生意外，否則一定會來，而且應該比小可早一天到達才對。」

棋王頓足道：「這下糟了！」

那正大喇嘛見他對自己不理不睬，不禁大動無名之火，猛可欺前一大步，揮掌向棋王胸口拍去。

棋王脚步一移動，輕輕鬆鬆避開了他的一掌，仍不正視他一眼，而繼續與王烈交談：「她怎麽會想到我是她的生父？是不是你露了口風？」

王烈道：「不，小子一直不敢與她談到您，但由於種種跡象——快閃開！」

那正大喇嘛一掌落空，且見他身法神奇絕倫，心中又驚又怒，這時又一掌向他拍去，要逼他動手。

但棋王對他似乎全不放在心上，身形一轉，橫開數尺，道：「所謂種種跡象，指的是甚麽？」

王烈見他對正大喇嘛的攻擊不當一回

事，而且身法之妙世所罕見，心中大為嘆服，當下不再替他担心，大聲道：「尊駕要小可實話實說麼？」

棋王道：「但說無妨。」

王烈正要解說，那正大喇嘛突然發出一聲厲叱，雙掌齊揚，隔空推出兩股狂飈，分擊棋王和王烈——他已看出棋王不是平凡人物，故此把最厲害的武功施展出來了。

棋王怕王烈受傷，連忙挺身而上，豎起左掌迎擊而出，長笑一聲道：「你站開，待我先收拾了這老禿驢再跟你談話！」

「蓬！」

空中一聲輕爆，霎時狂風大作，強烈的掌風將地面上的沙石捲得滿天飛揚！

王烈退避稍遲，被激射的勁風震得站不穩腳步，當場顚出一丈開外。

正大喇嘛只道白衣蒙面人只是身法高明，未料到他也有如此雄渾的內家掌力，這時試出了對方的能耐，便不敢再輕率出手，雙目一瞪道：「你就是棋王？」

棋王笑道：「不錯。」

正大喇嘛道：「好極了，這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棋王道：「這話不通之至。」

正大喇嘛冷冷一笑道：「怎說不通之至？」

棋王道：「我原住在這小島之上，你們既到此島，自然是見得到我，所以所謂『得來全不費工夫』云云，實在是狗屁不通。」

正大喇嘛臉色一寒道：「不管怎麼說，反正我們已經找到了你！」

棋王輕笑一聲道：「找到我又怎樣？你們以為我是『洞庭君』麼？」

正大喇嘛道：「你雖非『洞庭君』，但只要找到你，就可以找到『龍女』！」

棋王道：「當年的『龍女』，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婆子，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如此看不開呢？」

正大喇嘛道：「叛教之罪可赦，盜寶之罪決不能赦！」

棋王道：「前些日子來了個扎薩克，結果慘遭斷臂，你的身手雖比那扎薩克高強，但若以為你能制服她，那未免太天眞了吧？」

正大喇嘛冷哼道：「她在哪裏？」

棋王搖頭道：「我與她有約，死都不能說出她隱居之所。」

正大喇嘛向島上掃了一眼，冷笑道：「這座蕞爾小島方圓不過半里，我們只要掀開每一寸地，不怕找不到她！」

棋王道：「你是說你們二人？」

正大喇嘛道：「不，本敎高手將陸續趕到。」

棋王笑道：「她大概不怕，若是害怕的話，也不會放走那扎薩克了。」

語聲微頓，接着道：「再說這座小島我有一半的權利，誰要到此撒野，也得問問我才行。」

正大喇嘛又冷笑道：「你身手不弱，但若想與本敎對抗，那是自尋死路！」

棋王似乎有些不耐煩了，目光漸呈冷峻，道：「少廢話，現在我給你一些時間，快帶着你師弟離開這裏吧！」

正大喇嘛正為師弟的失踪担心，聞言已知師弟還活着，舉目四望道：「我師弟何在？」

棋王轉對王烈說道：「王捕頭，去將那副大喇嘛帶來。」

王烈應了一聲，但剛要起步之際，卻見一條人影從懸崖上飛瀉而下，正是那位副大喇嘛！

原來，他雖因嗆水而昏厥，由於功力深厚，不久便已蘇醒，當即運氣衝開穴道，趕了回來。

他已猜出在水中襲擊自己的是王烈，故飛身落地之後，立刻向王烈欺去，怒冲冲道：「好小子，今天不斃了你，我就不是紅衣敎的副大喇嘛！」

王烈忖度不是他對手，趕緊往後倒退，笑嘻嘻道：「慢來，慢來，出家人不可妄動無名，剛才要不是我將你拖上岸，你早已葬身湖底了。」

副大喇嘛聽了更是火大，舌綻春雷大吼一聲，毛茸茸的巨掌猛探，五指如爪，攻向王烈的胸膛。

王烈頓足縱退數丈，不敢迎戰。

副大喇嘛不放鬆，疾撲而上。

王烈腳下一滑，斜掠開去。

副大喇嘛吼叫道：「你逃到天邊，佛爺追你到天邊！」

他身形一折，如電也似的飛掠到王烈頭頂上空，凌空一掌猛拍而下，出手極之無情。

王烈反應很快，迅速一翻身，再向右方橫飄數丈，順手抓起地上一顆石頭，運力打出，喝道：「看我的石頭！」

副大喇嘛大笑聲中，振臂亮掌，只聽「拍！」的一聲，王烈打出的石頭在他的掌心上開了花，被其內家掌力震得碎裂成粉！

棋王道：「王烈，快到我身後來！」

王烈不願接受他的保護，掉頭往島上奔去，一邊奔跑一邊向副大喇嘛招手道：「你過來，咱們到上面大戰三百回合！」

副大喇嘛拔步追去。

他體形肥胖，但身手卻極之靈活快捷，只一眨眼工夫便已追上王烈，探掌疾抓王烈背心。

王烈身形猛可一伏，轉身彈出一腳，猛踢他的手腕脈門。

這是行險求勝的打法，往往能收到「出奇制勝」之效，那知副大喇嘛一點也不慌亂，抓出的手掌並不撤回，反向他腳踝扣去，應變之速，世所罕見！

王烈大吃一驚，急忙雙掌齊揚，大喝道：「看鏢！」

副大喇嘛以為他眞打出飛鏢，由於距離太近，不敢不避，趕忙撤掌橫竄開去。

王烈雙足一頓，疾速倒縱三丈，終於化險為夷，沒被對方逮住。

副大喇嘛身形竄開之後，未聞飛鏢聲響，始知上了他的當，不禁氣得瞪眼睛、吹鬍子，大罵道：「混帳小子，竟敢在佛爺面前耍花招，看我不把你撕成一片片才怪！」

吆喝聲中，以奇快無比的速度追去。

「照打！」

這回王烈眞的打出了一顆有菱有角的石塊，似一點流星迎着對方面門奔去。

副大喇嘛又是一掌拍出，打到的石塊

又在他的掌下開了花，而且他追撲的勢子也毫不停頓，好像一朵狂風中的紅雲，倏忽之間又到了王烈的頭頂上空。

王烈心知若讓他再度發掌，其威力必如石破天驚，故一見他飛撲上來，連忙施出「蝴蝶十八變」的身法，身形飄忽似蝶，掠出二三丈開外。

他一直不敢與對方正面交手，因為他知道對方的武功高出自己甚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故一直採取避實擊虛的戰略。

副大喇嘛正要一掌劈下，忽見他施展「蝴蝶十八變」的身法遠遠躲開，不禁一怔，身子從空中飄落地上後，未再向前追撲，滿面驚詫道：「小子，你從何習得『蝴蝶十八變』的身法？」

王烈笑道：「是那位眉上有黑痣，門牙向外爆的老喇嘛傳授的。」

副大喇嘛大怒道：「你胡說，根本沒有那位老喇嘛！」

王烈一瞥湖邊的棋王和正大喇嘛，見他們正以最高深的掌法在相搏，而棋王明顯的佔了上風，心中甚為高興，當下哈哈笑道：「大師父，我看你最好立刻離開此島，再遲疑就走不了啦！」

副大喇嘛自認要擒他如探囊取物，那裏肯聽勸告，怒吼一聲又向他猛撲過去。

王烈抹頭便跑，奔入島上一片奇形怪狀的岩石林中，打算與他玩玩捉迷藏。

不料剛剛一腳跨入怪石林中，驀覺身旁人影一閃，還沒看清來人是誰的時候，後腦下已「砰！」的中了一掌，頓時仆地昏厥，不省人事了。

× × ×

「嘩！」

一盆冷水倒在他的臉上，他一經冷水的刺激，霎時便蘇醒過來了。

睜開雙眼，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盞掛在牆壁上的琉璃燈，那盞琉璃燈好精緻。

接着，他看見四個美女站在自己身邊，同時也看出自己身在一間石室之中。

四個美女，一律着黑衫，手上各握一劍，劍在燈光照映下閃閃發出光芒，但最使王烈「醒目」的還是她們那其白勝雪的皮膚，也許是她們穿着黑色的衣衫之故，把她們的白肉細皮完全襯托出來了。

王烈一看即知她們必是「棋后」的人，也因而立刻想到自己又有機會見到黑白二牡丹，故心中不但沒有一絲恐懼，反而很高興，當即撑身欲起——

不，想起身只是他的意念，而這個意念並未帶動他的身子，實際情形是他全身已動彈不得，他被點了穴道了。

他這才有些心慌，忙道：「諸位姑娘，妳們是『棋后』的人吧？我是太原王烈，上個月曾到過鬼風港，不過今天卻是被人挾持來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一柄利劍抵上他的心口，當中一女嬌叱道：「你說甚麼都沒用，我們主母處置侵入鬼風港之人，一向都是一劍斬首！」

王烈苦笑道：「要斬首，應該斬那兩個老喇嘛才對，是他們把我帶來的啊。」

那美女冷笑道：「你也不免一死！」

王烈向左右掃視一眼，不見那個副大喇嘛，便問道：「妳們只抓我，不抓那兩個老喇嘛？」

那美女道：「他們二人自有『棋王』處理，不用我們操心！」

王烈道：「這不公平，要抓一起抓，豈可厚彼薄此？」

那美女噗哧一笑道：「他們二人一樣難逃一死，你不用抱怨。」

王烈說道：「我可以見見妳們的主母麼？」

那美女搖頭道：「不可以，我們主母從不和外人相見。」

王烈道：「這麼說，我豈不是有冤無處申了？」

那美女道：「不錯，凡是侵犯鬼風港之人，必殺不赦！」

王烈道：「何時行刑？」

那美女道：「我們主母正在睡覺，等她醒來，就是你身首異處之時！」

王烈道：「有位百里姑娘在不在妳們這兒？」

那美女道：「不在。」

王烈聞言心頭大寬，笑道：「還好，還好，我死不足惜，她可死不得……」

那美女目光一注道：「為甚麼？」

王烈道：「我是臭男人，多死幾次都不要緊，她是如花似玉的姑娘，又是正當青春之年，若不幸被斬首，豈不是太可憐了？」

那美女聽了這些話，似頗感動，抿唇一笑，說道：「聽你之言，你倒是個多情男子……」

王烈道：「不敢當，我與她還談不上一個『情』字，她將來要嫁給誰都與我無關，我只是覺得她不該死，死神若降臨她頭上，對她實在太殘酷了。」

那美女笑道：「上次前來救黑牡丹和白丹牡的就是你麼？」

王烈道：「是的，她們還好吧？」

那美女道：「她們正在閉關苦修神功，大約再過三個月即可出關了。」

王烈道：「能不能見她們一面？」

那美女道：「不能。」

王烈嘆道：「眞是莫名其妙，好好的兩個姑娘竟自甘犧牲青春和性命——」

「你住口！」

「對不起，我說的是她們，而不是妳們。」

「你這樣說，也等於是在數落我們，你敢再肆言亂講，我索性先斬後奏！」

王烈見她嘴上說得凶，但臉上卻是掛着甜甜的微笑，於是放大胆子又問道：「提起此事，在下倒是百思不解，可以說說妳們心甘情願做為『棋后』的棋子的理由麼？」

那美女一哼道：「你就要被斬首了，還有心情追究此事？」

王烈笑道：「希望死為『飽鬼』。」

那美女道：「甚麼意思？」

王烈道：「朝聞道，夕死可也。妳們把投效『棋后』的理由說給我聽聽，滿足我的好奇心，這樣我若不幸被處死，好歹也是個『飽鬼』了。」

那美女格格嬌笑道：「很抱歉，恐怕你註定要變成『餓鬼』啦！」

王烈道：「妳們年紀輕輕，又是個個天生麗質，看不出一點受過苦難的樣子，實在想不通，為何要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棺材

馮嘉・文
可飛・圖



逼供藏畫

女探解圍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司馬洛說，「那些畫已經不見了，給人偷走了！」

「你最近告訴我的却不是這樣，」陶金倫說，「當你到我的寫字間來時，你說那些畫在你的手上，而那是你用以與我合作的本錢。」

「我——祇是騙你吧了，」司馬洛吶吶着說，「假如不是這樣，你怎會肯跟我合作呢？」他又想爬起身。

「躺下，媽的！」陶金倫雷鳴般吼道。司馬洛祇好又躺下了。

「假如我相信你的話，你就死定了，」陶金倫說，「因爲沒有了那些畫，你對我就沒有用處。沒有用處，我當然亦不會把你放走，那就祇有殺掉了！」

「你不會殺我的，」司馬洛說，「你不能在這裏殺人。你逃不了的！」

「我逃不了？」陶金倫又哈哈笑起來，「大概忘記了告訴你吧，司馬洛先生，這間俱樂部是我的，我喜歡在這裏幹什麼，我就在這裏幹什麼！」

「你——是這裏的老板？」司馬洛感覺到吞咽口涎十分困難了。

「要不要我拿一份證明書給你看？」陶金倫蹲下來，猙獰的臉湊近他。「現在我們再談那些畫，你把它們收藏在什麼地方？我知道不是在你家裏的！」

「你怎知那些畫不在我家？」司馬洛奇異地問。

「假如是在你家裏，你會放心留下那兩個女的而跑出來？」陶金倫一隻手揑住了司馬洛的一綹頭髮，輕輕地玩弄着，「你不會那麼信任她們的，你不可能把這麼貴重的東西交託給任何人的。」

「我——呃——這是一宗交易，」司馬洛好不容易才能使語氣仍然保持着强硬，「你得先告訴我你願意出的價錢！」

「我是喜歡做生意的，」陶金倫說，「不過我亦有一個古怪的習慣，那就是祇喜歡收貨！而不喜歡付錢。而現在，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也是沒有資格跟我討價還價的！」

他的手一用力，司馬洛的頭皮就一陣痛澈心脾。那幾根頭髮已給他拔去了。司馬洛大聲叫起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正想追查貨車司機亞牛何人主使用貨車撞他的事，豈料從旁被人將亞牛狙殺滅口，從亞牛身上搜出證件，知道他是花盤俱樂部的人，離開現場走入一間餐室找到一個出賣情報叫亞高的人，他告知杜思良的繼任人就是陶金倫，司馬洛回到家裏，康伯告知獨眼人就是李强，第二天，司馬洛去找李强約會，找到的又是一個死去的李强，眞是處處碰壁，於是再試試找陶金倫，在七福酒吧相見，陶金倫推得一乾二淨，只好掃興而回，最後一次到花盤俱樂部巧遇了陶金倫，原來這傢伙是幕後主使人，司馬洛不幸被捕……

「閉嘴！」阿郭的槍咀在他的腰背上一撞。

「不要緊，」陶金倫容忍地微笑着，「讓他叫好了。這裏是有隔聲設備的，沒有人聽得見！」

「你不能打算一個錢都不付的！」司馬洛叫道。

「我不喜歡付錢！」陶金倫也咆哮道，「不需要付的錢，我何必要付？」他喝出一句命令：「打！」

司馬洛的肋骨立即着了一腳，痛得一下滾轉身來，縮作一團。那打手阿郭的另一腳又來了，踢中了他的另一邊肋骨，他又滾了一滾。

阿郭的第三腳又向他踢過來，這一次司馬洛却已經有準備了。他已縮起了雙腳，這時雙腳忽然猛的撐出去，剛好撐中阿

郭踏下來的鞋底。這樣一下，阿郭不但失去了平衡，而且還整個飛起來，跌在地毡上，槍也震得脫手飛走了。

這正是司馬洛等待着的機會。阿郭拿着槍指着他當然無法抵抗，但是當阿郭動手毆打他，注意力從槍上移開了的時候，他就有機可乘了。

此時他就向阿郭丟了的槍撲過去。

但是耳畔此時却響起了一聲柔和的槍聲，乃是通過滅音器的槍聲。兩顆子彈在槍柄旁的地毡上射了二個黑洞。

「好了！」陶金倫的聲音仍然柔和，但充滿威脅性地命令，「不要碰！」

司馬洛僵在那裏，不敢動了。他知道原來陶金倫亦是身上有槍的，地毡上的那二顆子彈祇是警告。若是陶金倫要殺死他，他已經死了。阿郭跳過來拾回他的槍，充滿痛恨地叫道：「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

司馬洛又要準備滾開了，因爲這人可能做的事情有兩件，一是把槍高舉敲下來，另一件是向他扳動槍機。這些都是非要閃避不可的。不過，阿郭想做的事還未付諸實行，而司馬洛亦未滾開之前，陶金倫就喝道：「住手！」

那個阿郭也馬上就乖乖地停下來了。

「別傻吧！」陶金倫說，「你要打他，先要使他不能反抗。去找條繩子把他縛起來吧！」

「好！我——去找一條繩子來。」阿郭說。

司馬洛慢慢地滾轉身來，看見阿郭正在向門口走去，一面把手槍插回衣服下面，他的眼光移到陶金倫的身上去，看見陶金倫已經坐回那張皮椅上了。槍在手中握得穩穩的。

他要坐起來，但是陶金倫擺擺槍：「躺着好了，別令我担心！」

他祇好躺着，陶金倫這個人眞小心。

「陶金倫，」他說，「你應該知道，我這個人也是吃硬不吃軟的，你用暴力對付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績！」

「是嗎？」陶金倫吃吃笑，「那麼我倒想試試了！告訴你，如果你不把藏畫的地方招供出來，我會把你的頭髮都拔掉的，當頭髮完了時，我就再拔你的指甲，然後——」他搖搖頭，「不過我想你是忍不到那個時候的！」

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涎沫，他一點也不懷疑陶金倫能做到這些事，杜思艮就是陶金倫殺的。

「但如果我告訴了你，你還是會殺我的！」

陶金倫嘆了一口氣，說：「爲什麼要提這個掃興的題目呢？不錯！你是死定了，當我打電話叫你把畫交出來時，你却不肯交出來。那你即是拿自己的性命去賭博，賭博不是贏就是輸，你輸了，所以你沒有權希望活下去，你祇有權希望不死得太辛苦，假如你乖乖地招供，那麼我保證我會讓你死得很舒服。我有一種針藥，注射了之後，你會陷入一個美夢中，你會覺得自己像是正在和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做愛，你會在極樂之中死去，而且，我答應你，我會叫人送花到你的墳上，連送一個月，風雨不改。你喜歡什麼花呢，司馬洛，你說吧。」

司馬洛的腸胃好像打了結。目前，他最希望這祇是一場噩夢，希望一張眼夢醒，自己祇是躺在家中的床上，希望自己根本沒有參與這件事。但他的痛苦的是知道這不是夢，而是事實。他已泥足深陷，要退出已是太遲，太遲了！

那個打手阿郭拿着繩子回來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告訴你好了。」

阿郭拿着繩子停住了，顯然認爲既然司馬洛肯招供，就用不着這繩子了，但是陶金倫却揮揮手說：「把他縛起來吧，還等什麼？」

「我帶你去拿好了。」司馬洛說。他十分不願意被縛起來，因爲他的身上其實還有一些可以使用的秘密武器未給搜去的，假如他被縛起來，這些秘密武器就不容易使用了。

「不敢麻煩你，」陶金倫這個狡猾的人又狡猾地微笑着，「你告訴我東西在哪裏，我去拿就行了。」

阿郭已經奉命在動手把司馬洛縛起來了。司馬洛祇好盡最後的努力，極力運氣，使全身都盡量膨脹到最高度，他是打算在阿郭縛好了之後才放鬆，那麼阿郭縛的時候縛的是一件大的東西，縛好了之後却變成了一件較小的東西，繩子會鬆得多，掙脫的機會也較高了。

「好吧，」司馬洛說，「不過你起碼也得答應我一個最後的要求，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金屍究竟是什麼？我生爲一個好奇的人，別讓我做一隻不明不白的鬼？」

阿郭已經縛好了，他還以爲縛得很緊，但這時司馬洛放鬆了身子，那繩子又並不太緊了。

陶金倫凝視了司馬洛好一陣，然後才說：「讓我考慮一下吧。在我考慮的期間內，你先告訴我那些畫在什麼地方吧。」

「就收藏在我家的樓上，」司馬洛說，「我在那裏是另外租了一層樓的，畫就收藏在那裏。」

「幾樓幾號？」陶金倫問。

「十二樓的第一座。」司馬洛說。

「別對我說謊！」陶金倫狐疑地瞪着他，警告道，「假如你騙我，我保證你會死得最痛苦最痛苦！」

「我沒有說謊，」司馬洛說，「我眞的沒有說謊！」

「讓我去看看吧，老板，」阿郭說，「假如那個地方沒有——」

陶金倫搖搖頭：「這是重要的事情，讓我自己去！」

司馬洛心裏舒服得差點要露出笑容了。陶金倫這個老奸巨滑要比那個阿郭難應付得多。最好當然是陶金倫帶阿郭去而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裏。但即使陶金倫自己去，而留下阿郭來看守着他，這也是好的。這個阿郭不像是一個腦筋靈活的人，應該比較容易上當，而司馬洛又是一個擅於使人上當的人。

陶金倫看着司馬洛，沉吟了一陣，然後才說：「嗯，你果然不像是說謊的，因爲我們一直監視着你的家，你不可能把那些畫搬離了那座大厦而不讓我知道！」

「我已經告訴了你眞話，」司馬洛說，「現在你告訴我吧，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海底有什麼？」

陶金倫的眼睛狡猾地轉動着：「你說杜思艮出多少錢買你那些畫？」

「二十萬元。」司馬洛說。

「二十萬元？」陶金倫輕蔑地冷笑，「他眞會做生意，因爲他得到的利潤會是等於這個價錢的一百倍，我就祇能夠告訴你這個了！假如我在那大厦找不到畫，我還要回來找你談談的！」

「知道這件事情的人你已經全部殺了。例如你的舊老板杜思艮，獨眼人李强，那賣古董的王老頭，就祇有這幾個人知道內幕。」司馬洛說。

「我祇找得到這幾個，」陶金倫說，「那些我找不到的大概也知道遭遇了一個怎樣的對手，不會敢來和我競爭的了！」

陶金倫站了起來，轉向那個打手阿郭說道：「我去看看，你在這裏守着他，眼睛一秒鐘也不要離開他身上，曉得嗎？這是一個世界上最狡猾的人！」

「他不會逃脫的！」那打手很自然地點了點頭。

陶金倫把槍放進衣袋，轉身走到門口，開門出去了。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陶金倫走了，他幹什麼都比較容易了，那個打手慢慢地走過去，在陶金倫那張椅子上坐下來，看着他，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眞的一秒鐘也不肯讓眼光離開他的身上。這一個決不會是智力很高的人。

「我記得你像是很喜歡金錢的。」司馬洛說。

阿郭並無反應。

「假如你放了我，我可以給你很多錢的，」司馬洛說，「陶金倫却不會給你很多錢，你祇要擧出一個數目就行了。」

那個打手阿郭搖搖頭：「我不能要你的錢，假如我放了你，陶老板會很生氣，那麼我這份差事就要丢掉了。」

「別傻吧，」司馬洛說，「我可以給你很多錢，你根本不必再做事了。」

「不，」阿郭搖頭，「我還是有一份正當的職業好些！」

「這並不是正當的職業呀，」司馬洛說，「用拳頭用槍的工作，根本就不能算是正當職業，你帮我，我會給你找一份正當職業，你用不着再做打手了。」

「但——」那人迷失地道：「我不會做別的事情。我就是祇會殺人！」

「噢！」司馬洛痛苦地嘆一口氣，一個笨成這樣的人，自己剛才怎麼也會上他的當呢？但他還是繼續作最後的努力。他又說：「來吧，我的錢包裏有一千多元，你拿去用吧！這可以證明我的誠意！」

阿郭似乎開始受到誘惑了。他的屁股離開了椅子約莫一吋，但結果他還是坐回下來，搖着頭。

「不，我用不着拿你的錢的，」阿郭說，「當你死了之後，你的東西就自然全部歸我了！」他的臉上展開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他有時倒不是太笨的。

「媽的！」司馬洛氣結地說，「假如我養了一個這樣的兒子，我才傷心呢！你的老頭子在製造你的時候一定是偷工減料了！」

「你在說什麼？」阿郭皺着眉頭瞪着他。

「哼，我在說你是一個大傻瓜，一個蠢才！」

阿郭搖起頭來：「你不該這樣說話的，朋友，現在你這是在侮辱我！」

「侮辱你又如何？」司馬洛冷笑，「難道你敢殺死我？」

阿郭站了起來，但隨即又坐下，冷冷地說：「等陶老板回來的時候，他自然會讓我把你殺掉的！」

「你沒有一件事情敢不請准老板就做的嗎？」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阿郭聳聳肩：「老板對我好，我服從老板的吩咐。」

司馬洛眞是差點給他氣得要爆炸了。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跟一個非常愚蠢的人在一起，不一定就是那個聰明的人佔便宜的。譬如現在，他企圖激怒這個愚蠢的阿郭，却就是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反而是把自己氣得快要爆炸了。他相信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決定採取另一種戰略了，而且，他相信他要快一點了，因爲時間已經不多，陶金倫很可能快回來的了。

他把身子扭動着說：「你縛得眞緊，你可以放鬆一點嗎？」

阿郭裂咀而笑：「你這是跟我開玩笑嗎？」

「我全身都痲了！」司馬洛說。

「這對我不是損失，」阿郭說，「你辛苦，就更不容易反抗了！」對於他自己的工作上的事情他倒又不是太笨的。

司馬洛繼續掙扎，拗曲身子。他剛才的埋怨是有作用的，他說痲痹和不舒服，他便有相當充份的理由掙扎，以及這樣把身子拗曲起來；他拗曲到手指觸到了鞋跟的時候，他的手指便很快地動作。

這是另一個他必須趕快的理由。雖然說縛得太緊，但時間一拖得久，手指痲痹了，失去靈活，就不能做他所想做的事情了。現在，他那還是靈活的手指觸到了鞋跟，就按動那上面的一個暗掣，使一個暗門開了，而從鞋跟的夾層裏取出了一隻金屬的圓筒。

這圓筒大約有五吋長，與手指同樣粗細。他把這圓筒藏在手掌中。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的咀巴又發出大聲的呻吟，以便把阿郭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面部來。

阿郭果然皺眉看看他的臉說：「別演戲了，給繩子縛着，並未至於痛到這樣的。你以爲我沒有給繩子縛過嗎？」

他停止了「演戲」，那隻圓筒既已到了手上，他實在也不需要演什麼戲了。這隻圓筒就是他慣用的射箭圓筒，裏面裝了靈巧的彈簧，可以射出和縫衣針差不多粗細的鋼針，針尖上是沾了痲醉藥的。這針雖不會致命，但是那痲醉藥却可以使人失去知覺。

現在，餘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向這傢伙發射了。假如他這樣目不轉睛，司馬洛的機會是不大的，因此又得企圖轉移他的注意力了。司馬洛說：「唏，我好像聽見門外有脚步聲。」

「別胡說吧，」阿郭笑起來，「這房

間是隔聲的，你怎能聽到呢？」

「我是躺在地上的，」他狡辯地說，「地面可以傳聲，難道你不知道嗎？」

這樣講！倒是有一點道理的。阿郭想了一想，又皺眉搖頭了，「不，不會的，誰會到這裏來找你呢？」

「那個和我在一起的女人，」他說，「你知道我當初是怎樣找到你的嗎？就是她指出你的。她說你是阿牛的朋友！」

這一句話可有力得多了，阿郭終於遲疑着站了起來。司馬洛馬上轉側身子準備，阿郭走到門口去，司馬洛大胆而狼狽地扭動手中那隻圓筒。他背轉身子，能一箭中的嗎？假如射不中，那他就很痲煩了。

阿郭小心地把門開了一綫，這時奇事就發生了。司馬洛說聽到有脚步聲，其實是一派胡言吧了，然而門外却眞的有人，阿郭的手祇把門開了一綫，那門却猛的自己撞進來。阿郭尖叫一聲，給撞得向後跌倒，手中的槍也丢了。

司馬洛及時扭轉身，看見一個人正在從門外跳進來。這一個女人不是別人，就正是他剛剛提起的那個女人——碧姬。

司馬洛驚詫地看着碧姬跳到那個阿郭的身邊。阿郭正掙扎着要爬起身，碧姬就一掌擊下去，擊中了他的頸側。看來那祇是一隻纖纖玉掌，一隻柔若無骨似的手掌，但是劈下去却發出了沉重的「咯」一聲。顯示這隻手掌是蘊含着雄厚的勁力的。而且一擊之下，阿郭便頽然倒地，不再動彈了。

碧姬慢慢地走到司馬洛的面前，對他微笑，諷刺地說：「保險公司的調查員，是嗎？」

「我——我從沒碰過這麼兇的人，」司馬洛苦着臉，「他們一定以爲我們公司因存心賴帳，不肯賠欵！」

「司馬洛，」碧姬瞪着他，「假如你再說那些無聊的謊話，我就要把你丢下不管了！」

「呃——對不起，」司馬洛說，「請你放了我吧！」

於是碧姬這才蹲下爲他解繩子。這時就注意到他手中拿着的那隻金屬的圓筒。

司馬洛忙解釋那東西的用途說：「這是我用來制服他的東西，可以射出痲醉藥小箭的。假如你遲來兩分鐘，我就可以自己脫身了。」

「哦？」碧姬瞪他一眼，「原來你並不感激我救了你的命。」

「我是感激的，」司馬洛說，「起碼你使我容易脫身得多，假如要我自己去解脫繩子，那還是要花很大一番功夫的！」

碧姬把繩子解脫了，他就坐起來，搓着自己發痲的雙手。碧姬一面則替他把脚上的繩子也解脫。終於，司馬洛可以站起來了。他拿回了自己的手槍以及阿郭搜去了的兩件秘密武器，放回原處，然後轉向碧姬問道：「你究竟是誰？」

「我們沒有時間談這個了，」碧姬說，「難道我們不要趕快去奪回那些畫？」

「那些畫？」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你也知道那些畫？」

「當然了，」碧姬說，「不然你以爲我是爲了什麼來救你的？」

「等一等，」司馬洛說，「那些畫是我的！」

「我們走吧，」碧姬把他一拉，「我們沒有時間談條件了，把那些畫奪回來再談吧！」她一直把他拖到了門口。

到了門口，司馬洛却停一停，擧起他那隻射箭筒來，輕輕扭了一扭。刷！一根和縫針般幼細的小箭射出來，就鑽進了阿郭的屁股。

「這會使他睡上好幾個鐘頭的，」司馬洛說，「短時間內，他不可能告訴陶金倫究竟發生了什麼。」

他們離開了那間屋子。在碧姬的引導之下，從一度側門離開了花盤俱樂部而到了停車場中。

「用我的車子吧。」他說。

「不，」她搖頭，「我不想把我的車子留在這裏。我們到你家門口集合吧！」她說着走向一部黃色的小跑車。

「我看，」司馬洛一面登上自己的車子一面叫道，「你實在並不是在這裏等男朋友的吧？」

「我實在是的！」碧姬也叫道，「我已經等到了！我這位男朋友就是你！」

她開動了車子，駛進路上。司馬洛也跟着她。他們的車子以不覊的速度向市區駛去。

司馬洛在心裏計算着時間，相信他們是來得及追上陶金倫的。陶金倫去了不太久，他是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够把那層空樓的門弄開的。司馬洛並沒有對陶金倫說謊，招出來的地址是正確的，但是，那層樓的門却是用一把超級防盜鎖鎖着，即使以司馬洛的本事，在一個鐘頭之內也沒有把握把它弄開。

他的車子在他的大厦旁邊的橫街找到了一個停車位，把車子停好了。碧姬的車子也巳經在對面的另一個停車位中停好，兩個人差不多同時跳下車。

司馬洛領先跑進那大厦，進入升降機，碧姬在升降機門關上之前竄了進來。

「別丢下我！」她輕吻他的咀唇。兩片醉人的紅唇，鬢髮間透出着醉人的香氣。假如環境許可，他一定在她的身上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現在則實在不是調情的時候。

「謝謝你救我的命！」他誠懇地說。

「不算一回事，」她謙遜地說：「假如有機會，我還是願意再做一次的！」

升降機停住，他拔出了手槍。當升降機門打開時，他就把碧姬一拉，靠到升降機的一邊，自己則靠到另一邊。

他預算會看到陶金倫正在撬那門鎖，因此他可能需要先開槍後說話。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外面的走廊中竟是空無一人的。

他一跳出去，碧姬跟着。眞的一個人也沒有。

這時時間已經不早，這一層樓的住客大概是都已經入睡了，沒有別人出現在走廊中。

司馬洛大步跑到那個單位的門前，蹲下來看那門鎖。門鎖是完好的，並沒有給撬過的痕跡。

「不可能的！」司馬洛說。

「也許他巳經來過，把畫拿走了！」碧姬說。

「不可能的，」司馬洛還是揮着拳頭說，「沒有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開了這門，除非是硬把它撞開。但他也不可能還未曾來到；他是比我們先起程的！」

「我們何不開門進去看看呢？」碧姬問。

「我們得下去拿鎖匙！」司馬洛說着又把碧姬拖回升降機中，按了鈕，升降機把他們帶回下面，他所居住的那一層。

司馬洛不耐煩地，長長地按鈴。好久，康伯的聲音才在裏面叫道：「是誰？」

「媽的！」司馬洛叫道：「你看不見我嗎？是我！」

「哦，來了，來了！」康伯說。他忙了好一番，才把那重重關鎖解開了。司馬洛拉着碧姬衝進門內。他把碧姬丟在廳中，自己就衝進房間裏去，一會兒又再衝出來。

「誰拿了我的鎖匙？」他搖着康伯的肩，「茱莉和吉蒂呢？」

「她們拿了你的鎖匙，」康伯呆呆地道：「她們在你的房間裏找到了一條鎖匙，就拿着走了。她們告訴我，她們是不會回來了。她們都叫我把這個交給你！」康伯遞給他兩張紙，又說：「她們說你不該騙她們，而既然你欺騙她們，她們騙你，也是天公地道的事了！」

「原來你在百忙之中還有空騙女人的！」碧姬吃吃笑着說。

司馬洛正在忙着看那兩張紙。那就是兩張管理費的收條了。他目瞪口呆，終於嘆息道：「我的天！」

「怎麼了？」碧姬問。

「來！」他拉着碧姬又跑出門口，一面回頭對康伯叫道：「關好門！」

他拉着碧姬進了升降機，按了樓下的按鈕。

他們到了樓下，他又拉着碧姬跑，跑到大廈後面的車房裏。大廈的管理員此時正在那裏推開了一張帆布椅，似乎打算利用地下室的清涼而享受好好的一覺。

「你有看見她們嗎？」司馬洛捉住管理員的肩，把他搖着。

「她——們？」管理員表示莫明其妙的，「誰？你是在說誰？」

「那兩個跟我住在一起的女人，」司馬洛說，「你有看見她們離開嗎？」

「哦，有的，」管理員承認，「不很久之前，幾分鐘吧了。我看着她們離開的。那時我還坐在門口。」

「她們帶走了什麼嗎？」碧姬問。

「是的，」那管理員點着頭，「她們是帶走了一些東西的。是一包東西，大概是這樣大——」他用手勢表示。

「大概有十五幅油畫那麼大，是嗎？」碧姬問。

「對了，對了，」那個管理員說，「那時我是正在跟那個要租樓的人在談話，她們就下來了。她們是乘了一部的士離開的！」

「很有趣，」司馬洛氣結地頓着腳，說：「一部的士，她們可能到了任何地方去了！」

「這個時間，還有人來租樓？」碧姬說。

「是的，這是一個奇怪地方，」那管理員說，「這個高高瘦瘦的人走進來，我看見他是個陌生人，又是在這個鐘頭來這裏，我便問他來這裏幹什麼，他說他是想租一層樓。我告訴他我這裏暫時沒有空樓，他似乎有點失望。不過他還是沒有走，仍然留在這裏跟我談，談什麼地產事業，我呢，實在祇是想睡覺！」

「這個人怎麼樣子的？」司馬洛問。

「這不是說過了，」那管理員說，「一個高高的人，很瘦——」他把這個人的形貌作了相當詳盡的形容，連穿的是什麼衣服都說了出來。

司馬洛與碧姬面面相覷。因爲憑這個管理員所講的，這個高高瘦瘦的人就是陶金倫。

「我跟他談着的時候，那兩位小姐就下來了，」管理員繼續說着，「拿着那兩包東西！」

「她們坐上的士走了！」碧姬代替他說。

「這個時候，」管理員說，「他祇是呆呆地看着她們，這個色狼！」輕蔑地搖了搖頭，「然後他就丟下我，回到他開來的那部車子去，跟着走了。」

「跟着她們走了，」司馬洛與碧姬一齊問着，也一齊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是的，」那管理員嘆着氣，「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急色的人！」

「你可知道她們到哪裏去了嗎？」碧姬問司馬洛。

他聳聳肩：「我祇知道她們不會到一個地方去，就是不會回家，而她們可能不知道死神正跟着後面。」他覺得一額都是冷汗。

「老朱應該知道她到哪裏去了的：」管理員說。

「老朱，誰是老朱？」司馬洛瞪目看着他。

「他們是坐老朱的車子去的，」管理員說：「老朱是的士司機，他的車子在晚上多數停在這裏的，生意清淡的時候他就在這裏跟我聊天！」

司馬洛更加大力地搖着他：「現在到哪裏可以找到老朱？」

「現在找不到老朱的，」那管理員說，「他不是開車載那兩位小姐走了嗎？」

「他的車牌號碼！」司馬洛滿頭大汗地道：「他的車牌號碼，告訴我。」

「我——忘記了，」那管理員是給他搖得像風前的樹枝，就算眞的知道，恐怕一時也要給他搖得忘記了。

「現在我們祇有等了，」碧姬說：「老朱終於會回來的！」

「但我們沒有時間！」司馬洛頸間的血管暴現，「假如陶金倫追上了她們，你知道他會怎樣對付她們嗎？我眞不敢想像，這個陶金倫是一個殺人狂，他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大廈的管理員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有什麼不對嗎？」

「你聽着，」司馬洛執住他的手臂，嚴肅地說：「你要回到那門口裏去守着，等老朱回來了你就通知我們，我們有重要的事情問他！」

「但——」那管理員面有難色，「我

正要睡覺！」

「媽的！」司馬洛吼道，「你沒有權睡覺，現在是你值班的時間！」

「五十元也許會使他精神一點的。」碧姬指出。

「噢，對了，」司馬洛放了那人，掏出幾張鈔票來，塞進那管理員的手心，「你替我等着老朱。」鈔票果然是世界上最有說服力的東西，那管理員的臉上展開了一個合作的微笑了。

「還是這位小姐的够人情味，」他說，「老朱一回來我就通知你們吧，你們在樓上等我嗎？」他以閃電般的動作把那兩張鈔票攫了，放進袋裏。

「呃——不——不！」司馬洛搖了搖頭，「我們就在車子上等你好了。」

他們和那管理員一起回到大廈的前面，管理員坐回他的位子裏，司馬洛和碧姬則回到他們停在橫街裏他的車子上。

司馬洛揑着那方向盤，心驚肉跳的，一臉都是汗。

「司馬洛，」碧姬微笑，「我還以爲你是一個很够冷靜的人，也許這兩個女人對你是太重要了。」

「她們——她們這樣做我是有責任的，」司馬洛說，「假如我不騙她們，她們也不會這樣做！」

「哦！」碧姬諷刺地說：「原來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司馬洛忽然轉身看着她，似乎現在還是第一次才注意到她的存在，司馬洛說：「你究竟是誰呢？碧姬？」

碧姬微笑：「我猜現在是不够時間解釋的，我祇能告訴你，我是你的一位朋友，我是來帮助你的，我不會在你的背上刺一刀，也不會像你那兩位情人那樣，帶了你的東西逃走。」

他小心地打量着她，她仍是那麼冷靜，一個很能幹的女人。但是她是誰？

「你似乎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

「我知道得很多，」碧姬說：「我差不多知道一切，祇可惜的是，我不知道金屍是沉在什麼地方。」

「什麼金屍？」司馬洛焦急地問。

碧姬對他微笑，還是那麼冷靜而清涼的，她說：「假如我們奪回了那些畫，我就告訴你吧，假如失去了那些畫，知道也沒有用了，對不對？」

司馬洛忽然一手把碧姬的手袋拿了過來。

「唏，你在幹什麼？」碧姬連忙伸手過來要搶，但是司馬洛巳把手袋收藏到背後了。

「我祇是想看看你的手袋的內容，」司馬洛說：「相信裏面一定有一些資料，讓我可以知道你是誰的！」

「不過，我還是奉勸你不看爲佳，你會後悔的！」碧姬說。

司馬洛吃吃地笑着說：「我從來做事都不會後悔的，難道你的手袋裏有一隻炸彈嗎？而且，你這樣說反而增加了我的好奇心，我更加非看不可了！」他打開了手袋。

碧姬沒有反對，她祇是轉頭望着車窗外，臉上露着一個詭譎的微笑，這個微笑使他的臉頰上凹進了一個很好看的酒渦。

司馬洛拉開手袋，向裏面看一看，手袋裏面東西倒不少，有一疊鈔票，一疊證件，一些化粧品，和一把鍍鎳的小手槍，他把小手槍拿了出來，在手中拋一拋。

他把那疊證件取了出來，說：「現在要揭穿神秘女郎的身世之謎了。」

他把那疊證件翻一翻。最大的一張是駕駛執照，另一張是身份證，他把兩張證件都打開來對一對，看見名字是相同的，叫蔡碧姬。

他再打開下一張證件，忽然呆住了，咀巴祇是張着。

「現在，」碧姬吃吃笑着說：「你後悔了，我也說過你是會後悔的！」

「國際警探，」司馬洛說，「你？一個國際警探？」他難以置信地說，「你一定是開玩笑了！」

「是你在開玩笑，」碧姬說：「我有什麼地方不够資格做警探呢？」

「但——但—」司馬洛吶吶着。

「你現在在担心，既然給警探插了手，你的發財機會就可能失去了……」碧姬諷刺地說。

他用兩隻手掩着臉，說：「有誰不愛錢的呢？看來，我的一番努力都是白費的了。」

司馬洛忽然又把手拿開，說：「唏，等一等，碧姬，我在想，你當警探的薪金一定不會太高的——」

「司馬洛，」碧姬警告地說：「這是賄賂了，你知道至今爲止你已經犯了多少罪名嗎？由杜思良被殺，你虛報不知情開始，到現在，假如上了法庭樂觀一點說，你也要被判十年監禁了。」

「你不是想拘捕我吧？」司馬洛說。

「別用這樣兇狠的眼色瞪着我好嗎？」碧姬不屑地說，「你不會殺我的。」

「你敢打賭嗎？」司馬洛咬着牙問。

「我當然敢打賭，」碧姬說：「你這個人雖然不愛守法律，但你並不是很執法的人，而且你對美麗的女人，又是特別有憐香惜玉之心，這是兩種你不會殺我的理由？」

他又捧着臉，呻吟起來：「世界在變，越來越多人了解我，我看我很快要被逼退休了？」通過手指縫看着她，說：「唔，一個有頭腦的警探，這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你不能停止侮辱人家嗎？」碧姬瞪着他說。

「好吧，有頭腦的驚探，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吧。」司馬洛對她露出牙齒，「既然你們知道這樣多，爲什麼你早不採取行動呢？我不能防止杜思良，王老頭等人的死，因爲我們知道事情巳經發生了，但你們一直在窺伺着，你們是可以制止的？」

「我們也是知道得太遲了，」碧姬正色地看着他，「我們查出你的底細時，一切都巳經發生了。我比你先知道的事情就是，陶金倫是一個很可疑的人，祇是我暗中監視着他，他到花盤俱樂部去我也去，在他未向你動手之前，我也未能够肯定他到底是誰呢？」

「哦？」司馬洛點點頭。

沉默了一會，碧姬忽然執住他的手，誠懇地看着他。「不要失望吧，司馬洛，

」她柔聲說：「只要你肯合作，你是仍然會有好處的！」

司馬洛露出一個疑惑的微笑：「其實你也不完全了解我，碧姬，利益在我實在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那種冒險的樂趣，你明白嗎？警方一來接手，冒險的樂趣便完全沒有了，因爲他們是什麽事情都要依正合法的手續去做的。」

「我沒有說過我要接手，」碧姬說：「而我亦並不打算接手，祇是讓我跟着你好了，我相信我們會成爲很好的搭檔！」

「我也相信，」司馬洛點頭：「至少，你是一個會拿槍的人！」

跟着那個管理員的頭就湊到車窗外面，說：「老朱同來了。」

司馬洛和碧姬都以最快的速度彈出了兩邊的車門外，跟着管理員跑到大厦的前門，果然已經有一部的士停在那裏，開車的那個老朱是一個肥胖的中年人。

「你們想知道我把兩位小姐載到了哪裏，是嗎？」那個肥胖的老朱堆了一臉的笑容。

「是的，」司馬洛說：「她們到哪裏去了。」

「你也給了我的拜把兄弟五十塊錢，是嗎？」老朱仍然堆着笑臉，不過現在司馬洛覺得這個笑臉是一點都不可愛了，那人又說：「你們眞慷慨！」

「看，」司馬洛對碧姬道：「每一個人都是要錢的，就算我是利字行頭，你也不能怪我吧？」他也掏出鈔票來塞進了老朱的襟袋裏：「好了，你能告訴我她們到哪裏去了吧。」

「她們到了南部的海灘，」老朱說：「地址很難講得清楚，祇能告訴你們到哪裏去了吧。」

「好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開車，我們跟你走好了。」

老朱笑了笑，於是開着他那部的士走在前面，而司馬洛則開着他的車子與碧姬則在後面跟着。

這一次他們並沒有分開車子了，而是用司馬洛的車子。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的士就在一條郊外的路邊停了下來，司馬洛也停車，隔着車窗問那司機老朱：「就是在這裏？」

「是的，」老朱伸手一指，「她們是走那邊的。」

司馬洛循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老朱是指着路外面的沙灘，這裏是一片相當美麗的沙灘，海灘中的水面是平而靜的，不過可惜夜已經深了，雖然還是游泳的季節，這裏却已經悄無一人。

「是哪一間屋子？」司馬洛問。

「她們沒有說，」老朱說：「她們祇是下了車，向那邊走過去了。」

看看地下，那裏是軟軟的沙灘，沙上是會留下脚印的，老朱雖然不能告訴他二個女人到何處去了，但那些脚印是能的。

「好吧，」他對老朱點點頭說：「你先同去吧，這裏沒有你的事了。」

「好的，」老朱把的士開動，便離開了那裏。

司馬洛拔出手槍來，習慣性地檢驗一下手槍中的機件。

跟着，他們兩個人就踏下沙灘，沿着那兩行脚印找尋去，司馬洛的槍一直戒備地拿在手中，鎭靜的碧姬，也不禁緊張起來了，他們沿着沙灘走了一段路，轉過了一叢在沙上突出的岩石，便看見了一座屋子。

那是一座別墅式的屋子，就建在海邊上，沙灘開始的地方。在月光之下，可以看到那二行脚印就是通向這屋子的。

這屋子並沒有亮燈，每一隻窗口都是黑暗的。

碧姬取出手槍來，說：「我看我們還是分前後進去好一點。你由前門，我由後門吧！」

「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司馬洛也點點頭贊成。

他們迅速向那屋子走過去，走近的時候就分開，碧姬向左走，以便繞到屋後，他就直走到大門前面，他發覺那度大門是開着的。

他貼身在門邊，首先傾耳而聽，聽不到什麽時他便把臉伸出去一半，向屋中窺視。月光正斜斜地射進屋中，也射在地板上，他首先看到的是地板上一隻光裸的人脚。

他的心大跳起來，覺得想嘔吐，並非因爲他胆小而害怕，而是他怕他會發現他預料會發現的。

那是一隻女人的脚，一動也不動地擱在地板上，小腿之上，就給濃黑的陰影遮住，看不見了。

「誰在那裏？」司馬洛低聲問：「有人在裏面嗎？」

沒有人同答，他繼續向裏面窺伺着，也看不到什麽動靜。他把視綫移到牆壁上，那斜射的月光又剛好照見了那牆上的一個燈掣，那裏距離門口大約有十二呎吧。

司馬洛把身子蹲低，腿子屈曲着，忽然再彈直，整個人便像一隻跳虱似的跳了出去，一手扳下了燈掣，而在燈亮時他已經跪倒了，槍咀向前掃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弧，不過他却找不到放槍的目標，由於屋內沒有別人，就祇有這個女人而已。

這個女人就是茱莉，她側着身子躺在地上，動也不動的，身上的衣服大部份都已撕破了，露出的皮膚上佈滿了瘀痕及傷痕，看樣子她是曾經被人用槍管無情地敲打過的，司馬洛忍着那作嘔的感覺走到她的面前，輕輕把她推動。她的身體還是暖的，而當他把她推動時，她就吐出了一聲軟弱的呻吟。

司馬洛低聲說：「謝謝天！」因爲她還沒有死去，他害怕的是他祇能够找到她的的屍體。

「這裏面還有一個。」碧姬的聲音在另一邊說。

司馬洛抬頭，看見碧姬在走廊的盡頭，手中的槍鬆鬆地垂低着，由於發覺這屋中並無敵人存在，碧姬看看地上躺着的茱莉，又開口問道：「她怎樣了。」

「還活着，」司馬洛同答着，跳起身來，跟隨碧姬進入了走廊之內，他們轉進了第一間房間。那裏面地上躺着的就是吉蒂。開了電燈一看，司馬洛那種想嘔吐的感覺又來了，因爲吉蒂的樣子比茱莉凄慘得多。

吉蒂上身的衣服已經完全撕了下來，身上的瘀痕和傷痕是不及茱莉那麽多的，但是却有一個比茱莉更嚴重的傷口，那就是乳房下面的一個裂口，她的左乳房底下裂開了一條三吋那麽長的裂口，就像有人要把這整隻乳房硬撕下來，然而祇是成功了一部份似的。這個裂口還是在流着血。

「她是活着的！」碧姬告訴他。

他忽然一跳起來，奔出了屋外，跑進走廊中，在全屋中跑了一遍，再跑出後門，又繞着屋子跑了一圈，都找不到什麽人，假如他找到陶金倫的話，他很可能會毫不猶疑地把陶金倫轟斃的。但是他已找不到陶金倫。陶金倫一定是來過這裏，不過現在已經走了。屋後的沙上亦有一行脚印。這一行脚印通到離開屋子不遠的公路邊。看來陶金倫已經得到了那些畫，他是沒有必要繼續逗留在這裏的。

司馬洛回到屋中，碧姬已經找到了一隻急救藥箱，蹲在吉蒂的身邊，爲她料理乳下傷口。她說：「我已經用這裏的電話召了救傷車來了。」

「你的意思是你已報了警？」司馬洛有點反感。

「現在這有什麽關係呢？」碧姬瞪他一眼，「反正畫都不見了。不過你也用不着担心的。我祇是召來了救傷車，警察不會麻煩你的。我會爲你安排的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完了之後又走到外面的廳中去看看。

這時茱莉已經在清醒邊緣了。她正在軟弱地呻吟着，動着手脚，不過還爬不起身來。司馬洛把她抱了起來，抱進房中，讓她躺在床上，他自己坐在床邊，看着碧姬在替吉蒂敷治。

「這一次她們該受到教訓了？」司馬洛咬着牙說，「自己吞不下的東西，不該亂咬！」

「你應該感謝上帝陶金倫沒有把她們殺掉！」碧姬說：「陶金倫這個人是沒有人性的！」

這時，茱莉忽然猛的坐了起來，眼睛恐怖地圓睜着。很可能她是還看不清楚人的面貌。她哀叫着：「不，不要！」就舉起兩手，抱着自己的頭。

「好了！」司馬洛安慰地抱着她：「不要怕，他已經走了，我是司馬洛！」

「不，放手，」茱莉狂叫起來，拚命掙扎，「放手！」她已經不認得人，祇知道不讓任何人碰她。一個受驚過度而進入了歇斯底里狀態的人就是這樣的。

拍！司馬洛在她的臉上清脆地擊了一掌，茱莉呆住了，如夢初醒地，眼睛開始恢復靈活。

「看清楚一點，」他說，「我是司馬洛，是來救你的！」

茱莉的眼睛的焦點慢慢集中，司馬洛的樣子在她的眼中終於清楚起來了，而不是一個模糊的輪廓。她忽然撲入了司馬洛的懷中，大聲地哭了起來。

「靜一靜！」司馬洛安慰地拍着她的背，「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麽。」

「他……他一進來就打我們，」茱莉嗚咽着，「用槍……什麽也不說，祇是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兇的人……」接着忽有所記憶地問：「吉蒂呢？」

「吉蒂在這裏，」碧姬同答，「不過她沒有你那麽好運，她可能要住醫院！」

「她——」茱莉恐怖地看着碧姬，現在她才是第一次發現碧姬的存在，「她又是誰？」

「別害怕，」司馬洛安慰地拍拍茱莉的肩，「她是帮我們的，事實上，假如不是她，我也救不到你！」

茱莉又伏在他的肩上，繼續飲泣：「我眞後悔，司馬洛，我眞抱歉，我累你失去了那些畫！」

「不要緊！」他大方地說：「錢財是身外物，祇要能活下去，就仍然有發財的機會！」但實在他却很想踢她一脚。

「我——」茱莉搖着頭，「或不要再發財了！我祇是想避開……我受够了！」

「現在危險已經過去了，」他說：「你用不着再避開。他已經得到了畫，他沒有必要再來碰你們，你們祇要進醫院住一個時期，就可以再過正常的生活了！」

這時，救傷車的警號聲自遠而近了，他舒了一口氣。

五分鐘，茱莉和吉蒂已經給救傷車載走，屋裏祇剩下了司馬洛和碧姬兩個人。

司馬洛嘆口氣，苦笑道：「我們現在是人財兩空了，碧姬，所以我猜你也不妨把故事告訴我了。究竟什麽是金屍呢？」

「這是一個密碼名稱，」碧姬說，「藏在棺材裏的東西通常是屍體，假如藏在棺材裏的東西是黃金的，我們就可以稱之爲金屍了，很簡單，是不是？」

「你說起來是很簡單的！」司馬洛皺眉，「但我還是不明白。」

「很簡單，」碧姬說：「半年之前，有一條船載着一副棺材從南美洲同來，船上的人說這副棺材裏的是一具屍體，是運同來下葬的，在離開南美洲時海關也曾經開棺檢驗，果然是一具屍體。有身份證明，亦有死亡證書，但奇怪的是，一星期之後，這具屍體却被人發現在海上漂流而給撈起了。而船上的人亦沒有報失，敏感的人就會猜，一定是屍體給在中途棄掉了，而棺中換進一些私貨。這是一個很巧妙的計劃，由於出口時已經證實了棺中的是屍體，進口時就沒有人會懷疑了，但不巧的就是那屍體丟下海之後，居然沒有給魚吃掉就被發現了。」

「那麽這船是應該被截住了。」司馬洛說。

「是的，」碧姬說：「我們正想着這樣做，我們正在這邊等着這船到達。」

「但這艘船却沒有到！」司馬洛說。

「是的，」碧姬點點頭，「南美洲方面是把發現屍體的事情守着秘密的，不過船上的人則似乎知道了風聲，知道岸邊有人等着，就沒有靠岸，祇是在公海上徘徊着，我們是密切注意着它的，假如又是等着別的船來接應，就逃不過我們的監視，除非它把棺材裏的東西沉進水底，否則是逃不過我們的指縫的！」

「結果他們眞把棺材沉進了水底？」

「不，」碧姬搖頭，「至少他們不是有意的。也許他們是正在想着一個脫身的辦法，但在沒有想到之前那場風暴就來了，那是一塲來得很突然的風暴，一連打了一個星期，沉掉了的船不計其數，包括這一艘運棺船在內。但因爲一連打了一星期

之久，我們無法知道它究竟是在何處沉沒的，由於這裏的小島和港灣那麼多，風可能把它吹到任何一處。我們就祇能證實它是沉沒了，因爲事後全部船員的屍體都給撈起，而我們也從海上找到這船碎片。」

「然而那棺材裏的東西則是遺落在海底了。」司馬洛說，「而且這裏熱帶的海底，珊瑚是長得很快的，那些東西很快就有了一隻珊瑚的外殼給遮住了。」

「對了，」碧姬說，「本來就已經是很難找，時間一久，就更加難找了。直至你僥倖地射中了那一隻古瓶。」

「也可以說是不幸射中了那隻古瓶，」司馬洛說，「不過，古瓶顯然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此外還有些什麼呢？你們一定已知道棺中藏的是什麼。」

「那是一批古董，」碧姬說，「你記得一年多以前秘魯山區發現一座古墓的新聞嗎？這批古董就是在那古墓找到的！」

司馬洛恍然地睜大眼睛：「哦，我現在記起了。金屍！那古墓裏，有許多寶藏，屍骨的旁邊還有一隻用眞金塑造的人像，就是死者的遺像，全身鑲了寶石的！對了！這就是金屍了！」

「不錯！」碧姬點頭，「這具金屍當然是很有價值的。此外還有好些古董，很有考古價值的。」

「對了，對了！」司馬洛說。

「這批古董，」碧姬說，「在出土幾個月之後就被偷走了。就是裝在那具棺材裏給運離南美洲的！」

「結果在這裏失落了。」司馬洛說。

「是的，沒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不過也不少人知道，有一些經營古董的人是知道的，還有一些江湖客，例如陶金倫之類！」

「這批古董一定很值錢了，」司馬洛說，「他們這樣在拚命搶奪。」

「是的，」碧姬說道，「即使在黑市市場上，我相信亦可以值七千萬的！」

「杜思良那狗，」司馬洛叫道，「他祇出二十萬買那些畫！」

「別罵死人好不好？」

「要我讚他，」司馬洛說，「那我能說他是世界上最會打算盤的鱷魚了。」

「總之，」碧姬聳了聳肩，「現在陶金倫得到了一切了。」

「你是個國際警探，」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你怎會牽涉進這件事情中？」

「是南美洲方面託我找回這批古董，」碧姬說，「當然我是還有一筆花紅可得的。」

「哈，錢！」司馬洛說，「歸根結底又是錢！」

「這不是我要求的。」碧姬說。

「我還以爲你是一個爲正義而工作，視錢財如糞土的聖女呢！到底我還是看電影看得太多了。」

她的臉有點難爲情地微紅起來：「起碼我並沒有爲了錢而拚命！」

「但是你這一份也不會很少的，」他指出，「你瞞不了我，這種事情我是很熟行的，你佔百份之幾？」

「百份之二十。」碧姬說。

「打撈法例又是百份之幾呢？」司馬洛的眼睛變得烱烱有光起來了，「東西在這裏沉沒，就變成是失物了，假如無人認領就歸打撈者所有，但假如有人認領，也要分給打撈者，那一份是百分之幾呢？」

「百份之三十。」碧姬說。

司馬洛露出一個十分開心的微笑：「那麼，假如我們找到這些東西，百份之二十加百份之三十，就是百份之五十，那即是說一半了，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興奮些什麼呢？」碧姬淡然地道，「你不過是在替陶金倫計算吧了！」

他祇是看着她，眼中閃爍着奇異的光采。碧姬眯着眼看着他：「司馬洛，你現在又正在計劃什麼了？」

司馬洛微笑道：「你看我像是一個笨人嗎？」

碧姬看了一陣，搖搖頭：「我不覺得你很聰明，不過你也並不是一個笨人。」

「我起碼也不會像茱莉那樣笨的，是不是？」司馬洛說。

「比她聰明一點吧。」碧姬說。

「那麼，」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說，「茱莉會做的事，我是沒有理由不會做的，對嗎？當我把那些畫在樓上收起來的時候，你以爲我會不會祇是把它收起來那麼簡單呢？」

碧姬皺起眉頭：「假如你是聰明人，你應該先用照相機把它拍下來，像茱莉一樣——她的眼睛忽然睜得很大，叫道：「唏！你已經把它們拍下來了。」

「對了，」司馬洛微笑，「我是說，茱莉會做的事我沒有理由不會做的嗎？」

碧姬尖叫一聲，好像會飛似的一跳過來擁住他，她的吻像雨點一樣落在他的臉上和頸上。「我愛你！」她叫道。

「等一等，」他說，「讓我們談談分帳的問題。」

碧姬放了他，睜得大大的眼睛看着他，牙齒咬着下唇。

「你得先明白一點，」司馬洛說，「我是用不着跟你合作的，我大可以一個人去打撈，法律是不能禁止一個人去打撈東西的，我又不是去搶。」

「你不像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她瞪着他。

「我也並沒有打算忘恩負義，」他說，「我得感激你把金屍的事情告訴我，所以，我們二人分帳吧。」

「我認爲應該四六分帳！」她說。

「現在是你忘恩負義了，」司馬洛豈有此理地叫道，「這簡直是搶刧！」

「別以爲你就很講仁義道德，」碧姬不屑地歪着嘴唇，「我們雖然還是剛剛認識，我對你却是相當了解，你這種人我素來都很了解。你給我一份，祇因爲你需要一個人幫手——一個你能夠信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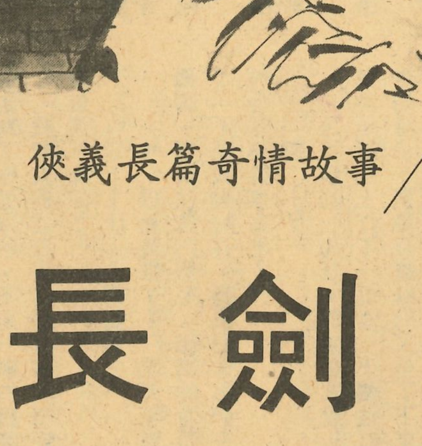
碧姬這時充滿自信心地側頭看着他。司馬洛不敢接觸她的眼光。他祇好說：「好吧，三七分帳好了。」

碧姬爽快地伸出右手：「我本來也祇是希望三七而已。」

他不得不與她握手：「你眞會討價還價！」他恨恨地說。

她祇是在看着他微笑：「現在，讓我們再研究一下細節吧！」

「別在這裏研究吧，」他說，「那卷菲林還沒有冲出來呢！」（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七爺把妻子等人藏於密室之後，自己和女兒小喬，以及黃通等在各處查看有何不妥之處，他們要對付的老金鷄雖然從沒見過，却知道他的武功驚人，所以麥七爺等人都十分担心……忽見一位老金鷄的手下祝天斗送來一張帖子，雙方一言不合而打鬥起來，祝天斗攻勢不弱，把杜明打敗後，公門大捕頭阮大元適時來到，阮大元見狀也知這個祝天斗不是好相與的人物，本想息事寧人，但他已勢成騎虎，只有硬着頭皮請出老金鷄，雙方又是一番激戰，而神機營的把總張照更是被祝天斗一刀刺死，麥家大院中橫七豎八躺着不少死屍……

金鷄逞淫威　追風俠受挫

這客人豐神俊秀的一雙眸子，敢情是不怒而威，再加上兩彎濃黑的劍眉，立刻便顯現着無比殺機，一頭長髮直披而下，深垂腰際，髭鬚兩綹，其色蒼白，襯着頂額一束白髮，兩頒飛星，論年歲，約應在五旬上下，長身壯軀，坐着比常人站着也相差不多！

麥七爺薄通相術，只憑這初初一見，即感覺出對方是個非比等閒的人物！

所謂「髮長過腹，滿堂金玉」。「髭鬢秀清，四海揚名」。「法令分明，望之生威」。「目烈而威，萬人皈依」。「眉角如劍，爲人聰俊」……

這一切應之於對方，又當何解？

——「滿堂金玉」——富是富了！却是刦來之財。

——「四海名揚」——名是有了，却是極惡之名。

——「望之生威」——威當具耳，料是蓋世淫威！

——「萬人皈依」——登高一呼，俱是草莽流寇！

——「爲人聰俊」——想當然耳，否則何得縱横來去？

麥七爺張咀結舌的打量着對方，手上茶碗咯咯抖成一氣，腦子裏混沌一片，早先擬好的腹稿對策，一股腦的早到了「爪哇」國去了，此時此刻，却連一句體面的話兒也說不上來！

「貴客」眉角微搭，長目下垂，無視於眼前的麥豐存在，却自鼻咽間發出了濁重的呼息聲——

麥豐簡直傻了——要不是自己聽錯了，否則又當何解？對方豈能在這個節骨眼上睡着了？

一點也沒錯，眞的是睡着了。

一霎間，鼾若雷鳴？四堂齊應！

「這……？」麥七爺嘴裏空嘶了一下吐沫，眼巴巴的轉着向直立廳門；對方那個當差的祝天斗——「老當家的他……睡着了？」

祝天斗却是見怪不怪的點了一下頭，

冷冷一笑道：「不錯，他老人家累了，不過，有什麼話你只管說你的，我家主人可是句句在心！」

「啊——？是是是！」

除了說「是是是」之外，麥豐可也實在不知能說些什麼別的，雖然如此，他可也不能冷場，麥家大小，生死關頭，豈可兒戲？

「老當家的——」麥七爺吃了「烟袋油子」也似的顫抖着：「有關你老人家早先下的……那張帖……」

鼾聲忽止，「貴客」哼了一聲，意思是在要他繼續說下去！

「我家主人收到了……收到了……」

麥七爺一連說了兩次「收到了」，往下的話可就大費週彰，苦着一張臉，半天才吶吶道：「老當家的……你老人家也許還不知道……我家主人他……早年雖幹過幾任京官，可是不比外官……是以，是以是……」

說到這裏，他的話聲不得不暫時爲之中止，一來是往下的話益難出口，再者對方顯然又睡着了，起伏的鼾聲眞够驚人。

麥七爺捲着兩隻手，頻頻苦笑：「這這……」

眼神兒可就又飄向一旁的祝天斗，吶吶道：「祝爺你看，這……老當家的要是睏了，咱們就——」

「你不必張羅了，我看你也別說下去了。」祝天斗冷聲哼着：「麥老七，咱們總算見過一面，不能不講些交情——」

麥七爺連連陪着笑臉：「是是是！祝爺你多担待！」

「哼！」祝天斗邁着他的八字步，一直走到了麥豐跟前，不屑一顧的瞅着他道：「我家大爺這些年有個行事的規矩，你難道還不知道？」

「這——什……麽規矩？」

「哼，這就難怪了！」祝天斗聳動着他那一雙黃焦焦的眉毛，鄙夷的看着他道：「不是我嚇唬你，趕快通知你們主子，叫他準備後事去吧！」

「啊——？」

這後事的一句話，對麥豐來說，簡直就像是腦瓜上打了一個雷，才剛站起了一半的身子，突地直挺挺的又坐了下來——半天，他才又像是從夢中醒了過來，一條口涎「粉條」似的拖了下來：「祝……大爺……」

「你不必再多說了！」祝天斗獰笑着：「這就去給你家主人報信去吧……」

「祝爺……這件事不知還能不能取個商……商量！」

話聲才住，只聽得熟睡中的金鷄太歲，忽然間中止住如雷的鼾聲。

麥七爺冷冷的道：「方才我曾跟你談到我家大爺有個多年不易的行事規矩……這個規矩可想要知道是什麽？」

「祝……爺賜告——」

「哼……那就是『睡後殺人』——」

「睡……後殺人……？」

刀字出口，麥七爺的舌頭都好像少了一截兒似的！

「你還不明白？」祝天斗瞪着他那一雙白多黑少的杏仁眼珠子：「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家大爺總喜歡在殺人之前小睡片刻……」

「啊——原來這樣？」

「不錯！」祝天斗直直的瞪着他：「我不妨再透露點消息給你，那就是我家大爺這會子可就要醒了，麥老七，你是要留下來還是趕快去通知麥玉階？那可就悉聽尊便了！」

「啊喲——這……我走，我走……」

麥七爺可是再也坐不住了，一下子由椅子上竄起來：「我這就去……稟報。」

沒留神，脚下絆着了門坎兒，着實地摔了個大馬趴，緊接着爬起來，那裏還敢片刻逗留？一溜烟也似的跑了。

× × ×

「沒出息的東西！起來說話！」

麥大爺重重的跺了一下脚，看着地上縮抖成一團的麥豐，似乎已想到了什麽事了。

「大……爺……了不得啦…他……來了！」

「誰來了？」

「那隻老金鷄……他……他來了……」

麥豐簡直像是沒有了骨頭，幾次扶着茶几想站起來，都力不從心！

黃通看不過去，走上來摻住了他一隻胳膊，算是把他給硬架了起來，讓他坐下了。

「七爺不必驚駭，有什麽事請慢慢說吧！」

「是……多謝黃爺……」麥豐這才像喘上了氣兒：「大爺……姑娘……事不宜遲……快逃命……吧！」

幾個字出口，眼淚成串的淌了下來！

麥玉階臉色一陣子發青，緊緊咬着牙，半天才哼了一聲道：「老七……你是看見了什麽吧，男子漢大丈夫，幹麽地像個娘兒們？我早先聽見了槍响……敢是前面開了火？阮大元他們呢？」

「大……爺……快別指望他們了！」麥豐兩片嘴唇抖成一氣：「阮爺，五……爺……還有侯爺……他們幾位……可都……完了！」

「完了？」麥玉階呆了一下：「死……了？」

「死了……都死了！」麥豐『打擺子』也似的顫着：「還有火器營的……張…把總，和他手下的弟兄……也都……完了！」

「你是說，他們全部死光了？」

「是……死……死光了！」

麥玉階臉色一陣子蒼白，兩片嘴皮微微顫動着：「我們家的那些護院師……傅們呢！」

「大爺……你就別再問了……」

說着說着，麥豐可就嗚嗚有聲的哭了起來。

麥玉階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苦笑了一下道：「這都是我害了……他們……」

站在他身邊的麥小喬聆聽至此，女孩兒家的心地慈善，忍不住低頭飲泣出聲。

「好孩子，妳不要傷心了，爹心裏亂的很……」

一面說，麥玉階站起來，他的臉白中透青，心情正如他所說亂極了。

「自古艱難惟一死」——這個世界上眞能够看穿，看淡這一層的人，畢竟是爲

數較少，麥玉階亦非超人，死到臨頭，敢情才知道平常養氣修身功力之不足——

只見他來來同同的只在花廳裏踱着步子。

麥豐眼巴巴的看着他：「大……爺……大……」

麥玉階擺了一下手，制止了他的發言——他兩眉深皺，顯然遇見了極難决定的大事——

倒是麥姑娘悲極怒起，霍地抬起頭來：「七叔，他人在那裏？」

「在……在前面大廳……」麥豐怔了一下：「姑娘妳想……幹什麽？」

「哼——我這就瞧瞧他去！」

一伸手就去几上找劍，却被黃通一隻手按住。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黃通微微搖着頭，期期以爲不可：「大姑娘，妳不能——」

「爲什麽？」

「妳……鬥不過他！」黃通緊咬着一嘴牙：「再說，令堂那邊……也得有人……看……」

麥小喬挑着眉毛，正想同嘴，聽到後來，一時也無話可說，一言不發的垂下頭來。

「大爺……呀……時候已是不多了，快拿個主意吧……」

麥玉階終於下了決心，重重嘆息了一聲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七，你同着小喬進去吧！」

「進……去？」麥豐嚇傻了：「去……去那裏？」

「你就別問了！」麥玉階轉向小喬道：「記着，不能離開妳娘…你們去吧！」

「爹……」麥小喬只嘆了一聲，兩行淚水由不住奪眶而出！

「大爹你……想怎麽樣？」

麥豐抖成了一氣，結巴着道：「大……爹……你可不能作糊塗事……你老人家是……」

麥玉階揮揮手不答理他，却轉向黃通道：「黃爺，你還有什麽說的沒有？」

黃通淒然一笑，點點頭道：「大爺總算定下了心，這樣才好說話——」

原來他不發一言，是不欲擾亂了麥玉階起伏的思潮，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儘管他已有効死的慷慨雄心，却不願事在臨危，陷主於不義，這件事除了麥玉階本人之外，誰也不能妄置一詞，麥某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黃……爺……」麥玉階一隻手在他肩上拍着：「我慚愧的很……」

「大爺何愧之有？」

「黃……兄弟……」麥玉階微微顫抖着道：「我妄自爲官多年，讀聖賢書……事到臨頭，才看出……我不够鎭定，比起老弟台你……」

「大爺說那裏話？」黃通冷森森的道：「你的胆識不止爲此！大爺，生死事小，義不可失，否則尊府數十條人命，豈非死得不值！」

這幾句話一句句有似鋒銳鋼針，深深刺進了麥玉階心肺之中，一時間由不住地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兄弟你說得好……」麥玉階頻頻點着頭，苦笑道：「愚兄差一點竟作了無義之人！」

「哈哈……」黃通朗笑了一聲。

時窮節見，這時才看出了他的胆識！

「大爺你過謙了，黃通這雙眼睛不瞎，要不然俺千里投奔？有什麽話你只管關照吧。」

麥玉階目睹對方神態，心頭一震，暗道了一聲慚愧，這才想到對方久不置言，實則是在考驗自己爲人，方才如果一時惜命，聽了麥豐之言，自顧逃命，只怕不待那隻老金鷄下手，只這個黃通，也必是饒不了自己，想到這裏眞是不寒而慄，由此證明這個黃通眞乃頂天立地奇男子，較之自己私心所椒，猶要高出不知凡幾，心裏既感又懼，更有無限欽佩！

「好兄弟！」麥玉階轉向一旁未去的小喬道：「黃爺義薄雲天，不愧男兒本色……時候不多了，妳就代我老夫婦，感謝黃爺捨身相從大恩，快快磕個頭吧！」

麥小喬叫了聲黃大哥，一跤拜倒，涕淚交泗着連連叩頭不已。

麥豐似乎不能儘然明白這番道理，却也體會到此情可感，跪下來也向黃通磕頭，却被後者一把摻住——

「七爺，姑娘——這就不敢當了！」

兩隻手分別把小喬與麥豐雙雙扶了起來——

「姑娘萬安，愚兄受之有愧——」他面色極爲凄苦，却強作歡笑道：「令尊的安危，就交給俺吧！」

麥玉階看看小喬，唇角動了動，原是有幾句父母死別之言想要交待，一來不忍出口，再者語涉不祥，話到嘴邊又復吞向肚裏！

長嘆了一聲，他轉向黃通點點頭道：「一切多有仰仗，黃兄弟，我們這就去見見那個魔頭去吧！」

黃通抱拳道：「遵命！」

麥玉階向着女兒微微點頭舉步待去！

「大爺！」黃通喚住他道：「在下還有話要明說當面！」

麥玉階苦笑道：「說吧！」

黃通道：「等一會面見了那人，言談交涉，在下不敢妄置一詞，全由大爺作主，只是一旦動手，大爺却要聽依在下處置，不得異議！」

麥玉階黯然點頭道：「兄弟……這是當然之事……依你就是！」

黃通再微微一笑，只見他脫下身上長衣，又脫下內着緊衣，將身子轉向一角！

「兄弟……你做什……麽？」

麥小喬臉上一紅。遂即轉過了身子。

那黃通大節不顧細行，也不避在塲的小喬，他又自脫下內着緊衣，却自貼肉處褪下了一件護心寶甲——正是當日關雪羽臨別相借之物！

——他脫甲在手，匆匆將衣服穿好，雙手捧着這件寶甲，送向麥玉階面前——

「這……是幹……什麽？」

麥玉階一時如墜五里霧中。

「大爺不必多問，只請將此衣貼身穿好，以防萬一！」

「這……」麥玉階大是不解的道：「這又爲了什麽？」

黃通搖搖頭，却道：「此衣功能防體，大爺穿上自有妙用——」

麥玉階心頭一喜伸手接過，一想不對，再要還給對方，後者却逕自步出廳外。

「兄……弟，施不得……」

待要追逐而出，却爲小喬拉住——

「爹，穿上吧……」麥小喬垂着眼淚道：「黃大哥既有此心……爹爹你還是接受了吧！」

麥玉階瞠目以對，半晌，才微微頷首，忍不住淌下淚來——

× × ×

大廳內邊一霎間，顯得格外的沉靜。

偶而襲起的夜風，輕叩着窗戶上銀紅的棉帘，輕輕的顫抖着，在掀起的湘妃垂簾角落裏，洩進來如銀的月色，似乎在提醒着廳內的人；莫忘今宵，今夕何夕！

麥玉階早已經說完了他應說的話，似乎也已好話說盡，然而這一切顯然並不能感動對方，當然也就無能挽回眼前的這步浩刦——他的絕望與畏懼可想而知。

那位有「萬里黃河追風客」的義士黃通，緊緊貼着麥玉階的身邊佇立——

他似乎已領會到靜寂中的無限殺機，其實在他踏入廳門之先，早已經有所準備——一股眞力始終提自丹田，以備隨時而來的出手一搏，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倒也心胸坦然！

在燈下，他凌厲的目光，早已把對方這隻老金鷄打量清楚了。

——正因爲這樣，他便更加的內裏發急，惴惴難以自安，老實說，像黃通這般身手閱歷之人，臨陣對敵之先，只憑着一雙眸子，也能把對方看透八九，俗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正是這個道理。

——他的憂懼不安，顯然因此而起，他甚至於已經揣摸出一旦動手之時的出手方式，部位，所謂「知彼知已，百戰百勝」，「凡事豫則立，不豫則憂」，在即將來到的出手之前，他不得不爲自己預留「生機」！對敵人却預佈「殺機」！——

「萬里追風黃河客」黃通一向對敵，都是以此而穩操勝券，今夜在面臨着對方這個有史以來，他所面臨的最大強敵之前，更不敢絲毫掉以輕心！

燈下，金鷄太歲大刺刺地坐着——

在聆聽過主人麥玉階一番情深義切的陳述之後，冷竣的臉上，毫無表情，他的陰沉氣質，始終令人無從窺測，說句俗話：「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沉寞的氣氛繼續着——

沙沙落葉，由庭前掃過。遠處的野犬聲聲長吠，這類不經意的瑣碎，竟然也能構成「驚心動魄」之勢，確乎證明奪人氣勢的「攻心」戰術，有其使敵不戰而屈的存在威力了。

麥玉階苦笑着抬頭看了身邊的黃通一眼，內心大起恐惶，凌厲的殺機，使得他被遭致「窒息」的感覺，對方這般應對神態，簡直使得他心鼓頻催，難以自已！

黃通很能領會出麥玉階的一番感受，只是却無能理會，事實上他早已感覺出隱在的殺機，對方的出手，很可能已是迫在眉睫！

黃通一直在心裏盤算着這個問題，如果等到對方這隻老金鷄先行出手，自己二人苟能逃得活命的機會，便是微乎其微，因此，他不得不搶先制敵先機，然而儘管如此，他仍然落得有獲勝的把握與自信。

「麥玉階！」金鷄太歲總算開了金口：「我很明白你的心意，也很佩服你的胆識，但是我却不能放過你，你就『求仁得仁』吧！」

最後四字出口，即使連麥玉階不通武功的人，也能感覺出他那眼睛裏的逼人目神。

幾乎就在同時，一幢無形的力道，直直的逼體而來。

——黃通却在這股力道逼近之先，快速的向左側面踏出了一步——身子幌了一幌，又復穩住？

「嘿嘿……好見識！」

一抹冷笑，現自金鷄太歲唇邊，在斜乜起的眼角裏，冷電般地目光，這才注意到了「黃通」這個人！

「不辭風霜行萬里，眼看黃河蓋頂來！」緊接着是一串冷入骨髓的陰深笑聲，「我聽說過你——黃天保！」

他化名「黃通」的「黃天保」微微驚得一驚——

他此刻早已全神貫注於未來出手。無能分心，然而幾句塲面話却也不能不答。

「——夜來細數墳前鬼，金鷄三唱早看天！」

黃通凌聲道：「姓過的，俺也不含糊你！」

金鷄太歲似乎驚得一驚，「老金鷄」「金翅子」，「金鷄太歲」……等一大串稱呼，都不稀奇，對方竟然能一口道出自已不欲人知的姓氏，不能不令他吃驚，只憑這一點，他就不得不多看上他幾眼！

「很好！」金鷄太歲自嘲也似的笑着：「祝天斗跟我提起過你，我還不大相信，今夜一看，足下算得上是有心人了！」

一面說着，金鷄太歲原本撫按在椅把子上的一隻右手，這時輕輕抬起，落在了膝頭之上。

只是一個極平常普通的動作，黃通竟不敢等閒觀之——霎時之間他快速的向側面踏出了一步，却乘勢向前搶進了一步。

金鷄太歲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道：「黃天保，是非皆因強出頭，麥家這檔子事，又豈是你所能担當的？——罷了，看在你是一條好漢子的份上，我破例對你容情……」

話聲一頓，轉向門前佇立的祝天斗道：「讓他出去——」

祝天斗聞言恭應了聲「遵命」，兩旁閃開一步道：「黃爺請——」

黃通目光仍在注視着大刺刺高坐堂上的金鷄太歲，聆聽之下，他雙臂合攏，抱拳道：「黃某人不識時務，今夜之事，只爭是非，無畏生死，足下如有成全之意，當行自去，黃某人感激不盡！」

話聲才歇，即聽得對座上的金鷄太歲，發出了一陣子冷笑聲——

「姓黃的，你眞也不知好歹了！」

只聽得那張坐椅上格吱吱傳出了一陣子響聲，金鷄太歲的一雙手，不知何時已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黃通乍見之下，吃驚不小——眼前已不容許他再作多慮，如待對方出手，自己二人萬無倖理。

一念之興，猝起發難，猛可裏身形狂飈而起，「呼——」一片疾風裏，已騰身而起，起勢雖然不高，可是快如閃電，容得臨到了金鷄太歲當頭，驀地向後一收，極其俐落的已落向金鷄太歲眼前！

這番起落，落在外行人眼中，也許只見其快，並無特殊之處，只是明眼人眼中，那可另見高明了——只當他是襲敵後項，偏偏他却險中迫降，攻敵正面，誠所謂「火中取栗」了。

好個金鷄太歲，竟而鎭定如斯！

事實上，在先前的一番對答裏，他早已窺出了對方心意，以他當今身份，如果主動的向對方出手，頗似不當，如果對方先行出手，自己被迫還擊，情形自然不同，如此一來，黃通此刻之出手，便正合了他的心意！

黃通一撲，二翦，猝然來到了對方眼前，再不少緩須臾，右手探處，中食二指直向對方一雙「照子」上疾點了過去——並非僅此而已，隨着他右脚前跨的勢子，左手五指箕開，一掌直向對方前胸上按下去！

這一掌功力疾勁，以他早已蓄備的力道，掌勁驚人，兩般出手，同時向着眼前金鷄太歲身上照顧了過去！

金鷄太歲一聲冷笑道：「好招！」

陡然間，只見他掌勢一豎——那副模樣兒，像極了沙門托砵，豎掌爲禮的和尚，只是指法上却有所不同。

和尚豎掌是五指直伸，此人却是曲伸俱備，倒像是在結一個佛印那樣——再隨便不過的一個手勢了，却具有難以所思的威力，自然，這種威力是無形的，事實上也只有當事對敵者本人才能有所體會——

金鷄太歲手印方結，黃通其勢已如水火！

眼看着這兩般出手，俱採招呼向對方身上，即使如此，在黃通乍然看到了對方這個手勢，亦不禁大吃了一驚，再也顧不得出手傷人，腰下一個倒折，硬生生的收回雙手，向後倒翻出去！

雖然如此，在金鷄太歲這等老辣人物的眼睛裏，他已曝露了難以掩飾的弱點！

用「出手如電」這四個字來形容金鷄太歲的還擊，實在並不過份！

黃通翻身而退，金鷄太歲却是乘隙進襲，一退一進，有如怒鷹搏空，呼喀喀，大廳裏搧起了巨大的一陣子旋風——如此風勢裏，那兩盞高脚長燈的光焰萬難不熄，「呼——」光焰猝黯。

——那只是絕快的一霎！

燈蕊乍黯復明，大廳裏搖姿出怪攝的光影，像是洒下了一天的鬼影，陰森森煞是怕人！

彈指間事却已決定了勝負強弱之分。

恢復了正常之後的燈光，照見着雙方出手搏鬥的一雙強人——金鷄太歲無事人兒也似的坐在原來座位上，一去一回，竟是那般快速而不着痕迹！

——黃通却不然了！

他雖然兀自直直挺挺的佇立一隅，只是却已失去了先前的神武姿態——那張原本就已很黃了的臉，這時看上去更低罩住了一團黑氣，片刻間，其上已佈滿了大顆的汗珠！

「好——姓過……的……俺栽了！」

「豈止是栽了……」

金鷄太歲緩緩地由几上端起了茶碗，徐徐地呷了一口茶，唇角上掛起了一絲不屑——

「黃天保，料理你身後事情去吧，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話聲一落，倏地轉向麥玉階道：「姓麥的，該你的了！」

麥玉階這一霎，可眞有些嚇糊塗了。

剛才那一幕，他可是親眼得見，却仍然心裏弄不清楚，也難怪他，兩個人雖說是出手動招，總不過是燈熄燈亮的這麽一會兒工夫，難道就他們之間竟然已經分出了勝負？

再也沒時間給他多想，金鷄太歲話聲一落，一隻右手已隔空擊出，空中發出了胡哨也似一聲尖嘯。

然而，黃通顯然早已防到了他的有此一手，他立意破除了一死，也必欲保全麥玉階活命，是以早在對方轉臉麥玉階的一霎，他已測知了金鷄太歲即將出手的心意，這一次無論如何也不容對方得手。

像是一陣風也似的，黃通先已襲向麥玉階身前，隨着他前進的身子，兩隻手掌更搶先搭在了麥玉階肩後，吐氣開聲道：「走！」

掌力一吐，麥玉階身子忽悠悠的直飛了起來。

事在危急，黃通再也顧不了出手的輕重，這一推一送，事實上已是盡其全力，恰恰搶先於金鷄太歲之出手毫厘之間！

隨着麥玉階的身勢之後，黃通鷹翻兎滾般地緊跟着同時撲出，「嘩啦啦！」整扇長窗全行破碎，木屑粉飛間，二人已遁身廳外！

就連金鷄太歲也沒有想到對方會有這麽一手，他倒是小看了黃通，不覺微微一驚，冷竣的臉上，頓時罩下了一片怒容！

當然，他是決計放不過對方二人的，他也不相信對方這兩個人，能够逃開自己手掌！

像是一片飛雲，「呼！」地猝然自坐椅上狂飈而起，緊緊循着黃麥二人身後，來到了院中——

另一面，祝天斗也快速撲出——由於他一直就站立在門邊，距離外面較近，身子一撲過來，嘴裏怪叫一聲，兩隻手霍地向外一探「夜叉探海」，直向着方自地面躍起的黃通背上力插了過去！

由於上一次動手，在黃通手上吃過苦頭，祝天斗一直引爲奇恥大辱，此番對方身負重傷之下，料將難以抵擋，便決計在主子面前，逞逞能耐，如能力斃對方於雙掌之下，也算面上有光。

人算不如天算，敢情事有蹊蹺，並不能如他之意！就在祝天斗兩隻手幾乎已經接觸到黃通背上的一霎那，陡然間，揚起了一陣飈風，風勢之強，雖不足拔樹倒屋，然而推動祝天斗的身子却是足足有餘。

祝天斗身子一陣大搖，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兀自未能拿樁站穩！

面前人影猝閃，有如平沙雁落般飄飄然落下一人——好俊的身法！

隨着這人落下的勢子，右臂前伸，使了一招「龍行乙式」的身法，長軀平伸裏

，一隻右手直向着祝天斗背上直叩了過來，動作之快，有如電光石火！

祝天斗既能在金鷄太歲手下當差，自非易與之輩，然而眼前這一霎，在對方這個陌生人面前，竟然「無能用武」，就像眼前，他似乎只能挨打，而無能躲閃，強弱之分，只在一出手之間便已看出。

祝天斗陡然間覺出來背後熱力迫項，勁道之強，爲其生平僅見，印象中也只有自家主人才有這般功力，此時此刻，轉身躲閃，俱嫌不及！

眼看着這一掌他萬萬無能逃開——強勁的內家力道，迫使他發出了一陣子嗆咳，已是危在旦夕！

——偏偏他不該死——

驚險萬狀裏，呼——閃過來一條迤邐影子，在閃耀着光澤的大片衣浪裏，這人的一隻手，竟然搶先一步抓在了祝天斗背上，一抓一提，「呼嚕嚕——」衣袂飄風聲中，祝天斗已被甩出了丈許開外——

這人身法顯然大有可觀，祝天斗身形方起，他隨即由空而落，一起一落，迫在眉睫，身子才落，一片衣袂已自旋起，疾如電光的向着對方那個陌生來人手腕上切來！

兩個人顯然俱是一流身手中的頂尖人物！

似乎是未曾有所接觸，却雙雙地分了開來。

像是兩隻猝接即分的大鷹，「呼——呼——」疾風聲中，雙雙騰身丈許開外，四隻眼睛在甫一接觸之始，已自緊緊的對吸着——

同來的「金鷄太歲」，用着異樣的眼神，打量着面前的這個陌生來客——布衣，方巾，敢情一副讀書人模樣！

雖然如此，他可萬萬也不敢小看了對方這個「讀書人」！

猿臂蜂腰，修身白面。對於麥家主人與黃通來說，來人並不陌生，只是在金鷄太歲眼睛裏，顯然「生硬」得很，當然並不祇是生硬而已，更多的却是驚異，驚異着對方傑出卓然的身手，顯然大非尋常。

地上的落葉有如旋風般地的旋轉着，奇怪的是並沒有起風——

大片落葉有如旋轉着的飛蝗，螺絲旋兒般地拔空而起，在金鷄太歲的一聲長哼裏，忽然蛇也似地直向着對面那個斯文人物身前射到，其勢如電。

讀書人當然不是易與之輩！——

顯然地，他也同金鷄太歲那般地回敬了一聲。

——這種聽來像是純粹發自鼻音的「哼」字一音，其實蘊涵着至高無上內功，在內在可成「罡炁」，出外無堅不摧，端視練者所達到的火候，可在十步甚而百步內外，取人性命有如探囊取物，是一門鮮爲外界所知的內功菁髓。

「金鷄太歲」一上來向對方施展出如此功力，當然是看準了對方的非同凡流。

果然，他的判斷不差，就在對方那個容貌斯文的讀書人回敬的一聲長哼裏，萬千片蕭蕭落葉，眼看着已迫近到他身上的一霎，忽然間中途頓住，緊接着掉尾而頭，一股腦兒，箭矢也似地反向着對方長身佇立的金鷄太歲身前射到！

金鷄太歲冷森森的發出一串笑聲。笑聲顯然出自鼻音，聽起來益見陰森。

萬千飛葉，一字長蛇也似的陡然向金鷄太歲射到，只是在對方這串笑聲裏，中途遇阻，唰啦啦散落庭前——

猛可裏，這萬千片業已落地的枯葉，「唰啦！」一聲，同時由地面飛揚而起，其勢絕猛，滿天花雨般全數向着對方讀書人身上湧去！

如是——葉落、葉起、葉去、葉回，不知凡幾！

當事的兩個人却是全神貫注，並不因此而稍有怠煩，他們都知道稍有不愼所帶來的下場，很可能便將是「一世英名，付於流水！」更甚而有性命之憂！

這般對招，不啻別開生面，前所未見！冷眼旁觀的雙方，目睹及此，都不禁心旌頻蕩，無限驚惶！

麥玉階固是暗自納罕，黃通，祝天斗亦不能全知，只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却能體會出這是一場殊死之戰！

黃通雖是佇立如挺，却是面現痛苦——他的傷勢一直都在發作之中，只是却不願人前示弱，表現出來——他兀自在想，能有機會，助己方這個人一臂之力！

麥玉階就在他身邊——

「黃兄弟——我看不太清……這位相公……莫非是關先……生？會……是……他？」

黃通默默點了一下頭，一雙眼睛瞬也不瞬的注視着現場的大片枯葉！

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那萬千落葉分明又有了變化——像是一條怒轉的游龍，陡地直向着金鷄太歲身後旋繞過去。

只是「金鷄太歲」環繞在身側的那股無形力道，實在過強，無懈可擊，萬千黃葉一時有如繞樹巨蟒，唰啦啦將他四週盤住，却是不能攻進他的貼身內側。

「哼哼……」老金鷄灼灼的目光向他的對手注視着，顯然怒在心裏：「閣下雖具罕世身手，只可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眼前只怕你還不是我的對手！大名是——？」

「關雪羽！」

報出了自己的名字，關雪羽倏地轉臉一側，目注黃通道：「黃兄，麥大爺，你們暫退一步，這裏事交給我吧！」

一言驚醒夢中人。

黃通恍然一驚，抱拳道：「謹遵台命！」一轉身，伏下身來：「大爺請——」

那個意思是要揹負麥大爺離開。

麥玉階先見他受傷不輕，却想不到此刻兀自餘勇可嘉，倒有些出乎意外！

「這……你承受得了麼？」

「唉！大爺不必多說——快吧！」

麥玉階身子方自向前一伏，黃通已揹着他站了起來——猛可裏人影一閃，祝天斗當面而立——

「相好地，咱們還有樑子。」

話聲出口，一對短刃陡地自袖內抖出，雙鋒疾下，直向着對方一雙眼睛上猛扎了過來。

黃通早就防着了他的有此一手，他雖然負傷頗重，但人到了不顧生死，拚命的時候，常會有超乎尋常的能力，況乎他有備在先。

祝天斗一雙短刃方自由空而落，忽然間就只見黃通上半截身子向後一收——這種練位氣功的運用，事先却是沒有一些兒痕迹，待到祝天斗陡然覺出不妙時，招式已經用老了，再想撤回那裏還來得及。

「勒——」尖銳的風聲裏，一雙匕首已再雙雙落空。

祝天斗大驚之下，霍地向後抽身，敢情已慢了一步——黃通的一雙鐵掌，驀地由腹下翻飛而起，施出了一式漂亮的「蝴蝶殺手」，「碰」的一聲，雙雙擊中在祝天斗頸項之間。

若在平常，以黃通蓄勢已久的情況，雙掌下處就是一根青石柱子，也能擊成碎粉，但是此刻他畢竟內傷過重，雖說是全力一擊，亦難能達到如此效果！

雖然這樣，祝天斗也是吃受不起，隨着黃通雙掌下處，前者發出了一聲悶吼，兩肩收縮之間，一口鮮血，箭矢也似地噴了出來，整個身子也就向後直挺挺的倒了下來，當場昏了過去。

由於雙方距離過近，黃通背上又揹負一個人，根本就沒有想到對方會有此一手，這一口鮮血來得既是如此突然，竟然無從閃躲，一時被噴了滿頭滿臉都是。

耳邊上響起了一聲陰沉的冷笑，緊接着「呼」一片人影閃向眼前，帶着「金鷄太歲」頎長疾快的身形猝然來到眼前。

「姓黃的你還沒有死麽？」

嘴裏說着，右掌輕幌，天空中「波！」地響起了一聲輕震，彷彿閃出了一片掌影，疾如電光石火般直向黃通身後飛去。

眼前形勢，眞個是不可思議。

金鷄太歲撲向黃通，關雪羽却撲向金鷄太歲，典型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事實上關雪羽一下場子之初，即對前者採取緊迫釘人的裹身戰策，雙方雖是別開生面的以氣機應敵，但是其中險象環生，總非局外人所能瞭解，任何一方略有疏忽，即難脫殺身之危，雖然這樣，金鷄太歲却能兼及其它，向黃通擊出一掌，不能不欽佩他身手之離奇萬端了。

關雪羽以全力迫向金鷄太歲，其勢絕快，足下向前急跨一步，情急之下，右手眞力貫注，一掌拍出。

這一掌大異尋常，以金鷄太歲之功力，也不敢絲毫掉以輕心，不得不回轉頭迎接——

雖然如此，他却也無意撤回前發的掌力，「拍！」「拍！」一連爆發出兩聲脆響。

第一聲是擊中黃通背後，第二聲是同時接住了關雪羽的一掌。

由於黃通揹負着麥玉階，那第一掌便由麥玉階代爲接受了。

像是一陣風也似的，麥玉階連同着黃通的身子，在對方的掌勢裏，驀地騰飛了出去，身邊上更自響起了麥玉階發出的一聲慘嗥——

金鷄太歲眉頭微微皺了一皺，略略覺出先前擊中麥玉階背後的一掌，情形有異，只是迫於大敵當前，已不容他再多搜索，一腔怒火隨即轉向於關雪羽頭上——

「足下是成心要管這件閑事了？」

「我已經管了！」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你不是我的敵手——」金鷄太歲顯然鼓動着他的下腹，只是黑暗裏，這個動作並不顯著，雖然如此，却也逃不過關雪羽的一雙眼睛。

關雪羽這一霎誠然是痛心極了，他親眼看見麥玉階中掌摔出，料想着麥氏的萬無生理，一時痛徹心肺，果眞這樣，此行任務已徹底失敗，尤其愧對命在垂危中的義士黃通，以及麥小喬姑娘，這麽一想，不禁熱血怒漲，決計放手與對方一拚，爲死者復仇——

聽了對方的話，他冷冷一笑道：「過龍江，你未免過於自信了吧？」

說話的當兒，他身軀緩緩地向後退了兩步。

金鷄太歲陡然爲之一驚，繼而朗笑一聲——

「我這個名字早已多年不用，想不到尊駕竟然還記在心裏，誠然是有心人了，尊駕大名是——？」

「我方才已經說過了！」

「關雪羽！」搖搖頭，過龍江寒聲道：「那不是你的眞實名字，能有你這般身手的，絕非無名之輩。」

「信不信由你！」關雪羽雙手結盤前腹，已然作好了還手之前的準備。

過龍江哼了一聲，點頭道：「看來這一趟，你是衝着我來的了，好吧，既然這樣，我也就不讓你失望——」

冷笑一聲，他隨即又道：「你我對招，倒也乾脆，三招之內，必有勝負。」

關雪羽早先已經領略過對方的無形內功，深深知道對方的厲害，不禁想到臨來之前，出雲寺的出雲和尚苦苦要留住自己，言下之意，自己此行大有不祥，莫非眞的就會喪生在對方之手？

這麽一想，登時由心底生出了一片寒意。

大敵當前，他當然不敢絲毫疏忽，腹中內炁，早已三度滾翻，很快的已遍佈全身，以他功力而論，經過此一番準備之後，已是刀槍難犯！

——他佇立的身子，在每一次提聚運力時，都像是有所脹縮——這番情景一經落入「金鷄太歲」過龍江眼裏，不由心頭一懍，他敢情是大行家！

「這就難怪了！」過龍江冷冷的道：「原來你練過『萬蟻功』——哼哼……，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能耐？」

說話的當兒，他的一隻右手，已經緩緩探出長披之外，儘管是黑夜，關雪羽也能看出這隻手上的顏色有異，竟然是黑若墨染，顯然功力內聚，正是其仗以成名的「黑手功」出手前兆。

雙方都已精力內聚，到了非出手不可地步，似乎只差在一點出手的良機。

來去不過三五句話，却已無話可說，眼下的只是凌厲的無比殺招。

虫聲唧唧，落葉在地面上移動的沙沙之聲……這一切先時容或毫無意義，而這一霎，却都有「驚心動魄」之勢。

猛可裏，院牆外傳過來一連兩響的清脆鑼聲——儘管這聲音來自遠處的報更，靜夜裏聽來却異常刺耳——由於來的正是時候，無形中形成出手的兆頭，像是當頭一聲棒喝，提醒了當事者雙方。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籌謀脫藩籠脫籠作猛虎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英假冒俞立忠把華山、武當兩派掌門人殺死之後，立即脫身，而將俞立忠適時放走，讓兩派門人即時把俞立忠抓到，俞立忠面對華山的七劍，武當三子，正是百口莫辯，他們均深信俞立忠便是殺害掌門人的兇手，他們決定過廿二天後，便要處死俞立忠，俞立忠被手銬腳鐐鎖住，關在韜光山莊之中，無計可施，當他知道韜光山莊中住有濮陽鴻飛的徒弟史家典，而且是精於弈棋時，便要求讓史家典與自己弈棋，意外地兩派門下同意了俞立忠的要求，讓史家典到獄中和俞立忠弈棋……一天，來了同心盟十一號金衣特使東方月，俞立忠以為救星已到，心中高興……

獄中來救星

東方月道：「老叫化明白了，你知道艾北村不會答應把女兒嫁給你，因此你就來個生米煮成熟飯？」

「不，東方特使在襄陽發現的那個『俞立忠』不是我，他是司空英化裝的！」

「甚麼？」

「我已經把司空英冒充我的經過告訴雲鶴道長和尹大俠，現在我願意再重述一遍……」

當下，俞立忠又將自己奉命偵探「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所經歷的一切詳詳細細說了出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聽完後，面有驚訝之色，說道：「如此說來，你現在被關禁於此是無辜的了？」

俞立忠點頭道：「不錯，可惜武當華山兩派不相信在下所說的一切，他們要處死在下為他們掌門人報仇，你說可笑不可笑？」

獨眼神丐東方月沉思半晌，轉望靜立一旁的武當雲鶴子問道：「道長認為俞特使所言不實？」

雲鶴子頷首冷笑道：「不但不實，而且是全篇謊言，一派胡說！」

獨眼神丐東方月又問道：「道長如此說，可有何憑據？」

雲鶴子道：「當然有，東方特使大概也知道他父親俞雲陽因搶奪『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天竺聖經』錄本，而被少林、華山、崆峒、崑崙及敝派掌門人殺死的事吧？」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頭道：「嗯，怎麼樣？」

雲鶴子閃目一瞥俞立忠，沉容冷笑道：「雖然這位俞特使一再在同心盟宣稱五派掌門人不是眞正殺死他父親的仇人，然而五派掌門人殺死他父親總是一個事實，他所以如此宣稱，目的在使人相信他不會向五派掌門人尋仇，然後他才動手報仇，辯稱是別人冒充他幹的，由於他有言在先，因此可能有許多人會相信他的話，從而極力為他開脫，這是他的整個預謀！」

獨眼神丐東方月微笑道：「他這一次下手殺害貴派及華山派掌門人，是以他本來面目幹的，事實擺在眼前，如何能蒙騙過道長所說的那『許多人』呢？」

他見雲鶴子沒有即時回答自己的疑問，乃又接着說道：「老叫化的意思是說，可能貴派及華山派掌門人確是死於司空英之手，而道長由於念念不忘俞特使向五派掌門人報殺父之仇，因此就認定是他幹的了！」

聽口氣，敢情他已相信俞立忠所說的一切是眞的了。

原來，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個個都有一副精明而冷靜的頭腦，他們處理任何事情從不固執己見，這位第十一號金衣特使起先對俞立忠的「風流」頗為不齒，及至聽了他的述說後，原存在腦中的觀念立刻有了大轉變，斷定俞立忠八成受了冤枉，因此也就一變而偏袒起俞立忠來了。

雲鶴子對於獨眼神丐態度的突然轉變甚感意外，皺眉沉吟半晌，忽然爽朗一笑道：「東方特使這樣說，是太小看俞立忠這個人材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微訝道：「道長此言怎講？」

雲鶴子笑道：「東方特使認為他不可能以本來面目去殺害敝派掌門人，其實這正是他聰明過人之處！」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老叫化願聞其詳！」

雲鶴子道：「很顯然的，他當上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後，大概也知道同心盟不會准許他向五派掌門尋仇，而他如果易容行動的話，也一樣難逃嫌疑，因此他索性就以本來面目行動，而以金衣特使的身份作為掩護，辯稱那是旁人冒充他幹的，一般

人的想法也都會覺得他身為金衣特使絕不敢以本來面目去殺人，因此就相信了他的話，這不是他聰明過人之處麼？」

獨眼神丐東方月突然哈哈笑道：「道長見解高超，老叫化佩服之至！」

雲鶴子聽出有諷刺味，不由冷笑道：「東方特使不以為然？」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不瞞你說，老叫化每次奉命下山處理一些糾纏不清的事情時，也都是先有假設，而後循假設去找出憑據，道長現在假設是有了，而憑據呢？」

雲鶴子道：「憑據有二，第一，他殺害華山掌門人後，華山七劍一直追他到長安城外的眞元觀，雖然他逃入觀後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消失不見，但華山七劍是以包圍的方式進入眞元觀的，在進入眞元觀之前，他們七位並未發現有其他人由觀中走出，足見他所說的一切全是謊言！」

微微一頓，繼續道：「第二，他腿上的傷是被華山尹大俠刺中的！」

獨眼神丐東方月聽了笑笑道：「第一，華山七劍進入眞元觀時，有沒有把觀中仔細搜查一遍？」

雲鶴子神色一怔道：「他們七位進入眞元觀時，很快就發現他倒在大殿上，還去搜查幹麼？」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那麼，華山七劍說沒看見有其他人走出眞元觀，極可能艾南村、艾北村及司空英等人尚躲在眞元觀中，所以第一個憑據靠不住，第二，華山尹大俠曾刺中司空英一劍，而司空英既然有計劃要嫁禍俞特使，他當然也會在俞特使的腿上刺一劍，因此第二個憑據也不能成立！」

雲鶴子怫然不悅，冷冷問道：「東方特使一再為他辯護，請問是何居心？」

獨眼神丐東方月微微一笑道：「道長請放心，老叫化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不會做出『刦獄』的事，老叫化只希望貴兩派把俞特使交給同心盟發落，不要獨斷獨行！」

雲鶴子冷笑道：「敝派已與華山派商量好，拚着被同心盟除名，我們也要為敝派掌門人報仇！」

獨眼神丐東方月獨目發射出炯炯精芒，靜靜凝望對方一陣，最後似乎克制了激動的情緒，歛目一嘆道：「貴兩派掌門人慘遭殺害，誠然令人同情，然而在眞相未明之前，如果貴兩派率爾處決俞特使，對貴兩派的聲譽只怕不大好……」

雲鶴子道：「我們是為掌門人復仇，有何不好呢？」

獨眼神丐東方月心中大感不耐，轉對坐在地上垂頭喪氣的俞立忠苦笑道：「俞特使，老叫化無能為力矣！」

俞立忠緩緩抬頭，道：「他們已決定在十一月六日用在下的頭顱奠祭兩位掌門人，其時間同心盟派來之人是無論如何趕不到的！」

獨眼神丐東方月領會他話中之意，皺眉為難地道：「但老叫化身為金衣特使，一舉一動都須受同心盟指揮，而且……」

他斜望雲鶴子一眼，聳肩笑笑道：「而且，老叫化縱想救你，恐怕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也不會坐視呢！」

這話倒是事實，武當華山兩派既知他獨眼神丐不贊成處決俞立忠，他們必會暗中防備獨眼神丐出手救人，而且在這韜光山莊內，獨眼神丐若然稍有行動，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必然迅速而至，以一敵十，獨眼神丐縱有超人之技，也萬難得逞。

俞立忠也明白雙方的情勢，當下強笑道：「那麼，東方特使要走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搖頭道：「不，除非武當華山兩派下逐客令，否則老叫化要留下來參加兩位掌門人的葬禮！」

說到此，轉望雲鶴子笑問道：「道長不會把老叫化趕走吧？」

雲鶴子正容道：「當然不會，只要東方特使不做出使敝派等難堪之事，敝派等

獨眼神丐眼見輸棋後的俞立忠，垂頭喪氣坐在房角。

竭誠歡迎東方特使留下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點頭，再轉對俞立忠道：「俞特使你睡覺吧，老叫化明天再來看你……」

當他們兩人退出小房不久之後，俞立忠發覺把守在房外的除了華山派的十八名弟子外，還多了兩位高手——華山七劍中的銀劍沙飛和鐵劍聶道風！

不用說，這是他們恐怕獨眼神丐出手搶救俞立忠而設的！

俞立忠想到自己活命的機會愈來愈少，不禁爲之黯然神傷，他並非怕死，而是覺得背着這口黑鍋死去，未免太不值得。

「哼！我俞立忠難道就這樣輕輕易易死於老山主的手段之上？不！不！我非得設法逃走下可！」

次日，史家典又來與俞立忠弈棋，獨眼神丐東方月和武當雲鶴子一旁觀戰，這局棋下到午後才結束，俞立忠輸了四子，但史家典對自己的戰績甚不滿意，搖頭笑嘆道：「咳，看來區區要贏俞少俠十子以上是很困難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也讚不絕口道：「俞特使眞是多才多藝，連棋力也這麼高強，佩服佩服！」

俞立忠苦笑着道：「在下與史先生奕了數局，至今也未贏過一局，還說甚麽高強呀！」

獨眼神丐東方月正色道：「不然，史先生秉承『五絕神魔』之棋藝一絕，棋力已是當今第一，而且俞特使是在『命在旦夕』的心情下與史先生對弈，能有此戰績，亦可見俞特使魄力不凡了！」

俞立忠笑道：「承蒙謬獎，不過，在下倒眞希望能在剩下的十二天活命中扳回一城！」

獨眼神丐東方月敢情也是個棋迷，聞言欣悅地道：「老叫化願拭目以待，明天再來吧！」

日子，就在烏鷺撲搏中，一天一天消逝着……

史家典每天都來和俞立忠弈一局，有時上午來，有時下午來，獨眼神丐東方月每局均在場觀戰，而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爲了怕獨眼神丐東方月做手脚，每次也都推出一人在座奉陪，明是觀戰，實是監視獨眼神丐的行動。

倏忽之間，俞立忠在小房中度過十七天了！

還有兩天一夜，便是俞立忠生命結束之期，許多前來參加葬禮的各派人士均已紛紛趕到，韜光山莊愈來愈熱鬧了。

原來，這次的「葬儀」與一般情形稍有不同，由於俞立忠是武當華山兩派「共有」的敵人，兩派都要用他的頭顱來奠祭掌門人，但俞立忠的頭顱只有一個，因此兩派商議後，決定把兩位掌門人的靈位送來韜光山莊同時擧行，至於眞正的靈柩下葬之期，再各自擇日爲之。

儘管治喪事宜業已籌備妥當，但俞立忠却仍若無其事的跟史家典大下其棋！

這天的棋勢頗爲特殊，剛剛進入中局，雙方就開始打起大刦來了！

中局打刦，一子之失可以影響全局勝負，因而不止獨眼神丐東方月看得緊張萬分，就連負責在座暗中監視獨眼神丐的武當逍遙子，也看得怵目驚心起來。

「拍！」

俞立忠用力打下一子，乘對弈者及兩位觀戰者的視綫均集中望向自己打下的那一子之際，仰臉噏動嘴唇，運用「傳音入密」道：「東方特使贊成在下逃走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一聽之下，神色微動，擧手假作摩挲臉孔，用衣袖遮住嘴唇，也以傳音入密答道：「老叫化贊成之至，並願助俞特使一臂之力，但對方寸步不離，俞特使如何逃走呢？」

俞立忠見身左的武當逍遙子仍全神貫注於棋勢上，便又傳音道：「東方特使身上有無小銅鏡？」

獨眼神丐東方月打了個呵欠，傳音答道：「有的，俞特使要之何用？」

這時，史家典拈子應了一手，俞立忠不加考慮，下子提刦，於是輪到史家典找刦材，他拈子欲下，忽又縮了回去，皺眉苦思起來。

俞立忠乃又傳音道：「在下只要有一面小銅鏡，即可逃出此房！」

小銅鏡，一般均是用來照面易容的，俞立忠現在最感困難的是手上的銬和脚上的鐐，手銬脚鐐不能開，一面小銅鏡怎能帮他逃出此房呢？

獨眼神丐東方月深感不解，便又傳音問道：「老叫化可否聞俞特使的逃脫之策呢？」

俞立忠含笑答道：「抱歉，天機不可洩漏！」

獨眼神丐東方月聽他這樣說，也不便再追問，當下雙手交叉抱胸，佯裝注視棋勢，暗中伸手入懷將小銅鏡掏出，等到史家典打下一子之際，嘴裏說一聲「好棋！」乘機將小銅鏡塞入俞立忠的腿下。

由於中間擋着棋秤，因此對面的武當逍遙子並未發現獨眼神丐的這個動作。

史家典打下一子後，一聽獨眼神丐稱讚好棋，便轉望他露齒一笑，說道：「好棋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頭道：「不錯，老叫化棋力雖低，但史先生這一子老叫化還看得懂，要是黑子不應一手，則右一角將是白子的天下，並且可借勢打入右上方的黑子陣地，對不對？」

史家典含笑點頭，未再開口，他是局中人，在棋局未結束時，不好意思說話。

俞立忠老老實實的在右上角應了一手，史家典立刻下子提刦，於是乎輪到俞立忠找刦材了，他冷靜的沉思片刻，拈子在一條白龍的頭上鎭下！

這一子，似是大出史家典意料之外，只見他面色一變，鎖眉沉吟道：「唔，好兇……」

俞立忠見武當逍遙子仍全神貫注於棋勢上，便又仰臉傳音道：「謝謝，東方特使今夜再帮在下一個忙如何？」

獨眼神丐東方月又擧手摩捏臉孔，傳音答道：「好的，俞特使請說！」

俞立忠傳音道：「今天晚上，請設法將這個史家典誘離韜光山莊，要是他不肯離開，就硬將他帶走，不過千萬不能讓兩派之人發覺，否則在下的計策就要功虧一簣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愈聽愈驚奇，他實在

想不通將史家典誘離韜光山莊與他俞立忠的逃走有何關係，不過他也素知俞立忠機智百出，行事神鬼莫測，他這樣要求，必有重大目的，當下傳音答道：「好，老叫化願盡力而爲，但帶他離莊之後呢？」

「拍！」

史家典終於不敢黏刦，在白龍頭上尖出去。

俞立忠提刦後，又輪到史家典找刦材了。

於是，俞立忠又仰臉傳音道：「帶他離莊之後，將他暫時監禁起來，等這邊擧行奠禮過後，才放他自由！」

這時，武當逍遙子偶一抬頭，發現俞立忠嘴唇在噏動，登時面現詫異之色！

俞立忠心中一驚，便轉望他笑道：「道長有甚麽不解之處麽？」

逍遙子沉容道：「你嘴巴一動一動的，攪甚麽鬼？」

俞立忠含笑說道：「我在籌思逃命之策！」

逍遙子冷笑道：「你說的是棋？」

俞立忠搖頭笑道：「不，我說的是人，我打算明天離開此地！」

逍遙子冷「哼！」一聲道：「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俞立忠笑道：「眞的，我不是說笑話，我明天非離開此地不可！」

逍遙子冷笑道：「好吧，貧道就等着看你怎麽逃走！」

「拍！」

史家典下子了。

俞立忠沒再開口，注視棋局思考着。

他這一想，竟想了一個多時辰尚無落子之意，逍遙子不耐煩了，開口道：「哼，下一顆子也要想這麽久？」

俞立忠點頭笑道：「是的，這是在下的最後一次機會，假如在下這局棋不能贏，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說罷，拈子下了下去。

經過個多時辰的考慮，史家典似已將全局變化「讀」熟，是以他看見俞立忠下了子，立刻跟着下子，有步步緊迫之勢。

俞立忠頭一低，又進入思考中。

天，漸漸黑下來了。

武當逍遙子看見俞立忠久久不落子，甚覺不耐，便起身出房，在房外的空地上踱起步來。

俞立忠一直不肯落子，正是要對方如此，當即向獨眼神丐傳音道：「東方特使何不也出去蹓躂蹓躂？」

獨眼神丐傳音問道：「俞特使有事要做？」

俞立忠傳音道：「是的，逍遙子正在散步，東方特使可出去與他閒聊，盡量拿話拖住他，等過了一炷香時間再過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情知他要開始行動，只是仍想不出他要如何打開手銬和脚鐐，當下佯作枯坐無味之態，起身打了個呵欠道：「咳，老叫化定力不够，要出去走走了。」

說着，擧步出房。

武當逍遙子見他出來，自然更放心，笑問道：「東方特使也看得不耐煩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跟着他負手踱步，笑笑道：「正是，下一手棋要想那麽久，簡直豈有此理！」

逍遙子道：「大概他自知棋力不如史先生，所以想利用時間把史先生拖垮，哼哼……」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只怕未必，史先生是文人，但他的坐功也不壞呢！」

逍遙子一本正經地道：「貧道覺得下棋應該規定時間！」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頭贊同道：「有道理，否則如有一方不耐久坐，縱然棋力比對方高，也要被對方的坐功拖倒！」

逍遙子覺得雙方話甚投機，至感愉快，笑道：「東方特使認爲這一局的勝負如何？」

獨眼神丐道：「現在還看不出來，好像白子地盤多一點，但黑子外勢甚厚，也不可忽視……」

逍遙子道：「這局棋怕要到明晨才能結束！」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很難說，所謂一着錯滿盤輸，假如有一方下錯了一着棋，局面可能急轉直下，不必下完就可結束了。」

逍遙子未開口，沉默的踱來踱去。

獨眼神丐東方月跟着默默的踱了幾個來回，然後笑道：「有一件事，老叫化是始終想不通……」

逍遙子聽了雙目一抬，問道：「甚麽事？」

獨眼神丐東方月仰望夜空緩緩道：「貴兩派既然決定處死他，怎又允許他與史先生下棋呢？」

逍遙子笑道：「我們對那副手銬脚鐐很放心，除非用鑰匙，那絕不是人的掌力所能震斷的……」

獨眼神丐笑道：「我想不止這個原因吧？」

逍遙子道：「還有一個原因是，下棋能使人心無旁騖，他爲人鬼計多端，他就不會時時刻刻想逃走，這是敝師兄的看法，現在證明他的看法十分有道理！」

獨眼神丐東方月頻頻點頭笑道：「對！對！想不到俞立忠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哈哈……」

一炷香時間，就在閒聊中流過去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一直以爲俞立忠會由小房中衝出，但一看一炷香的時間已過，小房中仍無動靜，心中甚感焦急和不解，有心想進入看個究竟，又怕逍遙子會跟隨自己進去，假如撞見俞立忠正在「行動」中，豈非破壞了他的好事？

正自遲疑不決，逍遙子折身向小房間走去，說道：「大概已有進展，我們再進去看看！」

獨眼神丐東方月心中一急，脫口道：「道長且慢！」

逍遙子刹止脚步，掉頭訝異道：「東方特使有甚麽事？」

獨眼神丐東方月一時不知說些甚麽好，沉吟道：「唔……老叫化在想……我們是否……是否可以……可以打個賭？」

逍遙子微愕道：「打個賭？」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是的，看是白勝抑是黑勝！」

逍遙子笑了笑道：「好，貧道賭史先

生的白棋會贏！」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那麽，白棋贏了，老叫化付道長五兩銀子，若是黑棋贏了，道長付老叫化十兩銀子，如何？」

逍遙子道：「這不公平！」

獨眼神丐東方月說道：「哪一點不公平？」

逍遙子道：「貧道賭勝了只得五兩，東方特使賭勝了却可得十兩，這不是不公平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這與對弈者的棋力有關，道長如果認爲吃虧，可以對換！」

逍遙子道：「東方特使賭白棋勝得五兩銀子，貧道賭黑棋勝，得十兩銀子？」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頭道：「正是，兩者任擇其一！」

逍遙子覺得十兩銀子比五兩銀子多一倍，便毅然道：「好，貧道賭黑子勝！」說罷，擧步向小房間走去。

獨眼神丐東方月再也想不出別的話題來拖住他，當下只得硬着頭皮隨他走入。

進入房中，只見棋枰上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看情形棋局剛剛結束，因爲史家典正含笑由蒲團上緩緩起立！

而兪立忠，正垂頭喪氣面向房壁趺坐着，似因輸棋而愧於見人！

獨眼神丐和逍遙子神色均是一怔，齊聲驚問道：「啊，已經結束了？」

史家典笑道：「是的，兪少俠求勝心切，下錯了一手棋……」

逍遙子面色一變道：「你是說，他輸了？」

史家典點點頭道：「是的，這是兪少俠的最後一局棋，區區甚感歉疚！」

獨眼神丐東方月驚訝的望着兪立忠的背身，見他始終不把頭轉過來，忍不住開口問道：「兪特使，你怎麽啦？」

兪立忠不語不動，有如老僧入定，渾然忘記自己的存在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正要發問，史家典忽然輕嘆一聲道：「區區以前也嘗過輸棋的滋味，那味道實在有點不好受，所以兩位如無要事，還是讓他安靜一些時候吧！」

語畢，一揖而去。

逍遙子左摸右掏，最後終於掏出了五兩碎銀，遞給獨眼神丐道：「這是五兩銀子，東方特使請收下！」

獨眼神丐東方月老實下客氣的將五兩碎銀納入懷中，笑道：「拿了道長的銀子，眞不好意思！」

逍遙子面紅耳赤，強笑道：「說那裏話，這是應該的，咳咳，我們到廳上去坐坐吧！」

獨眼神丐東方月見兪立忠仍面對房壁寂然不動，心下甚爲納罕，很想再跟他談幾句話，但逍遙子已在催駕，只得移步出房。

逍遙子隨後走出，把房門鎖上，向獨眼神丐笑道：「東方特使如喜手談，我們就在廳上殺一盤如何？」

獨眼神丐東方月搖頭道：「抱歉，老叫化坐了半天，這會想去床上躺一躺！」

逍遙子也不相強，遂獨自走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並未眞的回房歇息，他以散步的姿態來到史家典的臥房外，擧手敲門道：「史先生睡了沒有？」

房中的史家典應聲道：「沒有，是哪一位？」

獨眼神丐東方月答道：「老叫化！」

史家典道：「在下房門沒上閂，東方特使請進來！」

獨眼神丐東方月推門走入，只見史家典正倚躺在床上看書，當下抱拳道：「很抱歉，打擾史先生了！」

史家典放下書本，坐起身子道：「那裏，東方特使請坐！」

獨眼神丐東方月在一張鼓櫈上坐下，擧目打量房中陳設，發現房中的佈置雖極精美，却有不少灰塵和蜘蛛網，因笑問道：「史先生好像常不住在這韜光山莊？」

史家典點頭道：「正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倒有三百天在外面。」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跟人下棋？」

史家典道：「是啊，自從先師仙逝後，有許多人都想知道區區的棋藝是否有先師之造詣，紛紛寫信來約區區去殺一盤，久而久之，區區也就把下棋當作一種職業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又笑問道：「直到現在，史先生還沒輸過一局吧？」

史家典道：「是的，區區的運氣還不錯！」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與先生對弈一局，要給多少錢？」

史家典道：「不一定，若是對子棋，因雙方都不服輸，所以下賭注的多，只有讓子棋對方才給錢，但在下並不計較，每次都是隨對方的意思給。」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老叫化想向史先生討殺一局對子的，不知要好多賭注史先生才肯下？」

史家典神色一怔，繼而啞笑道：「東方特使若有興趣，我們下一局玩玩，何必提賭注呢？」

力戰衆高手

獨眼神丐東方月正色道：「不，剛才老叫化與逍遙道長在閒聊，他說老叫化若與史先生對弈，至少要先擺上五子，老叫化不信邪，所以決定與史先生下一局，贏一筆錢向那牛鼻子炫耀一番！」

史家典笑道：「哦，何必如此啊。」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一百兩銀子，史先生看得上眼麽？」

史家典輕「噢」一聲道：「一局一百兩銀子，這可是大賭注了！」

獨眼神丐笑道：「那麽，史先生答應了？」

史家典點頭笑道：「既是東方特使抬愛，區區恭敬不如從命！」

獨眼神丐東方月暗喜道：「但老叫化有個要求，地點不在韜光山莊，如何？」

史家典若有所悟的笑問道：「東方特使怕逍遙道長知道？」

獨眼神丐東方月裝出窘笑：「正是，老叫化若然輸了，史先生也請勿告訴逍遙道長，好麽？」

史家典忍笑點頭道：「好的，終南山是下棋的好地方，等東方特使參加葬禮後，我們就去吧！」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不，我們現在就走！」

史家典一愣道：「現在？」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是的，老叫化不忍看到一個清白無辜的少年被殺，故決定不參加葬禮！」

史家典道：「那明天一早再走不也一樣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這是個涼爽清幽的夜晚，我們邊走邊玩賞月色，走到終南山時，大約剛好天亮，我們在附近找個客棧歇息半天，下午就開始鏖戰，這不是很好麽？」

史家典欣然道：「也好，反正區區除了一名隨身書僮之外，也是孑然一身，無牽無掛！」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史先生在這韜光山莊，行動不受限制吧？」

史家典道：「區區和樂師兄袁師弟早已是這韜光山莊的主人，要住就住，要走就走，誰能限制區區的行動？」

獨眼神丐東方月起身道：「那麽，老叫化子先走一步，在山下等候史先生！」

史家典起立拱手道：「好的，區區稍爲收拾後，馬上就去！」

走出臥房，獨眼神丐東方月想想又不放心，乃一逕來到客廳，見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中的五位仍在廳中聚談，便拱拱手道：「諸位還沒有安息？」

雲鶴子含笑答道：「沒有，東方特使不是說要回房去躺一躺？」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本來是的，但忽然想起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故不敢睡覺，特來向諸位告辭！」

雲鶴子驚訝道：「啊，東方特使要走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點頭道：「是的，老叫化原想參加貴兩派掌門人葬奠之禮，現在只好抱歉了！」

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自從看出他偏袒兪立忠之後，早就不大歡迎他，只碍於他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不敢下逐客令罷了，如今聽他要走正是再好不過，廳上八人於是起立作相送之意，雲鶴子稽首道：「東方特使既有要事待理，貧道等也不敢挽留——」

獨眼神丐忙道：「諸位別客氣，老叫化還想去見見兪特使再走，哪位肯陪老叫化去一下麽？」

雲鶴子望望華山五劍，面有爲難之色，獨眼神丐東方月哈哈笑道：「諸位不須顧慮，老叫化只想在房外的小窗口跟兪特使講兩句話，並非要求你們打開房門讓老叫化進去！」

逍遙子挺身而出道：「旣如此，貧道陪東方特使去吧！」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了謝，再向其餘七人拱拱手，便與逍遙子走出客廳。

來到小房外，通過十八名武當道士的警戒綫，獨眼神丐東方月走至左邊壁上的小窗口，探頭往房內一瞧，只見兪立忠仍像剛才那樣面向房壁痴痴呆呆的靜坐着，敢情自下完那局棋以至現在，他都沒有移動過一下！

獨眼神丐東方月簡直弄不懂他葫蘆裏賣的甚麽藥，很想用「傳音入密」詳細問他一番，但逍遙子正站在他身側，兩眼正望着他的面孔，是以他只好開聲道：「兪特使，老叫化有事待辦，要走了！」

兪立忠沒有回答，也不動一下。獨眼神丐東方月又道：「你託老叫化的事，老叫化一定替你辦好，你放心好了！」

兪立忠依然不答不動。獨眼神丐東方月見他痴痴呆呆像個木頭人，不由深深一嘆道：「咳，兪特使當眞沒有別的話要說麽？」兪立忠還是老樣子，不答也不動。

逍遙子微笑說道：「貧道以爲，史先生的話很對，輸棋的味道實在有點不好消受，東方特使還是讓他安靜的坐一些時候吧！」

獨眼神丐東方月聳聳肩，轉望他一笑道：「道長大概恨不得老叫化趕快滾蛋，是不是？」

逍遙子連忙裝出誠惶誠恐的樣子道：「東方特使言重了，貧道絕無此意，絕無此意！」

獨眼神丐東方月輕「哼」一聲，突然縱身而起，掠上屋脊，往莊外飛縱而去。

不久史家典帶着書僮小福來向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告辭，說欲去某地赴棋約，未克參加後天的奠祭深感歉疚云云；武當華山兩派人士因他是文人，對他的去留根本不予重視，聽他要走，自然未加反對。

翌日，由於距奠祭之期只剩下一天，也由於兪立忠曾向武當逍遙子聲明要在今天逃走，故整個韜光山莊的防範較前嚴密，尤其是監禁兪立忠的那間小房四周，更嚴禁閒人走近，看守之人也增加了一倍之多！

然而，一個上午過去了，小房中的兪立忠並無一點動靜，他仍像昨夜那樣面向房壁趺坐着，一動不動！只因房中光綫幽暗，因此由左右兩個小窗口望入，都只能看到他模糊的側面而看不到他的臉孔！

當一名華山派的弟子把一份午飯送入小房中時，他發現早上送來的一份早飯仍好端端的放在門內地上，而且他又發覺兪立忠的坐姿始終不變，好像被人點了麻穴似的，心中暗感驚奇，就去禀報華山派的天劍尹千發，後者聽了哈哈大笑道：「不吃飯？哈哈，明天一早他就要死了，現在當然吃不下飯了，不打緊，他不吃，你也別再送，反正一兩天不吃飯也餓不死！」

這天黃昏，武當三子也來「探望」兪立忠，他們見他面對房壁趺坐不動，不由相視而笑，雲鶴子面露譏笑道：「哼，他曾經是被人視爲神秘莫測的一劍震武林衞濤！」

無憂子接口笑道：「而現在，他看來只是一隻束手無策的笨驢！」

逍遙子笑道：「昨天晚上，他還說今天要離開此地呢，哈哈哈……」

終於，十一月六日來臨了！

武當華山兩位掌門人的靈位早於日前引來韜光山莊，靈堂就設在大廳中，一大早，等着拈香膜拜的人已多達四五百位！

要知武林中，一派掌門人之死，乃是非同小可之事，何況，此番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是死於兪立忠之手，更何況兪立忠失手遭擒，武當華山兩派將於今天以他的頭顱奠祭兩位故掌門人，因此這件事已在大江南北轟動起來，凡是收到訃聞的各派

人士或親友，只要能够在十一月六日趕到韜光山莊的，幾乎沒有一個不到。甚至還有不少一向與武當華山兩派不發生關係的武林人，也牽強附會的送來一份奠儀，表面是對兩位故掌門人致敬，其實是想看俞立忠被砍頭的那個場面！

這也並非表示大家都同情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之死而惡俞立忠之爲人，實際情形是，他們對雙方的寃仇均不甚了解，他們只覺得武當華山兩派要當衆殺死一位業已被同心盟禮聘爲金衣特使的俞立忠，那將是一幕最够刺激的場面，因而都想一飽「眼福」而已！

來自武當山趕到的武當新任掌敎古風道長，是今天奠祭兩位故掌門人的主持人，他首先向前來參加奠祭的親友致謝，然後便將俞立忠如何殺害他們兩派掌門人的經過詳細說出，最後以沉痛的語氣道：「今天，敝二派決定以俞立忠的頭顱來奠祭兩位故掌門人，實是萬分不得已的事，因爲他俞立忠是四海同盟盟主非常器重的一位金衣特使，以他個人來說，他的前途也是無限量的，然而他爲了報父仇，竟爾是非不分下手殺害敝二派掌門人，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雖然其父之死是咎由自取，但假如他俞立忠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向敝二派掌門人挑戰，則敝二派掌門人縱使不敵而被殺，敝二派也絕不敢有半句怨言，但是他用的却是一種卑鄙下流的手段，因此敝二派拚着被同心盟除去盟籍，亦非處決他不可！」他說到這裏，微微一頓，斂目緩緩道：「請華山尹大俠及雲鶴師侄去將俞立忠帶來！」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躬身應是之後，隨即相偕而去。

不一會，雲鶴子面帶驚恐匆匆奔至，氣急敗壞的大叫道：「啓禀掌敎，大事不好，被監禁在小房中的俞立忠竟變成史家典了！」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面色一變，目放精光沉聲道：「你說甚麽？」

雲鶴子一臉焦急之色，結結巴巴道：「俞立忠他……他不知於何時逃掉，此刻……被禁錮在小房中的竟是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二徒弟史家典……」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聽得驚怒交迸，厲聲道：「豈有此理，你們日夜輪流看守着他，怎會把人看丢了？」雲鶴子雙眉一垂，哭喪着臉道：「是啊，大家都看守得很好，想不到還是被他使詭計逃了！」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氣得面肉直跳，突然大袖一揮，轉身往院中大步走去。

武當華山二派人士及前來參加奠祭的一干武林人，也都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感到莫名其妙，大家一看古風道長往院中走，知是要去小房察看，立即蜂湧而前，一齊跟了上去。來到小房門前，只見天劍尹千發呆若木鷄的立在房中，武當掌敎古風道長一步跨入，見那個一直面壁趺坐的「俞立忠」此刻已被扳轉過來，果然竟是每天來和俞立忠下棋的史家典！史家典仍是盤膝趺坐着，神情呆滯，一看即知瘂啞二穴受制，不能講話也不能動彈。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一望之後，隨即退步吩咐道：「把他帶到房外來！」雲鶴子應聲上前，由懷中掏出一支鑰匙，先將史家典腰上的鐵鍊打開，然後連帶着手銬脚鐐將他抱出房外，放落於空地上。

這時，空地四邊已圍得水洩不通，大家一看史家典手上那副手銬和脚上那副脚鐐時不禁都嘖嘖稱奇，心想那樣堅固的東西，俞立忠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把它「移交」給史家典，簡直是神乎其技了！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環望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問道：「最後監視俞立忠下棋的是哪一位？」

逍遙子神色十分尷尬，稽首道：「是小侄！」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道：「好，你把當日的情形詳細說出來！」逍遙子老臉發赤，吶吶道：「前天午後，俞立忠要求與這位史先生下最後一局棋，雲鶴師兄即命小侄作陪，在場觀戰的還有東方特使，那一局棋，俞立忠一反過去的作風，落子特別謹愼，往往一手棋要考慮一個時辰以上，到了天黑時，枰上還有寥寥數子，小侄枯坐無味，就走出來在這空地上走動……」

古風道長注目道：「有多少時間？」

逍遙子道：「小侄出來不久，東方特使也跟着出來，咱們就在這空地上一面踱步一面聊天，大約過了一炷香光景，我們才走進去，不想棋局竟已結束，那時……那時小侄所看到的情形是：這位史先生正由蒲團上站起來，他笑着說俞立忠求勝心切，下錯了一手棋；而俞立忠的樣子很頹喪，他面對房壁默默地坐着，東方特使問了他幾句，他理都不理，這位史先生就說他輸了棋心裏不舒服，叫我們讓他安靜的坐一些時候，於是我們便退出房間，小侄還把門鎖鎖得好好的，咳咳，看來……」

古風道長沉聲道：「毫無疑問，那個跟你們走出來的『史先生』已經不是眞正的史家典了！」

逍遙子道：「是的，原來俞立忠那小子故意下慢棋，誘使小侄不耐煩，等小侄離開房中後，就開始做手脚……」

古風道長道：「不錯，但是他如何打開手銬和脚鐐呢？」

雲鶴子接口道：「手銬的鑰匙在小侄身上，脚鐐的鑰匙在尹大俠身上，我們都保管得好，俞立忠那小子所以能將手銬和脚鐐打開，可能是得到東方特使之助！」

古風道長轉望他問道：「東方特使有啓開手銬和脚銬的鑰匙？」

雲鶴子道：「他是同心盟金衣特使，身上帶一串百合鑰應該是極自然的事！」

古風道長點點頭，輕嘆一聲道：「快把這位史先生的手銬脚鐐和穴道解開，他會告訴我們一切經過！」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立即各自掏出鑰匙，上前打開史家的手銬脚鐐，雲鶴子接着又解開了他的瘂啞二穴，史家典大大透了一口氣，渾身無力，仰躺下去。可憐他原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士，被俞立忠點了啞瘂二穴，在房中僵坐了一天兩夜，這時穴道雖解，但已是又餓又疲憊，氣若游絲了！

雲鶴子連忙扶着他坐起，說道：「史先生，俞立忠那小子是怎樣打開手銬和脚鐐的？」

史家典喘息了一會，搖搖頭，有氣無力地道：「區區沒注意，咳咳……」

古風道長見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便向雲鶴子吩咐道：「雲鶴，你先扶他回房，給他吃些東西，讓他歇息歇息後，我們再來問他。」

雲鶴子應了一聲，便將史家典扶起，通過圍觀的人羣，往他臥房走來。進入臥房，雲鶴子怕有人來打擾，隨手把房門關上，再扶着史家典走到床前，說道：「史先生，你躺一會，貧道馬上派人拿點吃的來！」史家典和衣躺上床，閉目不語。

雲鶴子開門欲出，一名華山派的弟子正好端着一盤食物來，當即回對床上的史家典笑道：「史先生，飯送來了！」史家典敢情餓得發慌，一聽之下，立即坐起，下床走到桌前坐下，等那名華山派的弟子將飯菜端上桌，立刻拿起碗筷，大口扒了起來。雲鶴子笑道：「史先生肚子空虛，最好別吃的太快！」史家典充耳不聞，就在他快要吃飽之際，驀聞房外的走廊上傳來一片嘈雜而急遽的脚步聲！

雲鶴子面色一變，正要開聲喝問，只聽「砰！」的一聲，房門被人一掌打開了！擋立在房門口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面容凜烈的武當掌敎古風道長，另一個赫然竟是儒衫飄逸的史家典！

咦，怎麽多出一個史家典來了？

雲鶴子方自一怔之間，驀聞身後發出「轟！」的一聲巨响，掉頭一看，靠裏面那堵房壁已被人用掌力震破一個大洞口，那位原在進食的史家典長笑一聲，由洞口電射出去了！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振臂如戟，厲聲道：「截住他！他是俞立忠！」

這種「弄神弄鬼」的變化，雖使雲鶴子震駭欲絕，但他反應也够敏捷，一聽之下，立即縱身而起，由那破洞追了出去！

敢情，在眞正的史家典突然返回韜光山莊而揭穿了俞立忠的詭計時，武當掌敎古風道長是先做了一番佈置然後前來揭穿俞立忠的假面具的，是以俞立忠震破房壁飛出房間時，他發現院中的四面八方，包括每幢屋脊上，業已站滿了數十個手仗利劍的武當華山二派高手，他們像結連成一個鐵環，將他團團圍住！

一看這種情勢，俞立忠一顆心往下直沉，他並非發愁衝不出這些人的包圍，而是在突圍之時，難免會出手打傷他們，目前對方對自己的誤會已深，自己如果再出手傷人，那就更難有善了的希望。

就在他略一猶豫之際。雲鶴子和古風道長業已先後由房中射出，疾撲而至。

俞立忠冷哼一聲，悠然旋轉身子，正對首先撲到的雲鶴子，準備迎接攻擊。

雲鶴子剛才當着衆人面前把俞立忠扶回房間，還對他親切地招待了一番，這會發現上了大當，不由得老羞成怒，撲到俞立忠跟前，不由分說，雙掌齊揚，喝叱着往俞立忠胸口猛拍過來。

他是武當派的有數高手，掌上功夫異常深厚，這時雙掌傾力而出，力道凌厲至極！

俞立忠不避不退，揚掌迎出，只聽「拍！」的一聲，四掌接了個正着，雲鶴子的雙掌好像拍在鐵柱上，被震得雙臂發痠發痛，脚下「登登登」退了三步，俞立忠並未乘勝追擊，只冷冷一笑道：「你還差得太遠，退到一邊去消涼消涼吧！」

雲鶴子，他曾在長安城外的眞元觀上一掌將俞立忠打得倒地不起，雖然那一掌是在俞立忠因腿傷流血過多而即將支持不住的情況下奏功的，但他雲鶴子却發生了錯覺，以爲俞立忠不過爾爾，如今正式對了一掌，方知俞立忠果然不是虛有其名之輩。但是，他雲鶴子並不因而知趣後退，一掌受挫，反而激起更熾烈的怒火，只見他瞑目厲吼一聲，再度猛撲而上。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怕他有失，急喝道：「雲鶴你退下！」

雲鶴子充耳不聞，直撲向前！

俞立忠見他不識好歹，便決定給他一個更難堪的下場，當下不退反進，雙掌揚起作迎擊之勢，等到四掌又將接實之際，猛可身形往下一蹲，怪笑聲中，雙掌出如電閃，托住對方小腹往後一送——

雲鶴子傾畢生修爲以赴，原以爲俞立忠仍會與自己對掌，不料俞立忠竟然中途改變戰略，來了一個四両撥千斤，百忙之中，要想煞住身手已是不及，只覺身軀一輕，登時身不由己的往上飛起！

這一飛，飛上了六丈高空！

這時，衆人都以爲俞立忠旣未出手傷他，他應該可在空中刹住身形，然而結果却沒有，雲鶴子好像已被一股暗勁所控制，身如一支怒矢，疾速往上衝，又疾速往下降，砰然一聲，雖是雙掌先着地，仍跌了個狗吃屎！

圍守在四面的二派高手看得均不禁心頭一懍，但他們雖被俞立忠的神奇力道所震懾，殲敵之心却仍極堅強，他們都已下定決心，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讓俞立忠逃掉

武當掌敎古風道長身形一閃，陡地欺至俞立忠前，寒臉冷笑道：「俞立忠，你的機智舉世無雙，你的武功也高人一等，然而今天，你別想會活着離開這韜光山莊了！」

他現在是一派掌門人，必須表現掌門人的風度，是以欺到俞立忠身前，並未立刻動手攻擊。

俞立忠舉手抹掉臉上的易容，沉聲一笑道：「古風道長，你能被推舉爲新任掌敎，本來應該較有頭腦，如果在下是殺害貴派掌敎的兇徒，今天這個場面，在下仍可毫無顧慮的大開殺戒！」

古風道長沉笑道：「你是可以這樣做的，你爲什麽不放手幹啊！」

俞立忠正色道：「這就因爲在下並不是殺人的兇徒！」

古風道長道：「貧道以爲這就是你俞立忠陰險狡猾之處！」

俞立忠心中大怒，但仍極力按捺着道：「這樣吧，我們一道去同心盟，到了同心盟，在下情願進入正心牢接受禁閉，等同心盟捕獲司空英而證明在下不是殺人兇徒，在下再恢復自由之身，如何。」

古風道長冷笑道：「同心盟主現在對你俞立忠已是愛護備至，他那會把你關禁起來！」

俞立忠道：「這話對同心盟主是個侮辱！」

古風道長道：「不管你怎麽說，總歸一句話，我們不會讓你離開此地！」

俞立忠道：「既如此道長請發招！」

古風道長二話不說，一揮手中拂塵，

勢如靈蛇吐信，向俞立忠的眼睛點去。

他是一派之尊，出手果然不同凡响，那原是軟綿綿的拂塵，此刻在他內力貫注下其堅如槍，去勢更是快得令人看不清。

俞立忠自小即身懷黃山派的絕學，之後又蒙鐵面閻羅靳正倫收爲徒弟，再後復得師祖「武翁」房玄齡的指點，如今一身武功早已凌駕諸派掌門人之上，今天要打敗一位武當掌教，其實沒什麼困難，但他卻不敢存這個念頭，因爲武林中任何一派的掌門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除非是掌門人對掌門人，否則誰也不敢打敗一位掌門人，因爲打敗了一位掌門人，等於毀了他們全派的聲譽，他們勢必傾全派之力，不計任何犧牲一直苦纏到你倒下去爲止，所以俞立忠雖要對方發招，卻無爭勝之心，也不想與對方久戰，一見對方一招點到，左脚橫跨一步，避開了對方的拂塵鋒芒，同時虛張聲勢的大喝一聲，揮掌向對方腰上切去。

這一掌，氣勢雄猛異常，古風道長不敢輕視，身形一轉，避開三步。

俞立忠抓住機會，緊接着發出三招連環掌，每一掌劈出，就發出一聲暴叱，聲勢十分威猛。

古風道長倒也不愧是一派之尊，他雖然又被俞立忠迫退三步，但他採取的是先守後攻的策略，因此他在退卻時態度至爲沉着，一點也無慌亂之象。

俞立忠不禁暗暗佩服對方的定力，但他發出的一輪猛攻，目的也僅在將對方迫退而已，當下未容對方反撲，又是一聲暴叱，二度猛攻而上。

他打出的每一掌，招式均不相同，掌掌神妙絕倫，招招凌厲至極，古風道長雖有一身淵博的武學，一時之間，也無法一一破解得了，因此又被俞立忠迫退三步。

就在古風道長退到第三步時，俞立忠突如泥鰍般斜掠而起，一溜烟似的，往身左一道圓形牆門衝去。

守在牆門前的是華山派兩位高手，但俞立忠默忖形勢，認爲只有這一環比較容易突圍，這就是他迫退古風道長的目的。

說時遲，那時快，那兩位華山派的高手一見俞立忠撲到，立時雙劍齊吐，對準俞立忠直刺過來！

俞立忠早已籌思妥當，猛然雙掌隔空拍出大喝道：「擋我者死，避我者生！」

話聲中，掌風如巨濤，猛湧而出！

那兩位華山派的高手即使不爲他的氣勢所懾，也抵擋不住他的雄渾掌風，一驚之下，慌忙向左右閃開。俞立忠正中下懷，一個箭步便向牆門飛跨了過去。

那知就在此際，牆門內突然响起一片弓弦聲响，只見數十支羽箭由牆門內飛射了出來！俞立忠不防有此，心中大吃一驚，急忙仰身倒下，飛快的往旁滾開。

就這一躭誤，等他由地上跳起來時，情勢已變，包圍他的兩派高手，大圈圈之內，又多了一個小圈圈——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已然欺至他身圍尋丈之處。

十柄明亮的利劍，遙指他的週身，蓄式待發，情況緊迫已極！

至此，俞立忠明白不用非常手段是無法逃出重圍了，不禁「嘿嘿」冷笑起來，環顧對方十人說道：「好吧，你們這是在迫我俞立忠殺人——」

一言甫畢，震人心弦的厲叱聲業已响起，遙指他週身的十柄利劍，其中五柄如龍出水，分路向他刺來！

這種情形，說明了他們十人已取得默契，五人先，另五人負責防守，而且可覓隙對俞立忠痛下殺手！

俞立忠情知厲害，也知道要擊破對方這十人聯手，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出絕技先重創他們幾個，這一念頭剛在他腦中通過，正想施展殺人絕學「霹靂三擊」之際，突然間，外面傳來了喝止聲：「諸位請住手！」喝聲，竟是出自古風道長之口！

發劍攻出的華山七位劍客，聞言均是一怔，立時撤劍後退。

衆人不知發生了什麽，一齊擺頭張望，而當大家瞧見了所發生的「事態」時均不禁爲之驚呆了！

只有俞立忠一人高興萬分，他像逃出了虎口似的，長長透出一口大氣！

你道發生了什麽事呢？

原來，竟是四海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來了！堂堂一位同心盟盟主，竟親自趕到韜光山莊，這是多麽的出人意料之外！

當武當華山二派捕獲俞立忠時，他們曾修書一封，派一名快馬趕赴同心盟，信中聲明要在二十日後的今天處決俞立忠，這是他們兩派機詐之處，因爲他們知道同心盟接到通知後，蓬萊仙翁即使想解救俞立忠，他所派出之人是無法在十一月六日這天趕到韜光山莊的，但不料蓬萊仙翁竟親自趕來了，誰都知道蓬萊仙翁葛懷俠的一身武功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能够在短短數日內由廬山四海同心盟趕到數千里外的韜光山莊，是沒有人敢予懷疑的。

銀鬚潔白，儒衫飄逸，這位曾經日夜不停跋涉數千里路的蓬萊仙翁葛懷俠，此刻看來，神態仍無一點疲困之色！

他面呈嚴肅，舉步走到武當掌教古風道長面前，拱手道：「古風道長接掌武當，老朽未克趕赴祝賀，衷心歉疚之至！」

古風道長連忙稽首還禮道：「不敢當，貧道庸碌之材，未敢驚動盟主！」

客套一過，蓬萊仙翁葛懷俠立刻把話轉入正題，注目道：「掌敎已認定俞特使是殺害貴派及華山派兩位掌門人之人？」

古風道長凝容頷首道：「是的，鐵案如山，其罪不容脫卸！」

蓬萊仙翁葛懷俠態度十分爽快，也不跟他辯駁，又問道：「貴二派已決定置俞特使於死命？」

古風道長又頷首道：「不錯，血債血償，庶幾方可爲殺人者戒！」

蓬萊仙翁葛懷俠點頭道：「好，掌敎請派人去將禁錮俞特使那兩副手銬脚鐐帶來！」

古風道長神色一愕訝道：「盟主要它何用？」

蓬萊仙翁葛懷俠淡然道：「將它拿來再說！」

古風道長見對方神色不露喜怒，心想可能對方同意自己的見解和主張，要將俞立忠處以決刑了，不由心中一喜，立即轉對逍遙子吩咐道：「逍遙，你去將那手銬和脚鐐拿到這裏來！」

逍遙子應命而去。

（未完）

武俠小說名家
東方英
新作

武俠小說
鐵娘子
東方英著
每本H.K.$7.00

武俠小說
七步天
東方英著
H.K.N.G
每本H.K.$6.00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註冊商標

凱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凱金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